





520·1(2)  
5214<sub>2</sub>

譯文叢書

托爾斯泰選集

高植譯

幼年·少年·青年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重慶市圖書館審查證字第九三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一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二號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發行所  
文生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生生活出版社

譯文叢書  
幼年 少年 青年  
托爾斯泰著  
高植譯

定價金圓二元四角

譯者附記

工作——寫作或翻譯——每不能如願進行。工作的對象與準備，工作時的環境與情緒，及其他條件，每不能美滿而調諧，尤其是在目前戰爭期間。

現在買書借書都非常困難，在非常困難的情形中，承邵力子先生惠借原書，朱允潛先生惠借英譯本，譯者永為銘感，謹致謝忱。

原文是在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國家出版局扞氏全集第一卷中。英譯本是一九二八年牛津大學托氏百年紀念版的第三卷，卷前 *Proleg* 的序文簡明扼要，爰譯出附冠書前。

英譯本中有些註解也譯出附麗。校閱一過，尚無很不對的地方，這當然是英譯本之助。（這個譯本較為完全，英譯本有缺少。）譯者於工作進行中曾被書中的描寫喚起十五年二十年前的生活情趣。假如讀者也能得到這一點，這書不是徒徒地譯出了，而這書的文學價值無須我在此多說的。

牛津托氏百年紀念版

William Lyon Phelps

自一八三二年歌德逝世後，在文學史上，托爾斯泰的孤獨的崇禱是沒有倫比的。在一九二八年，對於這個問題：「誰是世界上現存的最偉大的作家？」無論批評家抑或一般讀者，都不能有一致的回答。但是從一八九〇到一九一〇，在他的生活的最後二十年間，假如舉行普遍的投票，則結果的票數會給托爾斯泰一個支配的多數，超過所有的競爭者。

雖然在血統上，門第上，及早年環境上他是純然俄國的人，他却是和莎氏比亞同樣特別顯然地屬於全世界的。文學上的奇事之一，便是一個如此澈底而又澈底的俄國的作家，會奪取並佔有千百萬外國人的理智與情感。

俄國小說好像德國音樂——是世界上最好的。在其他的差異之外，有兩個特點使得俄國文學與英法、西、意的甚至德國的文學不同。俄國古老；俄國文學，若就其令世界發生興趣這一點上看來，却是新的。俄國文學與美國文學是孿生子，彼此

只在年齡上相似。在十九世紀初年，美國文學起始好像一個學語的、模仿英國父母的嬰兒。俄國文學起始好像一個從八個世紀的睡眠中醒轉過來而能言語的巨人。似乎是世界曾經久已注視這個巨人的睡眠，詫異着在他醒轉時他要說些什麼。

第二個差異之點是由于在東歐及西歐發生了那麼大影響的文藝復興，並沒有影響俄國。俄國文學傳統之比較的缺如，這也許是部分的原因。當偉大的俄國人開始寫小說時，他們無須對抗壓迫的傳統。他們僅僅表現人生。

在他的大部分的事業中，托爾斯泰，因為他精神上的內戰，是一個不幸福的人。假如有人例證了「保羅達羅馬人書」中的第七章，這個人便是托爾斯泰。假如他是較不熱情或較不方正，他或許更接近寧靜。

似乎他要我們相信，當他年屆五十而接受了基督教的習慣時，他的生活上發生了重大的改變；但是沒有人能夠閱讀他的日記而不看到他始終是一個人。實際上他的所有的小說都是自傳式的，按照一般的意義，這對於人類思想所產生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但是托爾斯泰的小說是自傳式的而屠格涅夫的，切霍夫的，甚至道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說却不是的。從「幼年少年青年」到「黑暗中的光明」（真正說明他最後逃開家庭的戲劇），托爾斯泰的書都是懺悔式的。這是他的小說似乎那麼驚人

地忠實于生活的一個原因。他們似乎忠實，因為牠們是忠實的。

在他的第一篇小說發表之前，托爾斯泰在他的日記中寫過，那妨礙正直道路的三件事情是賭博，情慾，虛榮。他寫着，「在一己幸福之外而無其他目標的人是壞人。以他人之稱譽為目標的人是弱者。以他人之幸福為目標的人是善人。以上帝為目標的人是偉人！」

一八五二年九月六日，托爾斯泰的第一篇文學作品，僅以首字母署名的幼年，發表在俄國的刊物上。他寄這篇原稿給編輯時，僅存着一種微薄的希望——這稿子「可用」。在採用的信來到時，托爾斯泰感覺到了每個尚能記得他的初次投稿嘗試的人所有的所了解的那種喜悅。「牠使我快樂到愚蠢的程度」，他這麼寫在日記裏。出版人誠意地稱贊這個青年的天才，並為他的「簡單與真實」所感服，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這些正是他的後來的作品的基本特質。少年出現于一八五四，青年出現于一八五七。當道斯托也夫斯基在西比利亞得到兩冊登載着幼年與少年的刊物時，他被感動了，他寫了信問朋友，「這位神秘的 I. n. T. 是誰呢？」在少年與青年發表的中間，屠格涅夫寫到這位新人，「當這酒釀成時，便有宜於諸神的飲料了」。幼年、少年、青年不是偉著，但即使這就是我們得自作者的一切，我們也會明



#### IV

白這是一個偉人所寫的。在生活多于藝術這一點上，牠類似他所有的後來的作品。牠充滿着清哲的觀察，照像的詳細；牠在結構的美麗上所缺的，在可確證的真實上得到了補償。我們不是讀這本書，而是生活在這本書裏。我們共感這個少年的經驗，因為雖然他是俄國環境中的俄國人，我們却在內心裏感覺到他的行為與思想的真實。在文學上第一次出現了托爾斯泰的那種風格，從某一觀點看來，這簡直不是一種風格。

托爾斯泰的風格與喬治·麥來迪斯或亨利·詹姆斯的風格的差異，即是玻璃板與染色玻璃的差異。驚人的婚姻與金碗炫示了如此華美，如此複雜，如此機巧的一種風格，我們只能看着牠，而不能看透過牠；我們是如此羨慕這種風格，以致我們不能總是清哲地看到結構或人物；這種風格是華麗的，但是不透明的。按照這樣的意義，托爾斯泰是沒有風格的，沒有習氣的。我們看見人物與故事的進展而不感覺到任何中間物。假若玻璃窗洗得合式，你透過玻璃看着街上的東西，你不知道這窗子是關着還是開着，——即是說，你不知道玻璃是不是在那里，——所以甚至在讀托爾斯泰的這個早年作品時，除了實際上所發生着的事情，我們不感覺到任何東西。

我以為俄國小說的一個優點乃是牠的真誠；亨利·詹姆斯說過屠格涅夫的腦子不含有「針尖兒」的偏見。現在托爾斯泰的腦子裏有很多偏見，這表現在他的談話和他後來的論文中。但作為一個文藝作家，他一點偏見也沒有。拿着筆在手裏時，他是世界上最誠實的人。他並不比照相機的感光片有更多的偏見。我以為他比別的任何小說家更近乎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而觀察事物。

幼年少年青年具有那種無比的真實——牠和舞台上的自然 (Naturalness) 同樣有力而奇怪地感動我們。且看對話是如何乾脆如何富有含意；好像是我們聽見了牠們。再者，雖然作者未能達到材料的控馭，這本書的三部分却是命名正確的；這是一個前進，一個發展，而不是一個變化。主人公通過幼年的思想與觀察而前進到少年與青年。任何在大學——劍橋，牛津、耶魯，哈佛——做過學生的人，將因為叫作「大學」的那一章裏詳情的絕對真實而驚駭。各班學生都在那里，新生對他們的感想，對這種新經驗的感想，恰似我們所能記得的。這里一如別處，托爾斯泰表示出沒有客觀的詳情逃開了他；無論牠是多麼瑣屑；沒有內心的沉思在他的把握之外，無論牠是多麼不可捉摸。

序版念紀年百津牛

VI

也許還需要加一句，這本書雖是青年托爾斯泰許多經驗的正確敘述，牠却是一  
本小說，不是傳記。

致讀者

我不免作家們的普遍弱點——致言讀者。

這種致言大都是爲了獲得讀者的好感與寬容。讀者，我也想向你說幾句；但爲了什麼目的呢？我真不知道——讓你自己去判斷吧。

每個作者——就其最廣義而言，無論他寫作的是什麼——一定會向自己設想：他的著作將發生什麼影響。爲了想像他的作品將發生的印象，我心目中必須有某一特種的讀者。

除非我心目中有了一某一特種的讀者，我如何能夠知道我的作品會不會合意呢？一部分會許合意這個人，另一部分合意另一個人，或者合意這個人的又甚至會許爲別的人所不歡喜。任何坦白地陳述的思想，無論多麼複雜，任何明白地表現的幻想，無論多麼荒謬——不會得不到某些人的同情。假如牠們能夠在這個頭腦裏產生，牠們定會找到別的頭腦發生反應。因此任何作品一定合意，但不是任何作品會全部地令人合意。

當一全篇作品合意什麼人的時候，則這篇作品在我看來是完善的。每達到那種完善——每個作者希望得到完善——我只能找到一種方法，就是對於所期望的讀者的頭腦，品性，嗜好，要形成一個明白清楚的概念。

所以我要藉描寫你而開始我對你、讀者的致辭。假如你發現你不類似我所描寫的那種讀者，就不要讀我的小說——你可以按照你的性格去找別的小說。假若你正是我所想像的你，我堅決地相信你將愉悅地閱讀我的作品，特別是因為在每一好的段節中，那激勵我的，並使我忘掉我會許寫出的愚蠢文字的思想，也將令你合意。

致 讀者

要承認你是我所選定的讀者之一，對你的要求是很少的：只要你是感覺靈敏的，就是，在回想你至誠地所愛的一個人物時，要能夠有時由內心意地去同情，甚至撒些眼淚，只要你歡喜他而不覺得羞恥，只要你愛你的回憶，只要你是一個信教的人，只要你讀我的小說，尋找那抓住你的心的部分，而不是找那使你發笑的部分，只要你不因嫉妬而輕視好團體，即使你不屬於這個團體，但要沉着地冷靜地看待牠——我就認為你是我的選擇人物之內。總之，你要做一個有了解力的人——這個人，當我得以認識他的時候，無須要我說明我的感覺與意向，但我看到他了解我，

### 致 讀 者

我的心靈的每一音調在他心中找到反應。要把人分爲智慧與愚蠢，或者好與壞，這是困難的，我甚至覺得是不可能的；但在善了解與不善了解之間我覺得有那麼顯明的界線，我不覺地在我所認識的一切人當中畫出這條線。善了解的人的是主要顯著的特徵乃是和他們交往時的快樂——我們無須向他們說明，或解釋任何東西，但可以充分信任地把很含糊地表現的觀念傳達給他們。在感覺之間有一些微妙的無從捉摸的關係，牠們尙沒有明白的言語表現，但牠們是很明白地被了解的。我們可以向這種人勇敢地提出這種感覺與關係，說出條件。所以我的第一個要求是了解。現在爲了我的風格的粗糙以及有些地方缺少流暢，我要向你，我的讀者，作一辯白。我預先相信，當我向你說明牠的理由時，你不會苛求的。我們可以有兩種方法唱歌：從喉嚨裏唱，從胸膛裏唱。從喉嚨裏唱出的聲音，比從胸膛裏唱出的聲音更加柔韌，但在另一方面，牠却不感動你的心靈，這不是真的嗎？反之，胸膛的聲音，即使較爲粗陋，却深深感動你。至于我，即使是在最平凡的曲調中我聽到了胸膛深處發出的音調，淚水會不自覺地湧到我的眼睛裏。在文學中，情形是相同的：我們可以從理智裏去寫或者從情感裏去寫。當你從理智裏去寫的時候，文字會順從地流利地落在紙上；但當你從情感裏去寫的時候，有那麼多的思想擁進你的腦子，那麼多的

### III

意象擁進你的想像，那麼多的憶念擁進你的心，以致字句成爲不精確，不充分，不順從，粗糙。

這也許是我錯誤，但當我着手從我的理智裏去寫時，我總是抑制我自己，並試圖只從情感裏去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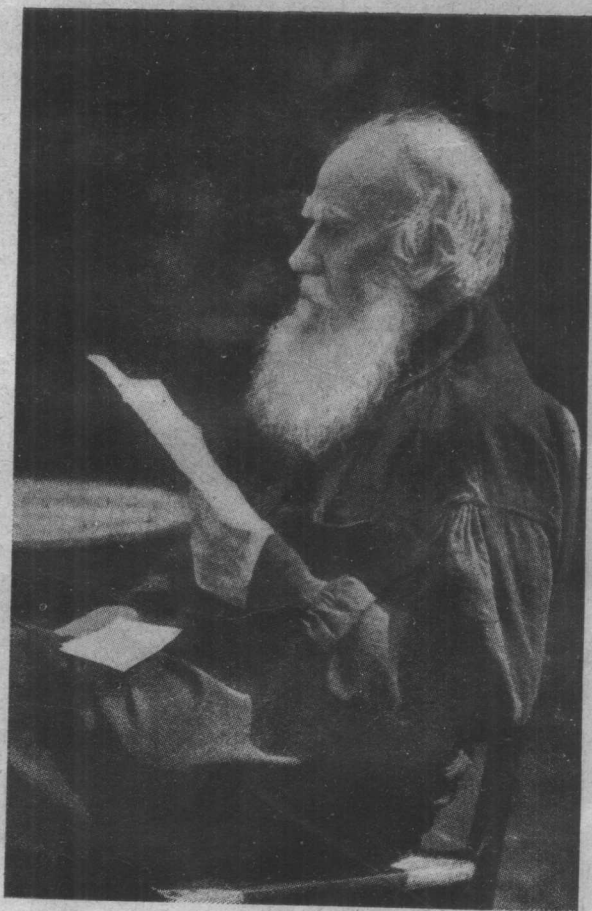
我一定還要向你承認一個奇怪的偏見。

按照我的意思，一個作家的、一個寫文章的作者的、人格，幾乎是詩的人格；因爲我用自傳的形式寫作並希望儘可能使你對我的主人公發生興趣，我希望不留下著作氣派的任何痕跡，並因此避免了著作氣派的一切習氣，例如學術名辭與形式的修整文句。

幼

年





Lev N. Tolstoy (1828—1910)

第一章 教師卡爾勒·伊發內支

一八××年八月十二日，正在我的第十個生日（在這天我收到了一些那麼奇異的禮品）後三天，早晨七點鐘，卡爾勒·伊發內支用棒上綁着糖紙的蠅拍打一個正飛在我頭上的蒼蠅，把我弄醒了。他打得如此笨拙，以致碰到了掛在橡木床架上的我的守護神的小像，死蒼蠅正落在我頭上。我從被褥下邊突出我的鼻子，伸出我的手扶穩了還在擺動的小像，把死蒼蠅拋到地板上，用忿怒然而睡意的眼睛看他。他，却穿着雜色填絮的化裝服，繫着一條同樣質料的腰帶，頭上戴着有紅綫的編織的小帽，腳穿軟羊皮靴，繼續順牆邊走動，看着打着蒼蠅。

「當然我小，」我想，「但爲什麼要打攪我呢？爲什麼他不在佛洛佳的床邊打着蒼蠅呢？看那里有多少蒼蠅呵！不，佛洛佳比我大。我是最小的——這就是他蹂躪我的原故。他一生所想的，只是要如何對我做出不愉快的事情，」我低語。「他明明看到他把我弄醒了，令我驚駭，使他裝作沒有注意到。可憎的人！他的化裝服和帽子和綫子都是可憎的！」

當我在心裏這麼表示我對卡爾勒·伊發內支的惱怒時，他走到他的床前，看了看掛在床上邊飾了珠子的小跟鞋裏的鍊，把蠅拍掛到牆上的釘子上，顯然是在最好的心情中，轉向我們。

「Auf, Kinder, Auf! . . . 's ist Zeit. Die Mutter ist schon im Saal! (起來，孩子們，起來! . . . 時候到了。媽媽已經在飯廳裏了。)」他用仁慈的日耳曼的聲音呼喚。然後他走到我面前，坐到我的床腳頭，從荷包中取出了鼻烟壺。我裝作睡着了。卡爾勒·伊發內支先捏了一撮鼻烟，擦了鼻子，彈了手指，然後才來弄我。他開始笑樂地搔我的腳跟。

「Nun, nun, Faul enger! (啾，啾，懶東西!)」他說。

雖然我很怕被人搔癢，我却沒有跳起來或者回答他，但只把頭更向枕下藏，用全力踢，抑制笑聲。

「他多麼仁慈，多麼歡喜我們哦！我怎能夠這麼討厭他呢？」

我惱怒我自己和卡爾勒·伊發內支，又想笑又想哭：我的神經繃亂了。

「Ach, lassen Sie, Karl Ivanych! (呵，你不要惹我吧，卡爾勒·伊發內支!)」我帶着淚在眼裏喊叫，把頭從枕下伸出來。

卡爾勒·伊發內支詫異了，不再動我的腳趾，開始關切地詢問是什麼回事，是否我做了噩夢。……他的仁慈的日耳曼的臉，試圖發現我眼淚的原因時的關懷，使眼淚流得更湧了。我覺得羞，不能夠明白如何頃刻之前我會不歡喜他，認為他的化裝服，帽子，縫子是可惜的。現在，相反，這一切顯得極端可愛，甚至縫子似乎是他的善良的明證。我向他說我哭是因爲一場噩夢——媽媽死了，被人抬去埋葬了。我捏造了這一切，因爲我全然記不得那天夜裏我所夢見的；但當卡爾勒·伊發內支，被我的話所感動，開始安慰我的時候，我似乎覺得我真做了那個可怕的夢，而我是爲了另一原因而流淚。

當卡爾勒·伊發內支離開了我，我在床上坐起來開始把襪子拉上我的小腳時，我的淚流得較爲和緩了，但關於我所虛構的夢的憂鬱思想並沒有離開我。尼考拉，我們的侍者，一個清潔的矮子，總是嚴肅，整齊，可敬，和卡爾勒·伊發內支至好，走進來了。他帶來了我們的衣服；帶給佛洛佳一雙靴子，給我那些可惜的我仍舊穿着的有結子的鞋。我羞於讓他看到我哭，此外朝日愉快地照進窗子，佛洛佳站在洗盆架前，模擬瑪麗亞·伊發諾芙娜（我姊姊的女教師），笑得那麼高與那麼響亮，以致嚴肅的尼考拉，肩上搭着布巾，一手拿着一塊肥皂，一手拿着一罐水，也帶

着笑容說：

「算了吧，佛拉濟米爾·彼得羅維支。請來洗吧。」  
我變得十分愉快了。

「Sind Sie bald fertig? (你馬上就預備好了嗎?)」卡爾勒·伊發內支的聲音從課室裏傳來。

他的聲音顯得嚴厲，不再有那感動我下淚的仁慈的鬮子。卡爾勒·伊發內支在書房裏是全然不同的人：他是教師。我迅速地穿了衣洗了臉，手裏還拿着刷子刷平我的濕頭髮，聽從了他的呼喚。

卡爾勒·伊發內支，鼻上戴着眼鏡，手拿着書，坐在門窗之間通常的地方。門左邊有兩個書架，其中之一是我們小孩的，另一個是伊發內支自己的。我們的架子上有各樣的書——課本和別的：有些站着，有些倒着。只有兩大卷紅封面的 *Itinéraire des voyages* (旅行記) 端正地靠牆站着，然後是長的，厚的，大的，小的書——沒有了書的封面和沒有了封面的書。我們在娛樂之前奉命整理圖書館(卡爾勒·伊發內支大聲地如是地稱那個書架)的時候，總是把一切都堆集在那里。他自己書架上的書，即使沒有我們的這麼多，却更雜，我記得其中的三種：一冊未裝訂的

關於菜花施肥的日耳曼文小冊，一卷羊皮封面，燒掉一角的「七年戰爭史」，和全部的液體靜力學。卡爾勒·伊發內支把大部分的時間用於讀書，甚至因而損傷了目力，然而他從沒有讀過別的，除了這些書和「北蜂」。

在他的書架上這些東西之中，有一件東西最使我記得卡爾勒·伊發內支。這是一個附在木架子上的厚紙板，紙板可以在木架子上用釘子移動。紙板上貼着一張畫了一個婦女和一個理髮匠的滑稽畫。卡爾勒·伊發內支把這個紙板粘得做得很好，用牠保護他的虛弱的眼睛避免太強烈的光線。

我現在還能夠在我面前看到他的穿瑣化裝服，戴紅便帽的長身材，從帽下可以看見稀疏的白髮，他坐在小桌旁，桌上擺着有理髮匠的紙板，投着影子在他臉上；一隻手裏有一本書，另一隻手放在椅子扶手上；在他面前放着一隻在字盤上有獵人像的錶，一條方格子手帕，一個圓黑鼻烟壺，他的綠眼鏡盒，和盤子上的一對燭鉗。這一切是那麼整潔精確地放在牠們的地方，以致單憑着這種井然秩序，我們可以確切感覺到卡爾勒·伊發內支的良心是清白的，他的心靈是和平的。

常常當我們在樓下大廳裏跑夠了時，我們就踮腳上樓到書店裏去，看見卡爾勒·伊發內支獨自坐在靠背椅上，面帶安詳莊嚴的神色，讀他的這種或那種心愛的書

。有時在他不讀書時我看到他；他的眼鏡低掛在大鷹鼻子上，他的半閉的藍眼睛有一種特殊的表情，他的嘴唇上有悲哀的笑容。房內一切是安靜的；只聽見他的規律的呼吸和面上有獵人像的鏃的滴嗒聲。

有時他沒有注意到我，我站在門邊想：「可憐，可憐的老人！我們人很多；我們遊戲，我們快樂，他總是獨單的，沒有人憐愛他。他說得真對，他是孤兒。他的生活經歷是那麽可怕的！我記得他曾如何告訴了尼考拉。處在他的境遇裏是可怕的！」我覺得那麽可憐他，我常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手，說，「Hieber（親愛的）卡爾勒，伊發內支！」他歡喜我這麼說，他總是要撫愛我並且是顯然受了感動。

在另一牆上掛着一些地圖，幾乎全都破碎但被卡爾勒·伊發內支巧善地補好。第三面牆當中是通樓梯的門，牆的一邊掛着兩個尺；其中之一是我們的，全被劃割過；另一新的是他的，他用于激勵的時候多于劃線；牆的另一邊是黑板，在上面我們的重大過失用圈子表示着，小過失用叉子表示着。左邊是角落，我們是在這里被罰跪的。

那個角落我記得多麼清楚呵！我記得火爐的門，門上的通風器，和他轉動時的響聲。我們常常在這個角落裏跪得膝和背發痛，並常想，「卡爾勒·伊發內支把我

忘記了；無疑他坐在軟安樂椅裏看着液體靜力學是舒服的，但我是怎樣的呢？」爲了要他想到我們，我們就開始輕輕地開關火爐門，或者從牆上剝下泥灰，但假若一塊太大的泥灰響亮地掉在地板上，則僅是懼怖便比任何處罰還可怕。我們便轉頭看卡爾勒·伊發內支，他坐在那里，手拿着書，似乎什麼也沒有注意到。

房當中是一張桌子，上面鋪着破舊的黑油布，布下邊可以看到桌邊全被削筆刀劃割過。桌子四周有幾個未曾油漆，但因爲久用而被磨光的木凳。最後一面牆上有三道窗子。窗外的景物是：正在前邊是一條路，路上每個窪洞，每個石子，每個轍痕都是我所久已熟識而親切的；路那邊是一條修剪過的菩提樹的大道，樹後可以在許多地方看見枝條籬笆；大道那邊可以看見草場，牠的一邊是打穀場，另一邊是樹林。樹林的深處可以看見看守人的茅舍。窗子的右邊可以看見露台的一部分，大人們通常在晚飯之前坐在這里。當卡爾勒·伊發內支在改默寫課卷的時候，我們就向那邊看一眼，看見媽媽的黑頭，誰的後背，微微地响到那里傳來的話聲與笑聲，我們會因爲不能夠在那里而生氣，並且會想到，「我什麼時候才長大，不讀功課，總是和我所歡喜的人坐在那里，不讀『問答記』呢？」惱怒會變爲傷悲，只有天知道爲什麼我們會如此深思，思索的是什麼，以致不會注意到卡爾勒·伊發內支爲了錯



誤而發怒。

卡爾勒·伊發內支脫下了化裝服，穿上藍的，在肩頭有填料與褶襞的燕尾服，在鏡前理正了領巾，領我們下樓向我們母親去請安。

第二章 媽媽

媽媽在客室裏倒茶。她一手拿着茶壺，一手拿着茶炊的龍頭，龍頭裏的水注在茶壺頂上，溢在盤裏。雖然她是注視着，但她却沒有注意到這個，她也沒有注意到我們進來。

當我們試圖回想一個所愛的人物的容貌時，有那麼多過去的記憶湧上心頭，以致我們只能模糊地從這些記憶之中，好像是從眼淚裏，看見那容貌。這些眼淚是想像之淚。當我試圖回想我母親那時候的情形時，我只能夠想像她的總是表示同樣的仁慈與愛的櫻色眼睛，正在短髮鬢下邊的頸上的痣，花邊的白領子，和常常撫愛我而我那麼常常親吻的纖細的乾手，但她的整個的表情却逃避我。

在沙發的左邊擺着一架舊的英國大鋼琴，我的黑髮的姊姊琉寶琦卡坐在琴前，用剛剛在冷水裏洗過的淡紅手指帶着顯然的努力奏着克來門蒂的練習曲。她是十一歲。她身穿棉布短上衣和鑲花邊白短褲，她只能把第八音當作 Arpeggio（清音）。瑪麗亞·伊發諾芙娜戴着有粉紅緞帶的帽子，穿着藍長袍，坐在她旁邊，側着對

她；她的臉是紅而生氣的，在卡爾勒·伊發內支一進來時，就變得更加嚴厲。她嚴峻地看他，沒有回答他的鞠躬，用腳踏地板，繼續數着，「un, deux, trois; un, deux, trois (一，二，三)」，比先前更高更威嚴。

卡爾勒·伊發內支絲毫也沒有注意到這個，照常地按照他的日耳曼的習慣走近我的母親吻她的手。她恢復了精神，搖了搖頭，似乎要趕掉悲哀的思想，把手伸給卡爾勒·伊發內支，在他吻她手的時候她吻了他的打皺的鬚邊。

「Ich danke, lieber Karl Ivanych, (我謝謝，親愛的卡爾勒·伊發內支，)」並繼續說日耳曼語，她添說，「小孩們睡得好嗎？」

卡爾勒·伊發內支聳了一隻耳朵，現在因為鋼琴的聲音，什麼也聽不見。他把腰彎得更靠近沙發，把一隻手支在桌上，站在一隻腿上，把便帽在頭上舉起，帶着笑容——這笑容我當時覺得好像是文雅的極點，說道：

「你原諒我嗎，娜塔麗亞·尼考拉葉芙娜！」

卡爾勒·伊發內支，因為怕光頭受涼，總戴着紅帽子，但每次他進客室，他總要求准許如是。

「戴上吧，卡爾勒·伊發內支……我問你小孩們睡得好不好，」媽媽說，向他

湊近，說得很高。

但他又是什麼也未聽見，把紅帽子遮上光頭，甚至是更可愛地笑着。

「停一下，米米！」媽媽笑着向瑪麗亞·伊發諾芙娜說，「我們什麼也聽不見了。」

當媽媽笑的時候，她的本是美麗的臉變得不可比地更加可愛，四周的一切似乎更光明。假如在生活的悲哀時候，我只能夠一瞥那個笑容，我便不會知道什麼是憂愁。我似乎覺得，我們所說的面部的美只是在笑容裏。假如笑容增加面部的魔力，這面部是美的，假如不改變牠，這面部便是尋常的，假若牠被笑容所破壞，牠便是醜的。

當她和我問了好，媽媽便把我的頭捧在雙手裏，把牠斜仰向後，然後注意地看  
着我，說道：

「今天早晨你哭了嗎？」

我沒有回答。她吻了我的眼睛，用日耳曼語問：

「你爲了什麼哭呢？」

當她同我們作友愛的談話時，她總是用那種語言說，她精通這語言。

「我睡着的時候哭的，媽媽，」我說，想起我虛構的夢的詳情，不自覺地爲這思想而戰慄着。

卡爾勒·伊發內支證實了我的話，但關於夢却保持沉默。談到天氣——米米也加入了這個談話——之後，媽媽在盤子上放了六塊糖給幾個被看重的僕人，站起身，走到窗前的綉花架子前。

「現在，孩子們，去看爸爸吧，向他說，在他到打穀場之前，一定到我這裏來一下。」

音樂、計數、嚴厲的目光又開始了，我們去看爸爸。穿過了從祖父時代保留下來「管家房間」這名稱的房間，我們進了書房。

第三章 爸爸

他站在寫字台前指着一些信封、紙張、錢堆，忿怒地說話——發火地向管事、雅考夫·米哈益洛夫、說着什麼，他把雙手放在背後、站在門與風雨表之間通常的地點，迅速地向各方面動着手指。

爸爸說話愈激烈，他的手指扭動愈迅速，爸爸停止的時候，手指也安靜了；但當雅考夫自己說話時，手指是異常地不安，絕望地向各方面扭動着；我想，由于牠的運動，我們可以猜出雅考夫的祕密思想，但他的臉總是安靜的——表示着他自己的價值與服從，好像是說：「我是對的，但聽憑你怎麼決定吧！」

看到我們，爸爸只說，「等一下，」並用頭部動作表示我們當中之——應該關門。

「噢，啊呀！你今天怎麼了，雅考夫？」他向管事說，聳着一個肩膀（這是他的習慣）。「這個裝着八百盧布的信封……」

雅考夫把算盤拖得更近，移動了珠子表示八百，把眼睛注視在不定的一點，等

待要說的話。

「……這是我不在的時候的一般費用。你明白嗎？你一定要從磨坊上收到一千盧布！」對不對？——你一定要從金庫收回八千盧布；乾草上，按照你自己的計算，有七千甫得（一甫得約合一·六公斤——譯）出賣——照四十五戈比克計算——你會收到三千盧布；所以一共你會收到……多少？一萬二千……對不對？」

「正對，」雅攷夫說。

但從他手指的動作上我看出他想作反駁；爸爸阻止了他。

「呵，在這筆錢當中你要為彼得羅夫斯攷田莊送一萬盧布給公會。關於賬房裏的錢，」爸爸繼續說，（雅攷夫抹回算盤上的一萬二千，擺出二萬一千）「你要把牠帶給我，要讓我看是今天付出的。」（雅攷夫又弄亂了算盤，把牠翻倒過來，無疑是暗示這二萬一千也不見了。）「裝錢的信封你要照上面的地址送去。」

我站在桌子旁邊，瞥見了地址。是給「卡爾勒·伊發諾維支·毛亦爾」的。

也許是注意到我看了我不該知道的東西，爸爸把手放到我的肩上，用輕輕的動作把我從桌前推開。我不知道這是撫愛抑是斥責，但我仍然吻了那搭在我肩頭的大而有肌肉的手。

「是的，」雅攷夫說。「關於哈巴羅夫卡的錢，你有什麼吩咐呢？」  
哈巴羅夫卡是媽媽的田莊。

「存在賬房裏，沒有我的命令，無論是什麼理由也不許用。」

雅攷夫繼續沉默了幾秒鐘，然後忽然他的手指開始更加迅速地動着，把他聽主人命令時的魯鈍的服從改爲他特有的欺詐伶俐的表情，他把算盤拉得更近，開始說

：「彼得·亞力山德銳支，讓我報告你，那要正合你的意的，但錢不能夠準期付給公會。……你說，」他斷續地向下說，「存款裏磨坊項下和草稽項下所當付的錢一定要收入……」（他說出這些項目時，他把牠們在算盤上擺出來。）停了片刻之後，他思索地看着爸爸，添說，「但我怕我們也許算錯了。」

「爲什麼？」

「請看吧：關於磨坊——磨坊主兩次來看我，要求延緩，憑着主基督發誓，說他沒有錢。……呵，他現在還在這里呢——也許你願意自己向他說嗎？」

「他說什麼？」爸爸問，用頭表示他不願意向磨坊主說話。

「呵，這很明白！他說沒有東西磨，他有的——一點錢都用在堤上去了。假若我們



把他趕走，大人，我們會得到什麼嗎？你提到存款，我想我已經報告過我們的錢滯在那里，我們不能馬上收回。不久之前我替伊凡·阿發那西支送了一車麵粉進城，並且帶了一封關於這件事的信，回答又是相同：「我願意替彼得·亞力山德銳支做我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但問題並不在我，」並且一切表示再過兩個月你也不會得到進款。……你提到草摺——讓我們說牠可以賣三千盧布。」

他在算盤上擺了三千，沉默了大約一分鐘，時而看着算盤，時而看着爸爸的眼睛，很像是要說：

「你自己看到這太少了！草摺又一定要先賣；但若我們現在買，你自己知道……」

他顯然還有很多理由，也許因此爸爸打斷了他：

「我不改變我的命令，」他說，「但假若真正這些錢不得不展緩收到，這是沒有辦法的，你就從哈巴羅夫卡的錢裏面拿取所須用的數目。」

「是的。」

我們可以從雅攷夫的臉和手指上看出這最後的命令給了他大滿意。

雅攷夫是農奴，是很熱心忠實的人，有如一切的好管事，爲了主人而極貪吝，

關於主人的利益，他具有最奇怪的見解。他總是努力增加主人的財產而犧牲主婦的，並企圖證明絕對地必須爲彼得羅夫斯克——我們所居住的田莊——而用她的田莊的收入。那時他是勝利的，因爲他在這方面完全成功了。

向我們說了好，爸爸說我們在鄉下無聊得夠久了，我們不再是小孩子，是我們認真讀書的時候了。

「我想你們知道我今天晚上就要到莫斯科去，我要帶你們去，」他說。「你們同祖母住在一起，媽媽和女孩子們留在這裏；你們知道她唯一的安慰就是聽到你們讀書好，令人滿意。」

雖然從過去幾天的準備上我們期望什麼非常的事情，然而這消息給了我們一個可怕的驚震。佛洛佳臉紅了，用戰抖的聲音把媽媽的口信給了爸爸。

「這就是我的夢所預兆的！」我想。「上帝准許不要發生不好的事吧。」我爲媽媽覺得很、很難過，同時，想到我們現在真是大孩子了又很樂意。

「假若我們今天走，一定不上功課了。那好極了！」我想。「不過我要爲卡爾勒·伊發內支可惜。無疑，他要被辭退了，不然他們就不會預備那給他的信封。：頂好是永遠地讀書，不離家別母，不損傷可憐的卡爾勒·伊發內支。他是那樣地

很不幸的！」

這些思想在我的腦中閃過；我沒有動，只站着看着我鞋上的黑結子。

向卡爾勒·伊發內支說了幾個字關於風雨表的降低，吩咐了雅攷夫不要喂狗以便在動身之前他可以飯後出去試驗小獵犬，然後爸爸，與我的期望相反，要我們去做功課，不過允許了帶我去打獵，安慰我們。

上樓時，我跑到到露台上。我父親的心愛的獵犬米爾卡躺在門口，眼對太陽閉着。

「米洛奇卡，」我說，拍着牠，吻牠的口鼻，「我們今天要走了。再會。我們永久不再見了，」我感傷，開始哭了。

第四章 功課

卡爾勒·伊發內支的心情很不好。憑他的打皺的眉毛，憑他把衣服拋入抽斗、忿怒地繫結化裝服的帶子、以及用指甲在「問答記」上劃一深綫表示我們要記誦之處的樣子，這是明顯的。佛洛佳讀得很好，但我是那麼心亂，以致我絕對什麼事也不能做。我長久無感覺地看着「問答記」，但是不能夠讀，因為想到目前的別離而眼中有淚。向卡爾勒·伊發內支喃喃問答記的時候，他帶着半閉的眼睛（這是不好的記號）聽着我，正在一個問：「Wo kommen Sie her?（你從何處來的？）」另一個回答：「Ich komme vom Kaffeehause,（我從咖啡館來的。）」的地方，我再不能約制我的眼淚了，我的啜泣使我不能夠說出「Haben Sie die Zeitung nicht gelesen?（你沒有看報紙嗎？）」這幾個字了。當我抄寫的時候，眼淚落在紙上弄出那麼多水跡，好像我是用水在吸墨紙上寫字。

卡爾勒·伊發內支發怒了，罰我跪，不斷地說這是固執，是傀儡戲（他的口頭禪），用尺威脅我，要我討饒，但眼淚使了我說不出隻字。最後，也許是覺得他不

公正，他走進尼攷拉的房間，猛力閉門。

從課室裏我們可以聽到侍者室裏的談話。

「尼攷拉，你聽到小孩們要到莫斯科去嗎？」卡爾勒·伊發內支進了房說。

「真的，我聽到了。」

大概尼攷拉，要站起來，因為卡爾勒，伊發內支說了「你坐着，尼攷拉！」然後才關門。我離開了角落，走到門邊去聽。

「無論你對人做了多少好事，無論你多麼忠實，却不能夠期望感恩，尼攷拉，」卡爾勒·伊發內支動情地說。

尼考拉坐在窗前修靴子，肯定地點頭。

「我在這個屋子裏住了十二年，我敢當着上帝說，尼考拉，」卡爾勒·伊發內支繼續說，把眼睛和鼻烟壺都向天花板舉着，「我愛他們，並且照顧他們甚于好像他們是我自己的孩子。你記得，尼考拉，當佛洛佳發熱的時候，你記得我曾在他床邊坐過九天沒有閉眼。是的，那時候我是仁慈的，親愛的，卡爾勒·伊發內支；那時候我被需要，但現在，」他添了一抹反諷的笑容，「現在小孩們長大了，他們一定要認真讀書了！好像他們在這裡不是認真讀書，尼考拉！」

「我們覺得，他們怎麼能夠學得更多，」尼考拉說，放下了錐子，用雙手把綉衣穿過來。

「是的，現在我不被需要，一定要被打發了；那些許諾在哪里呢？感恩在哪里呢？娜塔麗亞·尼考拉葉芙娜我歡喜並且尊敬，尼考拉，」他說，把手舉到胸前，「但她是什麼樣的人呢？……她的意志在這個屋子裏並不比別人的更被重視，」他帶着表情的姿勢把一塊皮拋到地上。「我知道這是誰的詭計，為什麼我不被需要。這是因為我不阿諛，不像某些人那樣地同意一切的東西。我慣於總是向每個人說真話，」他驕傲地說。「上帝保佑他們吧！他們不會因為我們不在這里而變富，我——上帝慈悲——將為我自己找到一塊麵包……是不是呢，尼考拉？」

尼考拉抬起頭看卡爾勒·伊發內支，好像是他確定他是否真能找到一塊麵包，但沒有說什麼。

卡爾勒·伊發內支那麼興奮地繼續說了很多很久。他提起他從前在一位將軍的家裏，他的服務是更能夠被欣賞（聽到這話使我很難過），他說到薩克森，他的父母，以及他的朋友裁縫商海特，等等。

我同情他的悲哀，使我痛苦的是我父親和我所幾乎同樣地愛的卡爾勒·伊發內

支沒有能夠互相了解，我回到我的角落裏，蹲下來，致慮着如何可以使他們和諧。

當卡爾勒·伊發內支回到課室時，他要我站起來，預備練習簿作默寫。當一切都預備停當時，他莊嚴地坐到椅子上，用那似乎從深心發出的聲音，開始口述下面的：「Von Allen Leiden-schaften die grau-sa-m-steist . . . haben Sie Gesc-hrieben? (一切情感中最不近人情的是 . . . 你寫了嗎?)」他在這裏停頓了，慢慢地捏了一撮鼻烟，提起精神繼續說——「Die grausamste ist die Un-dank-bar-keit . . . eingross U. (最不近人情的是忘恩負義 . . . 大意 U)。」寫完了最後的字，我看着他，期望他繼續。

「Punctum 點，」他說，帶着幾乎看不見的笑容，向我們作暗號，要我們把抄本交給他。

他用各種腔調，帶着極滿意的表情，把那表現他內心情緒的句子讀了幾遍。然後他給我們上了歷史課，便自己坐到窗前。他的臉不像先前那麼憂悵了；牠顯出了一個人適當地報復了所受的侮辱後的滿意。

時間是一時欠一刻，但卡爾勒·伊發內支似乎不想放我們：不斷地給我們上新功課。無聊與貪慾平均地增長着。我極不耐煩地注意一切表示快要吃飯的表徵。時

而女奴帶着抹布走過去洗碟子，時而聽到餐室裏陶器聲和餐桌的推出與椅子的移動，時而米米、琉寶琦卡、與卡清卡（卡清卡是米米的十二歲女兒）從花園裏進來了，但一向是來通告開飯的管家福卡却沒有見。只有在那種時候我們才能推開書本——不管卡爾勒·伊發內支——跑下樓。

聽到了上樓的脚步，但那不是福卡！我曾經注意他的脚步，總是聽得出他的靴子的響聲。門開了，一個我覺得是很生疏的人在門口出現了。



## 第五章 愚人

一個大約五十歲的人，帶着蒼白、長、深麻的臉，白色長髮，和稀疏的紅鬚，進了房。他是那麼高，以致進門時，他不僅要低頭，而且還要彎曲全身。他穿着破衣服，介乎農民長袍與袈裟之間的東西，他手裏拿着一根大棍子。他進房時，用力地拿牠打地板，抬起眉毛，把嘴張得極大，發出可怕的不自然的笑聲。他瞎了一隻眼，那隻眼的白虹彩不斷地動着，使他的即使沒有這個也不好看的臉上有了更可厭的表情。

「啊哈，抓住了！」他喊叫，用短步子跑到佛洛佳面前，抓住他的頭，開始小心地察看腦蓋，然後帶着極嚴肅的表情離開佛洛佳，走到桌前，開始在油布下邊吹氣，在牠上面劃十字。「哦——，可惜呵！哦——痛苦呵！……親愛的你們……要飛走了，」他用含淚打顫的聲音說，激動地看着佛洛佳，把真在流的淚拭到袖子上。他的聲音粗而沙，他的動作快而發抖，他的話無意義而不連貫（他從來不用代名詞），但他的腔調是如此動人，他的黃色醜陋的臉有時帶着那麼坦然憂愁的表情

，以致聽他說話時，不能不抑制同情，恐懼，悲哀的混合情緒。

他是呆子與巡拜者，格銳沙。

他是什麼地方的人，他的父母是誰，是什麼引誘他過這種巡遊生活，無人知道。我只知道他從十五歲時便被看作呆子，他冬夏都赤足行走，巡拜僧院，將小聖像給與他所合意的人，說出難解的話，有些人就把這當作預言；從來沒有人知道他的別的情形，他有時來到我的祖母家，有的人說他只是個懶惰的農民。

最後這久所期待的福卡出現了，我們下了樓。格銳沙，啜泣着並繼續說出不連貫的話，跟着我們，用棍子敲着梯級。爸爸和媽媽手拉手在客室裏來回走着，低聲說話。瑪麗亞·伊發諾芙娜端正地在沙發旁對稱地成直角擺着的安樂椅之一上坐着，用嚴厲然而抑低的聲音向坐在她旁邊的女孩們說話。卡爾勒·伊發內支剛進房，她看了看他，就轉了身，她的臉上顯出一種表情，牠可以解釋為，「我不注意你，卡爾勒·伊發內支。」我們可以從女孩們的眼睛上看到她們是很想趕快向我們說重要的事情，但是跳起來走到我們面前便是違背米米的規則。我們必須先走近她，鞠躬而踏足說，「Bonjour, Mimi ! (日安，米米)」，然後我們才可以開始談話。

那個米米是一個多麼不可忍受的人呵！我們在她面前什麼話也不能說：她認為一切都是不合式的。此外她不斷地責令我們說，「Parlez donc française, (說法文吧)」，但我們這時却很想說俄語苦惱她。或者在吃飯時，我們剛剛嘗了一碟菜而不願被人打攪，她便一定會出來說，「Mangez donc avec du (pain 連麵包一起吃)」或者「Comment est ce (que vous tenez votre fourchette?) (你怎麼在拿叉子呀?)」我們會想，「她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讓她去教女孩們吧；我們有卡爾勒·伊發內支教。」我完全共有了他對於「某一些人」的憎惡。

「要求媽媽叫他們帶我們去打獵，」當大人們在我們前面進了飯廳時，卡清卡抓住我的上衣，低聲向我說。

「好的，我們試試看。」

格銳沙在飯廳吃飯，但是在另一個桌子上；他的眼不離開碟子，偶而嘆氣，作可怕的面色，好像是對自己不斷地說，「可怕呵!……飛了，鴿子要飛上天了……：哦，墓上有一塊石頭……!」云云。

媽媽從早晨就心緒零亂；格銳沙的在場，言語，行動顯然加強了這個。

「噢對了，我幾乎忘記了問你一樁事，」她說，遞一碟湯給父親。

「是什麼事？」

「請你把可怕的狗關起來吧；格銳沙從院裏經過的時候，牠們幾乎咬了他。牠們也許會咬孩子們。」

「要想把他咬死。……上帝不允許。教狗咬人是罪惡！大罪惡！不用打，長者（他不加分別地這麼稱呼一切的人——托爾斯泰），爲什麼要打呢？……上帝將饒恕……日子不是這樣的。」

「他在說什麼？」爸爸問，嚴厲地看着他。「我一點也不懂。」

「但是我懂，」媽媽回答，「他向我說，管獵犬的僕人故意嚇使狗子咬他，所以他說，『要牠們把他咬死，但上帝不允許，』他要你不要處罰僕人。」

「哦，是這回事！」爸爸說。「他怎麼知道我要處罰管獵犬的僕人呢？你知道我通常是不很歡喜這種人的，」他繼續用法語說，「但這一個我特別不歡喜，大概……」

「噢不要那麼說了，我親愛的！」媽媽說，好像是怕什麼。「你怎麼知道？」

「我想我有過機會研究這種人——他們有這麼多的人來看你，他們都是一個典型。永遠是同樣的說法……」

顯然我母親有全然不同的意見，但不願爭辯。

「請你給我一個包子，」她說。「牠們今天好嗎？」

「但這使我發火，」爸爸繼續說，拿起一個包子，但舉得很遠，媽媽接不到，「當我看見了智慧的有教育的受這樣欺騙，這便使我發火。」

他用他的叉子打桌子。

「我要你給我一個包子，」她重複說，伸着她的手。

爸爸把手縮回，繼續說，「他們把這些人關在牢裏，做得好。這些人所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擾亂那些實際上神經不健全的人，」他作了笑容，注意到這個談話對于媽媽是很不愉快的，遞給了她一個包子。

「對於這個我只要說一件事：我們難以相信一個人雖然六十歲了却冬夏都赤腳走路，並且總是在衣服下邊帶着兩甫待（一甫待合十六公斤四——譯）重的練子，他不止一次拒絕了別人給他的一切具備的舒適生活——難以相信這種人做這一切只是因為他懶惰。至于預言，」她稍停並嘆了氣說「*je suis payee pour y croire*（

我有理由相信）；我想我說過吉柔沙預言過我父親何日何時死。」

「噢，你怎樣對待我喲？」爸爸說，笑着，把手放在米米坐着的那邊的嘴旁（當他做這動作時，我總是極注意地聽，期望一點可笑的事情）。「你爲什麼向我提到他的腳？我看過了，我現在什麼也不能吃了。」

飯快吃完了。琉寶琦卡與卡清卡繼續向我們睜眼，在椅子上坐不住，大體上顯得很不安。這睜眼意思是，「爲什麼你不要求他們帶我們去打獵呢？」我用肘觸佛洛佳。佛洛佳觸了我，並且最後提起勇氣，起初羞怯地然後堅決地較高說明，因爲我們今天就要離開，我們想要女孩們坐在馬車裏同我們去打獵。大人們討論了一會，問題如我們意地決定了，而更好的是媽媽說她自己也同我們去。

## 第六章 打獵的準備

吃甜食的時候，派人叫雅考夫去了，發出了關於馬車、狗、鞍馬的命令——都詳細說出了每匹馬的名字。佛洛佳的馬跛了，爸爸吩咐了將一匹獵馬上鞍子給他。媽媽覺得「獵馬」的聲音奇怪：她似乎覺得獵馬一定是猛獸之類的東西，她一定會急馳並弄死佛洛佳。爸爸與佛洛佳都有保證，佛洛佳帶着驚人的胆量說，這不足重視，說馬急馳的時候他很歡喜，雖然如此，可憐的媽媽却繼續說：在這全部的出獵中，她會心緒繚亂的。

飯吃過了：大人們到了書房裏去喝咖啡，我們跑到花園裏在鋪有黃的落葉的走道上把腳弄響，說話。我們開始說到佛洛佳騎獵馬，說到琉寶琦卡沒有卡清卡跑得快是一件羞恥，以及看格銳沙的鍊子是多麼有趣，云云；但關於我們要離別却隻字未提。我們的談話被拖來的快車的聲音打斷了，快車的每個彈簧上有一個奴童。在快車後邊是騎馬的管獵犬的僕人和狗，然後是車夫伊格那特坐在要給佛洛佳的馬上，牽着我的老馬克來卜爾的韁。最初我們湧到柵子那裏，穿過柵子我們可以看見一

切有趣的東西，然後我們喊着踏着跑上樓去穿衣服，穿得要看起來儘可能像獵人。主要的方法之一便是把我們的褲子摺在高統靴裏。我們着手準備得沒有片刻耽擱，急忙着要準備好，並跑到門口去觀賞狗和馬，並和管獵犬的僕人去談。

那是一個熱天。奇狀的白雲從早晨起就出現在地平上；後來輕風把牠們吹得漸漸漸漸相合，以致時時遮了太陽。雖然飄過和發黑的雲是那麼多，但牠們顯然不是注定了聚合成爲風暴而破壞我們的臨別之樂。向晚時，牠們又開始分散了：有些變得更白，拉長，向地平上墜落；有些正在頭頂上，變爲透明的白雲；只有一大塊黑雲停在東方。卡爾勒·伊發內支總是知道雲要向哪里去；他說那塊雲要到馬斯洛夫卡去，天不會有雨，氣候會是優美的。

福卡雖然年老，却很靈敏地迅速地跑下樓，喊了，「趕上來！」他擺開雙腳，站在入口的當中，在車夫要停馬車的地方與門坎之間，態度顯得無須向他提起他的責任。歸女們下來了，討論了片刻，要坐哪一邊，每個人要扶住誰（然而我不認爲有扶人的必要），然後她們坐下了，打開陽傘，走動了。馬車走動時，媽媽指着獵馬，用發抖的聲音問車夫：

「那就是給佛拉濟米爾·彼得羅維支的馬麼？」



當車夫說了那是的，她搖了搖手，轉過身。我覺得很不耐煩，上了馬，從牠的耳朵中間看出去，在院子裏作了各樣的練習。

「請你不要踏到狗身上，」僕人之一說。

「你放心，我不是第一次出門！」我驕傲地回答。

佛洛佳上了獵馬，雖然他的性格堅強，却不無一點戰慄，他拍着馬，問了幾次

「牠安靜嗎？」

他在馬上看來很好，恰似一個大人。他的穿緊褲的大腿擺在鞍上那麼漂亮，以致我覺得羨慕，特別是，因為從我的影子判斷，我沒有那麼好的外表。

現在我們聽到樓梯上爸爸的脚步聲。管狗的集合了跑着的獵狗，帶狼狗的獵僕把牠們喚進來，上了馬，馬夫牽了一匹馬到門口，爸爸的在門口旁邊躺成各種姿勢的一隊獵犬衝到他面前。套珠飾頸圈的米爾下在他後邊弄響着圈子，愉快地跑出。當牠出來時，牠總是和獵犬接觸；同這些玩，向那些嗅或咆哮，又捉另一些狗蛋。

爸爸上了馬，我們出發了。

## 第七章 打獵

叫作土爾其人的獵僕，頭戴蓬亂的毛皮帽，肩後掛着大號角，腰帶上掛一把獵刀，在我們大家前面騎着灰色鈎鼻的馬。從那人的憂悒與兇猛的外表上我們會認爲他是騎馬去作拚命的鬥爭，而不是去打獵。在他的馬的後腿旁跑着興奮的雜色的一羣狗。看到要落後的任何不幸的狗的命運是可憐的。當牠費了力得以把同繫一條皮帶的同伴拉回時，騎馬在後的管狗人之一準會用鞭子打牠，喊着：「回到狗羣裏去！」當我們出了大門，爸爸吩咐獵僕和我們順路走，他自己進了裸麥田。

收穫正在緊張。無垠的輝煌的黃田只在一邊有高大發藍色的森林，我那時似乎覺得這是最遠的神秘的地方，再過去便是世界的盡頭，或者是無人之地。整個的田野上滿是禾束與農人。在各處穠密高長的裸麥之間割過的地方，我們看見了一個割麥婦人的彎曲的背；她抓麥楷時麥穗的擺動，一個婦人在陰處俯身在搖籃上，散在已割的田上的成抱的裸麥，田上滿是矢車菊。另一處，農人們穿着襯衫與褲子站在車上裝載麥束，在晒乾的田面上揚起了灰塵。管租的，穿靴子，肩上海搭着一件外衣

，手拿着籌竿，當他遠遠看見爸爸時，脫了氈帽，用布巾拭了紅髮的頭和鬚鬚，向婦女們喊叫。爸爸所騎的小粟色馬用輕而嬉戲的步子走着，有時把頭俯到胸前，拉動韁勒，用粗密的尾巴掃拂那些貪婪地停在牠身上的馬虻與蚋。兩隻狼狗鏟刀式地彎起尾巴，把爪子舉得很高，優美地跳過馬腳後邊的高的殘梗。米爾卡跑在前，抬着頭等候獵獲物。農人的聲音，馬蹄踏步聲與車聲，鵝鶉的愉快的叫聲，在空氣成羣飛翔的昆蟲的嗡嗡聲，苦艾、草稻、馬汗的氣味，如火的太陽氾濫在淺黃色的已割田上的成千的不同的顏色與陰影，遠處森林的暗藍色，淺丁香色的雲，飄在空中或在殘梗上的蛛網——這一切我看見，聽到，感覺到。

當我們到達卡利諾夫森林時，我們看到馬車已經在那里，且超乎我們的最大的希望，有一輛單馬車，上面坐着司食。在車上的草蓆下可以看見一個茶炊，一個冰結凝桶，其他吸引人的捆子與盒子。不會有錯的：意思是露天茶會，有冰食與水果。看見了車子，我們大聲的表現了我們的喜悅，因為在樹林裏，在草上，總之在從前沒有人吃過茶的地方吃茶是被當作一大樂事。

土爾其人騎馬走到獵場停下，注意地聽着爸爸詳細的指示，如何排列，在何處出現（然而他從未遵照這種指示，只按照他自己的計劃），解開了狗，把皮帶仔細

地繫在他的鞍子上，重行上馬，便呼嘯着在小樺樹後邊不見了。解開皮帶的狗最先搖尾巴表示快樂，然後搖擺了身體，聚集在一起，之後，才嗅着，搖着尾巴，慢慢地走向各方。

「你有手帕嗎？」爸爸問。

我從荷包裏拿出一條，給他看。

「好，把牠繫在灰狗身上。」

「冉蘭？」我說，帶着專家的口氣。

「是了，順着路跑。到了空地，就停。注意，沒有一隻兔子，你不要回來！」

我把手帕繫在冉蘭的蓬毛的頸子上，向着指定的地方對直跑去。爸爸發笑，向我叫着：

「快，快，不然就太遲了。」

冉蘭不斷的停下，豎起耳朵，聽着獵僕的呼喚。我沒有力量拖他離開地點，開始喊出「阿吐！」然後牠衝得那麼兇，以致我不能約制牠，並且在到達地點之前，跌倒不止一次。在高橡樹下選了一個蔭涼的平地，我躺倒在草上，叫冉蘭坐在我旁

邊，等候着。我的幻想遠超過了現實，在這種情況中總是如此：當第一條獵犬的聲音從樹林裏發出時，我設想我是在獵第三個兔子，土爾其人的聲音在樹林中甚至響得更高更有勁，一隻狗叫了，牠的聲音的次數漸漸加多了。另一個低沉的聲音併入了，然後第三個，第四個……這些聲音時而低落，時而互相超越。這些聲音漸漸地連續，最後混成一個響亮的喧鬧。獵場上充滿了聲音和吠聲沸騰的獵犬。

我聽到這個時，似乎駭呆了，我的眼注視在獵場的邊緣，當汗在臉上流下時，我無意義地笑着，雖然汗滴流在頤上令我發癢，我並沒有拭去。我似乎覺得沒有東西是比這個時候更關重要了。這緊張情形太不自然了，不能持久。羣狗時而靠獵場的邊境吠着，時而離我漸遠：不見兔子。我開始環顧四周。再蘭的情形也是一樣：起初牠曳一叫着，但後來躺下了，把牠的頭放在我的膝上，安靜了。

在我坐其下的橡樹光根旁，乾灰土上，死橡葉上、橡實上、乾空枝上、黃綠色的苔上、各處冒出的綠草葉片上、滿是蟻羣。他們一個連着一個在牠們所作出的路徑上急行着，有的拖着東西，有的沒有。我拾起一條短枝，阻擋了牠們的路。這是很好看的，有的不顧危險從枝下爬過，有的從上面爬過，有的特別是那些拖東西的，似乎十分迷惑，不知道怎麼辦：牠們停下，要找一條迂道，或者回轉，或者從短

枝上走到我的手上，並且，我想，是想爬上我上衣的袖子。我的注意被一隻黃翅蝴蝶從這有趣的觀察上吸去了，牠在我而很引誘地飛翔着。我剛剛注意着牠，牠便飛得離開我兩步，在一朵幾乎凋萎的白色野翹搖花上打了幾旋，停在上面。我不知道牠是晒太陽，或者是在吸花汁，但牠顯然覺得很滿意。牠時時鼓動雙翅，緊貼在花上，最後牠完全不動了。我把頭托在雙手裏，快樂地注視蝴蝶。

忽然再開始嗥叫，作了那麼猛力的拖曳，我幾乎跌倒了。我轉過頭看。在獵場邊上跑着一隻兔子，一耳平着，一耳豎起。血湧進我的頭，這時我忘記了一切，發狂地叫着，放鬆了狗，我自己也開始跑了。我剛剛這麼做，便開始懊悔了——兔子蹲了一下，我沒有再看見牠了。

但我的恥事是在上爾其人隨着大叫的來到空地的羣狗從矮樹後邊出現的時候。他看見了我的錯誤（就是我没有約制我自己）並且輕蔑地看我，只說了：「哦，少爺！」但是你該聽到他怎麼說的：「假若他把我掛在鞍上像一隻兔子，我覺得還要舒服些。」

我很失望地在那里站了很久，沒有喚狗，只是拍着大腿，不斷地說着：

「噢上帝，我做了什麼樣的事啊！」

我聽到獵犬跑得更遠，在獵場另一邊的格格聲，牠們如何抓住了一隻兔子，如何士爾其人用大號角把狗子喚回，但我仍然沒有移動。

第八章 遊戲

打獵完結了。一條氈子鋪在幾棵小樺樹的蔭下，全體的人在氈子上坐成一圈。司食加夫銳勒踏倒了他四周的多汁的綠草，拭着碟子，從盒裏拿出裹了葉子的李子與桃子。太陽穿過小樺樹的枝子，投下圓的顫動的光點在氈子圖案上，我的腿上，甚至在加夫銳勒的發汗的禿頭上。一陣輕風穿過枝葉吹到我的頭髮與汗臉上，覺得很舒爽。

我們吃過了冰食與水果，在氈子上便沒有事情了，不管斜射的炎熱的日光，我們站起去玩了。

「呵，玩什麼呢？」琉寶琦卡問，因為太陽而眯着她的眼睛，在草上跳着。「讓我們來玩羅賓生吧。」

「不，那太沒趣了，」佛洛佳說，他懶懶地躺在草上嚼着葉子。「總是羅賓生！你若一定要玩，我們頂好是蓋一個亭子。」

佛洛佳顯然是裝腔作勢：他無疑是驕傲他騎了獵馬，裝作很疲倦。但也許他的



智慧太多想像太少，不能享受羅賓生的遊戲。這個遊戲乃是表演我們不久之前所讀的「瑞士的羅賓生」中的各場。

「請你玩吧。……爲什麼你不願意我們高興一下呢？」女孩們向他堅持。「你可以做查禮，或者厄涅斯特，或者父親，聽你高興，」卡清卡說，試圖拉他袖子把他從地上拉起來。

「真地我不想玩——無趣啊！」佛洛佳說，伸長身體，同時自滿地笑着。

「若是沒有人想玩，我們頂好坐在家裏吧，」琉寶琦卡含着眼淚說。

她是可怕的好哭寶。

「好吧，來玩吧；只是請不要哭了，我受不了！」

佛洛佳的賞光給了我們很少的愉快；反之，他的懶惰而厭煩的神色破壞了這個遊戲的一切動人處。當我們坐在地上，設想我們是要釣魚，開始用力划船時，佛洛佳交摺手臂坐着，姿勢全不像一個漁人的樣子。我向他說了這話；但他回答說，我們的手臂動得多或少，我們不會得到或失去任何東西，並且雖然如此，我們不會走遠。我不能不同意他。當我在肩上架一根棍子往樹林裏去，裝作要打獵時，佛洛佳却背向下躺着，手放在頭下，向我說，他也裝作要到那里去。這種行爲與言語對於

這個遊戲使我們掃興並且是極不愉快的，特別是因爲在我們心裏我們不能不同意佛洛佳做得有理性。

我自己知道不僅我們不能用棍子打下烏雀，而且根本不能開鎗。這是遊戲。但假如我們是那樣去考量，便甚至用椅子當馬車坐也不能夠了；我想佛洛佳自己記得在冬季長的晚間我們用披巾蒙在安樂椅上做馬車。我們當中的一個坐在前面做車夫，另一個在後邊做跟班，女孩們坐在當中，三隻椅子做馬——我們出動旅行了！在那個旅行中發生了什麼樣的冒險，而那些冬季的夜晚過得多麼愉快而迅速呵！假若我們認真，就不會有遊戲了。假若沒有遊戲——還有什麼別的呢？

## 第九章 類乎初戀的事情

裝作她是摘樹上的一種美國水果，珠寶琦卡連同葉子摘下一個大毛虫，她恐怖地把牠拋到地上，把手舉起，跳開，好像是怕有什麼東西會從牠裏面迸出來。我們的遊戲停了，我們都蹲在地上，把頭靠在一起看這個奇怪的東西。

我從卡清卡的肩上看過去，她試圖用她放在毛虫前面的葉子把牠舉起。

我會注意過許多小女孩在試圖調理滑下肩頭的低領衣衫時有扭動肩膀的習慣。我還記得米米總是對這種動作發怒，說：「c'est un geste de femme de chambre.」（這是侍女的姿勢。）」卡清卡俯身看毛虫時正做了這種動作，同時風吹起了她的小白肩上的三角形披肩。在那個動作時，她的肩離我的嘴唇有兩個手指那麼遠。我不再看毛虫，但看着看着，用勁吻了卡清卡的肩。她沒有轉頭，但我注意到她的頸子和耳朵紅了。佛洛佳，沒有抬起頭，輕蔑地叫着：

「多麼溫柔啊！」

但我的眼裏卻有淚。

我沒有把眼離開卡清卡。我久已習慣了她的新鮮美麗的小臉，總是喜歡牠；但現在我看得愈近，愈歡喜牠了。

當我們回到了大人那里，爸爸令我們，很歡喜向我們說，因為媽媽的要求，我們的動身延遲到明天早晨了。

我們在馬車旁騎着馬回去。佛洛佳和我試圖互相在馬藝與胆量上賽勝，靠近馬車馳騎着。我的影子比先前長了，憑着這個判斷，我設想我有了很美麗的騎手的外表；但我所體驗的自滿的感覺立即被下面的事件破壞了。我企望最後迷惑馬車裏的每一個人，稍微落後了一點，然後用我的鞭子和腳，強迫我的馬前進，採取了從容而優美的姿勢，企望像一陣旋風衝過卡清卡所坐的馬車的旁邊。只是我不知道是要無聲地奔馳而過，抑是發出喊聲。但我的可憎的小馬，在牠和拖車的馬平行時，不管我的努力停下來了，停得那麼突然，以致我從鞍上滑到馬背上，幾乎跌下來了。

## 第十章 我父親是什麼樣的人

他是過去時代的人物，具有那時候的年輕人通常所有的不可捉摸的性格：豪俠、進取、自信、溫和、放縱的混合。他輕視我們這時代的人，他的意見是半由於生來的驕傲，半由於祕密的惋惜——就是他不能在我們這時候具有他在他的時代所曾有的勢力或成功。他生活上的兩種嗜好是牌與婦女；在他的一生之中，他贏過幾百萬盧布，和各種階級的無數婦女有過交情。

高大、莊嚴的身材，用短步子走路的奇怪的樣子，顫動一邊肩膀的習慣，小的帶笑的眼睛，大的鷹鼻子，無定形的嘴笨拙而又可愛地抵合着——有缺點的發音——一種發音含糊——完全光禿的頭——這是我所能記得的父親的外貌，憑着這個他能不僅被稱爲、而且實是一個 a bone fortunes (有豔福的) 人，並且被一切的人所歡喜，沒有例外——被各種階級各種地位的人，特別是被他願意去討好的人所歡喜。

他知道在他與任何人的關係中如何取得優勢。他不屬於最上層，他總是和最上

層人士接觸，並且是能得到他們的尊敬。他都知道驕傲與自信的界限，這不會冒犯別人，却在社會輿論上提高了他的地位。他是有獨創性的，但並不總是如此，他把他的獨創之才作為一種工具，這有時代替了社會地位與財富。世界上沒有東西能夠引起他的驚奇：無論他在什麼顯赫的地位中，總是似乎是生來習慣的。他能如此巧妙地對別人隱藏，從自己拋去，生活上充滿着人人所知的小煩惱與苦難的暗面，以致別人不得不欣羨他。他在一切能獲得安適與享樂的事情上是專家，並且知道如何利用牠們。他的得意之處是他的顯赫的關係，這一部分是因為我母親的家庭，一部分是因為他青年時代的同事，對於他們，他內心憤慨他們升到了高位，而他自己總是一個退伍的衛兵中尉。有如一切的退伍軍人，他不知道如何穿得時髦；但他却穿得獨創而華麗。他總是穿很寬大的輕鬆的衣服，和大袖子領子向下翻折的麻布襯衫……任何東西都似乎適合他的高身材與強健的體格、光頭，安詳自信的動作。他是易動感情的人，甚至輕易地動情流淚。常常在他出聲地讀書到了悲慘的段落時，他的聲音便發顫，淚出現在眼裏，他便苦惱地把書放下。他愛好音樂，自己在鋼琴上伴奏着，唱他的朋友A——所作的歌，催剛人（即吉卜賽人）——譯歌，或是歌劇中的調子，但他不歡喜古典的音樂，不顧一般的意見，直率地說悲多芬的奏鳴曲使他

覺得要睡而沉悶，他不知道任何比塞妙諾發所常唱的「在年輕時，莫喚醒我，」或催剛女子塔妮莎所唱的「不要孤獨」更好的好東西。他的性格是需要大眾判斷好行為，大眾認為好的東西，他才認為好。天曉得他是否有任何道德信念。他的生活是那樣地充滿了各種嗜好，以致他沒有時間形成信念；此外，他的生活是如此幸運，他覺得不需要牠們。

在老年時，他形成了確定的意見與不變的規條，但一切是建立在完全實際的基礎上。給他幸福或快樂的那些行為與生活方式，他認為是好的，並且認為每個人應該總是這麼行動。他說話很令人信服，而這種能力，我似乎覺得，增加了他的原則的彈性：他能夠把同一的行為說成一件最可愛的惡戲，或是最卑鄙的惡行。

## 第十一章 在書房與客室裏

我們回家時天快黑了，媽媽坐在鋼琴前，我們小孩們拿了紙、鉛筆、顏料在圓桌前畫圖畫。我只有藍顏料；但雖然如此，我還想畫打獵。我很生動地畫了一個藍小孩在一匹藍馬上，藍狗，却懷疑是否可以畫一隻藍兔子，便跑進爸爸的書房裏去商量。爸爸在看什麼，回答我的是否有藍兔子這問題時，說，「是的，親愛的，有的，」沒有抬起他的頭。我回到圓桌前，畫了一個藍兔子，但後來發覺了必須把兔子改爲灌木。我也不歡喜灌木，便把牠畫成了樹，然後又把樹畫成穀堆，又把穀堆畫成雲朵，最後，我那樣地把整張的紙上塗了藍顏料，以致我惱怒地把牠拉碎，坐到長椅上打盹。

媽媽奏着她的音樂教師斐爾德的第二號奏曲。我打盹了，在我的幻想中發生了淺淡明亮而半透明的記憶。她開始了奏悲多汶的悲哀曲，我想起了一點悲哀、難堪、沉悶的東西。媽媽常常奏這兩個曲子，所以我很記得牠們所引起我的感覺。那個感覺類似回憶，但是什麼東西的回憶呢？那好像是我的回憶着什麼從未有過的東



西。

我對面是書房的門，我看見雅考夫和其他幾個有鬍鬚穿農人衣服的人走進去。門立即在他們身後關閉了。我想，「現在事情開始了！」我似乎覺得世界上沒有別的東西是比書房裏所發生的事情更重要了。更使我確信這個意思的，就是通常每個走近那道門的人都低聲說話，蹣跚走路，從門裏却傳來爸爸的大聲音和雪茄的氣味，這，我不知道什麼原故，總是吸引我。

我在半眠中被管事房間裏的熟識的皮靴聲忽然驚醒了。卡爾勒·伊發內支手拿着一一些字條，蹣跚走近門前，但帶着憂悶而堅決的神色，輕輕地敲門。他被准許了，門又關起了。

「但願不幸的事不要發生，」我想。「卡爾勒·伊發內支發怒了：他準備做任何事情了……」

我又打盹了。

並沒有不幸的事發生。一小時後，我又被同樣的皮靴的聲音驚醒了。卡爾勒·伊發內支，用他的手帕擦着我在他腮上看到的淚，走出書房，向自己低語着什麼，走上樓了。爸爸跟他出來，走進了客室。

「你知道我剛才才決定的事情嗎？」他用愉快的聲音說，把手放在媽媽的肩上。

「什麼，我親愛的？」

「我要帶卡爾勒·伊發內支同小孩一道去。車上還空。他們和他處慣了，他似乎是真愛他們，七百盧布一年對於我們算不了什麼，*et puis au fond c'est un très bon diable*（根本上他是一個很好的魔鬼）。」

我一點也不明白爲什麼爸爸要罵卡爾勒·伊發內支。

「我爲了小孩們和他他是很歡喜，」媽媽說，「他是一個極好的老人。」

「你該看到，當我向他說接受五百盧布作爲餽贈時，他是如何受感動……但最有趣的是他帶給我的帳單。這是值得看的，」他說，笑了一下，把卡爾勒·伊發內支手裏的字條給了他。「牠妙極了！」

這就是字條的內容：

爲小孩們，兩釣竿

七〇戈比克

色紙、金邊、及漿糊，糊盒子作禮品

六盧布五五戈比克

書與弓，給小孩們的禮品

八盧布一六戈比克

尼考拉的椰子

四盧布

彼得·亞力山德銳支一八××年允許從莫斯科買的——一金表

一四〇盧布

在薪金外，卡爾勒·毛亦爾共應收到

一五九盧布四一戈比克

在這個字條裏，卡爾勒·伊發內支爲了用在禮品上的錢，甚至爲了允許給他的禮物，要求付錢，任何人看了這個字條，若是認爲卡爾勒·伊發內支只是一個沒有感覺的吝嗇的自利主義者，便是弄錯了。

帶着手裏的字條和心中預備好了的言語進房時，他企圖向爸爸暢快地表現他在我們家所受的一切不平；但當他開始用動人的聲音和他向我們口授時所慣有的感傷的語調說話時，他的暢快的言語主要地感動了他自己，所以當他說到「要和小孩們分別是令我悲傷的」這句話時，他弄得十分錯亂，他的聲音發顫，他不得不從荷包裏掏出他的格子手帕。

「是的，彼得·亞力山德銳支，」他帶着眼淚說（在他的準備好了的言辭中並沒有這類的話），「我和小孩們是這樣地相處慣了，我不知道，沒有了他們我要怎麼辦。我願意不要薪水爲你效勞，」他添說，用一隻手拭淚，用另一隻手交帳單。我敢斷定，卡爾勒·伊發內支那時候是誠實說話，因爲我知道他有多麼仁慈的心；但如何調和這帳單和他的話，這對我還是一個謎。

「假若你在離別時覺得悲傷，我和你分別是更加悲傷，」爸爸說，拍他的肩膀。「我現在變更意思了。」

晚飯前不久，格銳沙進房來了。自從他來到我們家時，他沒有停止過嘆息與流淚，這按照那些相信他的預言的力量的人的意見，是預兆我們家的災凶。他開始告辭了，說他明天早上動身。我向佛洛佳睜眼，走出了房間。

「什麼事情？」

「假若你想看見格銳沙的鏈子，讓我們馬上上樓到男用人房裏去。格銳沙睡在第二房間裏，我們可以好好地坐在貯藏室裏看到一切。」

「好極了！在這里等我，我去叫女孩子們。」

女孩子們跑着來了，我們跑上了樓。經過一番爭論，我們決定了誰先走進黑暗的貯藏室，我們坐定了，等待着。

我們在黑暗的碗櫥裏覺得很駭怕；我們互相緊靠着，不說一個字。格銳沙幾乎是隨即輕步地跟我們進了房。他一手拿着手杖，一手拿着銅燭台上的蠟燭。我們不敢透氣。

「主耶穌·基督呵！最神聖的聖母呵！向聖父、聖子、聖靈……」他說，費力地呼吸着，用着各種的音調和簡略語——這只是常常重複這些字的人所特有的。

把手杖放在角落裏，作了禱告，看了床，他開始脫衣服。解了他的黑腰帶，他慢慢地脫下他的破碎的南京布的衣服，小心地摺起，搭在椅背上。這時他的臉上沒有了通常的匆忙與愚笨的表情；相反，他是安靜的，思索的，甚至尊嚴的。他的動作緩慢而謹慎。

當他只穿內衣時，他慢慢地躺到床上，在各方面劃十字，並且由于他皺眉，顯然是費力地重行調整了他襯衣下邊的鏈子。不動地坐了一會，小心地祭看了有幾處破碎的麻布衣服，然後他站起來，禱告着，把蠟燭舉到有幾個聖像的玻璃龕子的地

方，在聖像前自己劃了十字，把蠟燭倒轉了過來。牠響了一下，熄滅了。

月亮幾乎是圓滿的，照進對着樹林的窗子。那個愚人的長而白的身材被牠的淡的銀色的光芒照亮一邊，在另一邊，牠的影子，連同窗框的影子，映在地板上、牆上、並上達天花板。外邊的院子裏，更夫正敲着銅盤子。

把大手交摺在胸前，格銳沙俯首站着，沉重地繼續地在聖像前嘆息着，然後困難地跪下，開始禱告。

最初他低聲地說熟悉的禱辭，只加重某一些字，然後他重複了牠們，但更高，更興奮。然後他開始用自己的話禱告，帶着顯明的困難，試圖用教會的斯拉夫語表達他自己。他的話笨拙然而動人。他爲他所有的恩人（他如此稱謂那些接待他的人）禱告，其中有我母親和我們自己；他爲他自己禱告，要求上帝饒恕他的殘忍的罪惡，不斷地重複：「主呵，饒恕我的敵人吧！」他哼着站起，再三地重複着同樣的話，倒在地板上，又站起來，不顧到鏈子的重量，鏈子碰地板時，有堅硬而尖銳的聲音。

佛洛佳把我的腿捏得很痛，但我連頭也沒有轉。我只用手擦了那個地方，帶着小孩的驚異、憐憫、與虔敬的情緒注意着格銳沙的動作與言語。

代替了我進貯藏室時所期望的戲耍與發笑，我發抖並且感覺到心情的沮喪。

格銳沙久處在那種宗教的熱情中，作着臨時禱告。時而他重複幾次，「主呵，發慈悲吧，」但每次都帶着新的力量與表情；時而他說，「饒恕吧，主呵，指教應做什麼……指教應做什麼，主呵！」帶着那樣的表情，好像他期望對於他的話有立即回答；時而只聽見可憐的啜泣……他把身子直起來，把手交摺在胸前，變安靜了。

我輕輕把頭伸出門外，屏住我的氣息。格銳沙沒有動；他發出深長的嘆息；淚沾在他的被月光照亮的一隻失明的眼睛的瞳子上。

「實現你的意志吧！」他忽然地用不可模仿的聲調說，把頭俯到地板上，哭得像一個孩子。

此後過了不少光陰，許多已往的記憶對於我失去了意義，成了模糊的回憶，甚至巡拜者格銳沙也早已完成了他的最後的巡拜；但他所給我的印象，和他所引起的情感，在我的記憶中將永不消滅。

呵，偉大的基督教徒，格銳沙！你的信仰是如此堅強，所以你感覺到上帝的接近；你的愛是如此偉大，所以你的話是自動地從你的嘴唇中流出——你不用你的理

性去試驗牠們……當你找不到言語，你在地上流淚的時候，你對他的偉大作了多麼崇高的贊辭呵！……

我注聽格銳沙時的情緒不能夠維持長久；第一，因為我的好奇心滿足了，第二，因為由於在一種姿勢中坐了這麼久，我的腿子發麻了，並且我想加入在黑暗貯藏室中我所聽到的我後邊的共同的低語與騷動。有人抓住我的手，低語着，「這是誰的手？」貯藏室裏是十分黑暗，但我憑了這摸觸和正在我耳朵上邊低語的聲音，我立刻知道了是卡清卡。

我全然無意識地抓住她的穿短袖的光肘，把我的嘴唇貼上去。無疑卡清卡詫異了這個行爲，把她的手臂拿開了；這個動作碰倒了貯藏室裏的破椅子；格銳沙抬起頭，慢慢地向四周看，重複了一個禱告，向房間的每個角落劃十字。我們低語着，嘈雜地跑出貯藏室。



## 第十三章 娜塔麗亞·薩維施娜

在上個世紀的中季，在哈巴羅夫卡鄉村的人家，有一個赤足、肥胖、紅腮的女孩，娜塔施卡，慣於穿粗麻布衣服在各處跑着。由於她父親，吹堅笛的薩發的功績與請求，我祖父給她「上樓」，在祖母的女僕中間給了她一個地位。做女僕的娜塔施卡因為她的溫順與熱心而顯得她自己出衆。當我母親出生，須要照顧嬰兒的女僕時，這職務放在娜塔施卡身上了。在這個新的地位上，因為她的活潑、精忠，與愛年幼女主人，她獲得了稱贊與報酬。然而那個在工作時常常碰見她的，敏捷年輕的跟班，福卡的打粉的頭與襪子與帶鉤奪取了她的粗魯然而富有愛情的心。她甚至毅然地去要求我祖父准許她嫁福卡。祖父認為她的願望是忘恩負義的表記。他對她發怒了，並把可憐的娜塔麗亞送到他的草原地產的牧牛場上，作為處罰。然而六個月後，因為找不到人代替她，娜塔麗亞被帶回到田莊上，恢復了從前的地位。穿着粗麻布衣服從流放中回來時，她去到祖父面前，跪在他的腳下，求他對她恢復他的恩寵與仁愛並忘記那支配過她的愚蠢，她立誓，這不會再有的。她果真遵守了她的誓

言。

此後她不再叫作娜塔施卡，叫作娜塔麗亞·薩維施娜，並且戴着帽子；她把全部的愛情移轉在她年幼女主人身上。

當女教師對我母親代替了她的地位時，她便掌管倉庫的鑰匙，全家的麻布衣類與食品都歸她管理。她帶着同樣的熱心與愛好完成這些新職務。她把全生命用於管理她的主人的物品；照管各處的廢物、損失、與偷竊，試圖用各種方法阻止牠們。

媽媽結婚後，急願對於娜塔麗亞·薩維施娜爲了她二十年的工作與忠誠表示感激，她把她叫進來，用最誇張的言語表示了她的感激與親愛，給了她一張有政府印鑑的文件，給予她自由，並說無論她是否還替我們服務，她永遠有一年三百盧布的恩金。娜塔麗亞·薩維施娜無言地聽了這一切，然後拿起文件，看了看，忿怒地咕嚕着什麼，跑出房間，猛力關閉身後的門。媽媽不明白這種奇怪的行爲，稍遲去到了娜塔麗亞·薩維施娜的房間。她帶着淚濕的眼坐在她的箱子上，手指動着手帕，不動地注意她面前地板上解放狀的碎片。

「是什麼回事，我親愛的娜塔麗亞·薩維施娜？」媽媽問，拉着她的手。

「沒有事，太太，」娜塔麗亞·薩維施娜回答。「明明是我有什麼地方令你不

滿意了，你把我趕出這個屋子……好的，我走。」

她推開她的手，不能約制她的淚，要走出房。媽媽把她拉回，抱了她，她們倆都開始哭了。

自從我能夠記憶我自己，我便記得娜塔麗亞·薩維施娜，她的愛和她的撫愛；但只是現在我才知道怎樣去寶貴牠們；那時候我從來沒有想到那個老婦人是多稀有而奇異的人。她不僅從來沒有說到而且甚至於似乎沒有想到她自己；她全部的生活乃是愛與自我犧牲。我是那麼慣於她對我們的無關利害的溫柔的情感，以致我不會想像牠會是別的樣的。我對於她是絲毫不知恩的，從來不曾問過我自己她是否快樂或滿意。

有時因為必要，我逃學在她的房間裏，坐下來，開始出聲地胡說，全不因爲她在場而羞恥。她總是忙碌，或是織襪子，或是搜查滿房的箱子，或是登記麻布衣，聽着我說一切無意義的話，『當我是將軍時，我一定要娶一個驚人的美女，替自己買一匹栗色馬，蓋一座玻璃房子，派人到薩克森去接卡爾勒·伊發內支的親戚……』云云——她不斷地說，『是的，我親愛的，是的。』通常當我站起身要走時，她便打開藍箱子，在蓋子裏邊——我記得好像是現在——貼着一張彩色驕騎兵畫，一

張香油瓶上的畫，一張佛洛佳的畫；她從箱子裏拿出一支薰香，把牠點着，擺動着，說道：

「我親愛的，這還是一支奧洽考夫的薰香。當你的升天的祖父——願天國是他的——去打土耳其的時候，他從那里帶回的。」她嘆着氣添說，「這是剩餘的最後一支了。」

充滿她房間的箱子裏容納了一切東西。不管是需要什麼，通常總是說：「我們一定要向娜塔麗亞·薩維施娜去要這個，」確實，搜查了一會之後，她便找出所需要的東西；並說，「僥倖我留下來了。」那些箱子裏有上千上萬的物品，關於牠們，家裏除了她沒有一個人知道或注意。

有一次我對她發怒了。這是發生的經過。有一天吃飯時，當我自己倒一杯麥啤酒時，我把酒瓶弄掉下來了，把麥啤酒濺在桌布上。

「叫娜塔麗亞·薩維施娜來欣賞她心愛的人做了什麼事！」媽媽說。

娜塔麗亞·薩維施娜進來了，看到我出的亂子，搖了搖頭。然後媽媽對她耳朵裏說了什麼，向我揮動着手指，她離開了房間。

飯後，當我在最快樂的心情中跳着去到大廳時，娜塔麗亞·薩維施娜從門後突

然跳出來，她手拿着桌布，抓住我，不管我拚命的抵抗，開始用濕布拭我的臉，說：「不要弄髒桌布，不要弄髒桌布！」我是那樣地被觸怒，我忿怒地咆哮着。

「怎麼了！」我向自己說，在房裏來回走着，因為眼淚而哽咽着，「娜塔麗亞·薩維施娜——不，只是娜塔麗亞——對我說話那麼無禮，甚至用濕桌布打我的臉，好像對待奴隸孩子。呵，這是可怕的！」

娜塔麗亞·薩維施娜看見我哭時，她立刻跑走了，我繼續來回走着，考慮着我如何能夠對娜塔麗亞報復我所受的侮辱。

幾分鐘後她回來了，羞怯地走近我，開始安慰我：

「我親愛的，不要，不要哭了……饒恕我，我是一個老呆子……我做錯了……但是饒恕我吧，我心愛的……你看吧……」

她從披巾下邊拿出一個紅紙捲，裏面包着兩個糖餅和一個無花果，用顫抖的手把紙捲遞給我。我不能夠看那個善良老婦人的臉，但是接受了她的禮物，我走開了，我的眼淚流得更湧，這不再是由於忿怒，而是由於愛與羞恥。

第十四章 離別

在我所描寫的那件事以後的中午，四輪馬車和半蓬四輪馬車停在大門口。尼考拉作了旅行裝束，那就是，他的襯筒摺在靴子裏，腰帶盡可能地緊緊繫在舊衣服上。他站在半蓬四輪馬車裏，用衣服和枕頭鋪位子。當他覺得那似乎太高時，他坐在枕頭上，在上面跳着，把牠們向下壓。

「爲了上帝的原故，尼考拉·德米特銳支，讓我把主人的小箱子和你的東西放在一起吧！」爸爸的聽差喘着氣要求，把頭伸出低輪馬車。「那是一個小……」

「你應該先說，米哈益·伊發內支，」尼考拉回答，迅速而不高興地說着，把一包東西用勁地拋到半蓬四輪馬車的底下。「哎呀，我的頭真打旋了，你這時候還帶你的小箱子來！」他添說，舉起帽子，拭着他的晒黑的前額上的大汗珠。

家奴們光着頭，着農民衣服，着大衣，或不着大衣，婦女們着粗麻布衣，頭上戴條子頭巾，懷抱嬰兒們，以及光腳的孩子們，站在大門周圍看着馬車，互相談着。車夫之一，曲背的老人，戴冬帽，着無袖的衣服，扶着低輪馬車的轅桿，摸着各

處，思索地注視車身。另一個，是好看的年輕人，着白襯衫，手臂下有紅棉布的插襠，在他搔抓美而鬚曲的頭髮時，他把尖圓的黑氈帽時而推到這邊耳朵上，時而推到那邊耳朵上，他把他的衣服和韁繩放在馭者坐台上，抽響了小的編結的鞭子，時而看他的靴子，時而看着在半蓬四輪馬車上塗膏油的車夫。他們當之一用力地扶着起重機，另一個，在車輪上彎着腰，小心地膏着車軸與車轂，爲了不浪費那潤滑牠們的膏油殘餘，把牠塗在下邊的輪輞上。各種顏色的羸弱的驛馬站在柵子前，用牠們的尾巴拂蒼蠅。牠們有的伸出蓬毛的浮腫的腿，映動眼睛，打瞌睡，有的，因爲很無聊，互相擠擦，或者嚼那長在門邊的粗糙而暗綠的羊齒的葉子與莖。那里有幾條狼狗，有的喘息着躺在太陽下，另有些走到四輪馬車與半蓬四輪馬車的陰處砥車軸旁的膏油。空氣中滿是塵霧，地不是紫灰色，但天空沒有一片雲。強烈的西風從路上和田上捲起灰塵的烟柱，吹彎園中高菩提樹與樺樹的頂，把飄落的黃葉吹到遠處。我不耐煩地坐在窗前等候這一切準備的完成。

當每個人集聚在會客室的圓桌旁相聚最後的幾分鐘時，我沒有想到是一個多麼悲傷的時刻等待着我們。最空洞的思想穿過了我的心中。我問自己哪一個車夫要跟半蓬馬車，哪一個車夫要跟四輪馬車？誰跟爸爸走，誰跟卡爾勒·伊發內支走？他

們爲什麼要我裝飾着圍巾和瑣絮的上衣？

「好像我是虛弱者；不用怕我受凍。但願一切完結，我們就能坐上車走了！」  
 「我要把小孩們麻布衣服單子給誰呢？」娜塔麗亞·薩維施娜帶着淚眼走進來，手拿着字條問媽媽。

「把牠給尼考拉，然後來同小孩們告別。」

這個老婦人想說什麼，但忽然停止了，用手帕蒙了臉，搖了一下手臂，出了房。當我看見那個動作時，我心裏感覺到痛苦，但我着急要動身的心情強過我的同情心，我繼續地全然漠不關心地聽我父親和母親的談話。

他們談着那些顯然都不感興趣的事情：家裏一定要買什麼，向索菲女公爵和尤麗夫人說什麼，道路是否良好。

福卡進來了，站在門口，正是用了他通常說「飯預備好了」的音調說了「馬預備好了。」我看到媽媽聽了這話吃驚並且臉色發白，好像她覺得這是意外的事情。

福卡奉命關閉房間的各門。（註）這使我很高興——「這好像是我們都在躲避什麼人！」

（註）出行之前，家中各人相聚靜坐，然後告別，這是風俗。——英譯本注



大家都坐下時，福卡也坐椅子邊上，但他剛坐下，門就響了，大家轉過頭去。娜塔麗亞·薩維施娜匆忙地進來，沒有抬起眼睛，便在門邊和福卡同坐在一張椅子上。我現在還能夠看見福卡的光頭，他的打皺的堅定的臉，和仁慈的老婦人的彎曲的身體，她的帽子，帽子漏出她的灰髮。他們兩人坐在一張椅子上，兩人都不自在。

我仍然是覺得不關心，不耐煩。我們關門坐了那十秒鐘我覺得似乎是一小時。最後大家都站起來了，他們自己劃了十字，開始告辭。爸爸抱了媽媽，吻了她幾下。

「好了，我愛！」他說。「我們不是永久分別。」

「仍然是悲傷的呵！」媽媽說，她的聲音被眼淚閉塞了。

當我聽到了那個聲音，看見了她的發抖的嘴唇與噙着淚的眼睛，我忘記了一切，覺得那樣地悲傷，痛苦，恐懼，以致我寧願跑開而不和她告別。我那時刻明白了她抱爸爸時已經和我們告別了。

她開始吻佛洛佳，對他劃了那麼多次十字，以致我向前逼近，以為她現在要輪到我了，但她再四地祝福他，把他抱到她懷裏。最後我抱了她，纏住她，啼哭又啼

哭，除了我的悲哀想不到別的。

當我們去上車時，麻煩的家奴們在大廳裏攔截了我們。他們的「讓我吻你的手」，「他們在我肩頭的響亮的吻，他們頭上的油脂氣味，引起了我的感覺好像易怒的人所感覺的嫌惡。當娜塔麗亞·薩維施娜含淚和我告別時，我在這種感覺的支配下冷淡地吻了她的帽子。

奇怪的是我現在還能夠看見所有的家奴們的臉，並且能夠極詳細地描繪牠們；但媽媽的臉和態度完全逃出了我的想像，也許因為我曾始終不能夠有一次鼓起勇氣看她。我似乎覺得假若我這麼做，則她和我的悲哀會達到不可能的限度。

我最先跑上四輪馬車，坐在後邊的位子上。我隔着高起的車頂，看不見任何東西，但我的本能告訴我媽媽還在那里。

「我要不要再看她一下呢？……是的，最後的一次！」我向我自己說，在車上側出去看着門口。正在這時候，媽媽帶着同樣的思想，走到車子的另一邊，叫了我的名字。聽到了後邊的聲音，我那麼迅速地轉身看她，以致我們的頭碰在一起。她悲傷地笑着，很、很緊地吻了我最後一次。

當我們走了幾沙繩（一沙繩合二·一三四公尺——譯）之後，我決定了再看她

一下。風吹起了繫在她頭上的小藍帕子；她垂着頭，手蒙着臉，慢慢地上門口的階層。福卡扶着她。

爸爸坐在我旁邊，什麼也沒有說。眼淚阻塞了我，有什麼東西那樣地壓迫我的喉嚨，以致我怕被窒息了……當我們出去上了大道時，我們看見有人在陽台上揮着白手帕。我開始揮我的，這個動作稍稍安慰了我。我繼續哭着，這些眼淚是我的易感的證據——這思想滿足了並安慰了我。

當我們走了一俾（一俄里約合一·〇七公里，一·八五華里——譯）時，我更加舒服了，開始專心注意地看着我面前最靠近的東西——在我前面跑着的側馬的兩邊。我注視着那匹斑馬怎樣搖拂尾巴，牠怎樣一隻腿碰了另一隻腿，車夫的編結的鞭子怎樣打上牠，而牠的腿怎樣開始步伐一致。我注視着牠身上的尻帶與帶上的環子如何地震動着，我繼續地看着牠，直到靠近馬尾的尻帶蒙了汗泡。我開始看四周：成熟的波動的裸麥田，黑暗的休耕地，上面各處有犁，有農人，有母馬帶着小駒，里程碑，甚至看車夫的坐台，看我們的車夫是哪一個：在我臉上的淚乾去之前，我的思想已遠離了我的母親，我也許是永遠離開她了。但每個回憶引我想到她。我想起了前一天我在樺樹道上尋得的菌子，如何琉寶琦卡與卡清卡爭吵了誰該揀她

，我還記得她們和我們告別時如何地哭了。

「我惜別她們，惜別娜塔麗亞·薩維施娜，樺樹道，和福卡，還有凶惡的米米——我甚至也惜別她。我惜別他們全體，全體！可憐的媽媽！一淚又湧進我的眼，但時候並不久。」

幼年的幸福的，幸福的，不復返的日子！我們怎能夠不愛而珍視幼年的記憶呢？這些記憶清新了並提高了我的心靈，並且是我們的最大的喜悅的導源。

到處跑得盡興後，你坐在茶桌前的高椅子上。時候很遲了，你早已喝完了你的牛乳和糖，睡眠閉闔了你的眼睛，但你不離開你的地方，却坐着聽，你怎能夠不聽呢？媽媽在同人說話，她的聲音是那麼甜蜜，那麼動人。單是聲音就向我的心說了這麼多！我帶着睡意模糊的眼睛注意地看她的臉，忽然她變得十分，十分小，——她的臉好像一個扣子，但我仍然十分清楚地看見牠，我看到她怎樣地瞥我並且笑着。我歡喜看着她如此微小。我更加闔起我的眼，她變得好像瞳子上的人形了，但是我動了，這個魔法破壞了。我閉了眼，轉過頭，盡我所能的一切去恢復牠——但一切都是空的。

我站起來，走到安樂椅前，舒適地躺上去。

「你又要打盹的，尼攷林卡！」媽媽說：「你頂好上樓去吧。」

「我不想睡，媽媽，」我回答，但是不清晰的然而甜蜜的幻想充滿了我的想像，兒童的，健康的睡眠壓下了我的眼皮，頃刻之間我失去了知覺，直到我被弄醒。半醒的時候，我感覺到有人溫柔的手在摸我，單憑這一摸我便知道是她，並且還睡眼着，便不自覺地抓住那隻手，把牠緊緊地貼在我的唇上。

別人都走了：只有一支蠟燭點在客室裏：媽媽說她要自己把我弄醒。是她自己坐在我所睡的椅子上，她將優秀溫柔的手摸過我的頭上，她的親愛熟識的聲音在我耳朵上響着：

「起來，親愛的：是上床的時候了。」

沒有別人的淡漠的目光窘迫她，她不怕流露她對我的一切溫柔與愛。我不動，但更用力吻她的手。

「起來，我的天使！」

她把另一隻手放在我的頸子上，她的手指迅速地摸着搔癢我。房內靜穆而黑暗；我的神經因為搔癢，因為從睡眠中醒來，被弄興奮起來了；媽媽靠近我坐着，她摸我；我感覺到她的氣味，聽到她的聲音。這一切使我跳起來了，把雙手抱住她頸子，把頭貼在她胸前，屏着氣，說：

「哦，親愛的，親愛的媽媽，我多麼愛你呀！」  
她笑着她的悲哀的迷惑的笑容，把我的頭放在她的雙手中，吻我的前額，把我放在她的膝上。

「你很愛我嗎？」她沉默了片刻，然後說：「記着你要永遠愛我，決不要忘記我。若你的媽媽不在了，你不忘記她嗎？你不嗎，尼攷林卡？」

她愈加溫柔地吻我。

「停住！不要說那個，我親愛的，我最親愛的！」我哭了，吻着她的膝蓋，淚湧出我的眼——愛與喜的淚。

後來，當我上了樓，穿着小填絮花裝服站在聖像前，我說：「主啊，祝福我的爸爸和媽媽，」這時，我有了多麼奇異的情感啊。

當我重複了我的嬰兒嘴唇會跟着我親愛的母親最初含糊說出的禱文，我對她的愛和我對上帝的愛奇怪地合成了一種情感。

禱告之後，我便把自己裹在被裏，我的心覺得輕鬆，高興，愉快：夢想一個連着一個，但這些夢想是關於什麼的呢？牠們是不可捉摸，無從把握的，但充滿着純潔的愛情與光明的幸福之期望。我記得卡爾勒·伊發內支和他的悲哀的命運（他是

我所知道的唯一不幸的人），我常那麼爲他惋惜，那麼歡喜他，以致淚常流出我的眼睛，我常想，「上帝賜給他幸福，讓我能夠幫助他，減輕他的憂愁；我準備爲他犧牲一切。」然後我常把心愛的玩具——兔子或狗——放在我的柔軟的絨枕頭的角度上，快樂地看着牠躺在那裏，那麼舒適而溫暖。然後我便再作禱告，求上帝使得人人快樂，因而大家都滿足；並且爲了我們的出行，明天天氣應該好；然後我便翻轉身，思想與夢想便相混而交雜，我便沉靜而安寧地入睡。我臉上淚還未乾。

我們在幼年時所有的新鮮活潑，無憂無慮，愛的需要，信仰的力量，會回輕嗎？有什麼時候，能夠比這兩種最美的德行——無邪的喜樂和對於愛的無限需要——是我們生活的唯一動機的時候，更好呢？

那些熱情的祈禱在哪裏？一切禮物中的最好的禮物——那些柔情之淚——在哪裏：一個感人的天使下來了，笑着拭乾那些淚，把甜蜜的夢吹送到未損壞的，兒童的想像中。

71 能夠是生活在我心中留下了這麼難受的痕跡所以那些淚與那狂喜永遠離開我了嗎：能夠是只有記憶是留下的嗎？



在我們遷到莫斯科大約一個月後，我坐在我祖母家樓上大桌前寫字。在我對面坐着我們的圖畫教師，修改着黑鉛筆所畫的土耳其人的纏帕的頭。佛洛佳伸着頸子，站在教師的後邊，從他肩上看過去。這個人頭是佛洛佳的第一個黑鉛筆畫，並且當天就要送給祖母，因為那是她的命名。

「這裏你不多描一點影子嗎？」佛洛佳問，蹣着腳，指示土耳其人的頭。

「不，那是不需要的，」教師說，把鉛筆與筆杆放進有滑蓋的盒子裏。「現在好了：不要再動牠了。好，你呢，尼孜林卡，你到底不告訴我們你的祕密嗎？」他添說，站起來，仍舊從眼角上看土耳其人。「你有什麼給你的祖母呢？我真地認為你也畫一個人頭是最好。好，再會，小先生們！」他說，拿了帽和一張票（註）走了。

那時候我想，畫一個人頭代替我所做着的事是較好的。當我們曾經聽說不久便

（註）教師上課一次，收票一張，達相數月時，即付薪金。——英譯本注

是我祖母的命名日並且我們應該準備禮物送她的時候，我想到了要爲這件事寫幾句詩，我立刻作了兩個有韻的詩句，希望同樣容易地寫出其餘的。我全然不記得，如何一個對於小孩是如此奇怪的念頭來到了我的心中，但我記得我是很滿意這個，在回答關於這件事的問題，我說我一定要送祖母一個禮品，但是不告訴人那是什麼。

與我的期望相反，結果是除了我乘輿所做的兩句之外，無論我多麼盡力，我一點也做不出來了。我開始讀我們書裏的詩句；但德米特銳也夫和皆爾沙文都一點沒有幫助我。相反，他們只使我相信我的無能。知道了卡爾勒·伊發內支歡喜抄詩句，我開始暗下在他的紙張裏尋找，在一些日耳曼文詩句間找出一個俄文的，這無疑是他寫的：

「致L彼得羅夫斯卡雅夫人，一八二八，六，三。

近近地想着我，

遠遠地想着我，

哦，想着我吧。

從今天到永遠，

想我直到我的坟墓，

我會多麼忠實地愛過。

\*——卡爾勒·毛亦爾。

這首詩是優美的圓形筆跡在良好的信箋上寫的，因為所含的動人的情感使我滿意；我立刻記熟了，決定拿牠當作模範。於是事情進行更加容易了。到了命名日，我的賀詩十二行已經準備好了，坐在課房的桌前，我在犢皮紙上抄謄。

我已經寫壞了兩張紙，……不是因為我想到更改任何東西——我覺得詩句是極好的——但在第三行之後，最後各字漸漸向上翹起了，因此即便是從遠處看，也能看出牠們是歪斜地寫的，一點也不適宜。

第三張上的各行正和其他兩張同樣歪邪，但我決定了我不能再抄了。我在我的詩裏祝賀了祖母，希望她有許多命名日的快樂的重來，給尾的字是；

「我們要試圖安慰你，

愛你如我們的生母。」

這似乎一點也不壞，但未一句異常地刺激我的耳朵。

「愛你如我們的生母，」我向我自己重複。「有什麼別的字和「母」押韻呢？遊戲？床（註）？……哦，這行了。無論怎樣這比卡爾勒·伊發內支的好。」

（註）原文名字之尾均有「T」歎音，無從譯出。——譯。

於是我寫下了最後的一行。然後在我們的臥室裏我帶着表情與姿勢大聲地讀了全詩。有幾行一點也不合韻律，但我不推敲牠們；只是最後的一行令我覺得更加不愉快。我坐在床上思索着：

「爲什麼我寫，如我們的生母呢？她不在這裏，所以連提起她也是不需要的。誠然我愛並尊敬祖母，這仍然不是相同的……爲什麼我寫了那個？爲什麼我說了一個謊？當然，那只是詩，我仍然不該做了這個。」

這時裁縫帶了我們的新衣服進來給我們。

「呵，這是沒有辦法的！」我極不耐煩地想，把我的詩塞到我的枕頭下，跑去試我的莫斯科服裝。

衣服好極了；銅扣子的棕色短衣正合身——和他們在鄉下替我們做的，寬長的不同。黑褲子也緊合身體，顯出我們的肌肉，非常好地罩在靴子上。

「終於我也有了真正的皮帶褲子了！」我想，同時我從各方面看我的腿，我高興得發狂。雖然新衣服覺得很緊而不舒服，我却向每個人隱瞞這一點，並且相反，說牠們很舒服，假如有任何缺點，那只是牠們鬆了一點。然後我在穿衣鏡前站了很久，梳着滿搽香油的髮；但無論我怎麼試圖，却不能梳平我頭頂上的髮簇。爲了試

驗牠們的順服，我剛剛停止用刷子壓牠們，牠們便又站起來向各方面豎着，使我的臉上有了解可笑的表情。

卡爾勒·伊發內支在另一房間裏穿衣服，一件藍禮服和一些白的東西有人穿過課室拿了給我。在通樓梯的門前聽到了祖母的女僕之一的聲音，我走了出去看她需要什麼。她拿着一個上漿很多的襯衣前襟，向我說她是替卡爾勒·伊發內支帶來的，並且她那天夜裏沒有睡，爲了要把牠及時洗出來。我許諾了交襯衣前襟，並問祖母是否起來了。

「哦起來了！她吃過了咖啡，神甫來了。……你是多麼好看的一個人呵！」她添說，笑着看我的新衣服。

這話使得我臉紅。我在一隻腳上轉過身，彈了手指，跳了一下，讓她覺得她並不完全知道我真是多麼好看的一個人。

當我把襯衣前襟交給卡爾勒·伊發內支時，他已不復需要牠了：他已穿上另一件，在桌上小穿衣鏡前彎着腰，把頸巾的整個結子握在雙手裏，試試看剝剝乾淨的，下領是否出入自由。把我們的衣服周身直並叫尼考拉替他同樣做了之後，他領我我們下去見祖母。想起我們下樓時我們二個人都發出多麼強烈的香氣，便使我覺得

可笑。

卡爾勒·伊發內支拿着他自己所做的盒子，佛洛佳拿着他的圖畫，我拿着我的詩；各人口裏都準備好了呈送禮品時所說的話。當卡爾勒·伊發內支打開大廳的門時，神甫正在披法衣，祈禱的開始的聲音彼聽到了。

祖母已經在大廳裏；她彎腰站着，靠在一隻椅子的背上，虔敬地祈禱；爸爸站在她旁邊。她轉身向我們笑，注意到我們如何把我們的禮物匆忙地藏在背後並正好停在門口試圖不爲人注意。我們所期待的意外之物的效果失去了。

當每一個人上前吻十字架時，我突然覺得我受到了不可克制的羞怯，並感覺到，我決沒有勇氣呈送我的禮物，我藏到卡爾勒·伊發內支的背後，他用最精選的字表示了他的祝賀，把小盒子從右手送到左手，呈送給祖母，走開幾步，讓佛洛佳上前。祖母似乎高興這個金邊盒子，帶着最仁慈的笑容表示了她的謝意。然而我們注意到她不知道把盒子放在何處，也許因爲那個原故，她要爸爸看牠是做得多麼異常的精巧。

滿足了他的好奇心之後，爸爸把牠遞給了神甫，這個小東西似乎極使他高興：他搖了他的頭，時而看着盒子，時而看着那個能夠造出這麼美麗東西的匠師。佛洛

佳呈送了他的土耳其人，也得到了各方面的最誇獎的稱贊。到了我的輪次，祖母帶着鼓勵的笑容向我看着。

那些有過羞怯經驗的人，便知道這個情緒，與牠的時間成正比地加強，我們的決心却同樣地減弱：這就是說，這種情況維久，牠便愈不可克制，決心也愈減少。

當卡爾勒·伊發內支與佛離佳呈送他們的禮物時，我最後的勇氣與決心都離開我了，而我的羞怯達到了最高的界限：我覺得血不斷地從心中湧上我的頭，臉上一陣一陣地發紅，大粒的汗出現在我的前額與鼻子上。我的耳朵發燒，我覺得我全身發抖，被汗流濕了，我從這隻腳移動到那隻腳上，但一步也沒有動。

「呵，尼攷林卡，讓我們看看你準備了什麼。是盒子呢，是圖畫呢？」爸爸向我說，沒有辦法了；我用顫抖的手把揉皺的關係重大的紙捲給了我祖母，但我的聲音完全不聽從我，我沉默地站在她面前。想到這個——代替所期望的圖畫，他們會向大家宣讀我的無價值的詩，而這句：如我們的生母，似乎明顯地表示我從來沒有愛過她並且把她忘記了，——我便不能夠回復自己的精神。

我怎能夠描寫當祖母開始大聲讀我的詩時，當她看不清楚而停頓在一行當中，帶着那時似乎覺得是嘲諷的笑容看爸爸時，當她不讀出我所願望唸出的文字時，當

她因爲目力不好，沒有讀完，把紙遞給爸爸，要他打頭重唸時，我受了什麼樣的痛苦呢？我想她這麼做是因爲她已厭倦了讀這種惡劣而筆跡歪斜的詩，並且是爲了可以自己讀最後的那明明顯得我缺少情感的詩句。我料他要用詩打我的鼻子，並且說：「可惡的孩子，不要忘記了你的母親，……該當的！」但並沒有發生這一類的事：相反，在全部讀完之後，祖母說，「Charmant（好極了！）」並吻了我的前額。

盒子、圖畫、詩、放在兩條白葛布手帕和蓋上有媽媽畫像的鼻烟壺之間，是在祖母通常所做的病人椅子的可上下的蝶鉸板上。

「發爾發拉·伊里尼支娜公爵夫人到！」兩個通常站在祖母的馬車後邊的高大跟班之一通報。

祖母沉思着，看玳瑁鼻烟壺的畫像上，沒有回答。

「老太太，我請她進來嗎？」跟班說。



「叫她進來，」祖母說，向椅子裏靠得更深。

公爵夫人大約四十五歲，矮小、脆弱、瘦瘠、易怒的婦人，有可憎的灰綠色小眼睛，牠的表情顯然妨害了她的不自然地可愛地抿着的小嘴。在有駝鳥毛的天鵝絨帽子下，我們看到她的淺色的紅髮，她的眉毛和睫毛似乎在她的不健康的面上顯得更淺更紅。雖然如此，但由於她的從容的動作，她的小手，和她身材的特別的細瘦，她的外貌具有一些優美而有力的地方。

公爵夫人說了很多，並且在她的多辯上，她屬於那種人，他們說話總是好像她們遭人反對，然而並無別人說一個字。她時而提高她的聲音，時而漸漸放低，又忽然帶着新鮮的生氣開始說，四顧那些並未參與談話的人，好像是試圖藉着這目光而支持她自己。

雖然公爵夫人吻過了祖母的手，不斷地稱她 *ma bonne tante*（我的好姑母），我却注意到祖母不歡喜她：她用一種特別的樣子抬起眉毛，聽着說明——爲什麼

米哈益公爵不能夠親自來賀她，雖然他極願這麼做；並且用俄語回答公爵夫人的法語，用一種特別拖長的聲音說：

「我的親愛的，爲了你的關心，我很感謝你；但是關於米哈益公爵的沒有來，爲什麼要提到呢？……他總是有許許多多的事；總之，和一個老婦人坐在一起，他覺得有什麼快樂呢？」

不讓公爵夫人有時間回話，她繼續說：

「我親愛的，你的小孩們怎樣？」

「很好，我謝謝你，*ma tante*（我的姑母）；他們長大，學習，並且做惡作劇，尤其是頂大的愛捉弄。他變成了那樣淘氣——完全不可管束了；但他聰明，*un garcon qui promet*（一個有前途的孩子。你想吧，*mon cousin*（我的表兄），」她繼續說，完全對着父親說，因爲祖母全然不對公爵夫人的孩子們感覺興趣，却想誇獎她自己的孫兒們，小心地把我的詩從盒子下拿起，並開始打開紙摺。「你想吧，*mon cousin*，他那天做了什麼樣的事呵……」

於是公爵夫人側身向爸爸，開始很興奮地向他說着什麼。說完了她的我未聽到的故事，她大聲笑了，疑問地看着爸爸的臉，說：

「什麼樣的一個孩子呵，mon cousin！他該受鞭打，但那個惡劇是那麼聰明討喜，我饒恕他了，mon cousin。」

公爵夫人把眼停在祖母身上，繼續笑著，什麼也沒有再說。

「你當真打你們的小孩們嗎，我親愛的？」祖母問，有含意地抬起眉毛，特別強調「打」字。

「哦，ma bonne tante，」公爵夫人迅速地一瞥了父親，然後用仁慈的聲音回答，「我知道你對於這事的意見，但讓我在那一點上和你不一致。關於這件事，我想過，談過許多，聽過許多勸告，然而經驗仍舊使我相信，用懼怕管小孩是必須的。要小孩們成器，必須懼怕……是不是呢，mon cousin（我的表兄）？並且je vous demande un peu（我要問你一點），小孩們比棍子還要怕的是什麼？」

說這話時，她疑悶地瞥了我們，我承認那時候我覺得不舒服。

「無論你怎麼說，十二歲以內甚至十四歲以內的男孩仍然是小孩，不過女孩的情形又不同了。」

「多麼幸運呵我不是她的兒子！」我想。

「是的，那很好，我親愛的，」祖母說，摺起我的詩，放到盒子底下，好像她

並不認為公爵夫人值得聽這樣的作品，「那是很好的，但是請你告訴我，在事後你對於你的小孩們能夠期望什麼樣的情感呢？」

祖母認為這個理論是不可置辯的，加了一句打斷談話：

「無論怎樣，對於這個題目人人能夠有他自己的意見！」

公爵夫人沒有回答，只謙遜地笑著，似乎是表示她寬恕她所尊敬的人的這些奇怪的偏見。

「哦，讓我來結識你的小輩們吧，」她說，帶着可愛的笑容看我們。

我們站起，把眼睛盯住公爵夫人，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來表示我們已經認識了。

「喂，吻公爵夫人的手吧，」爸爸說。

「我請你愛的老媽媽，」她說，吻着佛洛佳的頭髮。「雖然我只和你們沾點遠親，我却看重我們的友誼，不是親戚關係，」她添說，主要地是對祖母而言；但祖母仍然不高興她，說：

「唉，我親愛的，果然現在有人看重那種親戚關係嗎？」

「這個要成為社交人物，」爸爸指着佛洛佳說，「這個要成為詩人，」他添說，這時，我正吻着公爵夫人的乾瘦的小手並且很清晰地幻想着有棍子在那隻手裏，

棍子下邊的凳子，等等，等等。

「哪一個？」公爵夫人說，拉住我的手向回拉。

「這個小的，有捲毛的，」爸爸帶着愉快的笑容回答。

「我的捲毛與他何干呢？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說嗎？」我想，走到一個角落裏。

關於美我有最奇怪的觀念，甚至於以爲卡爾勒·伊發內支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之一，但我很知道我並不好看，並且我是一點沒有錯誤，所以對於我的外貌的提及便使我感到痛苦。

我分明記得有一次在吃飯時——那時我六歲——他們說到我的外貌，媽媽試圖在我的臉上找出什麼好的地方，說我有伶俐的眼睛和愉快的笑容，然後又順從了爸爸的證明和顯明的事實，不得不承認我是醜的；後來，當我爲了飯而感謝（註）她時，她拍了我的腮說：

「記着，尼考林卡，沒有人因爲你的臉愛你的，所以你一定要試做一個伶俐的好孩子。」

這話不僅使我相信我不美，並使我一定要做一個好而伶俐的孩子。

（註）飯後各人感謝男女主人乃是風俗——英譯本注

雖然如此，却有些時候我被失望所征服：我設想對於一個像我這樣寬鼻子，厚嘴唇、小灰眼睛的人，世界上是不會有幸福的；我求了上帝完成一個奇蹟，使我美麗，我願爲了一幅漂亮的臉給出我那時所有的和我將來可能有的的一切。

## 第十八章 伊凡·伊發內支公爵

當公爵夫人聽了詩句並稱贊了作者，祖母和緩了，不再稱她「我親愛的，」和「您」(註)向她說法語，邀請了她晚上帶所有的小孩們來。公爵夫人接受了邀請，又坐了片刻，便走了。

這天有那麼多客人來賀祖母，在大門附近的院子裏整個上午都停着幾輛車子。「日安，表妹！」客人一進了房吻着她的手說。

他是大約七十歲的人，高大，着有肩章的軍服，領子下邊顯出大白十字架，有安詳坦白的面情。我被他的舉動的自由與簡單所感動。雖然他的頭後邊只膽餘稀少的半圓形的頭髮，雖然他的上唇的形狀顯然證明牙齒的缺少，他的臉仍然是非常美麗。

(註)俄文第二人稱單數爲你「ты」你多數爲您「вы」，多數亦作單數用，然不如單數親切——

譯。

在十八世紀之末，還很年輕的時候，伊凡·伊發內支便有了輝煌的事業，這是由於他的高貴的性格，好看的容貌，異常的勇敢，顯赫而有力量的關係，特別是由於他的好運氣。他繼續服役，不久他的野心便那麼充分滿足了，以致在這方面他不再有所希望。從青年的初期，他的行為便好像是準備他自己佔據着後來命運所給他的世界上的光輝地位；後來雖然在他的光輝而相當虛榮的生活中，正如在一切的生活，有些不幸、失望、屈辱，他却從來不曾有一次改變過他的安詳性格，高尚理想，或基本的宗教與道德規條，他由於光輝的地位所得的一般的敬重尚不如由於他的貫徹與剛毅。他不是有大智慧的人，但由於地位允許他輕視一切空虛的生活憂慮，他的見解是提高的。他仁慈而敏感，但在和別人來往時很冷淡而傲慢。這是由於他在他的地位上能夠對於許多人有用，所以他試圖藉冷淡而抵制那些只想利用他的勢力的人的不斷的請求與媚惑。不過這種冷淡却被最上流社會裏的人的謙遜的禮貌所和緩了。他受過好教育，讀過許多書；但他的教育止於他在幼年時即是在上個世紀末所獲得的。他讀過十八世紀法國所寫的哲學與辯論方面一切非常的作品，對於最好的法國文學作品有透澈的認識，所以他能夠並且愛好常常引用拉辛（一六三七——九九，法國劇作詩人——譯）柯奈耶（一六〇六——八四，——法國劇作詩人



——譯）霸洛（一六三六——一七一），法國詩人——譯）莫利哀（一六二二——一六七三，法國戲劇家——譯）蒙旦（一五三三——一五九二，法國散文家——譯）與費奈隆（一六五一——一七一五，法國著作家——譯）的文字；異常精通神話學，得益地讀過古代史詩偉著的法文譯本；他有豐富的歷史知識，這是從塞古爾獲得的；但他在算術之外即沒有算學的概念，也不知道物理學，也不知道當代文學；在談話中他知道如何保持沉默，或者說出很少的關於歌德（一七四九——一八三二，德國作家——譯）席勒爾（一七五九——一八〇五，德國詩人——譯）及拜倫（一七八八——一八二四，英國詩人——譯）的概括的話，但他從未閱讀過他們。雖然是有這種古典的法國教育（牠的例子現在留下的是這麼少），他的談話總是簡單的，而這種簡單既隱藏了他對於某些事情的無知，又表示了他的好教養與忍耐。他是一切獨創性的大仇人，況獨創性是教養不好的人的計策。無論住在什麼地方，社交對於他成了一種必要；在莫斯科或者在國外，他總是同樣地好交際，有些日子他接待全城的人。他在城裏的地位是這樣的，就是他的邀請會成爲到一切客廳的通行證，許多年輕而美麗的女子願意把她們的紅潤的腮送給他吻，他好像是如父地吻着，有些顯然很重要的有教養的人在被他接待時是不可形容地高興。

對於公爵，存着的像祖母這樣和他屬於同一個團體，受過同樣教養，對事物有同樣看法，同樣年齡的人是很少了；所以他特別看重他和她的友誼，總是對她表示大敬意。

我不能看夠了公爵；每個人對他的敬意，他的大肩章，祖母看見他時所表示的特別愉快，以及顯然只有他不怕她，在她面前很自在，甚至敢叫她 *ma cousine*（表妹），引起我對他有了與我對祖母相同的，即使不更大的敬意。當我的詩句給他看了之後，他把我叫到他面前，說：

「說不定，*ma cousine*，也許他要成爲皆爾薩文第二。」

說着這話，他把我的腮捏得那麼痛，即使是我沒有喊叫，那只是因爲我以爲牠的意思是撫愛。

訪問的人走了。爸爸和佛洛佳離開了房間；只有公爵、祖母、和我留在客室裏。

「但是爲什麼我們親愛的娜塔麗亞·尼考拉葉芙娜沒有來呢？」伊凡·伊發內支在短時停頓後忽然問。

「啊，*mon cher*（我親愛的），」祖母放低聲音回答，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軍

服的袖子上。「假如他能夠自由做她願意的事，她便一定來了。她信上說似乎彼埃爾曾經提議要她來，但她自己不願意，因為，照她說，他們今年一點收入也沒有了；她還說：『此外；我沒有理由要今年同全家的人來到莫斯科。琉寶琦卡還太年輕，至於將要同你住在一起的男孩們，我覺得對於他們比他們在我這裏時是更加放心。』這一切是很好的！」祖母繼續用那種語調說，那顯然表示她一點也不認為牠是好的。「現在是應該把男孩們送到這裏的時候了，這樣他們可以學習一點東西，對於社會，弄得習慣，因為他們在鄉下能夠受到什麼教育呢……？大的將近十三歲了，另一個十一歲了。你看到，mon cousin（我的表兄），他們在這里完全像野人……他們甚至不知道怎麼見人。」

「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對於家務的紊亂有這些不斷的怨訴，」公爵說。「他有很好的產業，我知道娜塔麗亞的哈巴羅夫卡（在這里過去你同我常常在家庭戲院裏表演）好像我自己的五個手指：那是頂好的田莊，一定總是有很好的收入……」

「我要向你像一個真朋友那樣說，」祖母在臉上帶着悲哀的表情打斷他，「我似乎覺得這些只是他單獨住在這里，常去俱樂部與宴會，做天知道的事情的一些藉口，她什麼也不懷疑。你知道她的天使般的善良——她相信他的一切。他使她確信

小孩們應該常帶到莫斯科來，她應該單獨和愚笨的女教師留在鄉下——她相信。假如他向她說，小孩們應該鞭打，因為考爾娜考發公爵夫人鞭打她的小孩，我想她甚至也要同意這個，「祖母說，帶着極輕蔑的表情在安樂椅裏轉動着。」是的，我親愛的的朋友，「她在稍停之後繼續說，拿着兩條手帕之一拭去流出的一粒眼淚，「我常常想他既不能欣賞她也不能了解她，雖然有她一切的善良，她對他的愛，她要隱藏憂愁的努力——我很知道——她和他在一起是不幸福的。注意我的話，假如他不……」

祖母用手帕遮住她的臉。

「Eh, ma bonne amie! (哎，我的好朋友!)」公爵責備地說，「我看你一點也沒有變得更理性——你總是苦惱你自己，爲了幻想的苦惱而流淚。你不羞嗎？我知道他很久了，知道他是細心，仁慈、優美的丈夫；尤其是，是最高貴的人，「*parfait honnête homme* (一個十分正派的人。)」

無意地聽到了我並不要聽的談話，我在巨大的興奮中蹣跚溜出了房間。

## 第十九章 伊文家的人

「佛洛佳！佛洛佳！伊文家的人！」當我從窗子裏看見三個穿獺皮領子藍大衣的孩子時，我叫起來了，他們正隨着漂亮的青年教師橫過對面的走道到我們家來。

伊文家的人是我們的親戚，幾乎和我們年紀相同，我們到莫斯科之後不久就相識了，成了朋友。

第二個伊文，塞饒沙，是一個黑髮的男孩，有堅決，上翹的小鼻子，很鮮潤的紅唇——牠很少完全蓋住他的很凸出的白上齒，美麗的深藍眼睛，和異常生動的臉。他從來不笑，但或是看來十分嚴肅，或是笑出熱心，明朗、宏亮、很動人，笑聲。他的獨有的美麗在初見時就感動我。我覺得不可抗地傾向於他。看見他就夠使我快樂，有一個時候我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那個願望上：當我三四天不看見他時，我便開始煩躁，覺得傷心得要哭，我醒時睡時的一切的夢想都在他身上：當我上床時我想夢見他；當我閉眼時我看見他在我面前，並且懷藏着這個幻象作為我最大的幸福。我不能夠把這個感覺信告任何人，我是那麼寶貴牠。也許因為他厭倦于感覺

我的眼睛不斷地注視他，或者只是因為他對我不感到一點同情，他顯然更願和佛洛佳玩耍談話甚過和我，雖然如此，我却十分滿意，什麼也不願望，什麼也不要求，並準備爲他犧牲一切。在他對我所引起的熱情的傾慕之外，他的在場引起我同樣強烈的另一情緒——怕苦惱他，怕得罪他，怕他不高興。也許因為他的臉上有傲慢之色，或者因為輕視我自己的容貌，我太重別人的美麗，或者較更可能，因為這是愛的必要特徵，我怕他一如我愛他。塞饒沙第一次和我說話時，我被那種意外的快樂弄得那麼心緒零亂，以致我面色蒼白，發紅，並且不能夠回答。他有一種壞習慣在思索什麼時，便把他的眼睛注視在一點上，不斷地眨眼，同時皺鼻子和眉毛。人人認爲這習慣大大破壞了他的容貌，但我却認爲是如此動人，以致我不覺地開始做同樣的事，在我們認識了他幾天之後，祖母問我是否我的眼睛痛，因為我映眼像一個大鴉。我們之間從未沒有說過任何關於情感的話，但他感覺到他對我的權力，並且在我們幼稚的來往中不覺地然而暴虐地利用了牠；而我雖想告訴他我心中的一切，却太怕他，不敢坦白，我試圖顯得漠不關心，無怨訴地服從了他。有時他的勢力好像是困難而我不能忍受的，但要逃避牠又不是我力所能及。

想起那個新鮮美麗的不自私的情緒與無限制的感情，是悲傷的，牠沒有發洩或

獲得同感就消滅了。

這是奇怪的，當我是小孩時我試圖好像一個大人，當我不是小孩時，我常常想做一個小孩。那個願望——在我和塞饒沙的關係上不要顯得幼稚——常常阻礙了那準備發洩的情感，並使我做虛偽者，我不敢吻他，如我常常所希望做的，或者拉他的手告訴他我是多麼高興看見他，而且我甚至不敢叫他的愛稱，塞饒沙，却叫他塞爾基——這是我們固定的習慣。每次的情感表現似乎是幼稚的證明，任何讓自己如此的人便仍然是小孩。我們還沒有那些使成年人在彼此的關係中成為謹慎冷淡的痛苦經驗，却只是因為要好像大人這個奇怪的願望，奪去了我們自己溫柔的，幼稚的情感之純粹的快樂。

我在聽差的房裏迎到伊文家的人，問候了他們，直衝到祖母面前，報告她說伊文家的人來了，我們表情暗示着這個通報一定要使她十分高興。然後我跟隨塞饒沙進了客室，眼不離開他，注視他的每個動作。當祖母說了他長了很多並把透入的眼睛看着他時，我感到那種恐懼與希望的情緒，好像一個藝術家在等待一個被尊重的批評者對於他的作品判斷時所一定感覺到的。

伊文家的青年教師，佛勞斯特先生，得祖母的允許，和我們走到花園裏，坐在

綠凳子上，優美地架起腿子，把銅頭手杖夾在當中，開始吸雪茄，神情好像是一個很滿意自己的行爲的人。

佛勞斯特先生是一個日耳曼人，但他是和我們的好卡爾勒·伊發內支完全不相同的日耳曼人。第一，他說俄語正確，用惡劣的重音說法語，他通常，尤其是在婦女之間，享有很有學問的人這名譽。第二，他有紅鬚髯，有大紅寶石針在黃綢頸巾上，巾端摺在褲吊帶裏，穿淡藍閃光料子有皮帶的褲子。第三，他年輕，有美麗自足的外貌，異常優美的有肌肉的腿。顯然是他特別看重最後的優點，認爲牠對於女性的影響是不可抵抗的，大概是他懷着這意思而試圖把他的腿子放在最注目的地方，無論是站着抑是坐着，總是使他的腿腓扭動。他是一個典型的俄國日耳曼人，他想做一個勇敢的人和女性迷惑者。

我們在花園裏非常有趣。強盜的遊戲玩得不能再好了；但是發生了一個事件，幾乎使牠完全停頓了。寒饒沙是強盜：追趕旅客時他踰牆了，他的膝蓋那樣全力地碰在樹上，我以爲他把膝蓋碰破了。雖然我是警察，我的責任是捕他，我却走到他面前，關心地問他是否受傷了。寒饒沙對我發怒了；握緊了他的拳頭，蹣了腳，用那顯然表示他很痛苦的聲音說：



「你在做什麼？這樣便一點遊戲也沒有了！你爲什麼不抓我？」他重複了幾次，側視佛洛佳和最大的伊文，他們表演旅客，在走道上跳着跑，後來他忽然大叫，帶着宏亮的笑聲追趕他們。

我不能表示我是怎樣被他的英勇行爲所感動所迷惑：雖然是非常疼痛，他却不僅不哭，而且甚至沒有表示他受了傷，他沒有片刻忘記了遊戲。

頃刻之後，當伊林卡，格拉卜加入我們當中，我們在飯前上樓時，塞饒沙還有機會用他的異常勇敢與堅決性格迷惑我感動我。

依林卡·格拉卜是一個窮外國人的兒子，那人曾經在我祖父家裏住處，受過他的恩惠，他現在認爲把他的兒子儘可能常常送到我們這里來乃是他的責任，假若他認爲他的兒子能夠由於和我們的來往中獲得任何榮譽或快樂，他是十分錯誤了，因爲不僅是我們對待依林卡不友善，而且只在我們要拿他開玩笑時我們才注意他。依林卡是大約十三歲的男孩，瘦、高、蒼白，有鳥雀般的臉和善良的順從的表情。他穿得很壞，但他的頭髮却擦了些許的香油，以致我們認爲在有太陽的日子油膏在他頭上溶化，流到他的衣服上。當我現在想起他時，我發覺他是一個很知恩的，安詳，仁慈的男孩，但那時候我似乎覺得他是那麼可輕視的人，他值不得憐憫甚至被

人想起。

當我們完結了玩強盜時，我們上了樓，開始喧跳並相互誇示我們的力技本領。依林卡帶着羞怯的驚訝的笑容看着我們，在被邀請做同樣的事情時，推辭說他一點力氣也沒有。塞饒沙是異常動人：他脫了上衣，他的臉和眼發光，他出聲笑，不斷地想出新玩藝：他跳過三隻拚排的椅子，翻筋斗翻了全房那麼長的距離，把頭貼在放在房當中作基礎的塔濟施切夫的字典上倒腎着，用他的腳作了那麼可笑的事情，以致不能夠抑制笑聲。在這最後的玩藝之後，他思索了一下，眯了眼，帶着十分嚴肅的神情忽然走近依林卡說，「試一下，這真是不難。」格拉卜看到大家的注意力集中於他，臉發紅，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說他斷然做不出來。

「哦，真地，爲什麼他不想向我們做出什麼呢？他不是女孩子……他一定要用頭倒站起來！」

塞饒沙抓住他的手。

「一定，一定，用頭站！」我們都喊叫，圍繞着依林卡，這時他顯然是驚恐了，面色發白，我們抓他的手臂，把他向字典那裏拖。

「放我吧，我自己去做！你們要把我衣服撕破了！」不幸的受難者喊叫。但

這些失望的喊叫只增加了我們的興奮。我們笑得要死；他的綠上衣的縫全都綻裂了。

佛洛佳和最大的伊文把他的頭捺彎放在字典上，塞饒沙和我抓住這可憐的孩子的亂踢的瘦腿，把他的褲子捲到膝上，帶着高大的笑聲把腿向上急拉，最小的伊文則使他全身保持平衡。

在我們喧嘩的笑聲之後，碰巧我們都忽然沉靜了，房間裏是那麼靜穆，唯一聽到的聲音乃是不幸的格拉卜的呼吸。那時候我並不全然覺得這一切是好笑的，有趣的。

「喂，現在你是好漢！」佛洛佳說，拍了他一下。

依林卡沉默着，試圖擺脫，把腳亂踢着。在這些拚命的掙扎中，他的腳跟在塞饒沙的眼睛上踢得那麼兇，以致他立刻便放掉了他的腿，把一隻手蒙在不覺地流淚的眼睛上，用全力推依林卡。依林卡不再得到我們的支持，像無生命的物體跌在地上，只能夠含淚說出：

「你們爲什麼虐待我？」

我們被可憐的依林卡的悲戚的樣子和他的淚臉亂髮，上捲的褲筒所感動了，在

褲筒下邊可以看到他的靴子的未塗黑的上段。我們都沉默着，試圖勉強露出笑容。

第一個恢復精神的是塞饒沙。

「有一個老太婆！好哭寶！」他說，用腳輕輕蹴依林卡。「我們不能和他開玩笑……夠了，起來！」

「我告訴你，你是毫無用處的孩子！」依林卡忿怒地說，他大聲哭泣着走開。

「啊，啊！他用腳踢人，還罵人！」塞饒沙大聲說，抓起一本字典打向這不幸的孩子的頭，他甚至也不試圖防禦他自己，只用手臂蒙頭。

「你受着！你受着！……假若他不懂得開玩笑，我們讓他一個人在這裏……下樓去吧！」塞饒沙說，不自然地發笑。

我憐憫地看着可憐的孩子，他躺在地板上，把臉藏在字典之間，哭得好像只要再多一點那使他全身抽搐的啜泣他就會死的。

「哦，塞爾基！」我說，「你爲什麼要做那件事？」

「那是好……！當我今天我想我的腿子幾乎破到骨頭的時候，我沒有哭。」

「是的，那是真的，」我想，「依林卡只是一個好哭寶，塞饒沙是好漢……他是什麼樣的一個好漢呵……！」

我不曾設想，這個可憐的孩子哭泣，與其說是由於身體的疼痛，毋甯說是由於想到那五個也許是他所歡喜的孩子無故地共謀着仇恨他苦惱他。

我完全不能說明我的行為的殘忍。爲什麼我不走到他那裏，保護他，安慰他？當我看見小穴鳥從籠裏被拋出，或者小狗被拋過籬垣，或者小鷄被廚役拿去做湯時使我啜泣的同情心哪里去了？

難道是這種優美的情緒因爲我對於塞饒沙的愛和我願望在他眼睛裏顯得是一個和他同樣勇敢的人而被阻抑了嗎？那時的這種愛和要顯得勇敢的願望在是不堪欣羨的，因爲牠們在我童年的回憶中撒下了唯一的黑點。

## 第二十章 賓客蒞臨

憑了餐室裏可注意到的異常匆忙，憑了明亮的照耀，牠給了客廳與舞廳裏常見的舊東西一種新鮮的祝典的面貌，特別是憑了這件事，伊凡·伊發諾維支公爵不是無故地派來他的音樂隊，——似乎是我們那天晚上要有許多賓客。

聽到每輛經過的車子的聲音時，我便跑到窗前，把雙手放在顛顛旁和窗玻璃上，帶着不耐煩的好奇心看着街。從起初遮隱了窗外一切物體的黑暗中，漸漸顯出了正在對面的街道上的小舖子和燈；對角的方向，樓下照亮了兩道窗子的大屋子，和街道當中一輛離開的快馬車及兩個乘客，或是一輛歸家的空馬車；但最後一輛馬車駛到我們的前門，我覺得這一定是伊文家的人，他們答應了早來；我跑到大廳裏去迎接他們。不是伊文家的人，卻是在開門的着制服的僕人胛肘後邊，出現了兩個女子，一個高大，着貂皮領藍外衣，另一個裹着綠披巾，從牠下邊可以看到她的毛皮靴子裏的小脚。沒有注意到我在大廳裏——雖然我認爲當她們進來時向她們鞠躬是我的責任——矮的走近高的，停在她的前面。高的放開那完全遮裹了矮的頭部的

披巾，解開她的斗蓬，當着制服的聽差接下了這些東西並脫下她的毛皮靴子時，這纏裹着的人變成了很嫵媚的十二歲的女孩，着低領短紗布衣，白褲子，小黑鞋。她頸子上圍着黑天鵝絨緞帶；她的小頭上蓋着棕色髮髻，這在前邊是如此適合她的美麗的小臉，在後邊是如此和她的赤裸的肩相調和，我不會相信任何人甚至卡爾勒·伊發內支的話，說牠們這麼髮曲着是因為從早晨以來牠們是被扭捲在「莫斯科新聞」的小紙片裏，並且被熱的鐵鉗子夾過。好像是她生來便有這個髮髻的頭。

她臉最上最令人注意的地方是她的凸出的半閉的眼睛異常大，這和她的嘴成了奇怪然而有趣的對照。她的嘴唇是閉着的，她的眼色是那麼嚴肅，以致她臉上的大概表情令人不能希望牠的笑容，而因此她的笑容是更加迷惑。

我試圖不被看到，從門裏溜進了大廳，認為必須來回走動，裝作浸沉在思想中而完全沒有注意到客人來到。當她穿過房間一半時，我好像恢復了精神踏足鞠躬，向她們說祖母在客室裏。發拉黑娜夫人優美地向我點頭，她的臉我很歡喜，特別是因為我發現牠和她女兒索涅琦卡的臉相似。

祖母似乎很歡喜看見索涅琦卡，要她更走近一點，理了一個髻到她前額上的髮髻，注意地看她的臉，說：（*Quelle Charmante enfant!*（多麼漂亮的孩子！））

「案涅琦卡笑着，臉紅，似乎是那麼嫵媚，以至我看着她時也臉紅了。」

「我盼望你不要在我家裏覺得沒趣，我親愛的，」祖母說，托着下頷抬起案涅琦卡的臉。「請你自己娛樂，盡興地跳舞。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小姐兩個先生，」她添說，轉向發拉黑娜夫人，並用手摸我。

這個接近那喚令我滿意以致我又臉紅了。

我感覺到我的羞怯增加，聽到另一輛車子駛來，覺得最好是退去。在大廳裏我看到考爾娜考發公爵夫人和她的兒子和難以相信地那麼多的女兒，她們看起來都相似，都像她們的母親，都醜，因此其中沒有一個引我注意。在她脫外衣和項巾時，她們都在一起尖聲地說話，騷動着，笑着什麼——也許是笑她們人數那麼多。愛第昂是十五歲的男孩，高而胖，有扁平的臉，下凹的眼睛下邊有藍暈，和按照年紀是太大的手和腳；他笨拙，有不愉快的不平滑的聲音，但似乎是很滿意他自己，並且我覺得，正是被棍子所打的孩子那樣。

我們相對地注意地互看着站了好久，沒有說一個字；然後我們更靠近，我想，是要接吻，但看了彼此的眼睛，我們改變了意思。當全體姊妹們的衣服從我身邊響過去時，爲了發動談話，我問他們在車裏是否受擠了。



「我不知道，」他大意地回答。「你知道我從來不坐在車子裏的，因為我一進了車子就不舒服，媽媽知道的。我們晚上出門時，我總是坐在御台上——那更加有趣，我們看到一切的東西。非力卜讓我趕車，有時我拿鞭子。有時好像那些趕車子的人，」他作了一個表情的手勢。「那好極了！」

「少爺！」走進前廳的跟班說，「非力卜問你把鞭子放哪裏去了。」

「放鞭子？呵，我把牠還給他了。」

「他說你沒有還。」

「呸，我把牠掛在燈上。」

「非力卜說也不在燈上。……你頂好是承認你拿了鞭子丟掉了，非力卜要用他自己的錢償付你的頑皮」，發怒的跟班繼續說，變得漸漸興奮起來。

跟班看來是一個可敬的嚴厲的人，似乎是很熱心地為非力卜說話，並決心要把這事弄明白。由於不自覺的周到之感，我走開了，好像我任何事不曾注意到，但聽差們做的全然不同：他們走得更近，贊同地看着老僕人。

「喂，若是去了，就是去了！」愛第昂說，試圖避免以下的說明。「鞭子要費多少錢，我來付。這不好笑嗎？」他添說，走到我面前，帶我走向客室。

「不，讓我說，少爺……你怎麼付呢？我知道你怎麼付的，你要付瑪麗亞·發西利葉芙娜的二十戈比有七個月了，我的呢，我想有一年以上了，還有彼得如示卡的……」

「你要住嘴嗎？」年輕的公爵大聲說，氣得臉發白：「你看我要不要全說出來。」

「全說出來，全說出來！」跟班低語着。「這是不對的，少爺！」在我們進大廳時他帶着特別的含意添說，他把斗篷放到睡椅上。

「對了，對了！」前廳裏傳來贊同的聲音。

祖母有一種特別的本領，在種種情形下用特殊的音調用第二身單數或第二身多數稱呼他們，表現她對人們的意見。雖然她常常用代名詞「你」和「您」與通常的用法相反，這些差異在她的嘴唇上有特殊的意義。當年輕的公爵走近她時，她向他說了幾個字，稱他「您，」帶着那樣的輕蔑之色看他，以致爲我是他的地位上就會十分慌亂；但愛第昂顯然不是這種性質的孩子：他不僅絲毫不注意祖母怎樣接待他，而且不看重她，他向所有的人鞠躬，即使不是優雅地至少是十分從容。

索涅琦卡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我記得佛洛佳·愛第昂和我在大廳裏我可以看

見索涅琦卡而她也看見聽到我們的地方談着話，我高興地說着；當我偶而說出來覺得是漂亮有趣的話時，我便用較高的聲音說並向客室的門看着，但當我們移到不被人從客室聽到或看到的地方時，我便沉默着，對於談話不再感到興趣。

客室和大廳漸漸到滿了客人，如同在兒童團體中一向所有的，其中有幾個長大的兒童，他們不願失去娛樂他們自己和跳舞的機會，却裝作這麼做只是爲了令女主人高興。

當伊文家的人來到時，沒有了通常我遇見塞饒沙時的愉快，我覺得對他異常惱怒，因爲他要看見索涅琦卡並被她看見。

第二十一章 美最佳舞之前

「啊，你們要跳舞了，我看到，」塞饒沙說，他走出客室，從荷包裏取出一雙新羔皮手套。「我一定要戴上手套。」

「怎麼辦呢？我們沒有手套，」我想。「我一定要上樓去找一下。」

雖然我翻遍了所有的抽屜，我只在一隻抽屜裏找到我們的綠色不分指的旅行手套，在另一隻抽屜裏找到一隻我不能用的羔皮手套——第一因為牠太舊太髒。第二因為牠對我太大了，尤其是因為中指沒有，無疑這是卡爾勒·伊發內支很久之前爲了痛手指剪去的。然而我還是戴上了這隻手套，注意地看着我的中指上總是沾了墨水的地方。

「現在假若娜塔麗亞·薩維施娜在這里，她一定要找手套的。我不能夠這樣地下樓，因為假若他們問我爲什麼我不跳舞，我能夠說什麼呢？我也不能留在這里，因爲他們一定是在聖念我。我該怎麼辦呢？」我說，搖着我的手。

「你在這里做什麼？」佛洛佳問。「去約一個女的吧；她們快要開始了。」

「佛洛佳，」我說，向他出示我的兩個手指漏出髒手套的手，說話的聲音表現着近乎失望的神情，「佛洛佳，你沒有想到這個！」

「想到什麼？」他不耐煩地問。「呵，關於手套！」當他看到我的手時，他十分淡漠地添說。「是真的，我們沒有。我們一定要去問祖母，看她怎麼說，」沒有再加思索，他就跑下樓去了。

他處理我覺得是如此重要的那件事的冷淡使我安靜了，我連忙跑到客室，完全忘記了我左手上的那隻可怕的手套。

輕輕地走到祖母椅子前，輕輕地觸了她的短外套，我低語：

「祖母，我們要怎麼辦呢？我們沒有手套。」

「什麼，我親愛的？」

「我們沒有手套。」我重複，漸漸走近，把我雙手都放在她的椅子扶手上。

「那是什麼？」她說，忽然抓住我的左手。「Voyez, Voyez, ma cher, (看吧，我親愛的，)」她繼續說，轉向發拉黑娜夫人，「Voyez comme ce jeune

homme s'est fait elegant pour danser avec votre fille. (你看這個年輕人爲了要和你的女兒跳舞把自己打扮得多麼漂亮呵。)

祖母牢固地抓住我的手，嚴肅地然而疑問地看着每個在場的人，直到全體來賓的好奇心都獲得滿足，大家發出笑聲。

當我羞怯地退縮、徒然試圖拿開我的手時，假若裏饒沙看見了我，我使要覺得很丟臉了，但我在索涅琦面前一點也不覺得害羞，她笑得眼睛裏充滿了淚，所有的捲髮在她的發紅的臉上顫動。我知道她的笑聲是太高太自然，不會是諷刺的；反之，我們同笑並互相看，這事實似乎把我拉得更接近。手套的插話，雖然會有惡劣的結果，却帶給我這個好處，牠使我在這個我總覺得是可怕的團體——客室團體中處于自由的地位。在大廳裏我不再覺得絲毫羞怯了。

怕羞的人們的痛苦是由于不能確定別人對於他們的意見。一旦這意見明白地表示出來（無論牠是什麼樣的），痛苦就沒有了。

當索涅琦卡在我對面和笨拙的年輕公爵跳法國四組舞時，是什麼使她那麼嫵媚？當她在 *charline*（連環）中把她的手遞給我時，她笑得那麼可愛呵！她頭上的棕髮鬚隨同音樂的節拍顫動得多麼嫵媚，她用她的小腳把 *jet-ensemble*（齊步）跳得多麼單純呵！在第五個舞節中，當我的女伴從我身邊跑到對面、我等着節拍準備我的獨舞時，索涅琦卡嚴肅地咬緊她的嘴唇，向另一個方向看着。但她無須因為我而駭

怕：我勇敢地作了 *chasse en avant*, *chasse en arriere*, *glissé de* (向前移步，向後移步，滑步)，當我走近她時，頑皮地向她出示手套和兩個伸出的手指。她發出大笑，在鑲木地板上更嫵媚地步行着。我記得，當我們拉手成圈子時，她彎曲了頭，沒放開我的手，用她的手擦鼻子。我現在能夠看到這一切，還能夠聽到四組舞曲的音樂，從「多瑙河的姑娘」到所發生的一切的聲音。

然後是第二個四組舞，這是我同索涅琦卡跳的。在她身旁坐下時，我覺得異常不舒服，完全不知道向她說什麼。當我的沉默變得太長久時，我開始閑談了，因為怕她以為我是呆子，我決定用任何代價去防止她對我發生這樣的誤會。「Vous êtes une habitante de de Mo cow? (你是莫斯科的居民嗎?)」我只問，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我繼續說，「Et moi, je n'ai encore jamais fréquenté la capitale (至于我，我從來不曾常來首都，」回答時特別地注重 *fréquenté* (常來) 這個字。雖然我覺得這個開頭是很堂皇的且充份證明了我對於法語的通達的知識，我却不能按照這個線索維持談話。還有一些時間才輪到我們跳舞，沉默又來臨了。我不安地看着她，急想知道我給了她什麼印象，並企望她幫助我。「你從哪里弄來了這個可笑的手套？」她突然地問：這個問題給了我很大的愉快。我說明這個手套是卡爾勒

·伊發內支的，並且說到他的性格，甚至是很諷刺地——說到當他舉起他的紅帽子時他是多麼可笑，說他有一次穿了綠大衣從馬上一下跌到泥淖裏，云云。四組舞不覺地就過去了。這都是很好的——但爲什麼我諷刺地說到卡爾勒·伊發內支呢？假若我帶着我對他所感覺到的親愛與尊敬向她描寫他，我會真地要喪失了索涅琦卡的好感嗎？

當四組舞跳完畢時，索涅琦卡向我說了 *merci*（謝謝），帶着那麼可愛的表情，好像我真應該得到她的感謝。我大喜——樂而忘形——不能夠認識我自己了：我從里獲得了這勇氣，大胆、甚至厚顏呢？「沒有東西能夠令我羞恥！」我想，無慮地在大廳裏走着。「我準備着做任何事情。」

塞饒沙要我做他的 *vis-à-vis*（對舞者）「好的，」我說，「雖然我沒有舞伴，我要去找一個。」用堅決的目光在房裏瞥視一周，我看到婦女們都有約了，只除了一個大的女孩，她站在客室的門口。一個高長的青年正向她走近，我想，他是要邀她跳舞：他離她只有兩步了，我却在房間的另一端。轉瞬之間，我優美地在鑲木地板上滑着，跑過了我們之間的距離，把雙腳拚攏，用堅定的聲音要求她跳下一個四組舞。長大的女孩垂惠地笑着，把手遞給了我，那個青年便沒有得到舞伴了。



我是那樣感覺到我的力量，以至我竟毫不注意那個青年的苦惱；但我後來聽說他問到那個跑到他前面奪去他眼前的女子的那個粗魯的孩子是誰。

第二十二章 美最佳舞

那個被我奪去他的女伴的青年跳了美最佳舞中的第一對。他從他的位子上跳起，握住他的舞伴的手，他沒有跳米米教我們所跳的 *Pas de Basques*（巴斯克舞），只是跑過房間，在到達角落時停下來，撐開他的腿，用他的腳跟擊地板，轉第一跳，又跑。

因為我沒有美最佳舞的舞伴，我坐在祖母的高背椅後邊觀看。

「他是在做什麼呢？」我問我自己。「那完全不是米米教過我們的：她總是向我們斷言人人用脚尖跳美最佳舞，用他們的腳平滑地作圓形運動；而現在却完全不這麼跳的。伊文家的人和愛第昂都在跳舞，不是跳 *Pas de Basques*，我們的佛洛佳也採用了這個新方法。這是不壞的！索涅琦卡——多麼可愛的人呵！她在那里……」我覺得極爲快樂。

美最佳舞快要完結了：有些年紀較大的男女走來向祖母告別並離開了。聽差們小心地避讓着跳舞的人，拿着夜飯用具走到後邊的房間。祖母顯然是疲倦了，好像

是勉強地用很冗長的聲音說話；樂隊開始懶懶地第三十次奏同樣的調子。和我跳過舞的那個大的女孩子在她跳一個舞節時注意到我，帶着不覺而流露的笑容——也許是希望藉此討好祖母——領着索涅琦卡和無數的公爵小姐中之一走到我面前。「Rose ou hortie ? (薔薇或刺草?)」他說。

「哦，你在這裏！」祖母說，在椅子裏轉過頭。「好，去吧，我親愛的，去吧。」

雖然那時候我更想把頭藏在祖母的椅子下邊，甚於從椅後走出，我却怎能夠拒絕呢？我站起來，說了「薔薇」，羞怯地一瞥索涅琦卡。我還沒有恢復我的神志，誰的戴了白手套的手已經放在我手裏，公爵小姐帶着最愉快的笑容向前跳出，一點也不懷疑我毫不知道如何用我的腳做什麼。

我知道 *Pas de Basques* 是不適當不相宜的，且甚至會使我十分羞恥，但那震動我的聽覺的美最佳舞的熟悉的聲音傳達了一種熟悉的運動到我的聽覺神經，而這又把牠傳達到我的腳上；而我的腳十分不自覺地，且令觀看的人驚異地，開始用脚尖踏出關係重要的圓圈的平滑的步子。在我們對直向前走時，情形是不太壞的，但在轉彎時，我注意到，除非我小心注意，我將一定會走到我的舞伴的前面。爲了

避免這樣的不愉快我停下了，企望去做那個青年在第一對中會那麼美麗地做出的相同的舞節。但是正在我放開雙腳將要跳動時，在我身邊迅速旋轉的公爵小姐帶着茫然驚訝與好奇的表情看我的腳。這個目光使我悲痛了。我是那麼心亂，以致我不跳舞，而開始用最奇怪的样子在一個地點踏腳，既不合拍子，也不和任何東西諧調，最後我全然停頓了。人人看我，有的驚訝地，有的好奇地，有的嘲笑地，有的憐憫地；只有祖母完全漠不關心地看着。

「Il ne fallait pas danser, si vous ne savez pas! (假如你不會跳，你就不該跳!)」——爸爸的忿怒的聲音正在我的耳朵上說，輕輕地把我推開，他抓住我的舞伴的手，按照舊式的方法跳了一轉，在觀衆的大聲鼓掌中領她回到她的坐位。最佳舞立刻完結了。

「主阿！爲什麼你處罰我這麼狠呢……？」

.....

「人人輕視並將永遠輕視我……每條路徑對我關閉了——友誼、愛情、榮譽……的路徑都失去了！爲什麼佛洛佳問我做出人人看見而又不能助我的信號呢？爲什麼那個可憎的公爵小姐那樣地看我的腳呢？爲什麼索涅琦卡要……她是可愛的人！」

：爲什麼她在那時候笑呢？爲什麼爸爸臉紅，抓我的手臂呢？他竟能夠爲我而羞恥嗎？哦，這是可怕的！此刻假若媽媽在這里，她不會爲她的尼考林卡臉紅的……

「在那個親愛的幻象之後，我的想像把我帶得很遠。」我回想了屋前的草場，花園中高大的菩提樹，爲草場所環繞的清明的水池，蔚藍的天和不動的透明的雲，發香的新割的草堆，許多別的和平的鮮明的記憶浮過我的零亂的想像。

## 第二十三章 美最佳舞之後

吃夜飯的時候，那個在美最佳舞的第一對中跳舞的青年坐在我們小孩們的桌子上，把注意力專對着我，假若我能在我所受的痛苦之後感覺到任何東西，這便滿足了我的自尊心了。但這個青年似乎急于用任何代價鼓起我的精神；他和我說笑話，稱我爲漂亮人，在沒有一個成年人注視時，他從各個酒瓶裏把酒倒入我的杯子，並堅持要我喝。夜飯將畢時，當膳司從裏了布巾的瓶子裏把我的杯子倒了四分之一時，這個青年堅持要把牠倒滿，並要我一口喝盡；我感覺到全身的愉快的溫暖，對於我的愉快的保護人的特別的友情，爲了什麼原故我發出响亮的笑聲。

忽然（ROSWALEY（祖父曲））的聲音又從舞廳裏傳來，每人站起離開桌子。我和這個青年的友誼忽然完結了；他加入了大人們，我不敢跟隨他，好奇地去聽發拉黑娜夫人和她的女兒們說什麼。

「只要再多半小時！」索涅琦卡勸誘地說。

「我們一定不要了，我的天使。」

「爲了我的原故，請這樣吧，」索涅琦卡親愛地說。

「假若我明天生病，你高興嗎？」發拉黑娜夫人說，不注意地笑着。

「啊，你同意吧！我們留下嗎？」索涅琦卡大聲說，喜悅地跳着。

「對你要怎樣辦呢？好，去跳舞吧，這裡是你的男舞伴，」她母親指着我說。索涅琦卡把她的手遞給我，我們跑進了大廳。

我所喝的酒，索涅琦卡的在場與高興，使我完全忘記了不幸的美最佳舞事件。我用我的脚作了最有趣的事；時而模仿一匹馬，驕傲地抬起我的脚我快步跑着，時而我踏着脚站在一點上，好像對狗發怒的公羊，並且快活地發笑，一點也不注意到我令那些看我所發生的人的印象。索涅琦卡也不停地發笑；她笑我們握着彼此的手並旋轉地打圈子；她笑一個年長的紳士，他慢慢地舉起他的脚踏過一條手帕，裝作這是很難做的樣子，當我幾乎跳到天板上表示我的活潑時，她笑得幾乎要死了。

走過祖母的化裝室時，我對鏡子看自己。我的臉上全是汗，頭髮散亂，捲毛更向上翹起，但我臉上一般的表情是那麽快樂、善良、健康，以致我滿意我自己。

「假我永遠是像我現在這樣，」我想，「我還會令人滿意的！」

但當我再看我的舞伴的可愛的臉時，在我自己臉上令我滿意的那種如何光輝、

健康與無憂慮之外，我還在她的臉上看到那麼優美嬌嫩的美麗，以致我惱怒我自己，並看到我想要獲得這麼奇異的人物的注意乃是多麼慙。

我不能希望我的情感會獲得酬答，甚至不曾想到這個，即使沒有這個，我的靈魂也充滿着幸福。我不明白，爲了那使我的靈魂獲得安慰的愛情，我能夠要求更大的幸福，或者希望任何其他的東西，使這個愛情永無終結。因此我覺得高興。我的心撲動着如鴿子，血繼續地湧入我的心，我想要哭了。

當我們穿過走廊，經過樓梯下黑暗的堆藏室時，我向牠瞥了一下，我想，「和她在這個黑暗的堆藏室裏，沒有人知道我們住在那里，這是多麼幸福呵！」

「你不覺得今天晚上很有趣嗎？我用發抖的低聲音問，走得更快，對於我已說的還不如對我要說的話覺得懼怕。

「是的……很！」她回答，帶着那樣坦白仁慈的表情向我轉過頭來，我不畏懼了。

「特別是在晚飯後……但願你知道，我是多惋惜——我想說「悲傷」却不敢——」你馬上就要走，我們彼此不再見面了！」

「但爲什麼我們彼此不見面呢？」她說，注意地看着她的小鞋的尖端，用手指



在我們所經過的格子屏風上擦着。「每星期二五媽媽和我坐車走過特維也爾斯基樹蔭大道。你不去散步嗎？」

「我們一定要要求星期二去，假若他們不讓我去，我就單獨跑——不戴帽子。我認識路。」

「你知道嗎？」索涅琦卡忽然說，「我和幾個來訪問我們的男孩子，總是互相稱呼『你』；讓我們也互相說『你』吧！你要這樣嗎？」她添說，抬起頭，對直地看我的眼睛。

正在這時候我們進了舞廳，Brossvater（祖父舞）的另一更生動的部分正開始了。

「讓我……同您！」我說，這時音樂與鬧聲高得壓下了我的聲音。

「同你，不是同您，」索涅琦卡更正我，發出笑聲。

Brossvater 完畢了，雖然我會試圖說幾句話，在話裏「你」可以重複幾次，但我却未說一句有「你」在內的話。我缺做這事的勇氣。「你要這樣嗎？」「同你，」——這些話在我耳朵裏响亮着，幾乎陶醉了我：除了索涅琦卡，我看不見任何東西和任何人。我看到他們如何拿起她的鬚髮，抹到她的耳朵後邊，露出我未曾

看過的她前額與顯顯的部分；我看到他們把她那麼緊密地裹在綠肩巾裏，以致只能看到她的鼻尖，我看到假若她不用她的粉紅色手指在她的嘴前作一小孔，她一定會悶死的，我看到她跟她的母親下樓，迅速地轉過來，向我們點頭，從門口不見了。

佛洛佳，伊文兄弟，年輕的公爵，和我，都愛上了索涅琦卡，站在樓梯頂上用我們的眼睛伴送她。她是特別對誰點頭，我不知道，但在那時候，我堅決地相信那是對我的。

和伊文家的人告別時，我向寒饒沙很隨便地甚至很冷淡地說話，和他握了手。假若他知道從那一天起他便失去了我的情感和他支配我的力量，他也許要惋惜的，但他試圖顯得十分淡漠。

這是平生第一次我在愛情中有變化，這是第一次我感覺到這種心情的甜蜜。把習慣的忠實這陳舊的情感改變為充滿了神祕與未知的愛情這新鮮情緒，我覺得高興。此外，停止去愛並同時開始重行去愛，乃是開始照以前兩倍地去愛。

## 第二十四章 在床上

「我怎麼會那麼熱情地把塞饒沙愛了那麼久？」當我躺在床上時我詫異着。「不，他從來不懂得，不能看重，並且值不上我的愛。但索涅琦卡……一個多麼可愛的人！」「你要這樣？」「是該你開始」……」

我爬着跳起來，生動地向自己想像她的臉，然後用被蒙起我的頭，把被裹在我的身下，在沒有空隙的時候，我躺下了，意識到愉快的溫暖，沉入甜蜜的夢境與回憶中。把我的眼睛注視在我的被裏上，我清楚地看見她好像一小時前那樣。我甚至在腦子裏和她談話，這個談話，雖然是全然沒有意義，却給予我不可形容的快樂，「你，給你，同你，你的」這些字不斷地對話中出現。

這些幻想是那麼清晰，以致我被這甜蜜的興奮弄醒了，並希望別人分有我的快樂的多餘。

「親愛的！」我幾乎出聲說，突然側轉身。「佛洛佳，你睡着了嗎？」

「沒有，」他用睡意的聲音回答。「什麼？」

「我在愛，佛洛佳，斷然地在愛索涅琦卡了。」

「眼，這有什麼關係呢？」他回答，伸直着身子。

「哦，佛洛佳，你想像不出我發生了什麼……我此刻正裹在被裏躺着，我看見了她，我同她說話，那麼清楚，清楚得十分驚人。還有，你知道嗎，當我躺着想她的時候，上帝知道爲什麼，我覺得傷心，很想哭。」

佛洛佳動了一下。

「我只希望一件事，」我繼續說，「永遠和她在一起，永遠看見她，不想別的了。你在愛？坦白地承認吧，佛洛佳。」

奇怪的是我希望每個人愛索涅琦卡，每個人說到這個。

「這和你有什麼關係呢？」索涅琦卡說，把臉轉對着我。「也許！」

「你不想睡，你只是裝睡！」我大聲說，憑他的明亮眼睛看出來他不想睡，我推開了我的被。「讓我們來談談她吧。她不漂亮嗎……？是那麼漂亮，假若她說，「尼考拉沙，從窗子里跳出去！」或者「跳到火里去！」我發誓，我會立刻高興地去做。呵，多麼漂亮呵！」我添說，生動地想像她是在我面前，並且爲了澈底享受這幅情景，我忽然側轉到另一邊，把頭突入枕頭下邊。「我非常想哭，佛洛佳。」

「這是傻子！」他笑着說，稍停之後，又說：

「我覺得和你完全不同，我想，假如這是可能的，我願先坐在她身邊和她說話……」

「啊，那末，你也在愛了嗎？」我打斷他。

「然後，」佛洛佳繼續說，溫柔地笑着，「然後，我要吻她的小手指，她的眼睛，嘴唇，鼻子，她的腳——和她的全身！」

「廢話！」我在枕頭底下叫起來。

「你什麼也不懂！」佛洛佳輕蔑地說。

「不然，我懂；那是你不懂事，說廢話，」我帶着淚說。

「無論怎樣你沒有一點哭的理由。道地的女孩子！」

第二十五章 信

四月十六日，在我剛才描寫的這天之後將近六個月，當我們在上課的時候爸爸來到樓上，向我們說我們當天晚上就要跟他下鄉去。聽到這消息，有什麼東西令我的心情沮喪，我的思想立刻轉到媽媽身上。

這種意外的起程的原因是下面的信：

「彼得羅夫斯考。四月十二日。

「只是現在，晚上十點鐘，我才收到你四月三日的惠書，並照例我立刻作復。這是費道爾昨天從城裏帶來的，但因為時間已遲，直到今天早晨他才交給米米。然而米米却整天沒有交給我，藉口是我不好過並且惱亂，確實我有一點發熱，說實話，這是我不好過而且不起床的第四天了。

「請你不要驚恐，最親愛的：我現在覺得很好，假若伊凡·發西利支許可，我希望明天起來。

「上星期五我帶小孩們乘車出門，但正在轉彎上大道時，在那總是令我恐懼的

橋邊，馬踏到泥裏去了。那是一個可愛的日子，在馬車被拖出時，我想我該走上大道。在到達教堂時我覺得很疲倦，坐下來休息，因為過了半小時才有人來拖出車子，我開始覺得冷，特別是我的腳，因為我的靴子薄，牠們全濕透了。午飯後我覺得一陣寒冷並且發熱，但仍照常走動，茶後我坐下來和琉寶琦卡彈合奏。（你不會明白她，她有了那樣的進步！）但是你設想當我發覺到不能數拍子時我的驚異吧。我幾次開始數，但我腦子裏的一切完全混亂了，我的耳朵裏有奇怪的聲音。我數了一，二，三，然後忽然：八，十五，總之，我意識到亂說話並且不能更正自己。最後米米來幫助我，幾乎是強迫地把我放到床上。我親愛的，這就是我如何生病的詳細敘述，以及如何這是我自己的錯。第二天我的溫度很高，我們親愛的老伊凡·發西利支來了，在我們這里一直留下來，但允許我到上帝的新鮮空氣裏去。伊凡·發西利支是一個極好的老人！當我發熱說胡話時，他整夜坐在我的床邊，不閉他的眼睛。此刻，他知道我在寫字，他和小女孩們在起坐室裏，我能夠在自己的臥室裏聽到他怎樣向我說日耳曼的神話，她們怎樣聽着他說，笑得要命。

『如你所稱的 *la belle Flamande*（美麗的佛拉芒德人）從上星期以來就住在我們這裏，因為她媽媽到什麼地方旅行去了，憑她對我的關心，她表示了誠篤的親

愛。她向我傾吐她一切的祕密。她有美麗的臉，仁慈的心，她年輕，假若她是在好環境中，她可以在各方面成爲一個優美的少婦；但根據她自己的敘述作判斷，在她所生活的社會裏，她將完全被毀滅。我想到，假若我自己沒有這麼多的孩子，我使要做一件好事，收養她。

「琉寶琦卡想自己寫信給你，但已經撕毀了三張信紙。她說：『我知道，一個嘲笑者的爸爸是怎樣的：假若我有一點點錯誤，他便要告知一切的人。』卡洽是如舊地可愛，米來是同樣地仁慈而可厭。

「我要嚴肅地和你說：你寫信說今年冬天你的情形不好，你要用哈巴羅夫卡田莊的錢。我覺得奇怪的是你竟要求我對於這事的同意。屬於我的東西不是同樣地屬於你嗎？」

「你是這般仁慈，我親愛的，你爲了怕使我痛苦，隱藏你的事務的真相，但是我能夠猜測：無疑你在牌上輸了很多，我向你保證我一點也不爲這事苦惱。所以假如這件事可以補救，請你不要太想到牠，不要徒然地使你自已苦惱。我一向不爲小孩們期望你贏錢，原諒我，也不期望你的任何財產，你的贏錢不給我快樂一如你輸錢不給我痛苦。我只因爲你的不幸的賭博嗜好而悲傷，牠使我失去你的一部分温情，



強迫我向你說出這樣痛苦的真話；上帝知道牠如何使我傷痛。

我從不停止向他禱告，要他保護我們——不是避免貧窮（貧窮有什麼關係呢？）而是避免那可怕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中小孩們的利益（這是我該保護的）會和我們自己的利益相衝突。上帝聽見我的禱告直到現在：你還沒有跨過這界限，越過了牠，我們便要或者犧牲那不再是我們的而是我們小孩們的財產，或者……甚至想到牠也是可怕的，然而那可怕的不幸却總是威脅着我。是的，這是主加給我們兩人的重大苦難。

「你還在信上說到小孩們，回到我們好久以前的爭論上：你要我同意把他們送進學校。你知道我對於這種教育的成見……」

「我親愛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但無論怎樣，爲了我們的愛我請求你允許在我活着的時候，並且在我死後——假如上帝的意思要分開我們——這決不會發生。」

「你寫着你需要到彼得堡去看看我們的事務。我最親愛的，去吧，基督保佑你，快些回來。沒有你我們都覺得如此無趣。春天是異常可愛：陽台上的重門已經取下了，通花房的小徑已經乾了四天，桃花盛開；只有偶而幾處留着雪塊；燕子回來

了；今天琉璃寶琦卡帶給我最早的春花。醫生說，二三日後我便要完全復原，能夠吸新鮮空氣，在四月的太陽下晒一晒了。再會了，我最親愛的，請你不要為我的病也不要為你的輸錢憂愁；迅速地做完你的事情，把小孩們帶回我們這裡過整個的夏天，我正在做有趣的計劃，我們將如何過夏，只需要你的在場來實現這些計劃。」

這信的下邊一部分是法文寫的，是在另一張紙上的難認的不規則的筆蹟寫的。

我逐字譯出：

「不要相信我向你所寫的關於我的病的話：沒有人懷疑牠是如何嚴重。我獨自知道我將永不再離開我的床了。不要有片刻的耽擱，立刻回來，帶着小孩們。也許我還能夠再擁抱再祝福他們一下；這是我的一個最後希望。我知道我給了你一個什麼樣的打擊，但無論怎樣，你會或早或遲，從我或別人，得到牠：讓我們試行堅決地忍受這個不幸，並信賴上帝的慈悲。讓我們順從他的意志吧。」

「不要以為我現在所寫的是病態想像的胡說；相反，這時我的思想是極為清楚，我是十分安詳。不要用空的希望安慰你自己，以為我錯了，以為這是一個羞怯的靈魂的錯誤而空洞的兆言。不，我覺得，我知道——我知道因為上帝樂意把牠展示給我——我只有很短的時間生活了。」

「我對你和對小孩們的愛隨同我的生命而完結嗎？我已經懂得這是不可能的。我這時太強烈地感覺到，不以爲那感覺——沒有牠我即不能了解生存——能夠被消滅的。沒有對你的愛，我的靈魂即不能生存，我知道牠將永遠生存，即使只是爲了這個理由，就是，像我的愛這樣的感覺假若會消滅就不會發生的。」

「我將不和你在一起，但我堅決地相信我的愛將永遠不離開你，這個思想是如此安慰我的心，我心安了，並且無恐地等待死亡的到臨。」

「我心安了，上帝知道我一向認爲並且現在還認爲死亡是通達較好生活的途徑；但爲什麼淚阻塞我呢？爲什麼小孩們一定要被剝去所愛的母親呢？爲什麼這樣一個嚴重而意外的打擊要給你呢？當你的愛使我的生命無限地幸福時，爲什麼我一定要死呢？」

「讓他的神聖的意志實現吧！」

「因爲眼淚我不能再多寫了。也許不能再看見你了。謝謝你，我親愛的，爲了你在此生所給予我的一切幸福；我要在那里禱告上帝，要他報答你。再見；最親愛的朋友！記着，我不在了，但我的愛將永不在任何地方離開你。再見，佛洛佳，再見，我的天使！再見，我的文雅明，我的尼考林卡！」

「難道他們會忘記我嗎？」

在這封信裏附了米米寫來的一個法文短簡，牠的內容如下：

「她寫給你的預感不幸竟得醫生的充分證實。昨晚她吩咐把這封信立即付郵。以爲她這話時是發熱胡說，我一直等到今天早晨，決定把牠打開。我剛要打開封印，娜塔麗亞·尼攷拉葉芙娜就問我把信如何處理了，她向我說，假如信還沒有寄出，就把牠燒掉。她不斷地說到牠，向我斷言說牠將使你傷心。假如你想在她離開我們之前看到那個天使，你就不要延遲你的行程。原諒這個潦草的信。我有三夜不睡覺了。你知道我多麼愛她！」

娜塔麗亞·薩維施娜四月十一日的整夜在我們母親的臥房裏，她向我說，當她寫了這信的第一部分時，媽媽把牠放在桌上她身邊，睡着了。

「我必須承認，」娜塔麗亞·薩維施娜說，「我自己也在我的椅子裏睡着了，我織的東西從我手裏落掉了。後來（是在半夜以後）我在睡眠中聽到一個聲音，好像她是在說話。我睜開我的眼睛看的看見她坐在床上，我親愛的，她把她的手這樣地摺着，眼淚向下流成三行。」一切都完結了嗎？」這是她所說的一切，她用雙手蒙了她的臉。

「我跳起來問，『是什麼事情？』」

「『哦，娜塔麗亞·薩維施娜，但願你知道我剛才看見了誰！』」

「無論我怎麼問，她什麼也沒有再向我說。她只要我把小桌子移近一點，然後又寫了一會兒，吩咐我當她的面封信並立刻送出。此後，一切情形是更壞更壞的了。」

第二十六章 在鄉間等待着我們的事情

四月二十五日我們在彼得羅夫斯克的房屋的大門前下了馬車。當我們離開莫斯科時，爸爸是心神不定的，當佛洛佳問他是否媽媽生病時，爸爸悲哀地看他，無言地點頭。在途中他變得顯然更加寧靜，但當我們漸漸近家時，他的變臉得漸漸愁戚起來，當他下車時，他向喘着跑出的福卡說，「娜塔麗亞·尼考拉葉芙娜在哪里？」他的聲音不穩定，他的眼睛裏有淚。善良的老福卡偷偷地看我們，垂下他的眼睛，打開前門，把臉轉過去回答：

「她沒有離開她的臥室，這是第六天了。」

米爾卡——後來我知道，自從媽媽生病那天之後，曾可憐地哀啼——快樂地衝到爸爸面前，向他身上跳，偶而吮着舐他的手；但他把他推開，向前走進客室，從那里走到起坐室，這里有門直通臥室。他愈走近臥室，在他的身體每一運動上的焦急是愈明顯：進起坐室時他踏脚行走，困難地呼吸着，在他讓自己轉動門把柄之前劃了十字。這時候，米米，頭髮散亂，面染淚痕，從走廊上衝進來，「啊，彼得。」

亞力山德銳支！」她常帶着真正失望的表情低語，然後看到爸爸在轉動門把柄，她幾乎聽不見地添說，「你從這邊進不去的——出入是從另外一個門。」

啊，這一切是多麼沉重地壓迫在我的小孩子的想像上啊！牠被可怕的凶兆染上了悲哀。

我們走進了女僕的房間。在過道上我們遇見了呆子阿基姆，他總是做鬼臉娛樂我們；但這時候，他不僅令我覺得不是可笑的，而且沒有東西像他的無意義的淡漠的面孔那樣令我覺得痛苦。在女僕的房間裏兩個坐着工作的僕人站起來問候我們，那愁戚的臉令我覺得恐懼。走過米米的房間，爸爸打開了臥室的門，我們進去了。門的右邊有兩個窗子，都被披巾遮蔽着：在其中之一旁邊娜塔麗亞·薩維施娜坐着在織襪子，她的眼鏡子戴在鼻子上。她不照例地吻我們，只是站起來，從眼鏡上靜看我們，她的淚下流如注。我一點也不歡喜每個人看見我們時立刻開始要哭的樣子，雖然他們原先是寧靜的。

門左邊有一個屏風，屏風後邊有一張床，一張小桌子，一個小藥瓶，一張大安樂椅，醫生在上面打盹。床的旁邊站着一個很美麗年輕而且異常俊俏的穿早服的姑娘，她把袖子向上捲了一點，正用冰在冰媽媽的頭。那時候我不能夠看見媽媽。這

個姑娘就是媽媽信中說的 la belle Flamarde，她後來在我們全家的生活中成了那麼重要的人物。我們剛進去時，她就從媽媽頭上縮回一隻手，整理她胸前的衣襟，然後低聲說：「不省人事。」

那時候我是在巨大的痛苦中，但不自覺地注意了每件瑣事，房裏幾乎是黑暗的，熱，充滿着薄荷，科命香水、甘菊、與號夫曼藥水的混合氣味。那個氣味給了我深刻印象，所以不僅當我聞到牠時，而且甚至當我想到牠時，我的想像立刻便把我帶回到那個淒慘而緊密的房間並重現那個可怕的時間的一切詳情。

媽媽的眼睛是睜開的，但她看不見東西……哦，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可怕的神情！牠表現了那麼多痛苦！

我們被帶走開了。

當我後來向娜塔麗亞·薩維施娜問到我母親的最後時光的時候，這就是她向我說的：

「當他們把你帶走的時候，她，可憐的人兒，輾轉了好久，好像有什麼東西在這里阻塞她；然後她的頭便離開了枕頭，她那樣安靜和平地睡着了，好像她是天使。我剛剛出去看看爲什麼他們不送來她喝的東西——當我回來時，她，我親愛的，



把她的被拋開了，不斷地向你爸爸示意。他向她彎下身子，但她顯然沒有力氣說出她所要說的；她剛剛張開嘴便開始呻吟了；「上帝啊！啊，主……！孩子們，孩子們！」我想跑去找你，但是伊凡·發西利支阻止了我。他說：「這只會更使她心亂，不會更好。」從來，她剛要把她的手舉起，又放下了。她這動作是什麼意思，只有上帝知道！我想他是當你不在場的時候祝福你，但似乎是上帝不讓她在臨終之前看見她的小孩們。然後她，我親愛的，坐起來了，這樣地動她的手，並且忽然說話了，用這樣的我不敢想到的聲音說；「聖母啊，不要遺棄他們……！」正在這時候，痛苦到了她的心裏；我們可以從她的眼睛看到她非常痛苦，可憐的人。她倒在她的枕頭上，用牙齒咬住了單被，她的眼淚只向下淌。」

「後來呢？」我問。

娜塔麗亞不能再說了：她轉過身，痛苦着。  
媽媽在極大的苦痛中死了。

第二天晚上很遲的時候，我覺得想再看她一下。就制了不自覺的恐怖之感，我輕輕打開門，蹣跚走進大廳。

在房當中的桌上擺着棺材；四周是蠟燭，牠們在高的銀燭台上點得很短了；教堂執事坐在房間的遠角落上用低微單調的聲音讀詩篇。

我停在門口看着，但我的眼睛哭得那麼腫，我的神經是那麼衰弱，我不能夠辨別任何東西。一切似乎奇怪地糾纏在一起：光，金錦緞，天鵝絨，高燭台，淡紅色鑲花邊的枕頭，額巾，鑲緞帶的帽子，和別的透明的蠟色的東西。我站到一個椅子上看牠的臉，但在牠的地方我又看到同樣的蒼黃半透明的物體。我不能相信這是牠的臉。我更注意地看着牠，漸漸地開始認識了牠上面的親愛的熟識的容貌。當我認明了這就是她時，我恐怖地發抖了。但爲什麼閉着的眼睛如此下凹呢？爲什麼在一邊頰的透明皮膚下有那可怕的蒼白和那黑點呢？爲什麼她全臉的表情是那麼冷而嚴厲呢？爲什麼嘴唇是那麼蒼白，牠們的形狀是那麼美麗，那麼莊嚴並表現那麼非人

世的安靜，以致當我看牠們，一個冷顫穿過我的脊背與頭髮呢？

我注視，感覺到一種不可解的不可抗的力量使我的眼睛看那無生氣的臉。我沒有把我的眼睛從牠拿開，然而我的幻想繪出了盛壯的生命與幸福圖畫。我忘記了躺在我面前的死尸是她，我無意識地看着她，當作一個與我的記憶毫無關係的物體。我想像她是時而在這種情況中時而在別種情況中：活着，愉快，笑着；然後我忽然被我的眼睛所注視着的那蒼白面孔上的某部分所感動；我想起了可怕的現實，並且發抖，但繼續看着。於是幻想又代替了現實，而現實的知覺又毀壞了幻想。最後我的想像疲倦了，牠不再欺騙我了。現實的知覺也消滅了，我完全忘記自己了。我不知道我在這個情況中留了多久，也不知道那情況是什麼，我只知道我有一會兒不感覺到自己的存在，經驗到一種崇高的不可表白的喜悅而悲哀的樂事。

也許在她飛往更好的世界時，她的可愛的靈魂悲哀地轉過來看她留下我們所在的世界；她看見了我的憂愁，可憐牠，帶着天神的同情之笑，鼓動愛之翼，來到地上，安慰並祝福我。

門響了，另一個教堂執事走進來替換第一個人。響聲驚醒了我，我心中的第一個思想就是，因為我不在哭，却是帶着一點也不動人的姿勢站在椅子上，教堂執事

會許把我當作一個無情的孩子，因為憐憫或好奇而站到椅子上；我劃了十字，鞠了躬，開始哭了。

現在回想我那時的印象時，我覺得只有那暫時自忘是真正的悲傷。在葬儀的前後我曾不停地哭並且覺得悲哀，但是我羞於想起那種悲哀，因為牠總是混合着一點自私之感；有時是希望表示我比別的任何更加悲傷，有時是聖念我對別人所生的影響，有時是無目的的好奇，牠使我觀察米米的帽子或別的在場的人的臉。我輕視我自己，因為我沒有完全體驗到悲痛的情緒，並且我試圖遮隱一切其他情緒：這使我的悲傷成爲不誠懇的不自然的。此外，我在知道自己不幸時感覺到一種快樂，並試圖激起不幸的意識，而這種自私的情緒，較之其他任何情緒，更損害了我的真愁。

那一夜睡得酣沉而安靜，在重大不幸之後情形總是如此；我醒來時，我的眼睛乾了，我的神經平靜了。十點鐘時，我們被叫去作祈禱，這是在棺材抬出之前舉行的。房間裏滿是家奴與農奴，他們都在眼睛裏含着淚和他們的女主人訣別。在祈禱時我哭泣了，替自己劃了十字，按照適當的方式鞠躬到地，但是沒有會聚我的精神祈禱，且是很漠然的。我注意在這件事上，就是他們替我所穿的上衣在腋下是很

緊；我想到當我下跪時怎樣保持我的褲子乾淨，並偷偷地觀看那些在場的人。我父親站在棺材頭前，是和手帕一樣地蒼白，顯然困難地約制着他的眼淚。他的穿黑禮服的高身材，他的蒼白的有表情的臉，當他替自己劃十字，手指觸着地鞠躬，從神甫手裏拿蠟燭，或者走近棺材時的如舊地優美自信的動作，是極動人的；但我不知道爲什麼，我不歡喜他在那時候那麼動人。米米依牆站着，似乎不能夠站穩，她的衣服打皺並有小絨毛沾在上邊，她的帽子戴在一邊，她的腫眼是紅的，她的頭搖着，她不停地傷心地哭着，她不斷地用她的手帕與手遮她的臉。我似乎覺得她這麼做是要遮她的臉不被觀看的人看見，讓假裝的啜泣停歇一會。我記得在前一天她向爸爸說，媽媽的死對於她是那麼嚴重的打擊，她永遠不能希望從這個打擊中恢復過來，說牠奪去了她的一切，說這個天使（她這麼稱媽媽）最後還沒有忘記她，並表示了她要永遠保護她與卡清的希望。說這話時，她流出傷心的淚，也許她的悲愁是誠實的，但那不是純粹而完全的。琉寶琦卡穿了鑲喪邊的黑袍，全爲眼淚打濕，她垂下她的頭，偶然地看棺材。她的臉上什麼也未表現，只有兒童的恐懼。卡清卡站在她母親旁邊，雖然是面色愁戚，看來却紅潤如常。佛洛佳的坦白天性在憂愁時也是明顯的：時而他深思地站着，他的眼睛注視在什麼東西上，時而他忽然發抖並迅速

地向自己劃十字並向下鞠躬。一切參與喪禮的外邊的人我覺得似乎是不可忍受的。他們向我父親所說的弔詞，說她在那里是更幸福，說她不是為這個世界而生的，引起我的一種惱怒。

他們有什麼權利說到她並為她流淚呢？他們有的說我們是孤兒。好像是我們自己不知道沒有母親的小孩們便叫這個：一定是他們歡喜做第一個叫我們這個名字的人，正好像人們通常急於第一次稱新結婚的姑娘為夫人。

在房間的遠角落裏，跪着一個彎腰的灰髮的老婦人，幾乎被打開的餐室的門遮住了。她交握着手，舉目向天空，她沒有哭泣，却祈禱。她的靈魂走出到上帝那里，她求他讓她會見那她在世界上最愛的人，她堅決地相信這立刻就會實現。

「有一個人真愛她！」我想，我為自己發羞。

祈禱完畢了；死者的臉打開了，一切在場的人，除了我們自己，先後走近棺材去吻她。

最後一個走來向她告別的是一个懷抱五歲女孩的農婦，她知道為什麼她要把她帶來。這時我掉了我的濕手帕，正要把它揀起來；但我正要彎腰時，我被那麼恐怖的叫聲驚動了，即使我活到一百歲，我也不會忘記這個；當我想到這個時，

便有冷顫穿過我的身體。我抬起我的頭：在棺材旁的凳子上站着那個農婦，費力地在懷中抱着那用小手推着並把驚惶的臉掉轉過來的女孩，把注視的眼睛看在死了的臉上，用可怕的發狂的聲音喊着。我喊叫起來，我想，這聲音甚至比那個如此令我疑惑的聲音還要可怕，我跑出了房間。

只是在這個時候我才明白了那混合着香氣充滿房間的強烈而難受的氣味是什麼；而那個在數日之前滿是美麗與溫柔的臉，我所愛的超過世上一切的她的臉，會引起恐怖，這思想似乎是第一次向我展示了痛苦的真理，令我心中感覺到失望。

第二十八章 最後悲哀的記憶

媽媽不復在了，然而我們的生活還繼續如舊：我們在同樣的時間同樣的房間裏睡覺起床；早茶與晚茶，午飯，晚飯——都在通常的時間進行；桌椅擺在同樣的地方，我們家裏和我們的生活方式上沒有改變的地方——只是她不在。

我似乎覺得，在這樣的不幸之後，一切都應該改變了；我們日常的生活情況我覺得似乎是對於她的魂靈的侮辱，太強烈地令我想起她的不在。

在葬儀的前一天，在飯後，我想睡覺，走到娜塔麗亞·薩維施娜的房裏，打算輪到她的溫暖的被褥下的柔軟的羽毛床墊上。當我進去時，娜塔麗亞·薩維施娜正躺在她的床上，也許睡着了。聽到我的脚步声，她坐起來了，把遮頭阻擋蒼蠅的羊毛肩巾拋到後邊，理正了她的帽子，坐到床邊上。

因為我從前常常來到她的房間裏作飯後的午睡，她猜到了爲什麼我來，便從床上站起，說：

「我想你是來休息的吧，我親愛的？躺下吧！」



「哦不，娜塔麗亞·薩維施娜！」我說，抓住她的手臂，「我來完全不是爲了那個的……我來只是……你自己也疲倦了，你頂好是躺下來吧。」

「不，我親愛的，我睡夠了，」她說（我知道她有三天沒有睡覺了）。「並且，這不是睡覺的時候，」她帶着長嘆息添說。

我想同娜塔麗亞·薩維施娜說到我們的不幸：我知道她的誠懇與愛，因此，和她同哭對於我是一種安慰。

「娜塔麗亞·薩維施娜，」稍停之後我坐到她床上說，「你會經料到這個嗎？」

老婦人向我迷惑地好奇地看着，也許是不懂爲什麼我向她提出這個問題。

「誰能夠料到這個呢？」我說。

「呵，我親愛的，」她回答，給了我最溫柔的同情的注意，「不但我不曾料到，而且我現在甚至不敢想到這個。至於像我這樣的老太婆，早就該讓我的老骨頭躺下來休息了——你看，我活得太長久了。我的老主人，你祖父——祝福他的靈！尼考拉·米哈洛維支公爵，兩弟兄，姊妹安奴施卡：我送過他們進坟墓，他們都比我年輕，我親愛，現在——無疑是因爲我的罪過——我又活得比她還長了。這是他的

神聖意志！他（指上帝——譯）叫她去了，因為她是高貴的，他那里也需要好人。」  
 這個簡單思想令我覺得舒服，我更湊近娜塔麗亞·薩維施娜。她把雙手交合在她胸前，向上看着；她的下凹而濕潤的眼表示了重大而平靜的哀愁。她堅信上帝不會使她和她多年來專心所愛的人久別。

「是的，我親愛的，我搖弄她用襪襪包她，她叫我『娜莎』的時候似乎還不久。她常常跑着來到我這里，把她的小手摟住我，吻我，說：『我的娜莎，我的美人，你是我的小母火雞！』我常玩笑地說，『一點也不，小姐，你不愛我；只要不久的時候，當你長大了結了婚，你就要忘記你的娜莎了！』於是她就思索起來了，說，『不，假如我能有娜莎和我在一起，我寧願不結婚；我要永遠不離開娜莎。』現在她離開我了，不等候我了。她曾經多麼愛我呵！但，說真話，誰她不會愛呢？是了，我親愛的，你一定不要忘记你母親；她不是凡人，而是天上來的天使。當她的靈魂上到天國裏的時候，她還要仍然愛你，仍然歡喜你。」

「爲什麼你要說『當她上到天國的時候，』娜塔麗亞·薩維施娜？」我問。「我却認爲她現在已經在那里。」

「不是，我親愛的，」娜塔麗亞·薩維施娜說，放低了聲音並在床上向我更靠

近，「她的靈魂此刻在這里。」

她向上指。她幾乎是用低語說的，並且是帶着那樣的情感與信念，以致我不禁抬起我的眼睛看着檐板，搜尋着什麼東西。

「在一個無罪的靈魂升到天堂之前，一定要經過四十次的審判，我親愛的，要有四十天，並且可以留在牠自己的家裏……」

她繼續這樣地說了很久的時候，如此簡單又那麼有信心——好像是說她自己所見過的很尋常的事情，而關於這個決不能有絲毫懷疑。我屏着氣聽她說，雖然不完全了解她所說的，却十分相信她。

「是的，我親愛的，她此刻在這里看着我們，也許是在聽我們所說的，」娜塔麗亞·薩維施娜結束了，低下她的頭沉默了。

她需要一個手帕擦乾她落下的淚；她站起來，對直地看我的臉，用熱情地打顫的聲音說：

「主用這件事把我更向他自己拉近許多步了。這里還有什麼是爲我留下的呢？我要爲誰活着呢？要愛誰呢？」

「但是你不愛我們嗎？」我譴責地說，約不住淚。

「上帝知道我多麼愛你，我親愛的，但我從來不曾愛過也不能夠愛任何人像我愛她這樣。」

她什麼也不能再說了，把臉轉過去，大聲地啜泣。

我不再想到睡覺了，我們沉默地對坐着流淚。

福卡進了房，看到我們的情形，也許不願打攪我們，悄悄地畏怯地停在門口，看着四周。

「你要什麼，親愛的福卡？」娜塔麗亞·薩維施娜問，擦着她的臉。

「一斤半葡萄乾，四斤糖，三斤米做供飯。」

「就有，就有，福卡，」娜塔麗亞·薩維施娜說，匆忙地拿了一撮鼻烟，用迅速的脚步走到櫃檯前。當她去盡她的責任時，我們的談話所引起的憂愁的最後跡痕消滅了，這責任她認為是極重要的。

「爲什麼四斤？」她用怨訴的語氣說，拿出糖放在秤上稱，「三斤半就夠了」她從秤上拿下了幾塊。

「昨天我給了他們八斤，他們要更多的米是什麼意思呢？你可以憑你的意思去做，福卡·皆米對支，但我不再發米了。那個凡卡歡喜家裏混亂：也許他以爲事情

沒有人注意就過去了。不，對於主人的財產我不馬虎。誰曾見過這樣的事情？八斤！

「怎麼辦呢？他說都用完了。」

「好吧，在這裡，拿去吧。給他吧！」

這時我因為從她同我說話時的動人的情感變成了怨訴與瑣屑的節省而覺得詫異。後來我考慮這時，我明白雖然是她心中有事，她却有足夠的精神去做她的工作，那習慣的力量使了她去做她通常的任務。悲哀那麼有力地影響了她，以致她沒有覺得必須遮掩這個事實，就是她能夠注意別的事情；她甚至不明白如何會有這個念頭。

虛榮是一種與真正的悲哀極不相合的心情，然而那種心情是如此堅固地結合在人性上，連最深重的悲哀也難以消除牠。虛榮在悲哀中的表現方法乃是願望顯得悲傷或者不快樂或是堅決，這些卑鄙的願望我們雖不承認，却甚至是在最深重的悲哀中也幾乎無時離開我們，牠們奪去悲哀的力量、莊嚴、與誠懇。但娜塔麗亞。薩維施娜是如此深重地被她的不幸所感動，她沒有一個願望在她的心靈中，只是憑習慣而繼續生活着。

當她給了福卡各項所索取的食品，並向他提到那該做好了送給神甫的餡餅，就讓他走了，她拿起襪子，又坐到我的旁邊。

我們又開始說到同樣的事情，又流淚，又擦乾了淚。

我和娜塔尼亞·薩維施娜的談話是每天重複的；她的安靜的淚和安詳而虔敬的話給了我安慰。

但是我們不久便分開了：葬儀後三天我們都遷到莫斯科去了，我被注定了不再見她了。

祖母在我們到的時候才得到這可怕的消息，她的悲傷是極大的。我們沒有被允許去見她，因為她有整整一星期精神失常；醫生們擔憂她的生命，又因為她不僅不願吃藥，而且不向任何人說話，不睡，不吃東西，而更擔憂。有時，獨自坐在房裏她的安樂椅上，她忽然開始發笑，然後又啜泣而無任何眼淚，發生痙攣，用狂亂的聲音說出無意義的可怕的話。這是她所經驗的第一件大悲哀，這使她陷於失望。她想爲了她的不幸而責備人，她說出可怕的話，威嚇人，異常猛烈地從安樂椅上跳起來，而大而迅速的步子在房裏走動，然後無知覺地倒下來。

有一次我進了她的房間；她照常地坐在她的安樂椅上，顯得鎮靜，但我被她的

目光所感動。她的眼大張着，但她的目光似乎模糊而遲鈍：她對直地看我，但也許沒有看見我。她的嘴唇慢慢地作成笑容，她開始用哀憐的溫柔的語調說：「到這裏來，我親愛的；來，我的天使！」

我以爲她是向我說的，我靠得更近一點，但她却不是看着我。「哦，假若你知道，我的寶貝，我是多麼痛苦，現在你來了我是多麼歡喜……」我明白她幻想她看見了媽媽，於是我停下來了。「我聽說你不在，」她繼續說，皺了皺眉。「這是胡說！你竟能夠死在我先嗎？」她發出可怕的神經質的笑聲。

只有能夠深切地愛的人才能體驗到深切的悲哀；但那同樣的愛的需要可以作爲悲哀的消毒劑，並醫治人們。因此，人的道德特性較之身體特性更難死亡。悲哀從不殺人。

一星期後祖母能夠流淚了，她轉好了，她恢復神志後最先想到我們，她對於我們的愛增加了。我們靠近着她的椅子；她和緩地流淚，說到媽媽，溫柔地撫愛我們。

凡是看到她的悲哀的人都不能夠以爲她會把他誇大，而那悲哀的表現是強烈而動人的；但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更同情娜塔麗亞·薩維施娜，並且我仍然相信沒有

人像那個簡單可愛的人那麼誠實純潔地愛過媽媽，那麼深切哀悼她的死。

隨同我母親的死，我的快樂的幼年時代結束了，新的少年時代開始了；但因為我對於娜塔麗亞·薩維施娜的回憶是屬於第一個時期的，——我永遠沒有再看見她，而她對於我的性格和情感的發展曾有那麼強力而良好的影響，——我現在要關於她和她的死再說幾句話。

我後來聽留在鄉下的人說，我們離開之後，她因為沒有事做而很急躁。雖然所有的箱子都由她掌管，她不斷地搜索牠們，整理、吹風：展開箱裏的東西，她却失去了她從小熟悉的那一家人所住的鄉間宅第的喧囂與紛雜。悲哀，生活方式的改變，家事的沒有，立刻發展了她的已有趨勢的老年疾病。正在我母親逝世一年後，她患了水腫症，病臥在床了。

娜塔麗亞·薩維施娜，沒有親戚朋友，獨自住在彼得羅夫斯克的大而空的房屋裏，一定是難受的，而且單獨死去是更難受。這個屋子裏的每個人喜歡娜塔麗亞·薩維施娜並且敬重她，但她和他們當中任何人是不親近的，並因此而自負。她認為，在她的管家地位上，她得到主人的信任並且經管那許多滿是物品的箱子，和任何人親近，將不可避免地使她有所偏袒及罪惡的縱容；因為這個理由，或者因為她和



別的僕人沒有相似之處，她總是離開着他們，常常說她在這個屋裏既沒有談話的人也有親戚，在關於主人財產的事情上沒有人會得到她的縱容。

她在熱誠的祈禱中向上帝表白她的心情時，她尋找並獲得了安慰；但有時在意志薄弱時，這是在對生物的淚與同情給人最大安慰時我們大家所感受的，她便把她的小狃狗帶上床（牠用牠的黃眼睛注視她，並舐她的手），向牠說話，在撫愛牠時和緩地流淚。當狗開始可憐地叫時，她便試圖使牠安靜，說：「不要叫，沒有這個我也知道我不久就要死了。」

在她死前的一月，她從她的箱子裏拿出一點印花布、白紗布、和紅緞帶，並藉着女僕的幫助，替自己做了一件白袍與白帽，把她殯葬時所需要的一切全都詳細佈置了。她也把主人的箱子裏的一切東西清理妥當，並且極精密地，連同一個清單，交給管事的妻子。然後她拿出我祖母曾經給她的兩件綢袍和一件白披衣，和祖父的金綉的軍服，這也是給了她完全歸她所有的。由於她的細心，制服上的綉花與扁織還是十分新，布也沒有受蟲。

在她死前，她表示了她的希望是這兩件綢袍之一，粉紅色的，要給佛洛佳做化妝服或上衣，另一件，棕色格子花的給我作同樣的用途，披巾給琉寶琦卡。她把制

服遺留給我們當中最先做軍官的。她的其餘一切的東西與錢，除了她拿出四十盧布作她殯葬與超渡祈禱之用，她全留給她的弟弟。她的弟弟早已獲得了自由，住在遙遠的省份裏，過着最放蕩的生活，所以在她活着的時候，她和他沒有來往。

這個弟弟來接受遺物而她全部財物判明只值二十五個折兌盧布（注）時，他不打算相信這個，並且說，一個老婦人在富家生活了六十年，並且管理家裏的一切東西，並且終生吝嗇，一毛不拔，什麼也不遺留下來，這是不可能的。但事實真是如此。

娜塔麗亞·薩維施娜的病經過了兩個月，她用真正基督徒的忍耐忍受了她的痛苦；不會訴苦或埋怨，只是習慣地不斷呼叫上帝。在她死前一小時，她帶着和平的愉快作了懺悔並接受了聖禮與終油禮。

她爲了她會許對人所做過的錯誤而要求家裏每個人的原諒，要求她的懺悔冊持有人發西利神甫告訴我們說她不知道如何感謝我們的仁慈，並且要求我們原諒她，假若她由於她的愚笨而冒犯了任何人，——「但我從來沒有做過賊，我敢說我從來沒

（注）這是拿破崙戰爭後所用的貶值貨幣，當時三又二分之一折兌盧布合一銀盧布。——英

有拿過我主人的一根紗線。」這是她所誇的一件美德。

穿上了她自己所預備的衣服和帽子，把肘支在枕頭上，她和神甫一直談話到臨死，想起了她沒有留下任何東西給窮人，拿出十盧布，要求他在她的教區內分散給人：然後她替自己劃了十字，躺下來，作了最後的深長嘆息，帶着愉快的笑容說出上帝的名字。

她沒有惋惜地去開了生活，不會怕死，且當作一種恩物接受了牠。這是人們常常說到的，但真正這樣的是多麼稀少呵！娜塔麗亞·薩維施娜能夠不怕死，因為她是在堅定的信仰中死的，且完成了福音的戒律。她全部的生命乃是純粹的不自私的愛與自我犧牲。

假若她的信仰能夠更高尚而她的生命獻給更高的目的，又將怎樣呢！會是那純潔的靈魂因此更不值得敬愛與羨慕嗎？

她完成了生命中最好的最偉大的事情——她沒有惋惜與恐懼地死了。

有時我沉默地停留在小祭堂與黑柵子之間。痛苦的記憶忽然在我心中甦醒過來。這個問題來到我的心中：「難道天意連合我同她們倆，只是要我永遠地悼惜她們嗎？」

## 第一章 長途旅行

又有兩輛馬車駛到了彼得羅夫斯克房屋的大門前——一輛是關閉的轎車，米來、卡清卡、琉寶琦卡 and 一個女僕人坐在裏邊，管事雅考夫坐在駕駛台上；另一輛是半蓬車，是佛洛佳，我和聽差發西利——從代價勞役回來不久——上路所坐的。

爸爸要在幾天之後去莫斯科，光着頭站在大門口，向轎車窗子和半蓬車劃十字。

「好，基督保佑你們！動身吧！」雅考夫和車夫（我們是用我們自己的馬旅行）脫了帽子，向自己劃了十字。「走吧！上帝保佑我們！」車子開始在不平的路上顛動了，大道上的樺樹一個一個地從我們身邊跑過去了。我一點也不悲哀；我的心不是對在我所留下的事物上，而是對在等待着我的事物上。我離開了與充滿着我的想像直到現在的一些悲哀的記憶有關係的那些事物愈遠，這些記憶失去牠們的力量並且迅速地被滿是活力、新鮮，與希望的生活之快樂意識所代替了。

我很少過過日子像我們在旅途的這四天這麼——我不願說快樂，因為我還羞於屈

從快樂，而是！這麼舒暢，這麼滿意。我眼前沒有了我母親臥房的關閉的，我不能走過而不戰慄的門，沒有了那從無人走近的，甚至看到要生懼怕的關閉的鋼琴，沒有了喪服（我們都是平常的旅行服裝），也沒有了任何強烈地令我想起我的不可補救的損失，並使我因為怕侮辱她的靈而警惕任何生活表現的東西。相反，現在新的佳美的地方與事物不斷地吸取並改變我的注意，春意的新鮮在我的心靈中引起了愉快的對於目前的滿足情緒與對於未來的光明希望。

早晨很早很早的時候，無情而——類似一切担任新職務的人——過份熱心的發西利拉開了我的被，說一切都準備好了，而且是動身的時候了。你可以縮緊，裝睡，或者發怒，以便把你的甜蜜的早覺延長一刻鐘，你却憑發西利的堅決的臉色看出他是不可更變的而且準把被再拉開二十次；於是你跳起來，跑到院子裏去洗臉。

走廊上的茶炊已經滾沸了，駕馬的米其卡，臉紅得像蝦子，正在吹火。外邊潮濕而有霧，好像有氣味的肥料堆上發出了水氣，太陽用明亮愉快的光芒照耀東方的天空和圍繞院子的大廂房的閃耀着露水的草頂。在牠們的下邊可以看見繫在馬槽上的馬並聽到牠們嚼食。在乾肥料堆上在天亮之前睡過覺的虯毛雜種狗懶懶地伸直身體，搖動尾巴，緩步地走到門院子的對面。一個勤快的農婦打開一些啞啞的門，把

沉思的牛趕上街，街上已經聽到牛羣的踏踐，嗥鳴與叫聲，她和有睡意的隣人交談了幾句。非力卜，把襯衣袖子捲起，從深井裏扯出水桶，濺潑着清水，把水倒入橡木槽裏，在牠的旁邊睡醒的鴨子已經在汗水窪裏濺水；我快樂地看着非力卜的動人的臉和寬大的鬚髯，當他用力時在他有力的光手臂上顯明地隆起的粗筋與肌肉。

隔牆那邊是米米和女孩們睡覺的地方，我們晚間曾經隔着牆談話，那邊有了動作聲。女僕瑪莎從我們面前跑過的次數漸漸加多了，帶着她試圖用她的衣服避免我們注意的各種東西，最後門開了，我們被喚去吃茶。

發西利過份熱心，不斷的地跑進房；時而拿出去這樣時而那樣東西，向我們睜眼，用各種方法要求瑪麗亞·伊發洛芙娜早點上路。馬都套好了，偶而弄響馬具上的鈴子表示牠們不耐煩。旅行皮包，衣箱，大小箱匣又裝上車，我們就了座。但是每次這麼做時，我們都發現小堆子代替了半蓬車上的位子，因此我們不能夠明白如何先前這一切東西都能裝得下，或者我們現在要如何地坐。特別是一個三角蓋的胡桃木茶盒放在半蓬車裏我的下面，引起了我的大怒。但發西利說牠會被壓壞的，我不得不相信他。

太陽剛剛升到籠罩東方地平線的白雲的上邊，我們四周被靜穆愉快的光線照

亮了。我周圍的一切是如此美麗，我的心是如此輕鬆而安靜……路向前蜿蜒在乾殘梗的田地與閃爍着露水的綠野之間，好像灰色寬緞帶。我們在各處碰見一株髮色的楊柳或一株葉子小而粘潤的小樺樹把長影子投在乾泥土轍跡與路上的小綠草上。我們的車輪的單調的轟轟聲與鈴子叮鐺聲沒有壓下在路旁打旋的雲雀的歌聲。我們的半蓬車上所特有的蠹蝕的布灰土。與某種酸的氣味被早晨的香氣壓下去了，我在內心感覺到一種愉快的不安，想做什麼事情的願望——這是真正歡樂的記號。

我在旅館裏沒有功夫作祈禱，但因為我一再注意到，當我因為任何理由忘記了作祈禱時便遇到不幸，我試行補救這個疏忽，我脫下帽子，對着半蓬車的角落，作祈禱，在我的外衣下邊劃十字，這樣便沒有人看到這個。但成千的不同的事物分散我的注意，我心不在焉地把同樣的禱詞重複了幾遍。

在路旁曲折的小徑上出現了幾個慢慢行動的人：她們是女巡禮者。她們的頭裹在襪披巾裏，她們背上揹着樺樹皮的背囊，她們的腿上裹着破碎的襪綁腿布，她們穿着笨重的草鞋。她們韵律地擺動手杖，幾乎不轉頭看我們，一個跟着一個用緩慢的重步子向前走，我注意到這個問題：她們向何處去爲什麼去呢？她們的旅行是遙遠的嗎？她們投在路上的長影子馬上就會和她們一定要經過的楊柳的影子相合嗎？

有一輛四匹驛馬的輕快馬車迅速地向我們馳來。兩秒鐘後，親愛地好奇地看着我的一些面孔在兩阿爾申（一阿爾申合〇·七公尺）之外閃過去了，似乎奇怪的是那些面孔和我沒有相同的地方並且我也許永遠不再看見他們。

然後在路的一邊跑着兩匹流汗的龍毛的有頸輓而挽革絆在尻帶下的馬；在牠們後邊，一個青年車夫唱着無精彩的歌騎在馬上，他的氈帽子簪在一邊耳朵上；他的臉穿大靴子的腿垂在馬的兩邊，馬頸上掛着一個柁弓和時而低低響着的鈴子。他的臉和神情表示着那麼懶惰而無憂的滿意，我似乎覺得做一個車夫在來回旅程中騎馬唱哀歌乃是最大的幸福。那里，在山谷的那邊，一個綠頂的鄉村教堂顯現在淡藍色的天穹之下；這是鄉村，紳士的屋子的紅頂和綠色花園。誰住在那個屋子裏？裏邊有小孩們，父親，母親，或者是一個教師嗎？爲什麼我們不把車子趕到那個屋子那里去並認識牠的主人們？這里又來了一長列滿載的荷車，每輛由三匹肥滿的健腿的馬拖着，我們必須順着路旁才好過去。「你們裝的是什麼？」發西利問第一個趕車的，那人在車橫木上懸着大的腿子，揮動着鞭子，用注意的愚蠢的目光向我們看了很久，只是回答時太遠，不可聽見。「你們裝的是什麼？」發西利問另一個趕車的，他用新蓆子遮着，躺在車子的隔開的前部。一個棕色的頭帶着紅臉和朽葉色的鬚



鬚從席子下邊伸出來，向我們的半蓬車用輕蔑冷淡的目光看了一下，又縮藏起來了——我覺得也許這些趕車的不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處來，或者我們向何處去。

有一個半小時我專注在各種觀察上，沒有注意到里程標上的斜字，但現在太陽開始在我的頭上和背上晒得更厲害了，路上灰塵更多了。茶盒的三角蓋開始嚴重地擾亂我，我把姿勢改了好幾次，覺得熱，不適，沉悶。我全部的注意力移轉到里程標和上面的數字上；我作着各樣的計算，看我們何時可以到達下一站。十二哩是三十六哩的三分之一，到李卜催是四十一哩，所以我們走了三分之一，還有好多呢？等等。

「發西利，」當我看見他開始在駕台上打盹點頭時我說，「讓我坐到駕台上去，好人。」發西利同意了。我們交換了地方；他立刻開始打鼾，伸出肢體，因此半蓬車不能再容納別人了；從我所坐的高處展開了一幅極美麗的圖畫在我面前——四匹馬，涅如清斯卡亞，副執事，左驢馬，藥劑師，我知道牠們直到牠們的一切性格的最微細處。

「非力卜，爲什麼副執事今天是在右邊不在左邊？」我很胆怯地問。

「副執事嗎？」

「涅如清斯卡亞完全不在拖！」我說。

「副執事不能套在左邊，」非力卜說，不注意我後邊的話。「牠不是那種套在左邊的馬。在左邊的馬要是，總之，是一匹馬，牠不是那種馬。」

說着這話，非力卜側向右邊，用全力抖動韁勒，用一種特殊的向上的姿勢開始鞭打可憐的副執事的腿和尾巴，雖然副執事盡可能地努力，把整個的半蓬車拖向一邊，非力卜只在覺得需要休息時才停止那種處置，他爲了某種不可知的理由，把他的帽子拉向一邊，不過一直到那時候帽子在他頭上是很緊很好的。我利用那個順利的時機，要求非力卜讓我趕車。他先給我一個韁，然後又是一個，最後把全體六個韁和鞭子都交給我了，我是十分快樂。我試圖模仿非力卜的一切，問他這是否合式，但那通常結尾是他對我不滿意；說一匹馬拖得太出力，另一匹馬一點不在拖，最後他把肘肘伸到我前面，奪去了我的韁。熱氣繼續增加着；白雲如肥皂泡開始向上飄得漸漸更高，湊到一起，呈暗灰色。一隻拿着一個瓶子與一小包的手從轎車窗裏伸出來，發西利驚人敏捷地從行動的半蓬車上跳下來，替我們拿來了一瓶麥啤酒和一些乳酪乾。

在一個陡斜的下坡子上我們都下了車子，有時向橋跑去，而發西利與雅考夫，

放了一個輪煞在輪上之後，便用手抓住轎車的兩邊，好像轎車倒時，他們能夠扶住。後來，得到米米的許可，佛洛佳和我進了轎車，珠寶琦卡和卡清卡進了半蓬車。這個轉換給了女孩們大快樂，因為，如同她們正確地說的，在半蓬車裏是更快樂些。有時，在日間正熱的時候，穿過樹叢時，我們落在轎車的後邊，採集一些綠枝，用牠們在半蓬車上搭成亭子。行動的亭子用全力跑在半蓬車後邊，那時珠寶琦卡使用最尖銳的聲音喊叫，這是她每次在覺得高興時所必做的。

但這裡是我们要在此吃飯休息的鄉村。鄉村的氣味已經可以感覺到了——烟，烟脂，薄餅的氣味；我們聽到話聲，腳步聲，車輪聲，我們的車鈴不像牠們在野外那樣地響着；在兩邊我們瞥見一些草頂的農舍和牠們的小的雕花的木門廊和小窗子上的綠色或紅色百葉窗，從窗子裏有幾處伸出探望的婦女的頭。這里有農家的男女孩子，只有襯衣：他們帶着睜大的眼睛和伸出的手臂，不動地站在一個地點上，或者赤腳用迅速的小步子在灰塵裏跑在我們車子的後邊，不顧非力卜的威脅的姿勢，試圖爬上綁在車後的旅行提包。現在兩個紅髮的旅館主人跑着來了，在我們車旁邊一邊一個，用招攬的言語與手勢相引誘旅客。「嘩！」門打開了，車上的橫木碰上門柱，我們駕車進了旅館的院子。四小時的休息與自由！

## 第二章 風聲

太陽西沉了，用牠的斜暉把我的頸子和腮灸得不可忍受；要摸半蓬車的晒熱的邊是不可能的；身上飛起了濃厚的塵霧，充滿了空中。沒有風來把牠吹散。在我們前面隔着一一定的距離，我們馬車的高大的灰塵的轎廂帶着韻律的動作搖擺着，在那邊時而看到車夫所揮動的鞭子，他的帽子，雅考夫的小帽。我不曉得我自己該怎麼辦：在我旁邊打盹的佛洛佳的被灰塵弄黑的臉，非力卜背部的動作，斜角地跟在我們後邊的，我們的半蓬車的長影子，都不能給我任何樂趣。我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我所遠遠注意的里程標上，在原先是散在地平線上而現在帶着兇犯的發黑的顏色要凝成陰沉的雨雲的雲朵上。時而傳來一聲遙遠的雷鳴。後面的這件事實最使我增加了要到遠旅館的不耐煩。雷雨引起我心中一種不可形容的沮喪與恐懼。

要到最近的村莊還有十佷路光景，雖然沒有風，大的暗紫色的雲，不知從何處出現，迅速地來近了。太陽還未被雲朵遮隱，明亮地顯現着牠的朦朧的形體，和從太陽上射到平線上的灰線條。時而電光在遠處閃現，漸漸變得更響的低微的轟聲來

得更近並且轉成間斷的響徹全部天空的雷鳴。

發西利從駕駛台上站起來，拉起半蓬車的蓬；車夫們穿上他們的大衣，在每次雷響時替自己劃十字；馬豎起耳朵，張大鼻孔，好像是聞着臨近的雨雲上飄來的新鮮空氣；半蓬車在灰塵的道路上走得更快了。我覺得不舒服，血在我的脈裏流得更快了。

但現在最近的雲朵開始遮暗太陽了，太陽作最後一次窺望，照亮地平線上最陰沉的部分，又不見了。四周的一切頓然改變了，呈暗澹的景色。在這里楊柳樹叢開始顫慄了，葉子變成了模糊的發白的顏色，明顯地襯托在紫的紫色背景前，葉子蕭蕭響着，旋轉着；高樺樹的頂開始擺宕了，乾草簇飛過道路。貂鼠和白胸燕，似乎企圖停止我們，在半蓬車四周急奔，在馬的胸下飛過；鳥穴帶着豎起的翼斜着向風飛，我們緊覆在身上的皮胸惟的邊緣開始上升，讓濕風陣陣吹入，鼓動着，打到半蓬車的廂，電光似乎就要對直閃進半蓬車，令我眼花，在片刻之間照亮了灰布，牠的綵帶，和縮在角落裏的佛洛佳的身體。這時候正在我頭上威嚴的轟聲響了，牠似乎變得更高，並且螺旋形地更廣更廣，漸漸加強，轉成震耳的吼聲——使人不覺地打顫屏氣，「上帝的情怒！」在這民間的概念中有多少詩意呵！

車輪轉動更快更快了；憑着發西利和擺動輕勒的非力卜的背，我看到他們也驚慌了。半蓬車迅速地向山下奔馳着，向木橋上轟轟而去。我怕動，時時料着我們要滅亡。

「嘩！」車前橫木掉下了，雖然是有繼續的震耳的雷鳴聲，我們不得不停在橋上了。

我把頭依靠在半蓬車邊上，帶着沮喪的心情與屏止的呼吸，失望地看着非力卜的粗而黑的手指，他慢慢地結一個環，調整了挽革，時而用手掌時而用鞭柄推動側馬。

我心中失望與恐懼的急切情緒隨風暴而加遽，但當那通常是在風暴猛作之前的嚴肅的寂靜來到時，這些情緒達到了那樣的高度，假如這情形再經過一刻鐘，我相信我一定要死於興奮了。

正在這時候，橋下忽然走出一個穿髒而破的襯衣的人，他的臉浮腫而無表情，翦短了變的光頭搖動着，無肌肉的腿彎曲着，沒有手，却是紅而鮮明的殘肢對直伸進我們的半蓬車。

「老爺！爲了基督的原故，給點東西給殘廢人吧！」他用痛苦的聲音說，在說

每個字時向自己劃十字，並鞠躬到腰部。

我不能夠表白那時候襲擊我靈魂的恐怖戰慄。寒顫透進我的頭髮，我的眼茫然恐懼地看着乞丐。

沿途分佈施捨的發西利指示非力卜如何重行繫上車前橫木，直到一切預備妥當，而非力卜收攏韁勒，爬上駕台時，才開始從側邊口袋裏取出一點東西。但我們還沒有動身，便有一道眩目的閃光頃刻之間用火光照亮全部山谷，使馬停止，接着是那麼震耳的一聲雷響，似乎是整個的天穹要塌在我們的頭上。風繼續加強；馬鬃與馬尾，發西利的大衣、皮胸帷的邊緣被吹向同一方向，在烈風中喧然飄展。一個雨點沉重地落在半蓬車的皮頂蓬上……；另一點，第三點，第四點，頓然，好像有誰開始在我們頭上打鼓，整個的鄉野都響着雨的韻律的滴瀝音。憑發西利胛肘的動作，我注意到他在解錢袋；乞丐繼續劃十字鞠躬，在車輪旁跑着，注視給他的東西。「爲基督的原故，給一點吧。」最後銅幣從我們面前飛過，可憐的人在裹着瘦身體的透濕的襯衫裏，被風吹得搖擺着，遲疑地在路當中停了一下，在我眼中消失了。

被烈風驅駛的斜雨好像是從桶裏倒下來；雨水從發西利的粗毛布大衣的背上流在胸帷上的濁水的沿池裏。灰塵最初被雨打成小點，後來變成被車輪搓捻的泥漿；

頗簸不很兇了，滾水在泥土轍痕中流動。閃光變得更寬更弱了，雷聲在雨的韻律的滴瀝中不那麼驚人。

但現在雨下得小一些了，黑雲開始裂成小的白雲，在太陽所在的地方更明亮了——在雲的淺灰色的邊緣之間剛剛露出一塊清晰的蔚藍。一分鐘後，一道畏怯的日光照在路面的水窪上，在好像是從篩子漏下來的細雨的直條子上，和沿道路的明亮的雨洗的草上。一塊黑雲仍舊同樣威脅地籠罩着對面的地平線，但我不再怕牠了。我感覺到不可表達的愉快的，生活上的希望心，牠迅速地代替了我的沉重的恐懼心。我的靈魂隨同復新的快活的自然界而笑着。發西利翻下他的大衣的領子，脫下帽子抖了一下，佛洛佳拋開胸帷；我伸出半蓬車外，熱切地吸入新鮮而芬芳的空氣。明亮的洗淨的轎車廂，連同駕駛台與旅行提包，在我們面前搖蕩着；馬背，尻帶，韁，輪箍，都是濕的，在太陽下閃躍着，好像是新油漆的。在路的一邊是無限際的麥田，在各處被淺溝所劃分，閃爍着濕土與草木，像一個蔭影的地氈向地平線上伸展而去。在另一邊，一個楊柳叢隨同榛樹及野櫻桃的矮樹靜靜地站立着，好像是在過分的高興中，慢慢地從洗淨的枝子上落下明亮的水點在去年的葉子上。有冠子的雲雀帶着快樂的歌聲打旋着並迅速地下降。在濕灌木中可以聽到小鳥的匆忙動作



，從樹林中清晰地傳來一隻布穀的聲音。春季風暴後樹木的優美香氣，樺樹與紫堇的氣味，腐葉，蕈子，野櫻桃的氣味是那麼迷人，以致我不能夠留在半蓬車上，而從車踏板上跳下來，跑到灌木中，雖然我被雨水滴子洒濕，却折了開花的野櫻桃枝，用牠們拍我的臉，吸入佳美的香氣。不顧到大塊的泥土沾在我的靴子上而我的襪子早已潮濕，我濺着泥漿跑到轎車窗前。

「琉寶琦卡！卡清卡！」我喊叫，遞進去幾枝野櫻桃，「看多麼美麗呵！」女孩子們叫起來；米米喊我讓開，不然我一定會被碰倒的。

「但是你聞聞牠有多好的香氣呵！」我喊着。

第三章 新見解

卡清卡坐在半蓬車裏我的旁邊，沉思地俯下她的美麗的頭，看着在車輪下向後跑去的灰塵道路。我沉默地看她，並因為我在她的紅潤小臉上第一次看到的憂悒的，不似兒童的表情而驚異。

「我們馬上就到莫斯科了，」我說。「你想牠是什麼樣的呢？」

「我不知道，」她勉強地回答。

「總之，你覺得是怎樣的呢？牠比賽爾浦號夫還大呢，或是不然呢？」

「什麼？」

「哦，沒有什麼。」

但由於被人用來猜測另一個人的思想的，且是談話的導引線的，那種本能的感覺，卡清卡明白了她的淡漠損傷了我。她抬起她的頭轉向着我。

「爸爸向你說過我們要同你祖母住在一起嗎？」

「他說過：祖母想同我們長久住在一起。」

「我們都要住在那里嗎？」

「當然。我們在樓上住一邊，你住另一邊，爸爸住廂房。但我們都在樓下和祖母在一起吃飯。」

「媽媽說你的祖母很高貴很有脾氣。」

「不——呵！她只是在開頭似乎如此。她高貴，但一點也沒有脾氣。相反，她是很仁慈很愉快的。你要能看到在她的命名日的那樣的跳舞會就好了。」

「我仍然是怕她；此外，只有天曉得我們是否……」

卡清卡頓然停住，又顯出思索的神情。

「什——麼？」我急切地問。

「沒有，沒有什麼。」

「呵，你爲什麼說『天曉得』呢？」

「呵，你說你祖母那里有過一個跳舞會嗎？」

「是的。可惜你不在。有很多的客人——大約一千人——音樂，將軍們，我跳了舞……卡清卡！」我說，突然在我的描寫中停止，「你不在聽！」

「不，我在聽。你說跳了舞。」

「你爲什麼這麼沮喪？」

「一個人不能總是快樂。」

「呵，自從我們從莫斯科回來以後，你改變了很多。」老實地告訴我，「我添說，帶着堅決的目光轉向她，「你爲什麼變得這麼奇怪？」

「好像我是奇怪嗎？」卡清卡興奮地回答，這證明我的話令她覺得有趣。「我一點也不奇怪。」

「不，你不是你一向的那樣，」我繼續說。「從前我們看到你處處是和我們一致的，你看待我們像親戚，愛我們像我們愛你那樣，但現在你變得這麼嚴肅，疏遠着我們……」

「一點也不是！」

「眼，讓我說完，」我打斷她，已經感覺到我自己鼻子裏微微的癢，這先於那總是在我表示長久壓制的內心思想時湧進我眼睛的淚水。「你避開我們，只同米米說話，好像你不想知道我們。」

「但是一個不能夠總是一個樣子：有的時候必須改變，」卡清卡回答，在她不知道說什麼話時，她有用一種命定的必然性去說明一切的習慣。

我記得她有一次和疏寶琦卡吵架，疏寶琦卡叫她「愚笨的小姑娘」，她回答說，「不能夠人人是伶俐的，愚笨的人也必須有的；」但是我不滿意她的回答說「人有時候必須改變，」於是我繼續問她。

「爲什麼人必須改變？」

「哦，我們不會永久住在一起的，」卡清卡回答，微微臉紅，注意地看着非力卜的背，「媽媽可以和你的母親住一起，她是她的朋友，但天曉得她和那據說是很脾氣的伯爵夫人不能處得好。此外，我們總有一天要分手的，你們富——有彼得羅夫斯克田莊——我們窮——媽媽什麼也沒有。」

「你們富，我們窮」……這些話和與牠們有關的概念，我覺得似乎是很奇怪的。那時候在我的概念中只有乞丐與農人能夠是窮的，我的想像不能夠把貧窮的概念和優雅美麗的卡洽連在一起。我似乎覺得假如米與卡清卡過去總是和我們住在一起，則她們會永遠如此生活下去，平等地分享一切。這不會有別種樣子的。但此刻關於她們和我們的地位平等的成千新的模糊的思想擁擠在我的心中，我是因爲我們富她們窮而覺得如此羞慚，以致我臉紅，且沒有勇氣看卡清卡。

「即使是我們富她們窮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我想。「爲什麼這要造成必要的

分別呢？爲什麼我們不平均地分我們所有的東西呢？」但是我明白向卡清卡說到這  
個是不妥的，與這個邏輯的考慮相衝突的實際的直覺已經在向我說她是對的，把我  
的思想向她說明是不適當的。

「你真要離開我們，這是可能的嗎？」我說。「我們爲何要分開住呢？」

「有什麼辦法呢？我自己覺得惋惜，但假如事情是這樣，我知道我將做什麼：

……」

「做一個女伶嗎？……多麼無聊！」我打斷她，知道做女伶是她的一向的懷抱

「不，我小的時候說過這話……」

「那麼你要做什麼呢？」

「我一定要進修道院，住在那里，穿黑衣服，戴天鵝絨帽子。」

卡清卡開始啼哭了。

讀者，在你的生活的某一時期，你會偶然發覺到，你對於人事的觀感完全改變  
，好像以前所看見的一切忽然把牠的另一未知方面轉對着你嗎？這種道德上的轉  
變在這次旅行中我第一次發生，我把這當作我的少年的開始。

這觀念我第一次清楚地感覺到，就是，並不只是我們——並不只是我們的家庭——生活在世界上，並不是一切興趣集中在我們身上，而且還有另一種生活——就是與我們沒有共同相似之處，不爲我們掛心，甚至不知道我們的存在的那些人的生活。當然我先前知道這一切，但我不會像這時所知道的那樣地知道這一切。我過去不會認識牠，或覺得牠。

一個觀念只按照一種特殊的方法變成一種信念，這方法往往是十分意外的，而且是與別人獲得這個信念的方法不同的。我和卡清卡的談話是我的方法，這談話深深地感動了我，並使我想到了她的未來。當我看着我們所經過的鄉村與城市——在牠們的每一個房子裏至少居住着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家庭，看着那些帶着暫時的好奇心看我們的馬車然後即永遠在我們視線中消失的婦女與兒童，看着店員與農人，他們不僅不向我們鞠躬如同我在彼得羅夫斯克田莊上所見慣的，而且甚至看也不看我們一眼，——這時這問題第一次來到我的心中：「假如他們一點也不注意我們，有什麼能夠使他們發生興趣呢？」這個問題又引起了別的：「他們如何並靠什麼生活？他們如何扶養他們的兒童？他們教他們嗎？他們讓他們玩嗎？他們如何處罰他們？」等等。

第四章 在莫斯科

在我們來到莫斯科之後，我對於事物，對於人，對於我同他們的關係的看法的改變是更加明顯了。

在和我祖母第一次見面時，我看到她的瘦面打皺的臉和無光的眼，我原先對她所有的奴從的尊敬而畏懼心變成了同情；當她把臉垂在疏寶琦卡的頭上，她開始啜泣好像她所愛的媳婦的身體是在她的眼前時，我的同情竟變成了親愛之情。注意到她看到我們的憂愁，使我覺得不自在；我意識到我們自己對於她是無足重輕的，只是作為記憶而可貴；我覺得她落在我腮上的每一吻只表現一個思想：「她不復存在了，她死了，我永遠再看不見她了！」

爸爸，在莫斯科幾乎毫不注意我們，只在吃飯時才穿着燕尾服或大禮服帶着永遠憂愁的面孔和我們見面，——他用高襯衣領與硬袖，穿化裝服，他同鄉長，管家們到打穀場去，他打獵很失去了我對他的尊敬。卡爾勒伊發內支，祖母稱他為「助教師」，天知道為什麼他忽然想到把他的可敬的光頭改成了紅假髮，幾乎是



在正中有條直的分線，他似乎如此奇怪而可笑，我詫異我先前未注意到。

在女孩們與我們之間也有了一種不可見的障阻；她們和我們已經各有自己的祕密；她們似乎驕傲她們的袍子變得更長，我們驕傲我們的有皮帶的褲子。米米在第一個星期日穿了那麼美麗的長袍，頭上有那樣的緞帶，下來吃飯，我們立刻便能看出我們不復是在鄉間，而一切都要不同了。

第五章 我的哥哥

我只比佛洛佳小一年幾個月；我們生長，讀書，遊戲，總是在一起。我們之間並沒有長幼的差別；但正在我此時所說的那個時候，我開始明白我在年齡上，在興趣上，在能力上都和他不相等。我甚至似乎覺得佛洛佳自己知道他的優越而且驕傲這個。這個信念，也許是無根據的，是由我的虛榮心向我引起的，這虛榮在和他每次發生衝突時均受損傷。他在一切事情上——在遊戲，在功課，在爭論，在態度上——均在我之上，這一切使得我遠離他，並使我感覺到我所不解的道德的痛苦。假如當他們第一次給佛洛佳有褶褶的麻布襯地時，我坦白地說我因為自己沒有這樣的襯衫而苦惱，我相信我便覺得更加舒服了，並且每次他整頓領子時，我不會以為他這麼做正是要苦惱我了。

最使我痛苦的乃是我有時覺得佛洛佳明白我却試圖遮隱這個。

誰不曾注意過一向生活在一起的人們——弟兄，朋友，夫婦，或主僕——之間的一個幾乎不可見的笑容，一個動作，一個目光裏所表現的那些神祕的不說出的關

係呢——尤其是假如這些人不是互相完全坦白的？當他們的眼睛畏怯而躊躇地相遇時，有多少未表現的願望，思想，怕爲人了解的恐懼，是表現在一個無意的警視中呵！

但也許我的過份敏感與愛好分析在這方面欺騙了我；也許涕洛佳根本不會像我這樣感覺過。他性急坦白，嗜好有變化。被很不相同的事件所感動時，他便熱心地投身在這些事情中。

他會忽然被對於圖畫的愛好所支配：他自己作畫，把他所有的錢都用在圖畫上，向圖畫教師，向爸爸，向祖母要求圖畫；有時，他會忽然被對於被裝飾他的桌子的飾品的愛好所支配，他向全家搜集牠們；有時他會被對於小說的愛好所支配，他暗地裏弄到牠們，整天整夜地閱讀。我不覺地被他的嗜好所左右，但我太驕傲，不步他的後塵，並且太年輕而不夠自主，不能爲自己選擇一個方針。但我太羨慕他的任何地方像對於他的快樂而驕傲坦白的性格那樣，這在我們偶然發生的口角中表現得很清楚。我覺得他的行爲好，但我不能夠模倣他。

有一次，當他對於飾品的嗜好達到頂點時，我走到了他的桌前，偶然打碎了一個空的明亮的瓶子。

「誰要你動我的東西的？」進房的佛洛佳說，注意到我在他桌上各種飾品對稱排列上所弄的混亂。「瓶子到哪里去了？我相信你……」

「我偶然掉下，牠打碎了。這有什麼關係呢？」

「以後不許你再敢摸我的東西了，」他說，把破瓶的碎片放在一起，痛惜地看  
着。

「請不要發命令，」我說。「假如我把牠打破了，就是我打破了：還有什麼要說的呢！」

我笑着，雖然我一點也不願意笑。

「牠對於你是無足輕重；但對於我却是有用的，」佛洛佳繼續說，顫動他的肩，這是他承繼父親的一種姿勢。「他打破了，還笑！要不得的小子！」

「我是小子，但你大而笨。」

「我不想和你賽譽罵，」佛洛佳說，輕輕把我推向一旁。「走開！」

「不要推！」

「走開！」

「我向你說，不要推！」

佛洛佳抓住我的手臂，正要把我推開桌子，但我忿怒到最高點，抓住了一隻桌腿，把牠弄倒了。

「這一下你弄得好好！」所有的瓷器與玻璃飾品都落在地板上破碎了。

「可惡的小子！」佛洛佳大聲說，試圖抓住落下的的東西。

「哦，現在我們之間的一切都完結了，」我離開房時想。「我們永遠地吵翻了。」我們一直到晚互相沒有說話。我覺得自己有罪怕看他，整日什麼事也不能做。反之，佛洛佳把他的功課做得很好，飯後和女孩們談笑如常。

我們的教師剛剛上完功課，我就離開了房間。單獨和哥哥在一起時，我覺得恐懼，不舒服，羞恥。晚上我們上了歷史課之後，我拿了我的練習簿向門走去。當我走過佛洛佳身邊時，雖然我想走到他而前去和好，我却努嘴並試圖帶着憤怒的表情。這時候佛洛佳抬起頭，帶着難以辨別的仁慈地嘲諷的笑容，勇敢地看着我。我們的眼睛相遇，我知道他了解我，並且他明白我知道他了解我；但是某種不可能抵禦的情緒使我轉身走開了。

「尼考林卡！」他用最自然的，一點也不動情的聲音說，「不要生氣。假如我得罪了你，你原諒我，」他把手伸出給我。

這好像是有什麼東西漸漸升高，壓迫我的胸肺，阻礙我的呼吸，但這只經過一秒鐘；淚湧進我的眼裏，我覺得舒服一些了。

「原諒……我……佛洛……佳！」我說，緊握他的手。

但佛洛佳看着我，好像他不明白爲什麼我眼睛裏有淚……

## 第六章 瑪莎

但我對於事物的看法的改變沒有像這個改變如此令我自已驚訝的，這改變使我不再把我們的女僕之一看作女性的僕人，而開始把她看作「婦人，」我的心緒安寧與快樂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於她。

從我自己可能回憶的時候起，我記得瑪莎是在我們家裏，但一直在使我完全改變了對她的看法而我馬上就說的那事件之前，我從未對她有絲毫的注意。我十四歲時，瑪莎大約二十五歲。她很好看，但我怕描寫她，怕我的幻想又向我顯現出在我對她有熱情時所形成的那迷惑而錯誤的意象。爲免錯誤，我只想說她有異常白的皮膚，長得豔麗，並且是一個婦人，——那時我十四歲。

當你把課本拿在手裏，在房裏來回徘徊着，試圖只踏在木板間的隙縫上，或者唱出無意義的調子，或者用墨水塗染桌邊，或者完全不思索地重複什麼言語：總之，當你的理性拒絕活動；而你的佔優勢的想像尋找印象時——在一次那樣的心情中，我離開課室，信步地走到樓梯口。

有個穿淺口鞋子的人正從樓梯下段上來。當然我想知道他是誰，但忽然腳步停止了，我聽到了瑪莎的聲音：「那末，你爲什麼要欺人？假如瑪麗亞·伊發諾芙娜來了，那好嗎？」

「她不會來的，」佛洛佳的聲音低語着，有什麼東西嚮動聲，好像他試圖把她拉回去。

「喲，你把手放哪里來了？羞呀！」瑪莎跑上來經過我身邊，她的拉歪的頭巾露出她的胖白頸子。

我不能表白這個發現令我驚異到什麼程度，但驚異情緒立刻被對於佛洛佳的行的同情心所代替——我不再詫異他的行爲本身，而是詫異他發覺這麼做是愉快的，我不禁也想模倣他。

我有時花很多的鐘頭在樓梯口上，一點也不思想，只是極注意地聽着樓上的最細微的動作，但我從未能夠使自己模倣佛洛佳，雖然我想做那個正於世界上任何別的事。有時藏在門後，我帶着羨慕而又嫉妒的心情聽着女僕房間裏所發生的騷動，我想到假如我像佛洛佳那樣上樓去吻瑪莎，我的情況將如何。假如她問我，我需要什麼，我，帶着寬鼻子和翹起的捲髮，將回答什麼呢？有時我聽見瑪莎向佛洛佳說



：「呵，要有處罰呵！真地，爲什麼你要來擾亂我？去吧，你這頑皮的孩子！爲什麼尼考拉·彼得羅維支從來不到這里做呆事？」……她不知道那時候尼考拉·彼得羅維支是在樓梯下邊，準備爲了處於頑皮的佛洛佳的地位而放棄世界上的任何東西。

我是生性羞怯的，但我的羞怯因爲我醜這個信念而加強了。我相信沒有任何東西是像外貌那樣對於人的性格傾向有如此顯着的影響，而外貌本身尚不如外貌動人不動人這個信念。

我太重了，不習慣於我的情況，並且安慰我自己，好像狐狸令自己相信葡萄是酸的那時所做的；這就是，我試圖輕視美貌所引起的一切快樂，我覺得佛洛佳利用了的美貌，而我一心地羨慕他的美貌，我用了我全部的思想與想像力量在高傲的寂寞中尋找快樂。

第七章 鎗彈

「哦，我的上帝，彈藥呵！」米米用喘息與奮的聲音喊叫。「你在做什麼？你想燒掉房子，毀掉我們大家……」

米米帶着不可形容的剛毅之色，命令所有在場的人站到一邊，用堅決的大步子走近落在地板上的子彈，不顧她的突然爆發的危險，她開始把牠踏在脚下。在她認為危險已過去時，她叫了米哈益進來，吩咐他把這所有「彈藥」送得儘可能地遠，或者最好放在水裏，她傲慢地搖動着她的帽子，走進了客室。「他們被照顧得好，這是明白的！」她低語。

當爸爸從廂房進來時，我們跟他去到祖母的房裏。米米已經在那裏，靠窗子坐着，帶着一種神祕正經的表情嚴厲的看到門外。她手裏拿着包在幾張紙裏的東西。我猜想那是子彈，祖母已經知道了。

米米之外，房中尚有加莎，女僕之一，如她的發紅而忿怒的臉所表示的，是很惱亂的，還有不流門太爾醫生，一個矮小麻面的人，他徒然試圖用他的頭和眼向加

莎做神祕而安穩的姿勢使她鎮靜。

祖母自己已微微斜坐着玩「旅客」，一種「排心思」牌戲，這總是表示一種很惡的心情。

「你今天覺得怎樣了，媽媽？睡得好嗎？」爸爸問，恭敬地吻她的手。

「很好，我親愛的。我想你知道我總是很好的，」祖母回答，語調中表示爸爸的問題是最不合式最刺耳的。「哦，你願給我一塊乾淨手帕嗎？」她繼續說，轉向加莎。

「我給了你了，」加莎回答，指示祖母椅子扶手上的雪白的葛布手帕。

「把那褲布拉開，給我一個乾淨的，我親愛的！」

加莎走近衣櫥，打開一個抽屜，撞得那麼兇，以致房裏的甕子也響了。祖母嚴厲地警視我們大家，繼續注意地看女僕的動作。當她遞給了她我覺得是很相同的手帕，祖母說：

「你什麼時候替我擦烟葉呢，我親愛的？」

「我有了功夫就擦。」

「你說什麼？」

「我今天準要擦的。」

「假若你不願替我做事，我親愛的，你應該說。我會早已讓你走過了。」

「呵，讓我走，我不會哭的！」女僕低聲自語。

這時候醫生又開始向她眨眼，但她那壓忿怒而堅決地看他，以致他立即垂下眼睛，忙着弄他的錶鑰匙。

「你知道，我親愛的，我在自己家裏，他們怎樣向我說話嗎？」祖母說，當加莎仍然埋怨着離房時，轉向爸爸。

「讓我自己來替你擦煙葉吧，」爸爸說，顯然發覺自己是被這意外的訴述置在很困難的地位上。

「不用，謝謝你。你知道她如此無禮是因為她知道沒有別人能夠擦煙葉如我的意。你知道，我親愛的，」祖母稍停之後繼續說，「你的孩子們今天幾乎把房子燒掉了嗎？」

爸爸帶着恭敬的好奇心看着祖母。

「對了，這就是他們玩的東西！把那給他看，」她說，轉向米米。  
爸爸把子彈拿到手裏，不能不笑。

「但這是子彈，媽媽，」他說，「這一點也不危險。」

「我很感謝你教導我，我親愛的，只是我已經太老了……」

「神經病，神經病！」醫生低語。

爸爸立即轉向我們：

「這個你們從哪里弄來的？你們怎麼敢玩這種東西？」

「你用不着問他們，你應該問他們的助教師，」祖母說，帶着特別的輕蔑說「助教師」這字。「他是照顧什麼？」

「佛洛佳說卡爾勤·伊發內支自己給他那個彈藥的，」米米附和着。

「哦，你看他是多麼好，」祖母繼續說，「他在哪里，那個助教師——他叫什麼？……找他來。」

「我讓他出去訪人去了，」爸爸說。

「那是沒有理由的：他應該總是在這里。他們不是我的孩子，却是你的，我沒有權利勸告你，因為你比我聰明，」祖母繼續說，「但似乎現在應該替他們聘一個教師，不是助教師，日耳曼的農夫；而且是愚笨的農夫，他什麼都不能教他們，只有壞禮貌同提羅爾（奧地利之一省——譯）的歌。我問你，會唱提羅爾的歌，對於

小孩們有什麼好處？然而「現在」沒有人想到這個，你可以照你歡喜的去做。」

這個「現在」意思是：「現在他們沒有母親了」並且在祖母的心中引起了悲哀的記憶。她垂下眼睛，看着鼻烟壺與上面的畫像，沉思着。

「我早就想着這個，」爸爸連忙地說，「並且想請教你，媽媽。我們要不要聘請現在按鐘點教他們功課的聖·熱羅門呢？」

「是的，那好極了，親愛的朋友，」祖母回答，「不再用先前說話的那種不滿意的語氣。」聖·熱羅門無論怎樣會做「教師」知道領導 *des enfants de bonne main*（好人家的孩子）。他不只是一個 *menin*（侍從）一個助教，只宜于帶他們散步。」

「我明天準去同他說，」爸爸說。

在這談話的兩天之後，卡爾勒·伊發內支真把他的地位讓年輕的法國公子哥了

## 第八章 卡爾勒·伊發內支的身世

在卡爾勒·伊發內支要永遠離開我們的前一天晚上很遲的時候，他站在他的床旁邊，穿填絮的化裝服，戴紅帽，彎腰對着他的旅行提包，小心地收拾着他的東西。

卡爾勒·伊發內支後來對我們的態度是特別冷淡：他似乎避免和我們有任何交往。所以那時，當我進房時，他低頭看我一下，繼續做他的事。我躺到我的床上，伯卡爾勒·伊發內支，從前總是禁止我這麼做，却什麼也未向我說，而他既不願再斥責也不再約束我們，他現在和我們沒有關係了——這思想強烈地令我想到來臨的分別。他不再照顧我們，這使我悲傷，我想向他表示這個。

「讓我來幫你忙，卡爾勒·伊發內支，」我說，走近他。

他向我看了一眼，又轉過頭去，但在我投給我的倉卒警視中，我看到的不是我用以說明他的冷淡的漠不相關，而是誠懇的集聚的憂愁。

「上帝看見知道一切，一切決定于他的神聖意志，」他說，站得挺直，深深嘆

息。「是的，尼攷林卡，」當他看見我帶着真摯同情的表情看他時，他繼續說，「我的命運注定了我從幼到死都不幸福。我對人所做的善事總是得到惡報，我的酬報不在這里，却在那里，」他指着天說。「但願你能知道我的身世和我在這一生所該忍受的一切！……我做過鞋匠當過兵，做過逃兵，我進過工廠，做過教師，我現在什麼都不是了，好像上帝的兒子，我們沒有枕首的地方，」他說完，閉着眼睛，坐進安樂椅裏。

注意着卡爾勒·伊發內支在激動的心情中向他自己表現內心的思想而不顧他的聽者，我靜靜地坐到床上，眼不離開他的仁慈的臉。

「你不是一個幼孩，你能了解！我要向你說我的身世和在這一生所忍受的一切。有一天你會想到這個如此愛你們孩子們的老朋友。」

卡爾勒·伊發內支把手臂搭在他身旁的小桌子上，拿起一撮鼻烟，把眼睛對着天，用他通常向我們口授時的那種特別的單調的喉音開始了他的故事：

「在我母親的肚裏時便已經是不幸福。Das Unglück verfolgte mich schon im Schosse meiner Mutter!」他竟更動情地用日耳曼語重複。

因為卡爾勒·伊發內支告訴我的身世已非一次，且是用同樣的字句與同樣不



變的音調，我希望幾乎逐字地重寫出來，當然要除了文字上的錯誤，這讀者可以憑第一句作判斷。這是他的真正身世，抑是他在我們家裏的孤獨生活中所生的幻想的產物並由于常常重複的結果他開始自己相信牠，抑是他僅僅用幻想的枝葉裝飾實際的生活事實，我從未能決定。一方面，他說他的身世時帶着太多的強烈情緒與井然的貫徹——真實性的主要證據——使人能夠不相信；另一方面，在他的敘述中有太多的詩的美，就是這種美引起人的懷疑。

「在我的脈管中流着索木爾不拉特伯爵們的高貴的血脈！In meinen Adern fließt das alte Blut der Grafen von Sommerblatt! 我是在結婚六個星期出生的。我母親的丈夫，（我叫他爸爸）是索木爾不拉特伯爵的佃戶。他不能忘記我母親的恥辱，不歡喜我。我有一個小弟弟約翰和兩個妹妹，但在我自己的家裏我是一個生客。Ich war ein Fremder in meiner eigenen Familie! 當約翰能夠惡作劇時，爸爸說：『對於卡爾勒那個孩子，我沒有一分鐘的好感，』並且我被責罵被處罰。當我的妹妹們爭吵時，爸爸說：『卡爾勒決不會是一順從的孩子！』並且我被責罵被處罰。只有我的慈母愛我，撫愛我。她常常向我說：『卡爾勒，到我房裏來！』她偷偷地吻我。『可憐，可憐的卡爾勒！』她說，『沒有人愛你，但我不

會拿你去換任何人。你媽媽要求你一件事，『她向我說，『用心讀書，永遠做一個誠實的人，善良的上帝不會丟棄你的！』』 Trachte nur ein ehrlicher Deutscher zu werden,』 sagte sie, 『und der liebe Gott wird dich nicht verlassen!』』 我曾試圖如此。當我十四歲能夠領受聖餐時，我媽媽向我爸爸說：『卡爾勒現在是一個大孩子了，格斯塔夫。我們對他要怎麼辦？』爸爸說：『我不知道！』然後媽媽說：『讓我們送他進城，到舒茲先生那里去吧；讓他做鞋匠！』爸爸說：『好的！』 Und mein Vater sagte: 'gut!' 我在城裏和鞋匠住了六年七個月，我的主人歡喜我。他說：『卡爾勒是一個好工人，馬上就可以做我的 Geselle, 我的助手了。但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一七九六年有一次 Conscription (徵兵) 一切十八歲到二十一歲之間的體格好的人都要在城裏報到。

『爸爸和弟弟約翰來到城裏，我們一起去拈阄，誰當兵誰不當兵。約翰拈了一個壞數字——他該當兵。我拈了一個好數字——我不用當兵。爸爸說：『我有一個獨生子，我一定要和他分到了！』 Ich hatte einen einzigen Sohn, und von diesem muss ich mich trennen!』

我拉着他的手說：『你爲什麼說這話，爸爸？同我來，我有話向你說。』爸爸

來了，我們坐在一家旅店的小桌子前。我說，「替我們拿兩杯 Bierkrug！」他們拿來了。我們各人喝了一杯，弟弟約翰也喝了。

「我說，「爸爸，不要說那樣的話！——你有一個獨生子，你一定要和他分別。我聽到這話，我的心快要跳出來了！弟弟約翰不用服役。我去當兵！……這裏沒有人需要卡爾勒，卡爾勒去當兵。」

「爸爸向我說，「你是好漢，卡爾勒·伊發內支！」他吻了我。Du bist ein braver Burschel” sagte mir mein Vater und kusst mich!

「於是我當了兵。」

第九章 續前

「那時是一個可怖的時代，尼考林卡，」卡爾勒·伊發內支繼續說。「拿破崙是在那時候的。他想征服日耳曼，我們保衛我們的祖國直到最後的一滴血！Und wir've theidigten unser Vaterland bis auf den letzten Tropfen Blut!

「我到過烏爾木，我到過奧斯特里茲，我到過瓦格拉木！Ich war bei Waigr am!」

「你真打過仗嗎？」我問，驚異地看着他。「你也果真殺過人嗎？」

卡爾勒·伊發內支立即向我重行保證了這一點。

「有一次，一個法國擲彈兵落在同伴之後，跌倒在路上。我帶着毛瑟鎗跑過去，想把他殺死，aber der Franzose warf sein Gewehr und rief, "Pardon"」

（但這個法國人丟了他的武器，大聲喊，「饒命」），我就讓他走了。

「在瓦格拉木，拿破崙把我們趕到一個島上，包圍了我們，沒有地方能跑。我們三天沒有吃食，並且站在及膝的水裏。那個流氓拿破崙沒有俘虜我們，也沒有放

走我們。 und der Bosewicht Napoleon wollte uns nicht gefangen nehmen und nicht freilassen!

「在第四天，謝謝上帝，他們俘虜了我們，把我們領進一個堡壘。我穿着藍褲子，好布軍服，十五塊銀元，一個銀錶——我爸爸的禮物。一個法國兵把這全拿走了。僥倖我有媽媽縫在我背心裏的三個金元。沒有人發現牠們！」

「我不想在堡壘裏久留，決定逃跑。有一次大節日，我向看管我們的軍曹說：

「軍曹先生，今天是大節日，我想慶祝一下。請你帶兩瓶馬德拉酒來，我們在一起喝。軍曹說：『好。』軍曹帶來了馬德拉酒，我們各飲了一杯，然後我拉着他的手說：『軍曹先生，也許你也有父母吧！』……他說，『我有的，毛亦爾先生。』我說，『我的父母有八年沒有看見我了，不知道我或是活着，或是我的骨頭早已躺在濕土裏。哦，軍曹先生！我背下面有兩個金元，你拿去，讓我走吧。做我的恩人吧，我媽媽要終生爲你向萬能的上帝祈禱。』

「軍曹飲了一杯馬德拉酒，說：『毛亦爾先生，我很歡喜你，我可憐你，但你是俘虜，我是兵！』我緊握他的手說：『軍曹先生！』Ich druckte ihm die Hand und sagte, "Herr Serge nt!"」

「軍曹說：『你是窮人，我不要你的錢，但我要幫助你。我上了床的時候，你買一桶麥酒給兵士們吃，他們要睡着的。我不看你！』」

「他是一個仁慈的人。我買了一桶麥酒，當這些 Soldaten (兵士們) 都喝醉時，我穿上靴子和一件舊大衣，輕輕走出去。我走到壁壘上，想跳，但那里有水，我不願弄壞我最後的衣服，所以我走到門口。」

「一個哨兵帶着毛瑟鎗 auf und ab (來回地) 走着，看着我。『Qui vive?』 sagte er, auf einmal, (『那里是誰?』他忽然地說，) 我不作聲。『Qui vive?』 sagte er zum zweiten Mal, (『那里是誰?』他第二次說，) 我不作聲。『Qui vive?』 sagte er zum dritten Mal, (『那里是誰?』他第三次說，) 我跑了。我跳進水裏，爬到對岸上，逃走了。Ich sprang ins Wasser, Kletterte auf die andere Seite und machte mich aus dem Staube.

「我順大路跑了一整夜，但天亮時我怕我會被人認出來，便藏在高棵麥田裏。我跪下來，交合着雙手，爲我的得救感謝了我們的天父，帶着安甯的情緒睡着了。Ich dankte dem Allmächtigen Gott für seine Barmherzigkeit und mit beruhigten Gefühl schlief ich ein.

「我晚上醒了，再向前走，忽然一輛日耳曼大四輪車和一對黑馬趕上我了。車上坐着一個衣服齊整的人；他插着烟斗，看着我。我走慢了，讓車子過去，但我走慢時，車子也走慢了，那人看着我。我走快了一點，車子也走快了一點，那人看着我。我半到路旁，那人停住了馬，看着我。他說，「年輕人，這麼遲你到哪里去？」我說：「我到福蘭克府去。」「到我的車上來吧，還有空，我帶你到那里去……爲什麼你什麼也沒有帶？爲什麼你的鬚子沒有剃，爲什麼你的衣服弄泥了？」當我在他身邊坐下時，他說。我說，「我是一個窮人，我想在工廠裏找一個事，我的衣服髒，因爲我路上跌倒了。」他說，「年輕人，你在向我說假話，路現在是乾的。」

「我不作聲。」

「那個仁慈的人說，「把真話全告訴我，你是什麼人，你從哪里來的。我歡喜你的臉，假如你是誠實的人，我就幫助你。」

「我向他說了一切。他說，「好的，年輕人，到我的繩子工廠去吧。我給你工作，衣服，和錢，你和我住一起。」

我說，「好的。」

「我們到了繩子工廠，這個仁慈的人向他的妻子說：『這個年輕的人爲了他的祖國打過仗，逃出了俘囚。他沒有家，沒有衣服，沒有麵包。他將和我住一起。給他乾淨的麻布衣服，給他飯吃。』」

我在繩子工廠裏住了一年半，我的主人是那麼歡喜我，他不想讓我走。我是快樂的。那時我是一個漂亮的人。我年輕，高大，藍眼，有勾鼻子，……」夫人：……（我不能說出她的名字）我主人的妻子是一個年輕的美麗的婦女，她愛上我了。

「當她看見我的時候，她說：『毛亦爾先生，你媽媽怎麼叫你？』我說，「卡爾勒申。」

「她說，『卡爾勒申，坐我旁邊來！』」

「我坐到她的旁邊了，她說：『卡爾勒申，吻我！』」

「我吻了她，她說，『卡爾勒申，我愛你，所以我不能夠再忍受了！』她全身打顫了。」

卡爾勒·伊發內支在此停了很久，轉動着他的仁慈的藍眼睛，輕輕地搖着頭，開始笑着，好像人們在快樂的回憶時所做的。



「是的，」他又開始了，在椅子裏動着，用化裝服裹着身體，「在我的生活中我經歷了許多好事和壞事，但這是我的見證人，」他說，指着掛在他床上的帆布刺綉的救主像，「沒有人能說卡爾勒·伊發內支不是一個誠實的人！我不願意用忘恩負義去報答L先生對我的仁愛，我決定逃走。在晚間人人上了床時，我寫了一封信給我的主人，放在我房裏的桌上。我拿了我的衣服和三塊銀元，輕輕地上了街，沒有人看見我，我順着路走。」

「我有九年沒有看見我媽媽，不知道他還活着，抑是他的骨頭已經躺在濕土裏。我回到了我的故鄉。當我到了城裏的時候，我問索木爾不拉特伯爵的佃戶格斯塔夫·毛亦爾住在哪里，我聽別人說，『索木爾不拉特死了，格斯塔夫·毛亦耳現在住在大街上，開酒店。』我穿上我的主人給我的新背心和好衣服，把我的頭髮梳好，去到我爸爸的酒店裏。我的妹妹瑪麗申坐在店裏，問我要什麼。我說，『我能夠喝一杯酒麼？』她說，『Vateri(爸爸)有個年輕人要求喝一杯酒，』爸爸說，『給這個年輕人一杯酒吧。』我坐到桌前，喝了我的一杯酒，抽了一斗烟，看着爸爸，瑪麗申，和也走進了店裏的約翰。當我們說話的時候，爸爸說，『無疑，年輕人，你知道我們的軍隊現在駐紮在哪里嗎？』我說，『我自己是從軍隊裏來的，牠駐紮在維也納。』爸爸說，『我們的兒子是一個兵；他有九年沒有寫信給我們了，我們不知道他是活着還是死了。我的妻子總是哭他……』我抽了烟斗，說，『你的兒子叫作什麼，他在哪里服役？也許我知道他。……』我的爸爸說，『他叫作卡爾勒

·毛亦爾，他在奧國輕騎兵隊裏服役。」我的妹妹瑪麗中說，「他是一個高大美麗的人，像你這樣。」我說：「我知道你們的卡爾勒！」*„Am-hia!”* sagte auf ein mal mein Vater. (阿瑪麗亞！)我父親忽然地說，)「來呀！這里有一個知道我們的卡爾勒的年輕人！」我的親愛的媽媽從後門來了。我立刻認出了她。「你知道我們的卡爾勒嗎？」她說，看着我，臉兒完全發白，並且發抖……我說，「是的，我看見了他，」我不敢抬眼看她；我的心要跳了。媽媽說，「我的卡爾勒是活着了！謝謝上帝！我親愛的卡爾勒，他在哪裏？假如我還能再看見他，我的愛兒，我就會死得心安了，但是上帝不願」——她哭了。我不能約制了……我說，「媽媽！我是你的卡爾勒！」她倒進我懷裏來了。」

卡爾勒·伊發內支閉上眼睛，他的嘴唇打顫。

「*„Mutter!”* sagte ich, *„ich bin ihr Sohn, ich bin ihr Karl!”* Und sie struzte mir in die Arme,」當他稍微鎮靜時，他重複着，他拭去了流到他腮上的淚滴。

「但上帝的意思不是要我在本國過其餘的歲月！我是注定了不幸的！*Das Un-glück verfallte mich überall!*……我在本國只住了三個月。一個星期日，我在咖

啡館裏，買了一杯啤酒，吸着我的烟斗，同我的朋友們談到政治，佛蘭茲皇帝，拿破崙、戰爭，人人說出自己的意見。在我們旁邊坐着一個穿灰大衣的陌生的紳士，他喝咖啡，吸烟斗，什麼也未向我們說。Er rauchte sein Pfeifchen und schwieg.

三：當守夜的人報告十點鐘時，我拿了帽子，付了錢，回家了。半夜裏有人敲門。我醒了，說：『是誰？』「Macht an! (開門!)」我說：『說了你是誰，我就開門。』

Ich sagte: "Sagt wer ihr seid und ich werde aufmachen." 從門外傳來 "Macht an! im Namen des Gesetzes!" (奉法律之命開門吧!) 我開了門。兩個帶毛瑟鎗的兵站在門口，在咖啡館裏坐在我旁邊的穿灰大衣的陌生人走進房來了。他是一個偵探! Es war ein Spion! 偵探說，「跟我走。」我說，「好的!」我穿上靴子和褲子，穿上吊褲帶，在房裏來回走動。我心裏有什麼東西在沸騰。我說：「他是一個惡棍!」當我走到掛着劍的牆邊時，我忽然攫取了牠，說：「你是一個偵探：防禦你自己!」 Du bist ein Spion: vertedeige dich! Ich gab einen Hieb 在右邊，einen Hieb 在左邊，(我在他右邊打了一下，在他左邊打了一下，) 在他頭上打了一下。偵探跌倒了。我拿了我的旅行提包和我的錢袋跳出窗子。Ich nahm meinen Mantelsack und Bantel an! spang zum Fenster hin us. Ich

Kam nach Ems. (我到了厄斯。)在那里我認識了薩生將軍。他歡喜我，給了我一個大使館的護照，帶着我來蘇國教他的小孩們。薩生將軍死後，你的媽媽聘了我。她說，「卡爾勒·伊發內支！我把我的小孩們交給你；愛他們，我永不辭你。我要使你的老年安易。」現在她不在，一切都被忘掉了。我現在必須在老年爲了我二十年的服務到街上去找面包皮。上帝看見這個，知道這個，這是他的神聖意志——只是我捨不得離開你們孩子們！」卡爾勒·伊發內支結束了，拉我手臂，把我拉到他面前，吻我的頭。

第十一章 分數

在居喪的年尾祖母從那打擊她的悲痛中稍稍恢復過來，開始偶而見客，特別是我們這個年齡的兒童們。

在十二月十三，疏寶琦卡的生日，考爾娜考發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兒，發拉黑娜夫人與涅琦卡，伊林卡·格拉卜，和伊文家兩個最小的，在飯前來到。

話聲、笑聲、跑動聲從大家聚集的樓下傳來，但我們要完畢了早課才能加入他們。掛在課室的表上說：「Lundi, de 2 a 3, ma'tre d'histoire et de geographie (星期一，二至三，歷史地理教師，)」我們就是在等候這個 ma'it' d'histoire 要聽他講，送他走，然後我們才得自由。已經是兩點二十分了，但是在他必經的街道上還聽不到也看不見歷史教師來，我帶着永不再見他的強烈願望向街上看去。

「似乎刻別皆夫今天不來了，」佛洛佳說，從他正在預備功課的斯馬拉格道夫教科書上把頭拿開了片刻。

「但願如此，但願如此……因為我一點什麼也不知道！但我想，他來了，」我

用沮喪的聲音添說。

佛洛佳站起來，走到窗前。

「不，那不是他。那是一個紳士，」他說，「讓我們等到兩點半鐘，」他添說，他伸直身軀，同時搔他的頭頂；他通常離開工作休息片刻時便這麼做。「假如他到兩點半還不來，我們可以告訴聖·熱羅門，放下我們的筆記本了。」

「他歡喜到這裡來的，」我說，也伸直身軀，在我頭上搖動着雙手裏的卡益大諾夫的歷史。

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便打開書本上功課所在的地方，開始閱讀。這一課長而難。我一點也不明白，並且知道我沒有功夫學習任何一部分，尤其是因為我是在那樣興奮的情況中，我的思想不能集中在任何功課上。

在歷史（我總覺得這是最無趣最難的功課）的上一課之後，列別皆夫對聖·熱羅門訴怨我，並且在我的分數上寫了兩分，聖·熱羅門後來向我說，假如我下一次得不上三分，我將受到最嚴重的處分。（註）那個「下一次」現在正等着我，我承認我那時是很恐懼的。

（註）俄國學校以一分為最低，五分為最高。

我是那麼專心在讀生功課，以致門廳裏脫木鞋的聲音也突然驚動了我。我還不及旁顧，在門口已出現了教師的麻面令我討厭的臉，和穿藍燕尾服扣學者扣子的太熟識而笨拙的身體。

教師慢慢地把帽子放在窗台上，把我們的練習簿放在桌上，用雙手分開衣服的燕尾（好像這是很必要的），喘息着坐到他的椅子上。

「好，諸位，」他說，擦着他發汗的雙手，「讓我們先溫習上一課裏所說的，然後我便試使你們明白後面中古時代的事件。」

這意思是，回講你的功課。

常佛洛佳帶着讀熟了功課的人所常有自由與信心回答他時，我無目的地向樓梯走去，並且因為我不能下樓去，很自然地，沒有覺得，便到了樓梯口。但我正要走到我通常在門外的觀察地點時，米米忽然碰見了我，她總是我倒霉的原因。

「你在這裏嗎？」她說，嚴厲地看我，又看女僕房間的門，然後又看我。

我因為不在課室裏，因為是在這樣一個不適宜的地方，覺得自己是十分有罪，所以我不作聲，垂着頭，表出最悲痛的懊悔表情。

「呵，這是大不應該的！」米米說。「你在這裏做什麼？」我沉默着。「不行



，這是不能夠放過去的，」她繼續說，用她的指節敲着梯欄，「我要把一切告訴伯爵夫人，」

當我回課室時是三點欠五分。教師似乎不注意我在不在，繼續向佛洛佳解釋下一課。當他解釋完畢，開始把練習本聚攏而佛洛佳去到隣房取他的手杖時，我有了這個安慰的思想——一切完畢而我被遺忘了。

但忽然教師帶着惡意的笑容轉向我。

「我想你讀熟你的功課了，」他說，擦着雙手。

「我讀了，先生，」我回答。

「就請你告訴我一點關於聖·路易十字軍的事情吧，」他說，在椅子裏搖着，思索地看着地上的腳。「先告訴我引誘法王加入十字軍的理由是什麼，」他說，舉起眉毛把手指指着墨水瓶；「然後說明那次十字軍的大概性質，」他繼續說，動着他的整個的手，似乎他要抓住什麼，「最後，說那次戰爭對於歐洲國家一般的影響，」他說，用練習本打桌子左邊，「以及特別對於法國的影響，」他結束，打桌子右邊，把頭向那邊偏着。

我嚥了幾下口液，咳嗽，把頭偏向一邊，沉默着。然後我拿起在桌上的一杆翹

筆，開始把牠折碎，但仍然沉默着。

「把翻筆給我，」教師說，伸出他的手。「牠還能用。好嗎，少爺？」

「盧道，……卡爾……聖·路易是……是……是……一位仁慈而聰明的沙皇……」

……

「什麼？」

「一位沙皇。他想去耶路撒冷，把政事交給了母親。」

「她是什麼名字？」

「不……不……蘭卡！」

「什麼？布蘭卡？」

「呵，你不再知道別的了嗎？」他諷刺地說。

我沒有耽擱時間，所以我咳嗽了一下，開始說出我心中所想到的任何東西。教師沒有說什麼：他用從我這裏拿去的翻筆掃掉桌上的灰塵，注意地從我耳朵旁邊看過去，重複說，「很好，少爺，很好。」我覺得我什麼也不知道，並且不是按照我應該的那樣在表現我自己，我看到教師不阻止或糾正我，覺得異常痛苦。

「爲什麼他想去耶路撒冷，」他說，重複我的話。

「爲了……因爲……以便……爲了……」

我完全混亂了，沒有說別的字，覺得即使那個下賤的教師沉默着向我疑問地看一年，我也不能夠發另外一個聲音。教師向我看了大約三分鐘。然後他的臉忽然作了深愛的表情，他用動情的聲音向剛進房的佛洛佳說：

「把本子給我記下你們的分數。」

佛洛佳把本子送給了他，小心地把票放在旁邊。

教師把本子打開，從容地把筆醮進墨水裏，用優美的筆法在進步與品行項下替佛洛佳寫了五。然後把筆停在我的分數欄上，他看着我，抖下了一點墨水，思索着。

忽然他的手作了不易察覺的動作，在第一欄中出現了一個寫得好的「和點子」——另一動作，在品行欄中出現了另一個「和點子」。

小心地合上了分數本，教師站起來走到門前，好像他沒有注意到我的表現着失望，懇求，與責備的目光。

「米哈益·拉銳奧內支！」我說。

「不，」他說，已經知道我要說什麼，「這樣讀書是不行的。我不願意憑空拿

錢。」

教師穿上他的木鞋和駝絨大衣，很小心地繫了一條領巾在頸子上。在我所發生的事情之後，似乎可以畢慮什麼事情嗎？對於他是筆一揮，而對於我却是最大的不幸。

「功課完了嗎？」聖·熱羅姆走進房來問。

「完了。」

「你的教師對你滿意嗎？」

「是的，」佛洛佳回答。

「你得了什麼分數？」

「五分。」

「尼考拉呢？」

我沉默着。

「四分，我想，」佛洛佳說。

他明白我必須被拯救，即使只是爲了當天。讓他們處罰我吧，只要不是在我們有客人的當天。

“Voyans, me s'eurs!”, (聖·熱羅姆在每句話中有說“Voyans!”, (讓我們看)的習俗,) “Faites votre toilette, et descendez.” (你們把衣服弄齊整了, 讓我們下樓吧。)

150

讓我們下樓吧

第十二章 小鑰匙

我們還不及下樓向全體客人們問好，便被叫去吃飯了。爸爸是很愉快（這時候他贏了錢），給了琉璃琦卡一套貴重的銀茶具，在吃飯時，他想起了，他還去了替過名命日的女孩所預備的一個糖果盒在廂房裏。

「爲什麼要派用人呢，還是你去的好，考考，」他向我說。「鑰匙是在大桌上的貝壳裏，知道嗎？……那麼你拿了鑰匙，用最大的鑰匙開右邊的第二個抽屜。在裏面你會找到盒子，糖果在紙裏，全拿來。」

「要把雪茄帶給你嗎？」我問，知道他在飯後總是派人去拿。

「帶來，但當心不要動我的任何東西！」他在我後邊說。

在指定的地方找到了鑰匙，我便想打開抽屜，這時我却想要知道，掛在同一串結上小鑰匙是開什麼的。

在桌上的無數物品之間，靠桌櫃站着一個有掛鎖的公文挾，我想試試看小鑰匙是否適合牠。試驗獲得完全的成功，公文挾打開了，我在裏面找到了整堆的文件。

好奇心那麼說服地勸誘我看看這些文件是什麼，以致我無暇注聽良心的聲音，開始觀看公文夾裏的東西。……

兒童對於一切大人們尤其是爸爸的無條件的尊敬，在我心中是那麼強，以致我的理智不自覺拒絕絕對於我所見的東西作任何結論。我覺得，爸爸應該生活在十分特別，美麗、而我所不能了解，到達的天地中，而試圖透入他的生活祕密對於我是一種褻瀆的行爲。

因此，幾乎是我在爸爸公文夾中偶然所得的發現，除了我做了壞事這個模糊的意識，沒有在我心中留下任何明白的概念。我覺得羞愧而不安。

在這個心情的支配之下，我想盡可能迅速地鎖上公文夾，但顯然我是注定了在這個可紀念的日子受到一切可能的不幸：把鑰匙放進了鑰匙眼裏，我把牠的方向轉錯了；我設想是鎖起來了，拔出鑰匙，而——可怕啊！——我手裏只有鑰匙的柄了。我徒然試圖把牠和丟在鎖裏的一半合到一起，並由某種魔術的力量把牠從裏面拿出來；最後不得不有這可怕的思想了，就是我做了新的犯罪，這在當天爸爸回書房時定要被發覺的。

米米的怨訴，分數和鑰匙！我不會發生更不幸的事情了。祖母——因為米米的怨訴，聖·執羅姆——因為分數，爸爸——因為鑰匙……這一切不會遲到今天晚上就要落在我的身上了。

「我的情形會成爲什麼樣的呢？！啊！啊！我做了什麼呢？！」我出聲地說，在書房的軟地毯上徘徊着。「哎！」我向自己說，取出糖果與雪茄，「在數難逃啊……」於是跑回屋裏了。

我幼年聽尼考拉所說的這個宿命論的格言，在我生活的一切困難時候，對我發生過有益的，暫時安慰的效用。進到大庭時，我是在幾分興奮而不自然却極愉快的心情中。



飯後Petit jeu（小遊戲）開始了，我在遊戲中有了最活潑的扮演。在玩「貓子老鼠」時，我笨拙地對着和我們同玩的考爾那考發家的女教師跑去，不意踏上了她的衣服，把牠弄破了。我注意到，所有的女孩子們，尤其是索涅琦卡，很高興看到女教師帶着慌亂的神色走到女僕房裏去縫她的衣服，我決定了使她們再這麼高興一次。由於這個可愛的動機，在女教師剛剛回到房間裏時，我便在她四周跑着，並且繼續着這個表演，直到我找得了適當時機讓我的腳踏上她的裙子，把牠弄破。索涅琦卡和女公爵們不能約制笑聲，這極愉快地滿足了我的自尊心，但聖·熱羅姆，想必是注意到我的惡作劇，向我走來，皺着眉（這是我不能忍受的），說似乎我不是在向着好處玩，說假如我不有禮貌，則雖然是在節日，他也要使我後悔的。

但我是在興奮的心情中，好像一個人輸了的錢超過他口袋中所有的，不敢計算他的賬目，却繼續作不顧一切的賭博，他已沒有了贏回的希望，只是不讓自己有恢復神志的時間。我大胆地笑着離開他。

在「貓子老鼠」之後，有人提議了一種似乎被我們稱爲 Lange Nase（長鼻子）的遊戲。這種遊戲的要點乃是相對地擺兩排椅子，女子和男子分成兩批，輪流地每人選擇對方另一個人。

最小的女公爵每次選最小的伊文，卡清卡或選佛洛佳或選伊林卡，索涅琦卡總是選塞饒沙，令我極爲詫異的是當塞饒沙對直地走來坐在她對面時，她一點不怕羞。她笑着可愛的宏曠的笑聲，並且點頭表示他猜中了。沒有人選我。極爲損傷我的自尊心的，是我明白了我是多餘的，賸下的，關於我每次都有人說：誰賸下了？「是尼攷林卡啊；那末你就選他吧。」因此，輪到我走出時，我對直地或是走近姊姊，或是走近醜陋的女公爵之一，但不幸，從來沒有錯過。索涅琦卡似乎是那麼專心注意在塞饒沙·伊文身上，以致我對於她是毫不存在的。我不知道在什麼立場上我心裏稱她爲女奸人，因爲她從未允許過我選我而不選塞饒沙；但我堅決地相信她對待我是極卑劣的。

遊戲之後，我注意到，女奸人——我輕視她，却不能夠眼睛離開她——同塞饒沙·卡清卡一道走到角落裏，神祕地談着什麼。我藏到鋼琴的後邊，以便發現他們的祕密，我看了如下的事情：卡清卡拿着麻紗手帕的兩角像屏風，用牠遮住塞饒沙

與索涅琦卡的頭。『不；你輸了，現在給錢吧！』塞饒沙說。索涅琦卡，垂着手，站在他前面，好像有罪，並且紅着臉說：『不，我沒有輸，是不是，Mlle Gathermer？』卡清卡回答說：『我愛真理，你輸了賭注，ma chère！』

卡清卡還未說完這話，塞饒沙便彎腰吻了索涅琦卡。那麼對直吻了她的紅唇。索涅琦卡笑着，好像這是毫無關係，好像這是很愉快的。可怕!!! 哦，狹猾的女奸人

！

## 第十四章 蝓

我忽然對於一般的女性覺得輕視，特別是對於索涅琦卡；我開始令自己相信：在這些遊戲中沒有任何有趣的地方，牠們只宜於小女孩們，我極想反抗，做一種令大家驚訝的勇敢的惡作劇。機會不久就有了。

聖·熱羅姆和米米說了什麼，走出房間，聽到他的腳步聲先是在樓梯上，然後是在我們頭上，向着課室。我想米米向他說了在上課時她在什麼地方看見了我，而他是去看成績簿。我那時候認為聖·熱羅姆除了要處罰我，他生活上沒有別的目的了。我在什麼地方讀到，從十二歲到十四歲，即是在少年與青年的轉變期間的孩子，是特別傾向於縱火，甚至殺人。想到自己的幼年，特別是我在那個我覺得是不幸的日子裏所有的心情，我極清楚地想起了最可怕的犯罪之可能，牠沒有目的，沒有傷害之意，而是如此——由於好奇，由於不自覺的需要活動。

有些時候，本來在那麼昏暗的色彩中向人呈顯，使人不敢想到牠，完全停止他的理智的活動，並試圖令自己相信，未來是不會有的，過去是不會有的。在這種時

候，理智不預先考慮意志的每個決定，而生活的唯一的諸項動力乃是肉體的本能，——我明白，在這種時候，小孩由於沒有經驗，是特別傾向於這種情形，他會沒有絲毫猶疑與恐懼，帶着好奇的笑容，在他所鍾愛的父、母、兄弟們所睡的房子裏放縱並煽動火災。在這種暫時沒有理性——幾乎是沒有腦筋的影響之下，一個十七歲的農家青年，看到他的老父俯躺着睡覺的凳子旁邊剛剛磨快的斧頭的刃，忽然揮動斧頭，帶着愚蠢的好奇心，看着從破頸子上流到凳子下的血；在這同樣的沒有理性與本能的好奇心的影響之下，一個人覺得這樣是快樂的，就是，站在懸崖的邊上，想着：「假如我跳下去，怎麼樣呢？」或者把實彈的手槍放在額上，想着：「假如我扳動槍機，怎麼樣呢？」或者看着什麼很重要的，為人人所卑屈地尊敬的人，想着：「假如我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鼻子，說，「好了，親愛的，我們走吧，」怎麼樣呢？」

在這種內心激動與缺乏思想的影響之下，當聖·熱羅姆下來向我說，我今天沒有權利在這里，因為我的舉止與讀書是那麼壞，我要立刻上樓去，——我向他伸舌頭，說我不離開這里。

在最初的時候聖·熱羅姆因為驚訝與忿怒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C'est bien (好的),」他跟隨着我說,「我已經幾次向你說過要處罰,你的祖母却要饒你;但現在我看到,除了棍子,沒有東西會使你聽話,你今天是該當挨打的。」

他這話說得那麼高,大家都聽見了。血液異常有力地流進我的心中;我感覺到心跳得多麼凶,紅色如何離開了我的臉,我的嘴唇如何全然不自覺地發抖。我那時候一定是可怕的,因為聖·熱羅姆避免着我的目光,迅速走近我,抓住我的手臂;但我剛剛感覺到他的手接觸,我便是那麼惱亂,以致我怒而忘形,奪出我的手,用我全部的兒童力量打他。

「你有了什麼事情?」佛洛佳走近,恐懼而驚訝地看着我的行爲。

「不要管我!」我含着淚向他叫;「你們沒有一個人歡喜我,不知道我是多麼不幸!你們都是惡劣的,可憎的,」我那麼激怒地向所有的人添說。

但正在這時候,聖·熱羅姆帶着堅決而發白的臉又走近我,我還不及防禦,他已用強力的動作,好像鉗子,抓住我的兩臂,把我拖走了。我的頭因為興奮而打旋了;我只記得,我拚命地用頭和膝蓋掙扎着,直到我精力用盡的時候;我記得,我的鼻子幾次碰到什麼人的大腿,有誰的禮服碰進了我的嘴裏,我聽到四周有誰的脚

步，聞到灰塵氣味和聖·熱羅姆所搽的紫羅蘭香水。

五分鐘後，我背後堆藏室的門關閉了。

「發西利！」他用可憎的勝利的聲音說，「拿棍子來……」

第十五章 幻想

我那時候能夠想到，在我所受的這一切不幸之後我還要活下去，並且我安然回想牠們的時候會來到嗎？……

回想着我所做的，我不能向自己設想我將遭遇什麼；但我模糊地預感我是不可補救地毀滅了。

起初在我下邊和四周是完全的靜穆，或者至少，由於我內心太強烈的興奮，我是那麼感覺，但漸漸我開始辨得出各樣的聲音了。發西利從下面上來，丟了什麼東西在窗台上，好像是簞箒，他打着呵欠躺到箱柜上。樓下傳來奧古斯特·安托內支的大聲音（他一定是說到我），然後是孩子們的聲音，然後是笑聲，跑動聲，幾分鐘後，家裏的一切進行如舊，好像沒有人知道，沒有人想到我坐在黑暗的堆藏室裏。

我沒有哭，但有什麼沉重的東西好像石頭壓在我的心中。思想與意象加速地在我的零亂的想像中閃過；但關於我所遭的不幸的回想，不停地打斷牠們的奇妙的



鏈索，我重行陷入了不知我當前命運如何，失望，恐懼之無出路的迷境中。

時而我想，他們都不愛我甚至恨我，必定有什麼不可知的原因。（這時，我堅決地相信，從祖母到車夫非力卜，都恨我，並且以我的痛苦爲樂。）「我一定不是我母親和我父親的兒子，不是佛洛佳的弟弟；而是不幸的孤兒，因爲慈善而收養的棄兒，」我向自己這麼說，這荒謬的思想不僅給予我一種悲哀的安慰，而且甚至顯得是十分真實的。我高興地想起，我不幸，不是因爲我有罪，而是因爲我出世以來的命運就是如此的，我的命運類似不幸的卡爾勒·伊發內支的命運。

「但是我已經自己看穿了這個祕密，爲什麼還要保守牠呢？」我向自己說：「明天我要到父親面前去向他說：『爸爸，你徒然對我隱瞞了我身世的祕密；我知道牠了』。他將要說：『有什麼辦法呢，我的朋友，早遲你要知道的，——你不是我的兒子，但我收了你做養子，假若你值得上我的愛，我永不遺棄你，』我要向爸爸說：『爸爸，雖然我沒有權利叫你這個名字，但我現在叫最後的一次，我一向愛你，要永遠愛你，永不忘記你是我的恩人，但我不能夠再留在你家裏了。這裏沒有人愛我，聖·熱羅姆立誓要我毀滅。他或者我一定娶離開你的家，因爲，我不能爲自己負責，我恨這個人到那樣的程度，我準備做一切，我要殺死他。』就這麼說：」

爸爸！我要殺死他。」爸爸會開始求我，但我要搖手，向他說：「不，我的朋友，我的恩人，我們不能夠住在一起，讓我走吧，」於是我要抱他，向他說，因為某種原故用法語：「Oh, mon Pere, oh, mon bienfaiteur, donne-moi pour la dernière fois ta benediction, et que la volonte de Dieu soit faite！」（噢，我的父親，噢，我的恩人，最後一次把你的祝福給我吧，讓上帝的意志實現吧！）」我坐在黑暗的堆藏室的箱上，想到這里便啜泣了。但忽然我想起那等着我的羞恥的處罰，現實把真相呈現給我，幻想頓然飛散了。

時而我設想我自己是已經自由了，不在我們家裏了。我當了驃騎兵去打仗。敵人在各方面向我衝來，我揮動長刀，殺死了一個，又揮動——又殺死一個，又是第三個。最後因為傷與疲倦而困憊，我跌倒在地，喊叫：「勝利！」將軍來到我面前，問：「我們的救主——他在那里？」他們向他指示了我，他抱了我的頸子，帶着快樂的眼淚喊叫：「勝利！」我復元了，帶着用黑布吊着的手，在特維爾斯考樹蔭大道上散步。我是將軍了！但此時皇帝遇見我，問：「那個受傷的青年是誰？」他們告訴他說，這是有名的英雄尼攷拉。皇帝走到我面前說：「謝謝你。我要做你所要求我的任何事情。」我恭敬地鞠躬，倚着長刀，說：「偉大的皇帝，我慶幸我能

夠爲我的祖國流血，我願爲牠死；但假若你是那麼仁慈，許我求你，我只要求一件事，——讓我消滅我的敵人，外國人聖·熱羅姆。」我威嚴地站在聖·熱羅姆的面前，向他說：「你造成了我的不幸，a Senoux!（跪下!）」但忽然我想到真正的聖·熱羅姆會隨時帶着棍子走進來，我又不把我自己看作拯救祖國的將軍，却看作最不幸而悲慘的人物。

時而我想到上帝，我大胆地問他，爲什麼他處罰我？「我覺得我沒有忘記過早晚祈禱，爲什麼我受痛苦呢？」我能夠肯定地說，在那時我有了曾在少年時代擾亂我的那宗教懷疑的第一步，不是因爲不幸引我走向訴怨與不信仰，而是因爲關於天意不公平的思想，在完全精神混亂與鎮日孤獨的時候，進了我的腦子，好像罪惡的種，在雨後落在疏鬆的土地上，迅速地開始長大並生根。

時而我設想我一定要死，並且生動地想着聖·熱羅姆在堆藏室裏發覺了不是我而是死尸時的驚訝。想起娜塔麗亞·薩維施娜的故事說到死人的魂靈要在家里留四十天；我幻想地在死後成了不可見的人，在祖母家的各房間裏走動，聽到珠寶琦卡的真誠的流淚，祖母的哀傷，爸爸和奧古斯特·安托內支的談話。「他是極好的孩子，」爸爸眼中含淚說。「是的，」聖·熱羅姆說，「但是大頑童。」「你應該

尊重死人，」爸爸說，「你是他死的原因，你令他恐懼，他不能夠忍受你爲他所準備的侮辱……走開吧，惡漢！」

於是聖·熱羅姆要跪下來，要哭並求饒恕。四十天後，我的魂靈飛上了天；我在天上看到異常美麗，白色，透明高長的東西，我覺得那是我的母親。這個白色的東西圍繞並撫愛我；但我覺得不安，好像不認識她。「假若這真是你，」我說，「你就向我顯清楚一點，以便我能夠抱你。」於是她的聲音回答我說：「在這裡我們都是這樣的，我不能夠抱你更緊了。你覺得這樣不好嗎？」「不，我覺得很好，但你不能夠搔我，我不能夠吻你的手……」「這是不需要的，在這裡這樣是美麗的，」她說。我覺得這是真美麗，於是我們一同飛得更高更高。我似乎在這裡醒了，又發覺我是在黑暗的堆廢室的箱子上，帶着淚濕的腮，毫無意義地複述這話：「我們一同飛得更高更高。」我作了多時一切可能的努力，以便明白我的地位，但在當時我的精神視線中只出現了一個非常幽暗而不可穿透的距離。我試圖重行回返到那安慰的愉快的，被現實的意識所打斷的幻想中；但，令我驚異的是，我剛剛踏入先前的幻想的轍痕中，我便發覺牠們的繼續是不可能的，而最奇怪的是，這不再給我絲毫的快樂。

## 第十六章 推磨就有粉

我在堆藏室中過了夜，沒有人來看我；只在第二天，即是星期日，我才被移轉到課室隔壁的小房間裏，又被關閉起來。我開始希望我的處罰限於禁閉；並且在甜蜜強烈的睡眠、照着窗上凝凍的霜花的明亮太陽、與街上晝間通當的喧囂之影響下，我的思想開始寧靜了。但孤獨仍然是很難受的：我想走動，向什麼人說出我心中所集聚的一切，但在戎四周沒有一個活的人物。這種情況是更加不愉快的，因為，雖然我覺得可憎，我却不能夠不聽到聖·熱羅姆在他的房裏走動着，十分安然地吹哨着一些愉快的調子，我充分相信，他一點也不想吹哨，但他做這個，只是爲了苦惱我。

兩點鐘聖·熱羅姆和佛洛佳一同下樓了，尼考拉送了飯來給我，當我同他說到我所做的和等待着我的事情，他說：

「哎，少爺！不要愁，推了磨就有粉。」

雖然這個見解——日後多次鼓起我的精神——那時令我有了幾分安慰，但他們

不僅送給我麵包與水，而且是全餐，甚至有包子，小圓糕——這件事使我深思。假使他們不送給我小圓糕，那意思便是他們用禁閉處罰我，但現在却是我還未被處罰，而只是當作一個有害的人被隔開了別人，處罰還在將來。當我專心地在解決這個問題時，在我的牢室的鎖裏有鑰匙轉動了，聖·熱羅姆帶着嚴厲無情的臉走進了房。

「到你祖母那里去吧，」他不看着我說。

我想在出房之前擦乾淨我的沾了粉筆灰的上衣袖子，但聖·熱羅姆向我說，這完全是必要的，好像我已經是在那壓可憐的精神狀態中，我的外表是值得不得煩神的。

卡清卡，琉寶琦卡，佛洛佳，在聖·熱羅姆拉着我的手臂領我穿過大廳時，用完全是我們通常觀看在星期一從我們窗下走過的犯人時的那種表情看我。當我走到了祖母的椅子那裏，意欲吻她的手時，她轉身對我把手藏到外套下。

「是的，我親愛的，」她在很長久的沉默之後向我說，在沉默時，她用那樣的目光從頭到腳看我，以致我不知道把我的眼睛和手向何處放，「我可以說你很重我的愛，你是我真正的安慰。聖·熱羅姆先生，應我的請求，」她添說，拖長每個

字，「担任你的教育，他現在不願再留在我家裏了。爲什麼？因爲你，我親愛的。我希望你要知道感謝，」她稍停，又繼續說：「她的語調證明她的言辭是預先準備的，」他的照管與辛苦，你要能夠看重他的功勞，但你，乳臭的孩子，小孩兒，竟敢向他動手。很好！好極了！我也開始以爲你不能明白高尚的待遇，對於你需要別的下等的辦法了……你馬上就求饒，」她用嚴厲命令的口氣說：「指着聖·熱羅門，」你聽見嗎？」

我向祖母所指的方向看去，看見了聖·熱羅門的上衣，我轉過身，沒有離開地方，又開始覺得沮喪。

「怎麼？你沒有聽見我向你說的嗎？」

我全身發抖，但沒有離開地方。

「考考！」祖母說：想必注意到我所受的內心痛苦了：「考考，」她用命令少於溫柔的聲音說：「你是這樣的嗎？」

「祖母！我無論怎樣也不向他求饒……」我說：忽然停住，覺得，假如我再說一個字，我便不能約制那阻塞我的淚了。

「我命令你，我要求你。你爲什麼？」

「我……我……不願……我不能夠，」我說：堆集在我胸部的被約制的哭泣忽然衝破了防阻牠的障礙，裂成不可挽救的淚流。

「C'est ainsi que vous obliez à votre seconde mère, C'est ainsi

que vous reconnaissez ses ho tes, (你便是這樣順從你的第二個母親，你便

是這樣報答她的恩惠。)」聖·熱羅姆用悲慘的聲音說：「à genoux! (跪下!)」

「我的上帝，假使她看到這個就好了！」祖母說：轉身對我，擦着流出的

淚。「假如她看見了……一切是更好了。她忍受不了這種悲哀，她忍受不了呵！」

祖母哭得更兇更兇了。我也哭，但不想求饒恕。

「T'apaisez-vous au nom du diel, m-me la comtesse, 爲了天你讓自己

安心吧，伯爵夫人，)」聖·熱羅姆說。

但祖母不再聽他的話，她用手蒙了臉，她的噙泣立即變成了呢逆與神經發作。

米米與加莎帶着驚惶的臉跑進房來，發出什麼酒精的氣味，忽然全家有了跑動聲與

低語聲。

「款賞你做的事吧，」聖·熱羅姆說：領我上樓。



「我的上帝，我做了什麼呵！我是多麼可怕的罪犯呀！」  
聖·熱羅姆向我說了要我進自己的房，他剛剛下了樓，我便不讓自己明白我在做什麼，從通達街道的寬樓梯上跑下去了。

我是想完全脫離家庭抑是投水自盡，我記不得了；我只知道，我用手蒙了臉以便不看見任何人，我順樓梯跑得更遠更遠。

「你到哪裡去？」忽然熟識的聲音問我。「我正要找妳，親愛的。」  
我想從他身旁跑過去，但爸爸抓住我的手臂，嚴厲地說：

「同我一陣走，親愛的！你怎麼敢動我書房裏的公文夾，」他說：「領我跟他進了小客室。」啊？爲什麼你不作聲？阿？」他添說：「扭着我的耳朵。」

「我抱歉，」我說：「我自己不知道是什麼指使了我。」

「阿，你不知道是什麼指使了你，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重複着，說每個字時拉着我的耳朵：「你以後要到你不該去的地方去打攪了？要不要？要不要？」

雖然我覺得耳朵上遽痛，我並沒有哭，却體驗到愉快的，道德的情緒。爸爸剛放了我的耳朵，我便抓住他的手，帶着眼淚，開始連吻他的手。

「再打我吧，」我含着淚說，「更兇一點，更痛一點，我是無用的，我是惡劣的，我是不幸的人！」

「你發生了什麼事情？」他說，輕輕地推開我。

「不，無論怎樣我不走開，」我說，抓住他的衣服。

「大家都恨我，我知道這個，但爲了上帝的原故，你聽我說吧，保護我，不然就把我從家裏趕出。我不能夠和他們住一起，他試圖用各種方法侮辱我，命令我跪在他面前，要鞭打我。我不能忍受這個，我不是小孩兒，我忍受不了這個，我要死了，我要自殺。他向祖母說我是廢物；她現在病了，她因爲我要死了，我……和……他……爲了上帝的原故，鞭打吧……爲……什麼……苦……惱……」

眼淚阻塞了我，我坐在沙發上，不能夠再說了，把頭垂在他的膝上，那樣地哭泣着，好像我覺得我應該在那一頃刻死去。

「你說到什麼，肥孩子！」爸爸同情地說，向我俯首。

「他是我的暴君……迫害者……我要死了……沒有人愛我！」我幾乎不能說出口，我發生煙癮了。

爸爸抱着我，把我帶到臥室。我睡着了。

當我醒來的時候，已經很遲了，有一支蠟燭點在我的床邊，在房間裏坐着我們的家庭醫生，米米，和琉寶琦卡。從他們的臉上看得出他們因為我的健康而驚惶。我在十二小時的睡眠之後已覺得自己是那麼舒服而安適，假如不是我覺得不讓他們我相信我的病很重乃是不愉快的事，我便馬上從床上跳起來了。

## 第十七章 憎惡

是的，這是真正的情惡情緒，不是那種僅僅寫在小說裏的而我不相信的情惡、那種以危害他人爲樂的情惡，而是這樣的情惡，牠引起你對於一個仍然受你尊敬的人的不可遏制的嫌惡，令你覺得他的頭髮，頸子，步態，聲音，他的四肢，他全部的動作是討厭的，同時，一種不可解的力量把你拖近他，並且使你帶着不安的注意去仿效他的最微細的行動。我體驗到對於聖·熱羅姆的這種情緒。

聖·熱羅姆在我們家裏已經住了一年半。現在冷靜地批評這個人，我覺得他是好法國人，但是最高度的法國人。他不愚蠢，很有學問，正直地對我們執行他的責任，但他有法國人所共有的而與俄國人性格不相合的顯著特質——輕浮的自我主義，虛榮，傲慢，無知的自信。這一切我都很不歡喜。不用說，祖母向他說過她對於體罰的意見，他不敢打我們，雖然如此，他却常常用棍子威嚇，尤其是對我，他那麼可憎地帶着那樣的音調說 *fouetter* (打) (近似 *fouetter*)，好像打我可以給他最大的快樂。

我一點也不怕處罰的痛苦，從來沒有經驗過，但聖·熱羅姆會許打我這個思想把我引入鬱鬱失望與憤怒之痛苦情況中。

曾經是，卡爾勒·伊發內支在發火時，親自用尺或吊褲帶報復我們，但我想到這個沒有絲毫苦惱。甚至在我現在所說到的那時候（當十四歲的時候），假如卡爾勒·伊發內支打我，我會冷靜地忍受他的毆打。我愛卡爾勒，伊發內支，從我能記得自己的時候便記得他，我習於把他看作自己家裏的人；但聖·熱羅姆是驕傲的自滿的人，對於他我什麼也不感覺到，除了所有的大人們令我發生的那種非本意的尊敬。卡爾勒，伊發內支是可笑的助教師，我從心裏愛他；但我仍然在我對於社會地位的幼稚概念中認為他比我低。聖·熱羅姆，相反，是有教養的美麗的公子哥兒，試圖和所有的人平等。

卡爾勒·伊發內支總是冷淡地斥責，處罰我們，顯然是，他認我這雖然是必要的却是不愉快的責任。聖·熱羅姆，相反，歡喜擺出教師的架子；顯然是，當他處罰我們時，他是爲了自己的高興而不是爲了我們的好才這麼做的。他迷惑於自己的重要。他在最末音綴上用重音，用 accent circonflex 所說出的美麗法語，我覺得是不可言表地可憎。卡爾勒·伊發內支，發火時，說「傀儡戲，頑皮孩子，香檳省的

蒼蠅。』聖·熱羅姆却叫我們 *mauvais sujet*, *villain garnement* (壞傢伙，下流) 等等侮辱我們自尊心的稱呼。

卡爾勒·伊發內支，使我們臉向角落跪着，處罰乃是由於這種姿勢所產生的身體疼痛；聖·熱羅姆却挺起胸膛，用手做出威嚴的姿勢，用悲慘的聲音喊叫：「*genoux, mauvais sujet!*」(跪下，壞傢伙！) 命令我們臉向他跪着，並求饒。處罰乃是侮辱。

他們沒有處罰我，甚至沒有人向我提起我所發生的事；但我不能夠忘記我所經驗的：在這兩天的失望，羞恥，恐懼，憎惡。雖然此後聖·熱羅姆似乎拒絕了我，幾乎不注意我，我却不慣於淡漠地看待他。每次我們眼睛偶然相遇時，我覺得我的目光裏表現了太明顯的憎惡，於是我連忙作出淡漠的表情，但那時我覺得他知道我的裝假，我便臉紅，掉轉身了。

一言以蔽之，和他有無論什麼樣的關係，對於我都是不可言表地難堪的。

我覺得自己是益更孤獨，而主要的樂事是獨自沉思與觀察。我的沉思的對象我要在下章說出；我的觀察地點主要地是女僕房，在這里進行着一件對於我是極有趣而動人的戀愛事件。這件戀愛事件的女角，不用說，是瑪莎。她愛上了發西利，他在她還在自家的時候他便認識她，那時候就答應了娶她。命運在先把他們分開了十五年，又在祖母家使他們相會，但是尼攷拉（瑪莎的叔叔）成了他們互愛的障礙，他不願聽到自己姪女和發西利結婚，他認為他是不適當的不可控制的人。

這個障礙使得先前的態度上冷淡而不經心的發西利忽地愛瑪莎，他愛得那樣，只有穿粉紅襯衣，有搽香油的頭髮的，做裁縫的家奴才能夠有這樣的愛情。

雖然他的愛情的表白是極奇怪而不合式（例如他遇見瑪莎時，總是試圖令她痛苦，或是捏她，或是用手掌打她，或是用那麼大的力量壓她，使她不能透氣），但他的愛情是忠實的，並且有這件事證明，就是，當尼考拉毅然拒絕他的姪女嫁他時，發西利開始飲酒澆愁，開始進酒店，不守規矩，總之，他的行為是那麼惡劣，以

致屢次受到警察局裏的侮辱的處罰。但這些行爲和牠們的後果在瑪莎的眼裏似乎是最好的，更增加她對他的愛。當發西利被關在警察局時，瑪莎整天眼淚不乾地哭着，向加莎（她對於不幸的愛人們的事件是很同情）訴述她的苦命，並且不顧叔叔的責罵與毆打，暗下跑到警察局去會見並安慰她的朋友。

讀者，不要輕視我爲你們介紹的這些人。假如在你心中愛與同情的弦沒有鬆弛，則在女僕房裏便會遇到牠們所要反應的聲音。無論你願意或不願意跟隨我，我正要到樓梯口去，在那里我可以看到女僕房裏所發生的一切。那里是火爐架，上面放着：熨斗，破鼻子的硬紙假人，洗盆，水壺；那里是窗子，上面零亂地放着：一塊黑蠟，一束絲，被吃過的綠胡瓜，和糖果盒；那里是大紅桌子，在桌上的已開始的針箭上放着一個罩了印花布的磚，她坐在桌前，穿了我所歡喜的粉紅色麻布衣服，戴藍首巾，牠特別引我注意。她在縫紉，時而停止，用針搔頭，或調理蠟燭，我看着她並且想：爲什麼她有明亮的藍眼，棕色大髮辮，和高胸脯，不生下來便是小姐？她是多麼宜於頭髮上繫着粉紅緞帶；穿大紅綢袍——不是米米所穿的那樣的，而是在特維爾斯考樹蔭大道所見的——坐在客廳裏噲。她便在綉花架前工作，我便在鏡子裏看她，無論她需要什麼，我都替她去做：替她披斗蓬，我親自遞送飲食給



她……」

在垂在褲子外邊的紅色褲襯衫的上面穿着緊窄大衣的發西利，他有多麼醉的臉和多麼可憎的身材呀！在他的每一身體動作中，每一脊背彎曲中，我似乎看到他所受的可惜的處罰之無疑的表徵……

「怎麼，發夏，又來了？」瑪莎說，把針插在墊子上，沒有抬頭迎接進房的發西利。

「怎麼辦呢？他會做出好事嗎！」發西利回答，「但願他決定一個什麼辦法。我在毀滅了，沒有任何原故，一切是因爲他。」

「你要喝茶嗎？」另一個女僕娜娜說。

「非常感激。那個賊，你的叔叔，爲什麼恨我，爲什麼？因爲我的合式的衣服，因爲我的漂亮，因爲我的步子。總之。哎——嗎！」發西利說，搖動着手。

「人應該順從，」瑪莎說，噙着線，「但你總是……」

「我不能再忍受了，就是這個！」

這時候聽到了祖母房裏的門聲，和走近樓梯口的加莎的埋怨聲。

「當她自己不知道她需要什麼時，大概就滿意了，……可咒的生活，囚犯的生

活！只願主饒恕我的罪惡，」她咕嚕着，搖着手臂。

「敬禮了，阿加菲雅·米哈洛芙娜，」發西利說，起來迎她。

「喂，你到那邊去吧！還沒有看到你的敬禮呢，」她回答，威嚇地看他：「你爲什麼到這裏來了？男的要走到女僕房裏來嗎？……」

「我想知道你的健康，」發西利羞怯地說。

「就要死了，我的健康就是這樣的！」阿加菲雅，米哈洛芙娜更加忿怒地大聲地說。

發西利笑起來。

「沒有可笑的地方，我說要你走的時候，你就走開！看吧，髒漢子，也要討老婆，惡棍！喂，走吧，走開吧！」

阿加菲雅·米哈洛芙娜踏着腳走進自己的房裏，那麼猛力地閉門，以致窗上玻璃也震動了。

在分壁那邊好久還可以聽到她繼續罵一切的東西和一切的人並咒自己的生活，拋掉自己的東西，打她的愛貓的耳朵後邊；最後，門開了一條縫，從門縫裏跑出被擰起尾巴拋出而可憐地喵喵叫的貓。

「似乎是，我下次來吃茶吧，」發西利低聲說，「愉快的再見吧。」

「沒有關係，」娜姣沙眯着眼睛說，「我正要去看茶炊。」

「但我總要作一個結束，」發西利繼續說，娜姣沙剛剛走出房，他便靠近瑪莎坐着：「或者我直接去到公爵夫人那里，說出：『如此如此』，或者我拋棄一切，跑到世界的盡頭，我立誓。」

「我怎麼樣留下來呢……」

「只有你我捨不得，不然我早——早——已是自由了，憑上帝，憑上帝。」

「發夏，爲什麼你不把你的襯衣帶給我洗？」稍停之後，瑪莎說。「你看喲，多麼髒，」她添說，拉着他的襯衣的領子。

這時候聽到了樓下祖母的鈴聲，加沙跑出自己的房。

「喂，卑劣的傢伙，你要從她那里得到什麼？」她說，把看見了她便匆忙站起的發西利向門口拖。「你把女孩子弄到這個地步，你還要纏她，似乎，你這個暴徒要看到她的眼淚才快活。走開。這裡不要有你的腳跡。」她轉向瑪莎，繼續說，「你找到了他的什麼好地方？你叔叔今天爲他把你打少了嗎？不，你總是自己的意思：除了發西利·格魯斯考夫我什麼人也不嫁。傻瓜！」

「是的，我什麼人也不嫁，什麼人也不愛，即使你爲了他把我殺死，」瑪莎說，忽然落淚了。

我向瑪莎看了很久，她躺在箱子上，用她的頭巾拭眼淚，我試圖用種種方法改變我對發西利的看法，我想出一個觀點，從這個觀點上他可以對於她顯得是那麼有吸引力的。但，雖然我誠懇地同情瑪莎的不幸，我怎樣也不能明白，瑪莎在我目光中是那麼迷人的人物，她怎麼會愛上發西利。

「當我長大時，」回到樓上自己房間時，我和自己談論着，「彼得羅夫斯考要屬於我，發西利和瑪莎要成爲我的家奴。我將坐在書房裏抽煙斗，瑪莎拿着熨斗經往廚房裏去。我要說：「把瑪莎叫我這里來。」她來了，沒有任何人在房裏……忽然發西利進來了，看見了瑪莎時，他將說：「我的歌毀滅了！」於是瑪莎也哭；我將說：「發西利！我知道，你愛她，她也愛你，這里一千盧布是給你的，娶了她，上帝給你幸福，」我自己將走進客室。」

無數的思想與幻想在理性與像想中不留任何痕跡地馳過，其中有些留下了深的，可感覺到的溝痕；因此，常常當你不得思想的實質時，却覺得，頭腦裏有什麼好的東西，感覺到思想痕跡，試圖重行使牠再生。爲瑪莎的幸福——這幸福她只有

在和發西利的結婚中才找得到——而犧牲我自己的情感，這思想在我思想中留下了那種深的痕跡。

我不能相信在我少年時我最心愛的，經常的，那些思考對象是什麼樣的，——牠們是那麼不合乎我的年紀與地位。但在我看來，一個人的地位與道德活動間的矛盾乃是真實之最可靠的表徵。

我過了一年孤獨的，集中注意的，道德的生活，在這一年中，一切關於人類使命，未來的生活，魂靈不朽的抽象問題已向我出現；我的幼稚的，薄弱的智慧，帶着無經驗的熱情，試圖明白這些問題，牠們的提出乃是人類智慧所達到的最高階段，但牠們的解決却没有給予人類。

我覺得，人類智慧，在每個人心中，是按照牠在許多代中的發展途徑而發展的；作為各種哲學理論的基礎的那些思想乃是智慧的不可分的一部分；每個人，在知道哲學理論的存在之前，多少明白地知道牠們。

這些思想那麼明白顯著地呈現在我的智慧中，我甚至試圖把牠們應用在生活中，以為我是第一個人發現這種偉大而有用的真理。

有時我想，快樂不決定于外因，而是由于我們和那些外因的關係，慣于忍受痛苦的人不會不快樂的，並且爲了磨練自己受苦，我不願異常的疼痛，把塔齊施切夫的字典在伸直的手裏拿五分鐘，或者走到堆藏室，用繩子抽打光背，痛得淚水不覺地湧在眼裏。

又有時我忽然想起，死亡在任何一小時在任何一分鐘等待着，我不明白怎麼人們直到此時還不明白這個，我認定，人除了享受現在，且想不到未來，便不能夠快樂，——於是，有三天，我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之下，拋棄了功課，只躺在床上，藉看小說與吃蜜糖薑餅而享樂，我把錢都買吃完了。

又有時我站在黑板前，用粉筆畫各種圖形，忽然想到：「爲什麼對稱令眼睛舒服？什麼是對稱？」「這是生來的感覺，」我回答自己。「牠是建立在什麼東西上的？在生活的一切之中都沒有對稱嗎？」「相反，這就是生活，」於是我在黑板上畫了一個橢圓圖形。「死後魂靈進入永恆，這就是永恆，」於是我從橢圓圖形的一邊引了一條線到黑板邊。「爲什麼在另外一邊沒有條呢？是的，確實，怎麼能夠只有一邊有永恆呢？我們一定是在這個生命之前曾經存在，不過我們忘記了牠。」

這種思考，——我覺得是極新穎而明白的，牠的線索我現在難以捉摸了，——

令我極為滿意，於是我拿了一張紙，想把牠寫下來；但在這時候，我腦子裏忽然集聚了那麼一堆思想，使我不得不站起來，在房中走動。當我走到窗前時，運水的馬引去我的注意，馬夫正在上馬具，我的全部思想集中于解決這個問題：這匹運水的馬死了時，牠的魂將進入什麼動物身內或人的身內呢？這時候，佛洛佳從房裏走過，看到我在想什麼，便笑着，這笑容足夠使我明白我所想的一切乃是可怕的無稽。

我說了這個因為某種厚故對於我是可紀念的事件，只爲了要讀者明白我的思索是什麼樣的。

但是在一切哲學流派中我不會對於任何一種像對於懷疑主義那麼迷惑過，牠有一個時候使我近於瘋狂狀態。我以爲，在我以外，沒有任何人任何東西存在於宇宙間，物體並非物體，而是在我注意牠們時才顯現的意象，在我不想到牠們時，這些意象立即消失了。總之，我和謝林（一七七五——六五四，日耳曼哲學家——譯）的信念相合，即是，存在的不是物體，而是我和牠們的關係。有時候，在這種固定觀念的影響之下，我到了那樣的瘋狂程度。有時，我迅速回看相反的一邊，希望突然在我不存在的地方找到空虛（neant）。

可憐的，無足輕重的，精神活動的動力——是人的智慧！



我的薄弱的智慧不能透解那不可透解的東西，在力不能及的努力中，我一個一個地失去了那些信念，牠們是我爲了我生活的幸福所應該從來不敢觸動的。

在這一切繁重的精神活動中，我什麼也未得到，只除了那削弱我意志力的腦經敏捷，和那毀壞情緒新鮮與理性明朗的經常精神分析的習慣。

抽象思想之形成，是由于人能夠在一定時間，認識他的精神狀態。並將牠移入記憶之中。我對於抽象思想的愛好那麼不自然地發展了我心中的意識，以致我常常開始想到最簡單的東西時，便陷于分析自己思想的無出路的圈套中，我不復想到那令我注意的問題，而只想到我在想什麼。我問我自己：我在想什麼？我回答說：我在想我是在想什麼。現在我在想什麼呢？我在想：我是在想我在想什麼：這麼一直下去。我的思想超過我的智力了……

然而我所作的哲學發現極誇獎了我的自尊心：我常常以爲我是偉人，爲了一切人類的幸福而發現新的真理，帶着驕傲的對於自身價值的認識，看一切其餘的凡人；但，奇怪，當我和這些凡人接觸時，我畏避每一個人，並且，在自己心目中愈是提高自己便愈是不懂不能向人表現我對於自身價值的認識，而且甚至不能慣于不爲自己的最簡單的言語與行動而羞。

第十二章 佛洛佳

是的，我愈向下描寫我這時期的生活，我覺得這愈是苦惱而困難。我很少很少在這個時期的記憶中找到曾經那麼明亮地經常地照耀着我生活之初期的那種真正溫情的時刻。我不覺地想迅速越過少年的沙漠，而達到那個幸福的時期，在這時，真正溫柔高貴的友情又以明亮的光輝照耀了這段時期的結束，並建立了新的，充滿着美與詩的時期——青年時期——的開始。

我不要一小時一小時地追隨着我的那些記憶，我要迅速一瞥牠們當中的主要的地方，從我的故事所說的時候，直到我同一個異常的人相接觸的時候，這人對我的性格與傾向有決定的，有益的影響。

佛洛佳這時進了大學，教師們已經分別地到他這里來，我帶着羨慕與不自覺的敬意，聽着他敏捷地用粉筆碰響黑板，說到函數、正弦、座標等等，我覺得這些乃是不可及的大智的表現。但是有一個星期日，在飯前，在祖母的房裏聚集着所有的教師們，和兩個教授，當爸爸和幾個客人的面作大學放試的演習，在演習中，令祖

母大爲歡喜，佛洛佳表現了異常的學問。在若干門學科中他們也問了我幾個問題，但我表現得極壞，教授們試圖在祖母面前隱瞞我的無知，這使我更覺窘迫。然而他們很少注意我：我只有十五歲，因此還有一年才到我的致試。佛洛佳只下了樓來吃飯，他許多整日甚至整晚都在樓上讀書，不是強迫地，而是由於自己的志願。他是極有志氣，不願考得中等，却要優等。

這時初放的日子來到了。佛洛佳穿了青銅鈕子的藍禮服，帶了手錶，着了漆皮靴；爸爸的小馬車趕在階梯前，尼考拉揚起車帷，於是佛洛佳和聖·熱羅姆往大學去了。女孩們，尤其是卡清卡，帶着快樂的欣喜的面孔從窗裏看着坐到車上的佛洛佳的恰好的身材，爸爸說：「但望如願，但望如願，」祖母也挨到窗前，眼中含淚，向佛洛佳劃十字，並低語着，直到小馬車隱沒到街角那邊。

佛洛佳回來了。都不耐煩地問他：「怎樣？好嗎？多少分？」但從他快樂的臉上已可看出是好了。佛洛佳得了五分。第二天，他們帶着同樣的勝利願望與恐懼心情送別他，帶着同樣的不耐煩與愉快迎接他。如是地過了九天。在第十天是最後的最困難的考試——聖典，大家都站在窗前，更不耐煩地等待他。已經兩點鐘了。佛洛佳還沒有來。

「我的上帝！呵！他們來了！他們來了！」珠寶瑪卡貼着窗子玻璃喊叫。  
果然，佛洛佳是和聖·熱羅姆並坐在小馬車裏，但已不是穿藍禮服戴灰帽子，而是穿綉花青領子的大學生服，戴三角帽，腰上掛着鑲金的刀。

「假如你活着就好了！」（註）「看見了穿制服的佛洛佳，祖母喊叫一聲，便昏迷跌倒了。」

佛洛佳帶着光亮的面孔跑進前廳，吻且抱我。珠寶瑪卡、米米、卡清卡，卡清卡臉紅到耳朵邊。佛洛佳樂而忘形了。他穿了這種制服多麼好看呵！青領子多麼適合他的微微出現的黑鬍髭呵！他有多麼好的細長的腰和高貴的步態呵！在那個可紀念的日子，大家都在祖母的房裏吃飯，人人臉上顯映着喜悅，在吃甜點心的時候，司膳，帶着彬然莊嚴而又愉快的面色，拿來一瓶裹了布的香檳酒。祖母是在媽媽死後第一次飲香檳，飲盡了整杯，賀着佛洛佳，看着他，又歡喜得流淚。

佛洛佳已經獨自坐自己的馬車出門了，招待自己的朋友，抽烟，赴跳舞會，我甚至親自看見有一次他在自己的房裏和他的朋友們喝了兩瓶香檳，他們喝每杯酒時祝一些神祕的人健康，並且爭執誰喝 *le fond de la bouteille*（瓶底的酒）。不

（註）此處係指女性，意即亡娘。——譯。

過他是經常地在家吃飯，飯後如舊地在客室裏休息，並永遠神祕地和卡清卡談着什麼；但按照我所聽到的，——因為我不參與他們的談話，——他們只談到所讀過的小說裏的男女主人公、妒嫉、愛情，我一點也不明白他們會在這種談話中找到樂趣，爲什麼他們笑得那麼微妙，爭得那麼熱烈。

在大體上，我注意到，在卡清卡與佛洛佳之間，於幼年友伴的可以了解的交誼之外，存在着某種奇怪的關係，這使他們和我們分開，並神祕地結合他們倆。

## 第二十一章 卡清卡與琉寶琦卡

卡清卡十六歲；她長大了；在轉變期間少女所特有的身體消瘦、羞澀、行動笨拙，變成了初放的花朵之和諧的新鮮與優美；但她沒有變。同樣的淺藍色的眼睛和含笑的目光，同樣的幾乎和額頭成一線的直鼻子和結實的鼻孔，同樣的有鮮明笑容的小嘴，同樣的在粉紅透明的腮上的小髻端，同樣的素白的小手……清潔小姑娘這個稱呼仍舊因為什麼原故而極適宜於她。她的新處只是她的和大人那樣的濃厚的棕色的髮辮，和小乳房，牠的出現顯然使她高興又使她羞澀。

雖然琉寶琦卡一向是和她在一起長大受教育的，她在各方面是一個全然不同的女孩。

琉寶琦卡身材不高，由于佝僂病，她的腳仍然是向內彎，她的身腰是醜陋的。她全身最好的地方只有眼睛，眼睛真是漂亮——大，黑，且有那種不可抵抗的，愉快的，重要與單純之表情，不能不引人注意。琉寶琦卡在一切方面簡單，自然；卡清卡卻似乎想要像什麼人。琉寶琦卡總是對直看人，有時把大黑眼睛看着人，直到

別人責備她是無禮時才拿開；卡清卡，相反，垂下睫毛，眯着眼睛，說她是近視，我却很知道她看人是很美的。琉寶琦卡不歡喜在生人面前矯飾，當誰在客人面前開始吻她時，她便努嘴，說她不能忍受柔情。卡清卡，相反，在客人面前總是顯得對于米米特別溫柔，喜歡抱着別的女孩子在大廳裏走動。琉寶琦卡非常愛笑，有時在發笑時，搖着脾臂在房裏跑；卡清卡，相反，在開始笑時，便用帕子或手蒙嘴。琉寶琦卡總是平穩筆直，垂手走路；卡清卡却微微偏頭，交叉着手臂走路。琉寶琦卡在能夠和成年男子說話時總是非常高興，她說一定要嫁驃騎兵；卡清卡却說她覺得一切男子都是討厭的，她永不嫁人，當男人和她說話時，她便變得完全另一個樣子，好像她怕什麼。琉寶琦卡總是因為把她的胸衣穿得太緊，「不能透氣，」而向米米發火，卡清卡，相反，常常把手指伸在胸衣的邊下，向我們表示牠太寬，她吃得極少。琉寶琦卡歡喜畫人頭；卡清卡則只畫花與蝶。琉寶琦卡很清晰地彈奏裴爾德的合奏曲，悲多芬的若干奏鳴曲；卡清卡却奏變調與旋舞曲，延緩拍子，重踏並不斷地用踏板，在開始奏什麼之前，先動情地彈三個急奏音……

但卡清卡，按照我當時的意見，是更像成年的婦女，因此她遠更令我歡喜。

## 第二十二章 爸爸

自從佛洛佳進了大學之後，爸爸是特別愉快，到祖母那里吃飯的時候也比尋常多。然而他愉快的原因，我從尼考拉那里知道，乃是她近來贏了很多錢。甚至有一次晚上，在去俱樂部之前，他來到我們這里，坐在鋼琴前，把我們集合在他身邊，用他的軟靴（他不歡喜鞋跟，從來不會用過）踏着拍子，唱催剛入歌曲。那時候應該看看他所愛的琉寶琦卡的可笑的狂喜，琉寶琦卡是崇拜他的。有時他走進課室，帶着嚴厲的面孔聽我講功課，從他用來改正我的一些言語上，我注意到他所知道的尚不及他們所教我的。有時當祖母開始責罵並無故地向大家發火時，他偷偷地向我們瞬目並做手勢。事後他向我們說，「哦，孩子們，我們挨了罵了。」大體上他在我們目光中漸漸從不可及的高處下降了，我的年幼的想像會把他擺在那高處。我帶着同樣的誠懇的愛與敬的心情吻他的大白手，但已准許我自己想到他，批評他的行為，我不覺地有了關於他的那些思想，牠們的存在令我懼怕。我永遠不會忘記一個事件，牠曾引起我許多這樣的思想，並帶給我許多精神痛苦。



有一次晚上很遲的時候，他穿黑禮服白背心，走進客室，要帶佛洛佳赴跳舞會，這時佛洛佳在自己房裏穿衣服。祖母在臥室裏等候佛洛佳去給她看一看（她有了在每次跳舞會之前叫他到她面前，祝福他，看他，並給他指示的習慣），在只點一盞燈的大廳裏，米米和卡清卡來回走着，琉寶琦卡坐在大鋼琴前練習媽媽所愛的裴爾德的第二合奏曲。

我從來不會在任何人身上看到姊姊和母親的那種家庭的相似。這種相似既不是在面貌上也不是在身材上，而是在不可捉摸的地方：在手上，在步態上，尤其是在聲音與若干表情上。當琉寶琦卡生氣並說：「整個世紀不放人走」時，她那樣地說媽媽所慣說的這話「整個世紀」，以致我似乎聽見了媽媽的拖長聲「整——個——世紀」；但最顯著的是她在鋼琴演奏上和演奏時一切舉動上的相似：她同樣地整理衣服，同樣地用左手從上邊翻樂譜的頁，當好久不能彈出困難的樂節時，同樣地用拳頭苦惱地打琴鍵，並說：「呵，我的上帝！」以及同樣的不可捉摸的彈奏之優美與精確，那種極好的裴爾德樂曲的彈奏，叫得那麼適當的 *l'air pite*（極好的彈奏），牠的魔力是最新的鋼琴家的一切奇術不能夠使我們忘記的。

爸爸用迅速小步子走進房，走到琉寶琦卡那面，她看見了他，便停歇了。

「不，彈吧，琉芭，彈吧，」他說，要她坐下：「你知道我多麼歡喜聽你：」琉寶琦卡繼續彈奏，爸爸用手托着頭，在她對面坐了好久；然後，迅速顫動了肩膀，他站起來，開始在房裏走動。走到大鋼琴那里，他每次都停下來，久久地注意地看琉寶琦卡。憑他的動作與步伐我看他是在興奮中。在大廳裏來回走了幾趟，他停在琉寶琦卡椅子的後邊，吻了她的黑髮，然後迅速地又轉過來，繼續走動。當琉寶琦卡彈完一曲走到他面前問「好不好？」時，他無言地抱住她的頭，那麼溫柔地開始吻她的額與眼，那是我從來未見他有過的。

「呵，我的上帝，你哭了！」忽然琉寶琦卡說，放掉他的冰練，把驚訝的大眼盯在他的臉上。「原諒我，親愛的爸爸，我完全忘記了，這是媽媽的曲子。」

「不，我親愛的，要常常彈，」他用興奮打顫的聲音說，「但願你知道我和你在一起淌眼淚是多麼痛快呵。」

他又吻了她，試圖約制內心的興奮，顫動肩膀，走出通達過道那邊佛洛佳房間的門。

「佛爾皆馬爾！你快好了嗎？」他喊叫，停在過道的當中。這時女僕瑪莎從他身旁走過，看見了主人，便垂下眼睛，並想繞過他。他止住了她。

「你更加漂亮了，」他說，向她俯着頭。

瑪莎臉紅了，把頭垂得更低。

「讓我……」她低語。

「佛爾皆馬爾，怎麼，快好了嗎？」爸爸重複喊，當瑪莎從他身邊走過時，顫動肩膀並咳嗽，他看見了我……

我愛父親，但人的理性是離他的情感而獨立生活，且常常含有傷情感的，人所不解的，殘忍的思想。這種思想，雖然我試圖避遠牠們，却來到我心中……

## 第二十三章 祖母

祖母一天一天地衰弱了；她的小鈴子，怨訴的加莎的聲音，閉門聲，在她房裏更常常聽得見了，她已不復在書房裏的躺椅上接見我們，却在臥室，在有鑲花邊的枕頭的高床上。向她問安時，我注意到她手上發白、發黃、明亮的浮腫，在房裏有五年前我在母親房裏開過的，難受的氣味。醫生每天到她這裏來三次，已經有了幾次會商。但她的性格，她對全家人，尤其是對爸爸的，驕傲的，有禮的態度，一點也沒有變；她如舊地拖長字音，抬起眉毛，說：「我親愛的。」

但已有數日他們不讓我們去見她，有一天早晨聖·熱羅姆在上課的時候提議我同琉寶琦卡和卡清卡出去駕車。雖然我坐上歸車時注意到在祖母窗外的地上鋪了草藉，幾個穿藍褂的人站在我們的門口，我一點也不明白爲什麼在這樣不適當的時候要我們出去駕車。在這天全部駕車的時間裏，我和琉寶琦卡因爲什麼原故是在特別愉快的心情中，每個簡單的事件，每個字，每個動作，都使我們發笑。

拿着盤子的叫賣人跑步過街時，我們發笑。襤褸的凡卡（歸車夫通稱——譯）

抖着韁端，讓馬奔馳着追趕我們的歸車，我們哈哈大笑。非力卜的鞭子絆上了歸車的滑木；他轉過身說：「哎——噲，」我們笑煞了。米米帶着不滿意的神情說，只有笨人才無故的發笑，琉寶琦卡，因為壓制笑聲的努力而臉紅，低頭看我。我們的眼睛相遇了，我們發出那樣的哄笑，以致眼裏出淚，我們不能夠制那阻塞我們的笑聲。我們剛剛稍微安靜，我便看琉寶琦卡並說了一句口頭禪，這話在我們當中流行了相當時間並且總是引起笑聲，——於是我們又笑了。

回到家時，我剛要張嘴以便向琉寶琦卡做一個優美的鬼臉，我的眼睛便被靠在我家大門板上的黑棺材蓋所驚駭，我的嘴便留在那歪扭形式中。

「Votr. gmad' mere est mortel (你們祖母死了!)」聖·熱羅姆說，帶着蒼白的臉出來迎我們。

在祖母的尸停在家裏的全部時間裏，我感覺到死亡可怖的痛苦情緒，即是，死尸強烈地不愉快地使我想起我有一天要死，這情緒因為什麼原故通常是和悲哀混在一起。我不哀悼祖母，且幾乎沒有人真心哀悼她。雖然家裏滿是弔喪的人，却沒有人哀悼她的死，只除了一個入，她的強烈的悲哀不可言表地感動我。這個人就是女僕加莎。她去到頂閣上，把自己鎖在裏面，不斷地哭，咒罵自己，扯自己的頭髮，

不願聽受任何勸告她說，在所愛的女主人死後，死是她的唯一的安慰了。

我再重複說，情緒的不相稱乃是真實的最可靠表徵。

祖母不在了，但我們家裏仍然有關於她的回憶與各種談論。這些談論主要地是關於她在死前所立的遺囑，這，除了她的遺囑執行人伊凡·伊發內支公爵，沒有人知道。在祖母的奴僕中我注意到若干的與奮，我常常聽他們談到誰將屬於誰，並且我承認，我不覺地高興地想到我們要得到遺產了。

六星期後，尼考拉，我們家裏通常傳報新聞的人，向我說，祖母把全部田產遺給了琉寶琦卡，把她婚前的保護責任託給了伊凡·伊發內支，不是爸爸。

只有幾個月我便進大學了。我讀書好。我不僅沒有恐懼地等待我的教師們，甚至在課室裏覺得相當的滿意。

明白精確地說我讀熟的功課，我覺得愉快。我準備入算學科，說實話，我這個選擇只是因為這些字：正弦、切線、微分、積分、等等，我覺得極為滿意。

我比佛洛佳低得多，寬肩、肥胖、仍舊醜陋、仍舊因此而苦惱。我試圖顯得卓越。有一件事給我安慰：這就是，爸爸說到我，說我有聰明的面貌，我十分相信這話。

聖·熱羅姆滿意我，稱贊我，我不僅不恨他，而且，他有時說到有我的能力、有我的智慧、而不做什麼乃是可恥的。這時我甚至覺得我歡喜他了。

我在女僕房的觀察早已停止了，我覺得藏在門後是可羞的，且此外，我承認，我確信瑪莎愛發西利，少許使我冷淡了。發西利的結婚完全治好了我這不幸的熱情，為這婚事，由於他的請求，我求得爸爸的許可。

## 幼年少年青年

當新夫婦在盤子裏帶着糖果來到爸爸那里感謝他的時候，瑪莎戴着有藍緞帶的帽子，也爲了什麼事情感謝我們大家，吻每人的肩頭，我只聞到她頭髮上薔薇香油的氣味，沒有絲毫興奮。

總之，我開始漸漸治好了我的少年時的缺點，然而却除了那主要的、注定了在我生活中還要作許多損害的，——思索的嗜好。



## 第二十五章 佛洛佳的朋友

雖然在佛洛佳的朋友當中我做了有傷我的自尊心的角色，我却歡喜在他有客人時坐在他的房間裏，沉默地注意着那裏所發生的一切。

副官杜不攷夫和大學生聶黑流道夫公爵最常來到佛洛佳這里。杜不攷夫是矮小、消瘦、黑皮膚的人，已不在青年初期，腿短、却不醜，總是高興。他是一個那種有限制的人，他們正因為他們的限制而特別好看，他們不能夠從各方面看事物，他們永遠是易被迷惑。這種人的判斷是片面的、錯誤的、但總是公正的，動人的。甚至他們的窄狹的自我主義也因為什麼原故而似乎是可恕的、可愛的。此外，對於佛洛佳和我，杜不攷夫有雙重的美處——軍人的外表和，尤其是，年歲——年輕人因為什麼原故而憎於把這個和那在這種年紀很被看重的合式（comme il faut）的概念混在一起。此外，杜不攷夫確實是所謂 un homme comme il faut（一個合式的人）。有一件事我覺得不愉快的——就是，佛洛佳有時在他們面前因為我的最天真的行爲，尤其是爲我的年輕，而似乎羞恥。

聶黑流道夫是不好看的人：小灰眼睛，低而直的額，手腳長得不相稱，都不能說是美處。他的美處只有——異常高大的身材，優美的面色，美麗的牙齒。但他的臉，由於窄狹明亮的眼睛和變動的，時而嚴厲，時而小孩般不確定的，笑容，得到了那麼獨異的，有力的特質，教人不能不注意牠。

他似乎很害羞，因為每件小事使他臉紅到耳邊；但他的羞澀和我不同。他臉愈紅，他臉上愈表現堅決。似乎他因為自己的軟弱而向自己發火。

雖然他似乎和杜不考夫及佛洛佳是很友好，却可以看出只是機會使他們處在一起。他的傾向是全然不同的：佛洛佳和杜不考夫似乎似怕一切類似嚴肅討論或情感的事情；聶黑流道夫，相反，是最高度的熱情者，常常不顧嘲笑，耽於哲學問題與情緒的討論。佛洛佳和杜不考夫歡喜說到他們戀愛對象（都同時愛幾個女子，並且兩人愛同一女子）；聶黑流道夫，相反，常別人向他諷刺他對於某一紅髮女子的愛情時，總是嚴然地發火。

佛洛佳和杜不考夫常常讓他們自己親愛地揶揄他們的親戚，聶黑流道夫，相反，在別人說到他姑母不利的話時，便會大怒，對於她懷着狂喜的崇拜。佛洛佳和杜不考夫飯後常常到什麼地方去，不邀聶黑流道夫，並且叫他美麗的姑娘……

——藉黑流道夫一開始就以他的談話和外表感動我。但雖然在他的氣質上我找到許多和我相似的地方，——或者，也許正因此，——我初見他時他所引起的我的情緒却不是不友好的。

我不歡喜他的迅速目光，堅決聲音，傲慢神情，尤其是他對我表現的完全冷漠。在談話時，我常常很想反對他；爲處罰他的驕傲，我想辯論勝他，向他證明，雖然他不願對我有何注意，我却是聰明的。我的羞澀約制了我。

第二十六章 討論

當我在晚課之後照常走進佛洛佳的房間時，他連腿躺在沙發上，手托着頭，在讀一本法國小說。他抬頭向我看了一下，又開始閱讀——最簡單而自然的動作，却使我臉紅。我覺得他的目光表現了一個問題，爲什麼我來到這里，而在迅速低頭中表現了要隱瞞我那目光的意義。對最簡單的動作，附加意義，這癖性是我在那個年紀的特性。我走到桌前，也拿了書；但在閱讀以前，我想到，我們整天未見，彼此不說話，是可笑的。

「哦，你今天晚上在家裏嗎？」

「我不知道。有什麼？」

「沒有什麼，」我說，注意到談話沒有興致，我便拿了書閱讀。

奇怪，我和佛洛佳面對面無言地過了好多小時，但甚至只是無言的第三人的在場即足以在我們之間引起最有興趣的各種各樣的談話。我們覺得我們太彼此了解了。彼此了解太多或太少，同樣地妨礙接近。

「佛洛佳在家嗎？」從前廳傳來杜不考夫的聲音。

「在家，」佛洛佳說，放下腿子，把書放在桌上。

杜不考夫和聶黑流道夫，穿大衣，戴帽子，走進了房。

「佛洛佳，我們去看戲吧，怎樣？」

「不，我沒有功夫，」佛洛佳紅着臉說。

「哦，去呀！請讓我們去吧！」

「但是我沒有票。」

「票在門口要多少有多少。」

「等一下，我就來，」佛洛佳推諉地回答，聳着肩膀，走出房間。

我知道，佛洛佳很想到杜不考夫要他去的戲院裏去；他拒絕只是因為他沒有錢，他出去是爲了向管家借五盧布，到下次發月費時爲期。

「你好嗎，外交家！」杜不攷夫說，伸手給我。

佛洛佳的朋友們稱我外交家，因爲有一次飯後，在先祖母家裏，她當他們面說到我們的未來，她說，佛洛佳將做軍人，她希望看到我是一個外交家，穿黑禮服，頭髮 *a la coq*（作鷄式），這在她看來，是外交職務的不可少的條件。

「佛洛佳到哪里去了？」聶黑流道夫問我。

「不知道，」我回答，想到他們一定會猜出佛洛佳爲什麼出去而臉紅。

「他一定沒有錢了！對嗎？噢！外交家！」他添說，肯定地說明我的笑容。「我也沒有錢。你有嗎，杜不攷夫？」

「我來看看，」杜不攷夫說，掏出錢袋，用他的短手指極小心地摸着裏面的幾個小錢幣。「這是五分的，這是兩角的，還有呖呖呖唔！」他說，用手作出可笑的姿勢。

這時，佛洛佳進房來了。

「噢，我們去嗎？」

「不去。」

「你多麼可笑！」聶黑流道夫說：「爲什麼你不說你沒有錢。要是願意，就拿着我的票吧。」

「你怎麼辦呢？」

「他到老表的包廂裏去，」杜不考夫說。

「不，我一點也不想去。」

「爲什麼？」

「因爲，你知道，我不歡喜坐包廂。」

「爲什麼？」

「我不歡喜。我覺得不舒服。」

「又是舊話！我不明白，爲什麼在大家高興見你的地方你會不舒服。這是好笑的，mon cher（我親愛的）。」

「有什麼辦法呢，si je suis timide!（假如我羞怯！）我相信你有生以來沒有臉紅過，但我每次爲了最微末的瑣事臉紅！」他說，同時他臉紅了。

「Savez-vous. d'ou vient votre timidite?... d'un exces d'amour propre, mon cher,（你知道，你的羞怯是由何而來的嗎？...是由於過分的自尊，我親愛的，）」杜不攷夫用謙遜的聲音說。

「什麼exces d'amour propre!（過份的自尊！）」被觸怒的聶黑流道夫回答。「相反，我害羞是因爲我的amour propre（自尊）太少了：相反，我總是覺得，和我在一起是不愉快的，無趣的……因此……」

「換衣服吧，佛洛佳！」杜不攷夫說，抓住他的肩，脫下他的外衣。「伊格那

特，主人要換衣服！」

「因此我常常是……」聶黑流道夫繼續說。

但杜不考夫不再聽他說。『特啦啦——嗒——啦——啦——啦』，他開始哼一

個調子。

「你沒有走開，」聶黑流道夫說：「我要向你說明，羞怯完全不是由於自愛」

。

「假如你同我們去，你就說明。」

「我說過我不去。」

「那末你就留在這裏向外交家說明；我們來了，他會向我們說的。」

「我說明，」聶黑流道夫帶着小孩的頑固反駁，「只是你要趕快回來。」

「你覺得怎樣：我自尊嗎？」他說，靠着我坐下。

雖然對於這個我已有了想好的意見，我却因爲這個意外的問題而羞得不能立刻

回答他。

「我想，是的，」我說，想到向他表示我聰明的時間到了，便覺得我的聲音打顫，臉上發紅。「我想人人是自尊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由於自尊。」



着。

「那末你認爲自尊是什麼意思呢？」聶黑流道夫說，並且我覺得有點輕視地笑

「自尊，」我說，「就是相信我比一切人好而聰明。」

「但怎麼人人能夠相信這個呢？」

「我不知道，對呢還是不對，除了我沒有人承認；我相信，我比世上一切的人都聰明，我相信你也相信這個。」

「不，我要先向自己說，我遇見過我認爲比我聰明的人，」聶黑流道夫說。

「不可能的，」我確信地回答。

「難道你真這樣想嗎？」聶黑流道夫說，注意看我。

「當真的，」我回答。

這時我忽然有了一個思想，我立刻說了出來。

「我要向你說明這。爲什麼我們愛自己超過別人？……因爲我們認爲我們自己比別人好，更值得愛。假如我們發覺了別人比我們自己好，我們便會愛他們超過自己了，但這從來不會有過。即使有過，我仍然是對的，」我帶着不覺的自滿的笑容添說。

聶黑流道夫沉默了片刻。

「噢，我從來沒有想到你是這麼聰明！」他帶着那樣好意的親愛的笑容向我說，以致我頓然覺得我是極快樂的。

誇獎那麼有力地影響了不僅人的情感，還有人的理智，以致在牠的愉快的影響之下我覺得我變得非常聰明，思想一一相連地異常迅速地聚集在我的腦子裏。由自尊我們不覺地轉到愛，在這個話題上談話似乎是不盡的。雖然我們的討論對於旁聽者會許顯得是完全無意義的——因為牠們是模糊的，片面的——對於我們，牠們却有重大的意義。我們的心靈是那麼完善地一致和諧，在任何一條弦上極輕微的觸動會得到別的弦上的反應。我們就是在各弦的共鳴中得到樂趣，這些弦是我們在談話中觸動的。我們覺得沒有足夠的言語與時間讓我們互相表現那些要求表達的思想。

## 第二十七章 友誼的開端

此後在我與德米特銳·聶黑流道夫之間建立了很奇怪但極愉快的關係。在別人面前他幾乎絲毫也不注意我；但一旦我們單獨在一起時，我們便坐到快適的角落上開始討論，忘掉一切，不注意時間飛逝。

我們談到未來的生活，談到藝術、服務、婚姻、與兒童教育，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我們所談的一切是可怕的廢話。我們沒有想到這個，因為我們所說的廢話是聰明的可愛的廢話；而在青年時代你仍然看重智慧，相信牠。在青年時代我們的一切精神力量是對着未來的，而這個未來在希望的影響之下具有那麼多各種各樣的、生動的、迷惑的形式，那希望不是建立在過去經驗上，却是在想像的幸福之可能上，僅是所了解的、所共有的、關於未來幸福的幻想即是這個年紀的真正幸福。在玄想的討論中——這是我們談話的主要對象之一——我愛那樣的時候，就是，思想更快地一個連着一個，變得更加更加抽象，最後達到了那樣模糊的程度，你看不到表現牠們的可能，並且，以為你說着你所想的，却說了全然不同的。我愛那樣的時

候，就是在思想的境界裏你升得更高更高，忽然你明白了牠的無窮，並且你知道走了走得再遠的不可能。

有一次在狂歡節，聶黑流道夫是那樣地忙於各種樂事，雖然晝間他到我們這裏來了幾次，却沒有一次和我談話，這是那樣地觸怒了我，以致我又覺得他是驕傲的可厭的人。我只等候着機會向他表示我一點也不看重他的友誼，對於他並沒有任何特殊的恩愛。

在狂歡節後當他又想和我談話時，我第一次向他說我需要準備功課，走上了樓；但一刻鐘後有誰開了課室的門，聶黑流道夫走到了我面前。

「我打攪你嗎？」他說。

「不，」我回答，雖然我想說我真有事情。

「那你爲什麼走出了佛洛佳的房間？你曉得我好久沒有和你討論了。我是那樣地弄慣了，我好像是缺乏什麼。」

我的惱怒頓然消失了，德米特銳在我目光中又成了那樣仁慈可愛的人。

「我想你知道爲什麼我走開嗎？」我說。

「也許，」他回答，靠近我坐下來，「但即使我猜中了我也不能說是爲什麼，

但你可以說，」他說。

「我要說：我走開是因為我對你生氣……不是生氣，而是我覺得惱怒。簡單地說：我總是怕你因為我還很年輕而輕視我。」

「你知道爲什麼我們這麼要好嗎？」他說，用善意的智慧的目光回答我的自白，「爲什麼我歡喜你超過那些我所更熟、更有相似之處的人呢？我剛才認定了。你有異常的、少有的品質——坦白。」

「是的，我總是說出我羞於承認的那些事情，」我同意了，「但只是對於我所相信的人。」

「是的，但要完全相信一個人，必須和他十分友好，但我和你還不友好，尼攷拉；你記得，我們曾說到友誼嗎？要做真正的朋友，必須互相信任。」

「要信任我向你所說的話你決不向任何人說。」我說。「你知道最重要的最有趣的的思想就是我們無論如何也不互相說出的那些思想。」

「多麼惡劣的思想呵！這麼卑鄙的思想，假如我們知道，我們就應該承認牠們，牠們決不敢來到我們的頭腦裏。你知道，我有什麼思想，尼攷拉？」他添說，從椅上站起，帶笑着搓手。「做這件事吧，你將看到，這對於我們倆是多麼有用：我

們要立誓互相承認一切。我們要互相認識，我們不要害羞；爲了不怕別人，我們立誓決不向任何人說到彼此的任何事情。我們來做這件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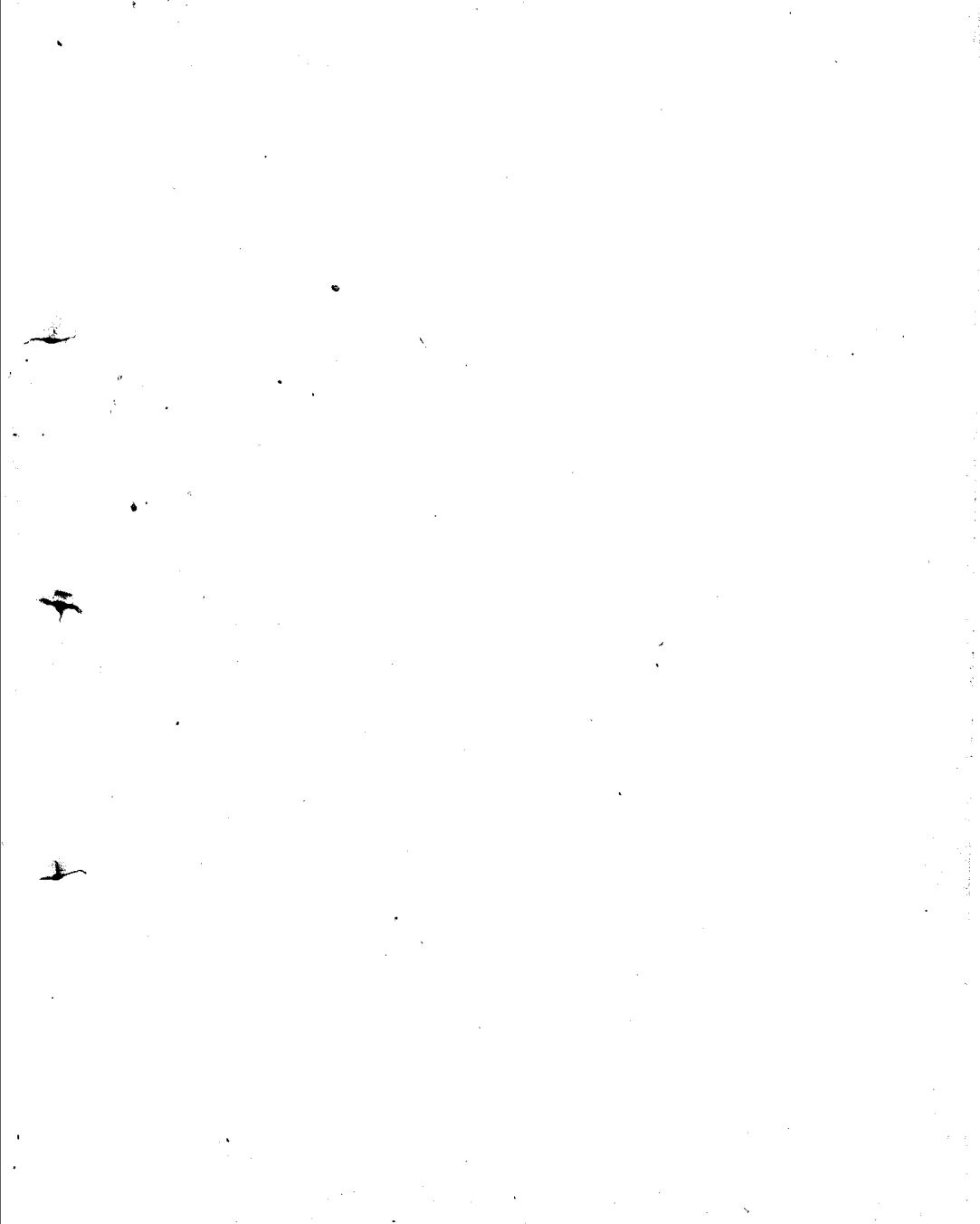
「做吧，」我說。

我們真做了這事。這有什麼後果，我以後再說。

卡爾說過，每個愛情中有兩方面：一方面愛，另一方面准許自己被愛，一方面吻，另一方面伸腮。這是完全正確的；在我們的友誼中我吻，德米特銳伸腮；但他準備吻我。我們平等地愛，因爲我們互相認識，互相尊重；但這並不妨礙他對我有影響，我順從他。

不用說，在聶黑流道夫的影響之下，我不覺地學得了他的向尊，牠的要點乃是對於美德理想的狂然崇拜，和相信人類的使命是繼續地改善自己。當改善全體人類，消滅人類的一切罪惡與不幸，似乎是容易實現的事情時，改善自己，取得一切美德，快樂……也近乎很容易而簡單了。

此外，只有上帝知道，青年的這些高貴的幻想是否真正可笑，而牠們不曾實現是誰的罪過……



第一章 我認爲是青年時代開始的時候

我說過，我和德米特銳的友誼向我打開了一個對於生活和牠的目的與關係的新見解。這個見解的要點是相信：人類的使命是渴望道德的完善，而這種完善是容易，可能，永久的。但以前我所歡喜的只是發現從這個信念裏頭所產生的新思想，和爲道德的，活動的未來作輝煌的計劃；但我的生活仍舊按照瑣屑，混亂，懶惰的途徑前進。

我和我崇拜的朋友德米特銳——有時我向自己低聲稱他爲奇異的米洽——在談話中所討論的那些高貴思想只滿足了我的理性，而不是情感。但這樣的時候來到了：這些思想帶着道德發現的那麼新鮮的力量來到我的心中，以致我想到我空空浪費了許多時間便覺得驚恐，並且立即便想馬上把這些思想應用在生活上，堅決地立意永不改變牠們。

我認爲我的青年時代的開始就是從這個時候。

我那時快滿十六歲了。教師們繼續到我這裏來，聖·熱羅姆監督我的功課，我



被動地勉強地準備進大學。在功課之外，我的事情是：孤獨的，不連貫的幻想與思索；作運動以便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力士；沒有任何確定目的與思想地在所有的房間裏閑混，尤其是在女僕房的過道上；對鏡裏觀看自己，並且，我總是帶着痛苦的喪氣甚至憎惡心情離開鏡子。我相信我的外表不僅是醜陋的，而且我甚至不能夠在類似情形中用通常的慰藉來安慰自己。我不能夠說我有善表情的，或高貴的面孔。沒有任何善表情的地方，——而是最尋常的，粗鹵的，醜陋的容貌；眼睛小而灰，尤其是在我照鏡子的時候，是愚笨而不聰明的。男子氣概更少：雖然我不矮並且按照年齡是得強，臉上的容貌却是柔軟，頹萎，不分明的。甚至任何高貴的地方也沒有：相反，我的臉好像是簡單農民的臉，並且是那樣的大手大腳；在那時我覺得這是很可羞的。

第二章 春天

我進大學的這一年，復活節是在四月裏很遲的時候，因此考試被指定在復活節後一週內，而在復活節前一週我必須齋戒並作最後的準備。

在水雪——卡爾勒·伊發內支通常稱作「子隨父到」——之後，有了三天平靜，明朗的天氣。街上看不到雪塊，汗泥被潮濕明亮的路面與急流所代替了。屋頂在陽光中落下最後的水滴，花園裏的樹上脹起了蓓蕾，院子裏有一條乾路經過凍結的肥料堆通達馬廄，大門口石頭中間苔草發綠了。那是春天的特別的一段時候，牠最感動人的心靈：明亮的、照耀一切的、但不炎熱的太陽，細流與融雪的濕地，香氣中芬芳的清新，優美的藍色天空和長條的透明的雲。我不知道爲什麼，但我覺得在大城市裏初春的這段時期的影響在心靈上是更爲感覺到的、是更強烈的，——看的少，却感覺的多。我站在窗子旁邊，朝陽穿過雙層窗框把灰塵的光線照進窗裏那使我厭倦難堪的課室的地板上，我在黑板上解算一個長的代數方程式。我一手拿着破舊的、軟面的佛蘭克爾的代數，一手拿着一小塊粉筆，我的雙手，臉上，和上衣

的肘都佔了粉筆灰。尼考拉，罩了胸帷，捲了袖子，用鉗子敲破油灰，打彎了臨花園的窗上的釘。他做的事和他所發出的聲音，引去了我的注意。此外，我是在最惡劣的、不滿的心情中。我覺得一切都不成功：我在演算的開始就做了錯誤，因此必須一切從頭開始，我將粉筆筆落掉了兩次，覺得我的臉和手都沾了灰，海綿丟到什麼地方去了，尼考拉所發生的聲音痛苦地震動了我的神經。我想發火，罵人，我拋了粉筆，代數，開始在房間裏走動。但我想起來，今天是復活節的星期三，我們還須去懺悔，應該避免一切不好的事；忽然我轉入一種特別的，溫柔的心情中，走到尼考拉面前。

「讓我來幫你忙，尼考拉，」我說，試圖使我的聲音有最溫柔的表情；我壓制了自己的苦惱並幫助他，我做的對——這思想更加強了我的溫柔情緒。

泥灰敲碎了，釘子彎了；但，雖然尼攷拉用全力曳橫桁，窗框却不動。

「當我和他拖的時候，假若窗框立刻下來，」我想「意思便是罪惡，今天不應該再讀書了。」窗框向一邊搖動，下來了。

「把牠放哪裏去呢？」我說。

「讓我自己去處理吧，」尼攷拉回答，顯然是詫異並且似乎滿意我的熱心，「

不能弄亂的，却要，在堆藏室裏，我要把牠們上號數的。」

「我來上這個的號數，」我說，舉起窗框。

我覺得，即使堆藏室是在兩里之外，窗框有兩倍重，我也是很滿意的。對尼攷拉幫忙，我想消耗自己的精力。當我回到房間時，小磚與鹽堆（註）已經移到窗台上了，尼攷拉用羽翼把沙粒與睡眠的蒼繩掃出打開的窗子。新鮮香馥的空氣已透進房間把牠充滿。窗外傳來城市的喧囂與園中麻雀的唧喳。

一切物品都被照明亮了，房間有生氣了，微微的風吹動了我的代數的書葉和尼攷拉頭上的髮。我走到窗前，坐在窗台上，側身向着花園，沉思着。

一個對於我是新的、極有力量的、愉快的情緒忽然闖入我的心靈。濕的土地，地上各處長出亮綠的草葉和黃基；在陽光下落亮的小溪，溪上有泥塊與木片打旋着；紫丁香的發紅的枝子脹起的、正在窗下擺動的蓓蕾；在那個灌木中跳動着的烏雀的忙碌啼叫；因為融化的雪而潮濕的垣籬；尤其是——那馨香潮濕的空氣和愉快的太陽——向我精確明白地說了新的美麗的東西，這我雖然不能夠一如牠向我展示的那樣表達出來，我却試圖細解我所了解的那樣表達出來，——一切向我說到美、幸福

（註）鹽、沙、及其他物品是放在內外兩窗之間吸收潮濕的。——英譯本

、美德，說到這個和那個對於我都是容易而可能的，沒有那個則這個是不可能的，甚至美、幸福和美德是同一個東西。『我怎麼能夠不曾了解這個？我從前是多麼惡劣啊！我過去能夠是、將來也能夠是、多麼善良而幸福呵！』我向自己說，『應該趕快，趕快，從這時候起，做一個不同的人，開始過不同的生活。』雖然如此，我却坐在窗台上坐了好久，幻想着，什麼也不做。你曾經有過嗎，在夏間白晝裏陰暗下雨的天氣躺下睡覺，在日落時醒來，靜閉眼睛，在窗子的擴大着的四方形裏，從吹起的有橫棒敲窗台的麻布窗帘下，看見被雨打濕的菩提樹道的陰影的紫色的一邊，和潮濕的、被明亮斜射的光線所照耀的花園道路，忽然聽見花園裏鳥雀的快樂生活，看見昆蟲透著陽光在窗口旋飛，聞到雨後空氣的香味，想到：『我睡過去了這樣的黃昏，怎麼不覺得羞恥呢，』於是，連忙跳起，走到花園裏去享受生活？假如有的過，則這就是我在那時，所體驗的強烈情緒的例子。

第三章 幻想

「今天我要懺悔，清除一切的罪惡，」我想，「我永不再……」（在這里我想起了一切最使我痛苦的罪惡。）「我要每個星期日一定到教堂去，然後讀福音書一小時，然後在我進大學時每月所要領到的二十五盧布之中，我一定要把兩盧布半（十分之一）給家人，並且是要不讓任何人知道，並且不是給乞丐，我要尋找那樣的窮人，孤兒或老婦，沒有人知道的。」

「我要有一個自己的房間（大概是聖·熱羅姆的），我要自己料理牠，保持異常的清潔，我不要使用人爲我做任何事情。要知道他正是像我這樣的。然後我每天要步行到大學去（假如他們給我找車子，我要把牠賣掉，把這筆錢也留給窮人）並要嚴格地執行一切（但這「一切」是什麼，我那時怎樣也不能說出，但我生動地懂得並覺得這「一切」乃是聰明的、道德的、不可賣的生活）。我要整理講演，甚至預先閱讀各門功課，這樣我將是第一學年的第一名，我要寫論文；在第二學年我要預先知道一切，我可以直接升入第三學年，這樣我十八歲便畢業，得第一名學士學

位，得兩個金獎章，然後我要通過碩士考試和博士考試，成爲俄國的第一個學者；甚至在歐洲我也能成爲第一個學者。」我問自己：「那末，以後呢？」但在這裏我想起這些幻想是驕傲，是罪惡，我當天晚上就要向神甫懺悔這個罪惡，於是回到我的思案的開始。『爲了預備講演，我要步行到麻雀山；我要在那里的樹下選一個地方，我要閱讀講演；我有時要帶點吃的東西：乾酪，或者彼道蒂的包子，或者什麼別的。我要休息一下，然後開始閱讀什麼好書，或者畫風景，或者奏什麼樂器（我一定要學會了吹笛子）。然後她也要到麻雀山去散步，有一天她要走到我這裏來問我是誰。我要這樣悲愁地看她，我要說，我是一個神甫的兒子，我只是在這裏，當我單獨、完全單獨的時候，才幸福。她要把手伸給我，要說什麼，要坐在我旁邊。我們要這樣地每天來到這裏，要成爲朋友，我要吻她……不，這樣不好。相反，從今天起，我不再要看女人了。我要決不，決不再到女僕房裏去了，甚至我要試圖不走過那裏；三年之後，我便成年了，我一定要結婚。——我要故意盡可能地多做運動，每天做體操，這樣，當我到了二十五歲時，我將要比拉波還強了。我要在第一天「用伸直的手臂」舉半甫特（合八，一九公斤，二十俄斤——譯）五分鐘，第二天舉二十一斤，第三天二十二斤，一直下去，這樣，最後，每手可以舉四

書得，因此，我要比所有的奴僕都強了；忽然有誰想要侮辱我或者不敬地說到她時。我要那樣地抓住他，只是抓住胸口，我要用一隻手把他從地上舉兩阿爾申（一阿爾申合〇·七一一公尺——譯），我只是把他舉着，讓他覺得我的力氣，然後把他放下來；但這也是不好的；——不，沒有關係，要知道我不會傷害他的，只是表示我是……」

不要讓他們責備我，說我青年時代的幻想是和幼年時代少年時的幻想同樣地幼稚。我相信，假如我注定了活到老年而我的故事能夠趕上我的年紀，我到了七十歲也要完全像現在這樣作不可能的幼稚的幻想。我將要幻想一個美麗的瑪麗亞愛我這個沒有牙齒的老人，正如她愛過馬塞卜，幻想我的愚鈍的兒子忽然由於什麼非常的機會做了大臣，或者，幻想到我忽然有了無數百萬的金錢。我相信，缺少這種有益的安慰的幻想的人和年紀是沒有的。但除了一般的特質——幻想的不可能性與魔術性，每個人和每種年紀的幻想都有牠們自己的顯明特點。在我認為是少年的結束與青年的開始那一段時期，我的幻想是根據在四種情緒上：對她、對一個想像的婦人的愛，關於她我總是按照同一的意思去幻想，我總是期望在什麼地方遇見她。這個人有一點兒是索涅琦卡，有一點兒是在盆裏洗麻布衣時的瑪荷——發西利的妻子



，有一點兒是很早的時候在戲院裏我們房邊的包廂裏所見的在白頸項上戴着珍珠的婦人。第二種情緒是想要被愛。我想要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愛我，我想要說出我的名字：尼攷拉·伊爾晴也夫，便大家被這個消息所驚動，包圍着我，爲了什麼事感謝我。第三種情緒是——希望得到異常虛榮的幸運，這希望是那麼強力而堅決，以致牠近於瘋狂。我是那麼相信，由於一種非常的機會，我很快就要忽然變成世界上最富有的、最有名的人，以致不斷地對於一種魔術的幸福懷着騷亂的希望。我總是期望牠就開始，而我得到人所能希求的一切，我總是在各處忙碌，以爲牠已經是在我所不在的地方開始了。第四種和最主要的情緒是自我厭惡與懊悔，但懊悔是和幸福的希望混合到那樣的程度，以致牠沒有任何悲哀的地方。我似乎覺得脫離全部的過去，改變並遺忘過去的一切，完全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和他的一切關係，使得過去不壓迫我不拘束我，是那麼容易而自然的。我甚至樂於厭惡過去，並試圖把牠看得比實在的情形更黑暗。過去的回憶範圍愈黑暗，清楚明白的目前便顯得愈清楚明白，而未來的虹彩開展得愈好。那懊悔的、與我求完善的熱力願望的聲音，是在我的發展的這段時期中我的主要的、新的、心靈的感覺，牠替我的對於自己，對人們，對於上帝的世界的見解建立了新的基礎。

有益的、安慰的聲音，自從那時——在那些悲哀的時候，我的心靈沉默地順從了塵世虛偽與墮落的勢力——以後，屢次忽然勇敢地起來反對一切虛偽，無情地暴露過去，向我指示並使我愛光明的現在，並允許將來的福利與幸福，——有益的，安慰的聲音呵！難道你將有一天停止鳴響了嗎？

爸爸這個春天很少在家。但他在家的時候，他是極爲愉快，在鋼琴上亂彈他心愛的調子，作親愛的注視，想出關於我們大家及米米的笑話，類如，說格如西亞的太子看見了米米坐車子，並且是那麼戀愛她，以致他回宗教院請求離婚，說我被任命爲維也納大使館的祕書，——並且是帶着嚴肅的面孔向我們說這些新聞；他用卡清卡所怕的蜘蛛去嚇她；他對於我們的朋友杜不致夫和聶黑流道夫很是和藹，不斷地問我們及客人們說他來年的計劃。雖然這些計劃幾乎是每天變更，且互相矛盾，但牠們却是那麼動人，使我們聽得有趣，而琉寶琦卡不睜眼地對直地看爸爸的嘴，以便不漏聽一個字。有時計劃是我們留在莫斯科進大學，他自己和琉寶琦卡到意大利去兩年；有時是在克里米的南邊海岸購買田產，每年夏季到那里去；有時是帶全家遷移到彼得堡去，等等。但在特別快樂之外，爸爸新近還發生了一個改變，很使我驚訝。他替自己做時髦的衣服——阿列布色的禮服，時髦的有皮帶的褲子，和很合身的長大衣，當他出去訪客時，他常常發出很好的香氣，尤其是在訪一個婦女時

，關於她米米說到時總是嘆氣，並且面色表示：「可憐的孤兒們！不幸的情慾！好，她已經不在了！」等等。我從尼攷拉那里知道，因為爸爸從未向我們說到他的賭博，他這個冬天賭博特別幸運；他贏得異常多，把錢存在銀行裏，春天不想再賭了。也許是因為怕不能約制自己，他是那樣地想趕快下鄉。他甚至決定了，不等我進了大學，在復活節之後帶女孩們立即去彼得羅夫斯攷，我同佛洛佳要後去。

佛洛佳在整個冬季直到春天和杜不攷夫是不可分的（對於德米特銳他們已開始冷淡了）。他們主要的樂事，按照我聽到的談話所能下的結論，總是在這方面，就是他不斷地飲香檳，乘雪車從似乎他們倆都在愛的小姐的窗下走過，面對面地不在兒童的却在真正的蹺舞會中跳舞。雖然我和佛洛佳是彼此相愛，這最後的一點却很隔離了我們。我們覺得，在常常有教師來的男孩與在大跳舞會中跳舞的男子之間有太大的差異，以致不能互相傳達彼此的思想。卡清卡已經完全長大了，讀了很多小說，而她不久即可結婚這思想我覺得已不是笑話了；但，雖然佛洛佳也是大人，他們却不和好，且甚至似互相輕視。當通常，卡清卡獨自在家，除了讀小說，無事可做事時，她大都是無趣的；在有外面的男子時，她便變得很活潑，可愛，用眼睛表示我怎樣也不明白她所要表示的。只是後來，從談話中聽她說，唯一准許女孩做的嬌

態，就是眼睛的嬌態，我才能夠向自己說明別人似乎一點也不驚訝的那些不自然的眼睛做態。珠寶琦卡也開始穿長衣服了，因此她的彎曲的腿看不見了，但她還是一個好哭寶，和從前一樣。現在她不再幻想嫁給驃騎兵了，却是歌家或音樂家，她就是帶着這個目的熱心地從事音樂。聖·熱羅姆知道他在我們家只留到我的考試的完結，已在一個伯爵家替自己找到了一個位置，此後便有點輕視我們家裏的人了。他很少在家裏，開始抽烟捲——這是當時的大豪舉了，——並且不斷地在紙片上吹一些快樂的調子。米米一天一天變得更加更加愁苦了，似乎自從我們都開始長大時，便不從任何人或任何東西上期望任何好處。

當我去吃飯時，我在飯廳裏看到米米，卡清卡，珠寶琦卡，聖·熱羅姆，爸爸不在家，佛洛佳和同學在自己房裏準備考試，要求把飯送到自己房裏。近來桌上的首席大都是米米坐着，我們都不尊敬她，而午餐也失去了很多的趣味。午餐已不像在媽媽或祖母時候那樣，——那是一種禮節，在一定的鐘點把全家集合在一起，把全日分爲兩半。我們現在准許自己遲到了，上第二道菜時才來，在大杯子裏喝酒（聖·熱羅姆自己作了榜樣），在椅子上斜倚着，不終餐就站起，和類似的自由行動。從此午餐便不像從前那樣是每天的、家庭的、快樂的儀式了。在彼得羅夫斯考時

的情形是不同的，在兩點鐘的時候，我們就都洗了臉、穿好衣服、坐在客廳裏，愉快地談着，等候規定的時間。正在餐室裏的鐘呼響着要敲兩點的時候，福卡便在手臂上搭着餐巾，帶着莊重而很嚴峻的面色，輕步地走進來。「午餐準備好了！」——他用響亮的拖長的聲音報告，於是都帶着愉快的、滿意的臉，大的在前，小的在後，擺響着上漿的裙子，踏響着靴子與鞋子，走進餐廳，低聲交談着，散坐在固定的位子上。或者，在莫斯科時的情形也是不同的，我們低聲交談着，站在大廳裏鋪了布的桌子前，等候着祖母，加夫銳洛已經去向她去報告菜已擺好了——這時，忽然門打開了，聽到了衣服擺動聲與拖腳聲，於是祖母戴着有特別紫色蝶結的帽子，笑着或憂悶地斜視着（要看健康情形如何），從她的房裏側面地擺步走出。加夫銳洛把靠背椅送到她那里，椅子響動了，你覺得一陣寒冷在脊背上穿過——這是食慾的預兆，拿起潮濕的，上漿的餐巾，吃一小塊麵包，帶着急切的快樂的饑慾在桌下搓手，看着冒熱氣的湯碟，這是司膳按照階級、年齡、與祖母的寵愛而分送的。

現在我去吃飯時，不感覺到任何喜悅與興奮了。

米米、聖·熱羅姆、女孩們的談論，關於俄國教師所穿的可怕的靴子，攷爾娜攷發女公爵們皺邊的衣服，等等，——他們的談論，在從前引起我的誠意的輕視，

這特別是珠寶琦卡與卡清卡我不試圖隱瞞，現在却不使我失去我的新的美德的心情了。我是異常的溫良；特別親善地笑着聽他們說，恭敬地要求他們遞給我麥啤酒，同意聖·熱羅姆改正我在吃飯時所說的話，說道，說's. pitié'要比說'e. panx'優美。但是應該自認，我覺得有些不愉快，因為沒有人特別注意我的溫良與美德。珠寶琦卡在飯後給我看了一張紙，在紙上她寫下了她的一切罪惡；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但把自己的罪惡寫在自己心中是更好，並且「這一切都是不對的」。

「爲什麼是不對的？」珠寶琦卡問。

「噢，這也是好的；你不了解我——於是，我上樓到自己房裏去，向聖·熱羅姆說的是去讀書，但實際上是在懺悔之前還有一個半小時；我要爲全部的生活寫一個責任與事務表，在紙上寫出我的生活的目的，和我要永久遵行不渝的規條。」

## 第五章 規條

我拿了一張紙，最先我想要寫出下一年的責任與事務表。我需要在紙上劃線。但因為我找不到尺，我使用拉丁文字典做這事。我用筆順沿字典劃線，然後把字典移開，我看到，代替線條的，是我在紙上劃了細長的墨水跡子，此外，字典不夠紙的全面長，線條在字典的軟角上彎曲了。我又拿了一張紙，移動着字典，我用一種方法劃了線。我把我的責任分爲三類——對自己的、對隣人的、對上帝的責任，我開始寫第一類的，但牠們數目是那麼多，種類與分類是那麼多，以致必須先寫出「生活規條」，而後列表。我拿了六張紙，訂成冊子，在面上寫了「生活規條」。這些字寫得那麼歪曲而不平，我想了好久，是否要重寫，並且看着被撕破的表和醜陋的標題，苦惱了很久。爲什麼一切在我的心靈中是那麼美麗光明，而當我要把我所想的付諸實行時，却在紙上以及通常在生活上是那麼醜惡呢？……

一懺悔神甫來了，請下來聽訓戒吧，「尼攷拉來報告。

我把紙冊子放在桌子裏，照了照鏡子，把頭髮向後梳，我相信這樣便給了我思



索的神情，我走進客廳，這裏已經擺了蒙布的台子和聖像和點着的蠟燭。爸爸從另一道門裏和我同時走進來。懺悔神甫，白髮僧人，有嚴厲老邁的臉，祝福了爸爸。爸爸吻了他的手，寬、乾瘦的手；我同樣做了。

「叫佛爾皆馬爾，」爸爸說。「他在哪裏？不用想他是在大學裏齋戒了。」

「他爲了女公爵在忙，」卡清卡說，看了一下琉寶琦卡。琉寶琦卡因爲什麼原故忽然臉紅，皺眉，裝作她有什麼地方疼痛，離開了房間。我跟她走了出去。她停在客室裏，又用鉛筆在紙上寫什麼。

「怎麼，你又犯了罪嗎？」我問。

「不是，沒有什麼，不過，」她紅着臉回答。

這時候聽到了前廳裏德米特銳的聲音，他在和佛洛佳告別。

「你看，對於他一切都是誘惑，」卡清卡走進房對着琉寶琦卡說。

我不能明白白姊姊發生了什麼事情：她是那麼窘迫，以致淚水湧入她的眼眶，而她的窘迫達到了極點，變成了對於自己、對於顯然窘惱了她的卡清卡的惱怒。

「一看就知道你是外國人（對於卡清卡沒有別的能夠比外國人這稱呼更是侮辱的了，琉寶琦卡就是爲了這個目的才用牠）：在這樣的聖禮之前，」她用嚴肅聲音

說，「你有意打攪我……你應該明白……這一點不是兒戲……」

「尼攷林卡，你知道她寫了什麼嗎？」卡清卡說，被外國人這稱呼激怒了：「她寫了……」

「我沒有料到你這樣的陰惡，」琉寶琦卡說，完全哭泣地離開了我們：「在這樣的時候，並且故意的，總是引人犯罪。我不用你的情緒和痛苦煩攪你！」

我帶着這些和類似的傲慢的思攷回到了客室，這時大家都聚在這裏，懺悔神甫站了起來，準備在懺悔禮之前讀禱文。但讀禱文的僧人的善表情的嚴厲的聲音剛剛在一般的靜穆中發出時，尤其是向我們談到「承認你一切的罪惡，不要羞恥，不要隱瞞，不要辯護，你的心靈將在上帝的面前滌清，假如你有所隱瞞，你將有更大的罪惡」時，我早晨想到目前的聖禮而感覺到的那種虔敬的驚慌情緒又回到我心裏來了。我甚至爲了感覺到這種情形而覺得快樂，我試圖保持牠，停止一切來到我心裏的思想，並努力使自己所畏懼。

爸爸最先去懺悔。他在祖母的房裏就了很久，在這時候我們都在客室裏沉默着或者低聲說到誰要去。最後又聽到門那邊讀禱文的僧人的聲音和爸爸的脚步。門啞地開了，爸爸走了出來，習慣地咳着，顫抖着肩膀，不看我們當中任何人。

「好，現在你去吧，疏芭，但要說出一切。要曉得我是我的大罪人，」爸爸愉快地說，捏她的腮。

珠寶琦卡臉發白又發紅，從胸帷裏取出字條又放進去，垂下頭，似乎要把頸子縮短，好像等待着上面下來的打擊，走進了門。她在那里停了不久，但從裏面出來時，她的肩膀因為啜泣而顫抖了。

最後，在美麗的小卡清卡笑着走出房門之後，我的輪次到了。我帶着同樣的滯鈍的恐懼，並有意要更加喚起心中的這種恐懼，走進了半明半暗的房間。懺悔神甫站在經台前，慢慢地把臉轉對我。

我在祖母房裏不過五分鐘，但是我走出來時是快樂的，並且按照我當時的信念，是完全清潔的、精神上再生的、新的人。雖然一切舊有的生活環境——同樣的房間、同樣的家具、我的同樣的身材（我要一切外表都改變，如同我所覺得的我內心的改變）——令我覺得不愉快，雖然如此，我却是在那種快樂的心情中，直到我上床睡覺時。

我在想像中檢討着我所清除的一切罪惡，已經要睡着了，却忽然想起了在懺悔時所隱瞞的一件可恥的罪惡。懺悔禮前的禱文又令我想起了，牠不斷地在我的耳朵中聽着。我一切的寧靜頓然消失了。「但假如你隱瞞，你將有大罪」……不斷地使我聽到，於是我把自已看作那樣可怕的罪人，沒有適合於我的處罰了。我反側地輾

轉了好久，想着自己的地位，每分鐘等待着上帝的處罰，甚至突然的死亡，——這思想把我引入不可言表的恐怖中。但忽然我感覺到一個快樂的思想：天剛亮時我就走去或坐車去僧院看神甫，重行懺悔——於是我不安了。

## 第七章 僧院之行

我夜間醒了幾次，怕早上睡得太遲，六點鐘前就起來了。窗外只有微光。我穿了衣服和皮靴，皮靴放在床前，皺而未擦，因為尼攷拉還沒有來拿，我沒有祈禱上帝，沒有洗臉，平生第一次單獨走到街上。（註）

在對面，在大房子的綠頂那邊，有霧的寒冷的朝霞發紅了。很強烈的春天早晨的嚴寒把泥土與小溪都凍結起來了，令我的脚下覺得刺痛，並刺痛我的臉和手。在我們的橫街上還沒有馬車，我本打算迅速地坐馬車往返。在阿爾巴特街上只有一些荷車在走動，有兩個泥水匠談着在街上走過。走了一千步光景，我開始遇見了男人和帶着籃子到市場的婦女；去裝水的桶；在十字路口走出一個賣包子的人；有一個麵包店開門了；在阿爾巴特門我遇到一個老車夫，他在破舊、縫補、淺藍，狹長馬車上打盹，搖擺。他一定是半醒半睡的，只向我要了兩角錢到僧院來回，但後來他忽然清醒了，當我剛要上車時，他開始用韁端打馬，從我身邊趕過去了。「應該喂

（註）貴家子弟須受嚴格監督，直至成年。——英本註

馬！不能不，先生，」他低語着。

我費力勸說他停了下來，提議給他四角錢。他停住了馬，注意地看我，說：「坐下吧，先生。」我承認，我那時有點駭怕，怕他把我帶到僻靜的街道搶劫我。我抓住他的破外套的領子——因此他的打皺的頸項，在很彎曲的背上，那麼可憐地顯露出來——上了粗糙不平的、淺藍色的、搖動的坐位——於是我們在佛斯德維任卡街上顛簸着。在途中我注意到車子背後蒙着一塊和車夫外套料子相同的綠布，這情形使我心安了一點，我不再怕車夫把我帶到僻靜的街道去搶我了。

當我們到臨僧院時，太陽已升得很高，明亮地鍍金了教堂的圓頂。陰暗處還有結凍，但在所有的路面上都流着急而濁的行潦，馬在化凍的泥淖中行走。進了僧院的圍垣，我問我所看到的第一個人說我要怎樣去找懺悔神甫。

「他的僧房在那里，」經過的僧人向我說，停了片刻，向我指示一個有階梯的小房子。

「十分感謝，」我說……

從教堂裏先後走出的都看着我的僧侶們對於我能夠想到什麼呢？我不是大人，也不是小孩；我的臉沒有洗，頭髮沒有梳，衣服上有毛屑，皮靴沒有擦並且還有泥

。看我的僧侶們心理把我當作哪一類的人呢？他們注意地看我。但我仍然按照年輕的僧人指示我的方向走去。

穿黑道袍，有灰色濃眉的老人在通僧室的狹徑上遇到我，問我需要什麼。

我曾想說「沒有什麼」，跑回車子那裏，坐車回家，但雖然有懸垂的眉毛，老人的臉却引起了信任。我說我要見懺悔神甫，說出了他的名字。

「來吧，小先生，我領你去，」他說，轉回身，顯然是立刻猜出了我的地位，「神甫在作早禱，他馬上就來。」

你打開了門，引我穿過整潔的門廊與前廳，從清潔的麻布的地氈上走到僧室。「就在這裏等一下吧，」他帶着善意安慰的表情向我說，走了出去。

我所在的這個房間是很小的，收拾得極整潔的。全部的家具是：一個鋪了油布的小桌子擺在兩扇小摺窗之間，窗台上有兩盆攏牛兒，一個有聖像的架子，架子前面懸着燈；一張安樂椅，兩張坐椅。角落上掛着一個畫了花字盤的、有銅錘掛在鏈子上的壁鐘；在有刷石灰的柱子連接天板的分壁上有兩件法衣掛在釘上，那邊當然是床。

窗子對着兩阿爾申外的白牆。在窗子與牆之間有小的紫丁香叢。外邊沒有任何



聲音傳進房來，因此，在這寂靜中，鐘擺的均勻的愉快的滴嗒聲似乎是響亮的聲音了。

我剛剛獨自留在這個安靜的角落裏時，我過去的思想與回憶都忽然跳出了我的腦子，似乎牠們從來不曾有過，我完全耽沉在一種不可言表的愉快的冥想中。那件襖裏破舊的南京棉布的黃袈裟，書的損破的黑皮封面與銅釦，那些暗綠色的花與小心灌水的泥土與洗過的葉子，尤其是鐘擺的單調的繼續的聲音，向我清楚地說到一種新的、我直到現在不會知道的生活，一種孤獨、祈禱、寧靜和平幸福的生活。∴

「過去了許多月，過去了許多年，」我忽，「他總是孤獨的，他總是和平的，他總是覺得他的良心在上帝面前是清潔的，他的祈禱能被上帝聽得到。」我在椅子上坐了半小時，試圖不動，不用力呼吸，以免破壞那向我說了很多事情的聲音之和諧。鐘擺仍舊滴嗒着，向右邊稍高，向左邊稍低。

第八章 第二次懺悔

懺悔神甫的脚步把我引出了這種冥想。

「好哇，」他說，用手抹着他的灰髮。「你要什麼？」

我求他祝福我，特別高興地吻了他的黃色的小手。

當我向他說明我的要求時，他什麼也沒有向我說，走到聖像前，開始懺悔禮。

在懺悔禮完結時，我壓制着羞恥，說出了我心中的一切；他把手放在我的頭上，用響亮的低柔的聲音說：「我的孩子，願天父的恩澤加諸你，願他永遠保持你的信仰、溫良、謙卑。阿門。」

我是十分快樂；快樂之淚湧上我的喉嚨，我吻了他的毛布袈裟的褶襞，抬起了頭。神甫的臉是十分安靜。

我覺得我是在享受感動的情緒，並且怕使牠消散，連忙和懺悔神甫告了別，我眼不旁視以免精神渙散，我走出圍垣坐上顛簸的條紋的車子。但車子的顛動，在眼前閃過的各種物體，立刻驅散了這種情緒；我已經想到此刻懺悔神甫大概在想他平

生從未遇見，並且也不會遇見像我這樣好心腸的年輕人，甚至沒有和我類似的人。我相信這個；並且這個信念引起了我一種快樂心情，牠需要我向誰說到牠。

我極願同誰去談；但除了車夫，我身邊沒有任何人，我便轉向牠。

「喂，我去得很久嗎？」我問。

「很久了，馬早該喂料了，你曉得我是趕夜車的，」老車夫回答，他現在顯然和太陽一樣比先前愉快了。

「但我覺得只有一會兒，」我說。「你知道爲什麼我到僧院裏來嗎？」我添說，坐到車上靠近老車夫的深凹處。

「什麼是我們的事呢？坐車的說到什麼地方，我們就把車趕到什麼地方，」他回答。

「但到底你是怎麼看法的？」我繼續問。

「一定是要埋什麼人，來買地方，」他說。

「不是，老兄，你知道爲什麼我坐車來嗎？」

「不知道，先生，」他重述。

我覺得車夫的聲音是那麼仁慈，我決定了教導他，向他說出我出行的理由，甚

至我所感覺的心情。

「要我向你說嗎？你看到嗎……」

於是我向他說了一切，敘述了我的一切美麗的心情。我甚至現在想到這個便臉紅。

「這樣的嗎，」車夫不相信地說。

然後他沉默了很久，不動地坐着，只偶而整理從條紋布褲腰裏時脫出的外套襟，他的穿大皮靴的腿在車踏板上顫動着。我已經想到他是和懺悔神甫同樣地在想到我，即是像我這樣優美的青年在世界上找不出另一個的；但他忽然轉向我。

「呵，先生，你是紳士人家的吧。」

「什麼？」我問。

「紳士人家的吧，」他重複說，用無牙的嘴咕着。

「沒有，他沒有了解我，」我想，但一直到家，我沒有再和他說別的。

不是感動與虔敬這情緒本身，而是對於我體驗了這情緒的滿意，一路上保留在我心中，雖然是在明亮的太陽光下散在街道各處；但我剛剛到家，這情緒便完全消失了。我沒有四角錢付車夫。家丁加夫銳洛，我已欠他的債，不再借錢給我。

。車夫看到我在院子裏跑了兩次找錢，大概是猜中了我爲什麼跑，從車身上爬下來，雖然他似乎是那麼仁慈，却開始大聲說——顯然是要刺痛我——有許多騙子坐車不給錢。

家裏都還在睡覺，因此，除了向僕人們，我不能向任何人借四角錢。最後，發西利，經我說了最保證體面的話——我從他臉上看出來他一點也不相信，但因爲他歡喜我，記得我對他的幫忙，替我付了車夫的錢。我的那種情緒如烟飛散了。當我開始穿衣服到教堂去以便和大家一同去領受聖餐時，我發現我的衣服沒有改好，牠不能夠穿，我犯了無數的罪。穿了另外的衣服，我在一種奇怪的心緒激蕩的情形中去領受聖餐，完全不相信我的美麗的傾向了。

## 第九章 我如何準備考試

在復活週的星期四，爸爸、姊姊、米米和卡清卡下鄉去了，因此在祖母的大房子裏只賸下佛洛佳、我、和聖·熱羅姆了。我在懺悔日和赴僧院時所有的心情完全過去了，只留下模糊然而愉快的回憶，牠漸漸被自由生活的新印象壓下去了。

有「生活規條」這標題的紙本也和草稿練習本一同收藏起來了。雖然我能夠對于一切的生活情況製定規條並永遠受牠領導這思想使我高興，且似乎極簡單而重要，而我仍然企望把這思想應用在生活上，我却又似乎忘記了這是需要立即實行的，仍然把牠推延到別的時候。然而使我安慰的是當時來到我頭腦裏的各種思想都恰恰適合我的規條與責任的某一子目；或是適合有關於隣人的規條，或是有關於自己的，或是有關於上帝的。「那時候我要把這個帶到那里去，關於這個題目那時將有許多許多思想來到我面前，」我向自己說。現在我常常問自己：什麼時候我是更好更對的：我那時，當我相信人類智慧萬能時，抑是現在，我失去了發展的能力而懷疑人類智慧之能力與意義時？——我不能夠給自己肯定的回答。

自由的意識，和我已經說過的有所期待的春天的情緒，使我興奮到那樣的程度，以致我全然不能主持我自己，而把考試準備得很壞。有時早晨，我在課室裏看書，並且知道必須工作，因為第二天有一門功課要考試，我還有兩個全部的問題沒有看完，但忽然從窗子吹進來一種春天的氣息，——似乎我極須立刻回想什麼，手自動地放下了書，腳自動地開始運動，來回走着，頭腦裏好像是有誰壓緊了發條，使機器開動，在頭腦裏各種雜色的快樂的幻想開始那麼輕易而自然地並且那麼迅速地跑過去，只來得及注意牠們的光芒。一小時，兩小時不覺地就過去了。或者是我坐着看書，並設法集中注意力在所讀的東西上，忽然在走廊上聽到婦女的地步與衣服的繚繞——便一切都從頭腦裏跳出，不能夠坐在位子上，雖然我很知道，除了祖母的老女僕加莎，沒有人會從走廊上走過。「但假如這是她呢？」我想起來，「假如現在牠開始了，而我會錯過機會呢？」於是我跑到走廊上，看到，果真是加莎；但事後我好久不能控制頭腦子。發條被壓緊了，又發生了可怕的紊亂。或者是晚上在蠟燭光下我獨自坐在自己房間裏，爲了修剪蠟燭或在椅子上改正姿勢，我忽然離開書本一會兒，看到門口和角落裏各處是黑暗的，聽到家庭各處是安靜的，——又不能不停下來聽着這安靜並看着對黑暗房間打開的門外黑暗，不動地過好久，或者

走下樓，或者走過所有的空房間。我還常常晚間不爲人注意地坐在大廳裏，聽着在蠟燭光下獨自坐在大廳裏的加莎用兩隻手指在鋼琴上所彈的「夜鶯曲」的調子。在月光下我不能不從床上起來，躺在對着花園的窗台上，看着沙波示民考夫家被月光照亮的屋頂，我們教區的莊嚴的教堂樓，映在花園路徑上的園垣與灌木的夜影；我不能不在那里留得那麼久，直到第二天早晨十點鐘才困難地醒來。

因此，假如不是繼續來到我這里的教師們，不是聖·熱羅姆時常勉強地激起我的自尊心，尤其是，假如不是要在我朋友聶黑流道夫的眼裏顯得是能幹的青年，即是，出色地通過放試，這在他看來是很重要的事情，——假如不是因爲這些，則春夫與自由便會使我忘掉從前我所知道的一切，而無論怎樣也不能通過放試了。



四月十六日，我在聖·熱羅姆的領導之下第一次走進大學的大廳。我們是坐很漂亮的輕快馬車來的。我平生第一次穿禮服，我全身的衣服，甚至麻布衫，襪子，都是最新的，最好的。當樓下司閘脫下我的大衣而我帶着全身衣服的美麗站在他面前時，我竟因為我是那麼耀目而覺得有點難爲情。但我剛剛走進了明亮的、滿是人的、鑲木地板的大廳，看見了成百的穿中學制服與禮服的青年（其中有些淡淡地看了看我），看見了莊嚴的教授們在遠處的角落上或自由地在桌旁走動或坐在大安樂椅裏，我立即便失去了引人注意的希望，而我臉上的表情，在家裏甚至在門廊上還表示着可惜我非本意地具有那種高貴重要的外貌，却變成了非常羞澀與幾分喪氣的表情。我甚至走入相反的極端，很高興地看到在附近有一個衣服極壞而髒的人離開大家坐在後面的凳子上，他還未老，却幾乎頭髮全白了。我立刻坐到他旁邊，開始觀看應試的人，做出關於他們的結論。那有許多各種各樣的身材與面貌，但按照我當時的意見，他們全體可以容易地分爲三類。

有的像我，同教師或父母來應試，其中有小伊文，我所認識的福羅斯特、和伊林卡·格拉卜及他的老父。所有的這些人都有細毫毛的頤，有露出的麻布衫，安靜地坐着，不打開帶在身邊的書與筆記本，顯然羞怯地看着教授們與試桌。第二種考生是穿中學制服的青年，其中許多已經剃鬚子了。他們大部分是彼此相識的，大聲地說，用洗禮名與父名稱呼教授們，當場準備着問題，互相傳遞筆記本，跨過凳子，從門廊帶來包子與夾肉麵包，他們就在那里吃着，只是把頭低垂到凳子的平面。最後第三應試的爲數不多，是年紀很大的，有的穿燕尾服，但大部分穿長禮服，沒有露出的麻布衫。他們是極莊嚴，各別地坐着，具有很憂鬱的神情。

那個因爲穿得確實比我壞而令我安慰的攷生屬於最後的一種。他用雙手托着頭，從手指間伸出亂的半白的頭髮，他在讀一本書，只偶而用他的不很善意的明亮的眼睛看我，愁悶地皺眉，把發亮的肘更向我這邊伸，使我不能夠更靠近他。相反，中學生們是太好交際了，我有點兒怕他們。有一個把書遞到我手裏，說：「遞到那邊給他吧。」另一個，從我身邊走過時，說：「讓我過去吧，老兄。」第三個，跨過凳子，靠着我的肩頭，好像靠着凳子。這一切我覺得是粗野而不愉快的；我認爲自己遠在這中學生之上，以爲他們不該讓他們自己和我這麼熟。最後開始點名了

；中學生們勇敢地走上前，大部分回答得很好，愉快地走回來；我們的同伴是很羞怯，且似乎回答得不好。在年紀大的當中有的回答極好，有的很壞。

在叫塞妙諾夫時，我旁邊那白髮亮眼的人粗魯地碰了我，跨過我的腿，向桌子走去。似乎可以從教授的神情上看出來，他回答極好而勇敢。回到了自己的地方，他不知道他得了幾分，便安靜地拿了她的筆記本走出去了。聽着喊叫名字的聲音我已經顫抖了幾次，但按照字母次序的輪次還沒有到我，雖然以N字母開始的名字已經在叫了。在教授的角落裏忽然有人在喊，「伊考寧和切聶夫。」一陣寒冷穿過我的脊背和頭髮。

「在叫誰？誰是巴爾切聶夫？」我旁邊的人說。

「伊攷寧，去吧，在叫你；但誰是巴爾切聶夫，毛爾皆聶夫？——我不知道，承認吧，」站在我旁邊的高大紅臉的中學生說。

「你，」聖·熱羅姆說。

「我的名字是伊爾切聶夫，」我向紅臉的中學生說，「是叫伊爾切聶夫嗎？」

「是呀；爲什麼你不去？……你看他是什麼樣的一個公子哥兒呵！」他說得聲音不高，却能讓我從凳子後邊走出時聽得見。伊攷寧走在我前面，他是高大的大約

二十五歲的青年，屬於第三類年長的。他身穿橄欖色的窄燕尾服，打着藍緞領帶，長而美的髮小心地向後梳成農民式。在凳子上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他的外表了。他相貌不醜，好說話；最使我注意的是他譚那長在他喉嚨上的奇怪的紅毛，和他所有的更奇怪的習慣——就是不斷地解開背心的釦子，在襯衣下抓自己的胸脯。

有三個教授坐在我和伊攷寧所一同走去的那張桌子前；他們沒有一個回答我們的鞠躬。年輕的教授洗着好像一幅紙牌的字條；禮服上有星章的另一教授看着很快地說到查理大帝並在每句話後加上「最後」的中學生；第三個戴眼鏡的老教授，低着頭從眼鏡上邊看我們，並指示字條。我覺得他的目光是共同地對着我和伊攷寧的，我們有什麼地方令他不高興（也許是伊攷寧的紅髮），因為他又在一起看我們倆，用頭做出不耐煩的姿勢，要我們趕快抽字條。我覺得惱怒而憤慨，因為第一，沒有人回我們的禮，第二，顯然把我和伊攷寧看作一類的攷生，並且因為伊攷寧的紅髮已經對我有偏見。我毫不羞怯地抽了字條並準備回答；但教授用眼睛指示了伊攷寧。我閱讀了我的字條，這是我所知道的，于是我安靜地等着我的輪次，注意着在我之前所發生的事。伊攷寧一點也不羞怯，甚至太勇敢地側身向前抽取字條，擺動了頭髮，敏捷地閱讀了字條上所寫的東西。當有星章的教授帶着稱贊放走一個中

學生而忽然看他時，他張開了口，我似乎覺得，他要開始回答了。伊攷寧似乎想起了什麼，停住了。全體的沉默維持了大約兩分鐘。

「眼，」戴眼鏡的教授說。

伊攷寧張開嘴，又沉默了。

「要曉得不是你一個人；請你回答吧，還是不呢？」年輕的教授說，但伊攷寧看也不看他。他注神地看着字條，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戴眼鏡的教授從眼鏡裏邊，從眼鏡上邊看他，又下了眼鏡看他，因為現在有時間把牠們取下來，小心地擦了玻璃，再戴上。伊攷寧一個字也沒有說出來。忽然笑容在他臉上閃過，他擺了頭髮，又側身轉向桌子，放下字條，輪流地看每個教授的，然後看我，轉過身，搖着手臂，用健捷的步伐回到凳子那里。教授們彼此交換了目光。

「好孩子！」年輕的教授說，「自費生！」（註）

我走近桌前，但教授們繼續在彼此低聲說話，似乎他們沒有一個懷疑到我的在場。我那時堅決相信這三個教授都對於這個問題極感興趣，就是，我是否要通過考試以及我是否要攷得好，但只是爲了尊嚴，他們裝作這和他們毫無關係而他們似乎

（註）大部分大學生之學費，食宿費均由學校担任。亦有少數自費生。——英本註。

沒有注意到我。

當戴眼鏡的教授淡漠地轉向我要我回答問題時，我看了他的眼睛，爲他覺得有點兒羞，因爲他在我面前是那麼偽善，在回答的開始我有點兒口吃；但後來便漸漸容易了，且因爲問題是我所熟知的俄國史裏的，我光輝地結束了，甚至興奮到如此程度，我想讓教授們覺得我不是伊攷寧，用不着把我和他相混，我提議再抽一個字條；但教授點了頭說：「好了」並且在分數本裏寫了什麼。回到凳子那里，我立刻便聽中學生們說我得了「五，」上帝曉得他們怎麼會知道一切。

在以後的考試中，除了我認爲不值得做朋友格拉卜和因爲什麼原故而畏避我的伊文，我結識了許多新朋友。有幾個已經賀我了。伊攷寧看見了我，甚至覺得高興，並且向我說，他要重行攷試歷史，說歷史教授在上次攷試之後就懷恨他；在那次攷試中他似乎也打擊了他。塞妙諾夫和我進同一的數學系，他畏避所有的人，直到攷試結束，我獨自無言地坐着，用手托着頭，手指插在白髮裏，他考得極好。他是第二名；第一名是第一中學的學生。他是高而瘦的禿髮的人，極爲蒼白，頸子上纏着黑頸巾，額上有粉刺。他的手瘦面紅，手指極長，指甲被嚼去，好像他的手指端纏了線。我覺得這一切是極好的，是第一名中學生所應該有的樣子。他和所有的人一樣同大家說話，連我也和他相識了，但我仍然覺得，在他的步態上，在嘴唇的動作上，在黑眼睛裏，可以看到非常的，有磁力的東西。

在數學攷試中我來得比平常早。我精通這一學科，但有兩個代數問題我瞞了教師，我完全不懂。我現在還記得，牠們是：組合定理與牛頓二項式定理。我坐在後

邊的凳子上，看這兩個不懂的問題；但我不慣于在喧囂的房間裏讀書，又覺得時間不夠，這使我不能深入我所閱讀的。

「他在這里，來吧，聶黑流道夫，」我身後佛洛佳的聲音在說。

我轉頭看見哥哥同德米特銳，他們穿着解開的大衣，搖着手臂，在凳子當中向我走來。立刻便看得出他們是二年級生，在大學裏如同在家裏一樣。單是他們未卸的大衣的樣子便表示了對於我們要入校的人的輕視，並引起要入校的人的羨慕與尊敬。想到我四周的人能夠看見我認識兩個二年級生，我覺得極受恭維，我立刻站起來迎接他們。

佛洛佳甚至不能約制自己不表現優越之感。

「呵，你不幸的人！」他說，「還沒有攷過嗎？」

「沒有。」

「你在看什麼？你沒有準備嗎？」

「是的，有兩個問題沒有準備。這里我不懂。」

「什麼？是這個嗎？」佛洛佳說，開始向我說明牛頓二項式定理，但是那應快而不清楚，以致他在我的眼睛裏看到了我對於他的學問的無信仰，便看德米特銳，在



他的眼睛裏一定是看見了同樣的東西，便臉紅了，但仍舊繼續說着我所不懂的。

「呵，停止吧，佛洛佳，若是來得及，讓我和他說吧，」德米特銳說，看了教授的角落，在我身旁坐下。

我立即注意到我的朋友是在那麼自滿而溫和的心情中，這是在他滿意自己時一向所有的，是我所特別歡喜的。因為他精通數學，說得清楚，他和我把問題說得那麼好，直到現在我還記得。但他剛說完，聖·熱羅姆便用響亮的低語說：*a X. 1. 1.* Nicolasi（輪到你了，尼考拉！）我不及習完另一個不懂的題目，便跟伊攷寧從凳子後邊走出。我走到坐了兩個教授的桌前，有一個中學生站在黑板前。中學生敏捷地演出一個公式，噎噎地在黑板上碰斷粉筆，仍舊向下寫着，雖然教授已向他說：「好了」並命令我們抽字條。「呵，假如我抽到組合定理，怎麼辦呢！」我想，用發抖的手指從軟柔的紙束裏抽出一個字條。伊攷寧帶着和在先前的攷試中同樣的勇敢姿勢，側身搖擺着，不加選擇，抽了頂上面的字條，看着牠，憤怒地皺眉。

「總是碰到這樣的鬼！」他低語着。

我看了我的。嗚，可怕！牠是組合定理！……

「你的的是什麼？」伊攷寧問。

我給他看了。

「我知道這個，」他說。

「你要換嗎？」

「不，都是一樣，我覺得我心情不好，」伊攷寧還不及低聲說完，教授便叫我們走近黑板了。

「呵，一切都失敗了。」我想，「沒有了我想要做到的光輝的攷試，我將要永遠蒙受恥辱，比伊攷寧還壞。」但忽然伊攷寧，當教授的面，轉身向我，奪去了我手裏的字條，把他的給了我。我看了字條。牠是牛頓二項式定理。

教授不是老人，有愉快的聰明的表情，他的極爲突出的額頭下部特別給他這表情。

「是什麼事？你們交換字條嗎？」他問。

「不，他只是把他的給我看一下，教授先生，」伊攷寧迅速地回答，而「教授先生」又是他在這裏所說的最後的話；從我身邊回去時，他又看教授們和我，笑着聳動肩膀，表情似乎是說：「沒有關係，老兄！」（我後來知道伊攷寧已是第三次受入學攷試。）

了——五。

我把剛剛準備的問題回答得極好，教授甚至向我說，好過所能要求的了，給我

第十二章 拉丁文考試

一切經過良好，直到拉丁文考試。纏領巾的中學生是第一名。塞妙諾夫第二名，我第三。我甚至開始驕傲並嚴肅地想到，雖然我年輕，我一點也不兒戲。

從第一場考試時大家就驚訝地說到拉丁文教授，他好像是一隻野獸，歡喜毀滅青年，特別是自費生，似乎他只說拉丁語與希臘語。聖·熱羅姆是我的拉丁文教師，鼓勵了我，我覺得，我不用字典翻譯西塞羅（元前一〇六——四三，羅馬文人——譯）、賀拉西（元前六五——八，拉丁詩人——譯）的若干頌歌、並精通楚姆卜特的文法，我準備得不亞於別人；但結果並不然。整個的早晨只聽人說到我之前的那些人的失敗，有的得零，有的得一，又有的被斥責並要被趕出，云云，云云。只有塞妙諾夫和第一名中學生都得了五，如常地安然走回來。當我和伊攷寧一同被叫到可怕的教授獨自所坐的小桌子那里時，我已預感到不幸。可怕的教授是矮小，瘦而黃的人，有長而油膩的頭髮，和極憂鬱的相貌。

他給伊攷寧一冊西塞羅演說，要他翻譯。

令我大為驚異，伊致寧不僅讀了，而且藉提示他的教授的幫助，翻譯了幾行。在分析時，伊致寧如舊地陷于顯然無望的沈默中，我感覺到我在這個弱的競爭者面前的優越，不能不笑了，甚至有幾分輕視。我欲用這個聰明的微帶輕視的笑容討好教授，但適得其反。

「你一定學得更好了，所以你笑，」教授用惡劣的俄語向我說，「我們看看吧，你說。」

後來我知道拉丁文教授庇護伊致寧，甚至伊致寧住在他那里。我立即回答了問過伊致寧的那個措辭法問題，但教授作出愁悶的面色，轉身對我。

「好的，你的輪次要到的，我們要看看你學得怎樣了，」他說，不看着我，他開始向伊致寧說明那問到他的問題。

「去吧，」他添說；我看到他在分數本上給了伊致寧4。「呵，」我想，「他一點也不像他們說的那麼嚴格。」在伊致寧走後，他整理書和字條，嗅鼻子，移動椅子，在椅子上轉動身體，看大廳，看各方面，看各處，只是不看我，這足有五分鐘之久，我覺得有五小時。然而似乎覺得這一切的作假還不夠，他打開一本書，裝假閱讀，似乎那里根本沒有我。我移近一點，並咳嗽。

「呵，是的，你還在嗎？好，翻譯一點什麼吧，」他說，給了我一本書。「呵，不行，這一本好些，」他打開一本賀拉西的著作，向我翻到一個我似乎覺得從來無人能夠翻譯的地方。

「我沒有準備這個，」我說。

「你想回答你讀熟了的東西，——好！不行，就翻譯這個。」

我開始設法努力，說出意思，但教授對我的每一疑問的目光搖頭，並且嘆氣，只回答「否。」最後他那麼神經質地迅速地圖書，以致書葉夾了他的手指；他憤怒地抽出手指，給了我一個文法問題的字條，在椅子上仰身向後，帶着最不祥的樣子沉默着。我開始回答，但他臉上的表情鉗結了我的舌頭，我覺得我所說的全不對。

「不對，不對，完全不對，」他忽然用惡劣的發音說，迅速地改變着姿勢，把肘肘支在桌上，玩着左手瘦指上鬆鬆地戴着的指環。「閣下這樣地準備進大學是不行的；你們都只想穿藍領子的制服，知識膚淺，便想你們能夠做大學生；不行的，閣下，應該澈底地研究學科，」云云，云云。

在他用不完全的俄語所說的這些話的全部時間裏，我帶着渾鈍的注意着他的下

垂的眼睛。起初，使我苦惱的是未得第三的失望後來是全部不得通過考試的恐懼，最後又加以感覺到不公正，自尊心被侮辱，與不當的謙卑，此外，對於教授的輕視——因為在我看來他不是那科 *Comme il faut* 的（合式的）人，這是我看到他的短、硬而圓的指甲時所發現的——更使我發火，使這些感覺都有惡意。他看了看我，注意到我的打顫的嘴唇與含淚的眼睛，大概是把我的興奮當作了加分數的要求，似乎是可憐我，他說（並且是當另一個這時走近的教授的面）：

「好吧，我給你及格的分數（這意思是二），不過你是不該得到的，但這只是爲了你年輕，希望你在大學裏不再這樣輕浮。」

他最後的一句話最後地窘迫了我，那是當別的教授的面說的，那教授看着我，彷彿也在說：「是的，你看吧，年輕人！」有好一會兒我的眼睛被遮暗了：我覺得可怕的教授和他的桌子是在遙遠的地方，一種奇怪的念頭帶着可怕的片面的清明來到我的頭腦裏：「假若是……會怎樣呢？會發生什麼呢？」但我因爲什麼原故沒有做這個，相反，我不自覺地特別恭敬地向兩個教授行了禮，微笑着，似乎是和伊考寧所有的一樣的笑容，離開了桌子。

這個不公平當時是那麼強烈地影響了我，假如我對於我的行爲是自由的，我便

不再去受考試了。我失去了一切自尊心（已不能再想得第三名了），我在其餘的考試中沒有任何痛苦，甚至沒有任何興奮。然而我的平均分數是在四以上，但這已完全不令我發生興趣了；我自己認定，並極明白地向自己指出，試圖得第一是極愚蠢的，甚且是 *Mauva's Gene*（壞模樣），應該是不太壞不太好，如同佛洛佳。我意欲將來在大學裏遵守着這個；雖然在這方面我第一次和我的朋友意見不同。

我已只想到制服、三角帽、自己的馬車、自己的房間、尤其是、自己的自由了。



總之，這些思想也有牠們的美麗處。

五月八日，在最後的經典考試之後回來時，我在家裏看到我所認識的羅薩諾夫店裏的學徒，他前次曾經送來光滑的閃光的黑布緞縫的制服與大衣，用粉筆畫衣襟，現在送來了全部做好的有光輝的金釦子的衣服。

穿上了衣服，雖然聖·熱羅姆向我確說大衣的後背皺了，我却覺得極好，帶着完全不自覺地露在臉上的自足的笑容，走下樓：走到佛洛佳那里，我覺得却似乎未注意到家奴們從前廳與走廊上熱切地看我的目光。管家加夫銳洛在大廳裏趕上了我，賀我進了學校，奉爸爸的命令，給了我四張二十五盧布的白鈔票，說，也是奉爸爸的命令，從今天起，車夫庫倚馬，快車和栗色馬美兒都完全聽我指揮。我爲了這個幾乎是意外的快樂而那麼高興，怎樣也不能夠對加夫銳洛裝作冷淡了，却有幾分慌亂而喘息，說了最先來到頭腦裏的話，——似乎是：「美兒是極好的跑馬。」看到前廳與走廊的門裏伸出的人頭，我不再能夠約制自己了，我穿着有光輝的金釦子

的嶄新大衣跑步穿過了大廳。當我進到佛洛佳房裏時，我聽到身後杜不考夫與黝黑流道夫的聲音，他們是來賀我，提議到什麼地方去吃飯，並飲香檳酒賀我入學。德米特銳向我說，他雖然不歡喜飲香檳酒，今天却要同我們去，飲酒祝我們的友誼。杜不攷夫說我因為什麼原故好像一個上校；佛洛佳沒有賀我，只冷淡地說，我們現在可以後天下鄉去了。似乎他雖然高興我進了學校，却有點兒不願意現在我是和他一樣地長大了。聖。熱羅姆也到我們這里來了，很傲慢地說，他的責任完了，他不知道他的責任盡得好還是壞，但他是做了一切他所能做的，他明天就要遷移到他的伯爵家去了。在回答他們問我的一切時，我覺得，在我的臉上不自覺地顯出甜蜜的、快樂的、有幾分愚笨而自滿的笑容，我注意到笑容甚至自己傳給了所有的和我說話的人。

從此我不再有教師了，我有自己的馬車，我的名字印在學生名表上，我的腰帶上有了劍，警察會有時向我行禮了！我長大了，我似乎是幸福的。

我們決定了五點鐘以前在雅爾吃飯；但因為佛洛佳到杜不考夫那裏去了，德米特銳也習慣地到什麼地方去了，說他在吃飯之前還有一件事要做，所以我能夠任意地利用兩點鐘時間。我在所有的房間裏走了很久，照了所有的鏡子，時而大衣鉗着

，時而完全不釘，時而只釘最上邊的一個釘子，我覺得一切是極好的。後來，我雖然羞於表現太多的喜樂；我却不能夠約制自己，走到馬廐與車房，看了美兒，庫倚馬與馬車。然後我又回轉，開始在各房間裏走過，看着鏡子，數着荷包裏的錢，仍舊那麼快樂地笑着。然而還沒有過一小時，我已覺得有點乏味，並且可惜沒有任何人看見我在這麼輝煌的情形中，于是我想有動作與活動。因此我命令套馬車，決定了最好是先到鐵匠橋街去買點東西。

我記得佛洛佳進大學時買過維克托·阿當姆的石印的馬、烟草、烟斗，我覺得我必須做同樣的事情。

在各方面注視我的目光中，在照着我的鈕釦，帽章，佩劍的太陽光中，我乘車來到鐵匠橋街，停在大崔阿羅的圖畫店旁。回顧着各方面，我走了進去。我不想買阿當姆的馬，爲了免得別人責我仿效佛洛佳，但因為我給與慫恿的店員的麻煩而羞恥，便匆忙起來，趕快地選擇着，我耍了一個擺在窗子上的水彩畫女人頭，付了二十盧布。然而在店裏付了二十盧布之後，我仍然覺得難爲情，因為我用這樣的瑣事麻煩了兩個衣服漂亮的店員，此外，似乎他們仍舊太淡漠地看着我。我想讓他們知道我是什麼人，我注意到玻璃下邊的銀器，知道了這是值十八盧布的 *Porte crayon*

（鉛筆挾），我要他們用紙包了起來，付了錢，又知道了好烟斗和烟草可以在隔壁的煙店裏買到，便恭敬地向兩個店員鞠躬，在腋下挾着畫子走上街。在鄰近的店裏牠的招牌上畫着一個抽雪茄的黑人，也是爲了不願模仿任何人，我買了不是茄考夫菸，而是蘇丹菸，有土耳其烟嘴的烟斗，兩個菩提樹與薔薇木的烟管。出店上車時，我看見了塞妙諾夫，他穿着普通大衣，垂着頭，快步地在街道上走。我因爲他沒有認出我而發惱。我很大聲地說了『趕到這裏來！』坐上車，趕上了塞妙諾夫。

「你好，」我向他說。

「你好，」他回答，繼續向前走。

「爲什麼你不穿制服？」我問。

塞妙諾夫停住了，皺起眼睛，露出白牙，似乎看到太陽而不舒服，但事實上是爲了對我的馬車和制服表示漠不關心，無言地看了我，又向前走。

從鐵匠橋我坐車到了特維爾斯卡街的糖果店，雖然我欲裝作我在糖果店裏的興趣主要地是在報紙上，我却不能約制自己，開始接連地吃甜包子。雖然我因爲一個紳士從報紙後邊好奇地看我而覺得羞恥，我却極快地吃了店裏所有的八種包子。

回到家裏，我覺得微微的胃痛；但一點也不注意牠，我檢查我的購買物，其中

的畫子是那麼不令我歡喜，我不僅不把牠放在框子裏，不像佛洛佳那樣掛在自己的房裏，而且小心地牠我藏在抽屜櫃後無人能夠看見的地方。到了家鉛筆挾也不令我歡喜了，我把牠放在桌子裏，却用這樣的思想安慰着自己，就是，這東西是銀的，重要的，因此對於大學生是有用的。不過煙具我決定立刻應用並試用。

拆開了四分之一斤的紙包，把紅黃色細切的蘇丹菸小心地放進土耳其煙嘴，把燃燒的絨紙放在上邊，把煙管拿在中指與無名指之間（手的姿勢特別令我滿意），開始吸煙。

菸味是很愉快的，但嘴裏覺得苦，呼吸阻寒了。然而我加強了決心，吸了很久，試吐煙圈並向內吸。不久全房充滿了藍色的煙，煙斗開始響了，燃燒的菸冒火了，我覺得嘴裏發苦，頭有點打旋了。我想停止，只想帶着煙斗去照鏡子，令我驚異的，是我的腿站不穩了；房間打旋了，我費力地走到鏡前照了一下，我看到我的臉白得像布。我還不及躺到沙發上，我便覺得那麼作嘔，那麼軟弱，我設想，我的煙斗對於我是致命的，我覺得我要死了。我認真地驚恐了，已想叫人救助，並找醫生。

但這驚恐沒有經過多久。我立即明白了是什麼回事，非常頭痛地，軟弱地在沙

發上躺了很久，用滯鈍的注意看着紙包上的波士頓饒格洛的商標，落在地板上的煙斗，煙渣和包子殘屑，失望地愁悶地想到：「確實，假如我不能像別人那樣吸煙，我便還是沒有完全長大，顯然，我沒有注定像別人那樣把煙管挾在中指與無名指之間，吸進肚裏，把煙從棕鬚髯裏吐出。」

德米特銳，在五點鐘前來找我，看到我在這種不愉快的情形中。然而喝了一杯水，我幾乎復元了，並準備同他去。

「你爲什麼要吸煙呢，」他說，看着我吸煙的痕跡；「這完全是愚蠢，空浪費錢。我立了誓不吸煙……可是，我們趕快走吧，還要去找杜不考夫。」

## 第十四章 佛洛佳和杜不孝夫做的什麼

德米特銳一進我的房間時，從他的臉上、步態上、他在情緒不好時所特有的姿勢上——映眼，怪相地向一邊擺頭，似乎是要整理領帶——我便看出他是在那種冷淡固執的心情中，這是在他自不滿意自己時所有的，並且這總在我對他的感情上引起冷淡的效果。近來我已開始觀察並批評我的朋友的人格，但我們的友誼並未因此有絲毫變化；這友誼還是那麼年輕而強壯，無論我從哪方面看德米特銳，我不能不認為他是完善的。他心中有兩個不同的人，兩個我都覺得極好。一個是我所熱烈地愛的、仁慈的、親愛的、溫良的、快樂的，並且他自己知道這些可愛的特質。當他是在這種心情的時候，他全部外表、聲音、全部動作似乎是說：「我溫良，德善，並且我自樂于我是溫良德善，你們都可以看到。」另一個是我只在此刻才開始認識並且我在他的偉大之前折拜的，是冷淡的、對己對人嚴格的、宗教到狂信程度的、迂腐地道德的人。現在他是這個第二種的人。

當我們坐上車時，我坦白地向他說（坦白是我們的關係中必要的條件），在這

個對於我是幸福的今天，我看到他在這種愁悶而對我不愉快的心情中，我覺得悲傷而痛苦。

「一定是有什麼事使你惱亂：爲什麼你不向我說呢？」我問他。

「尼攷林卡！」他從容地回答，神經質地向一邊擺擺頭，並眯眼。「我向你發誓過任何事情不瞞你，你沒有理由懷疑我的祕密了。人不能夠永遠是一種心情，假使有什麼東西惱亂了我，我自己也不能夠回答。」

「這是多麼異常坦白誠懇的性格啊，」我想，沒有再和他說話。

我們無言地到了杜不攷夫那裏。杜不攷夫的房子是非常美好，或者是我覺得如此。處處有地毯，圖畫，帷帘，花壁紙，畫像，彎曲安樂椅，躺椅，牆上掛着步槍，手槍，菸口袋，一些紙板的獸頭。看到這間書房，我明白了佛洛佳佈置房間是模仿誰的。我們看到杜不攷夫和佛洛佳在玩牌。我不認識的一個人（從他的謙卑的態度上看來，他一定是不重要的人）坐在桌旁，很注意地看牌戲。杜不攷夫穿了綢化裝服和軟鞋。佛洛佳未穿外套，坐在他對面的沙發上，憑他的發紅的臉、和他偶而從牌上拿開投向我們的不滿而逃避的目光看來，他是很專心在玩牌，看了我，他更加臉紅。



「哦，你發牌，」他向杜不放夫說。我知道他不高興我看見了他玩牌。但在他的表情中却看不見窘迫；牠似乎是向我說；「是的，我玩，你詫異這個只因為你還年輕。這不僅不是壞事，而且是我們這年紀所應該有的。」

我立即感覺到並明白了這個。

然而杜不放夫並未開始發牌，却站起來，和我們握手，讓我們坐下，拿烟斗給我們，我們拒絕了。

「他來了，我們的外交家，祝典的主人公，」杜不放夫說。「啞，他太像一個上校了。」

「哼！」我低語着，又覺得自己臉上顯出愚笨自滿的笑容。

我尊敬杜不考夫，像只有十六歲的青年才能尊敬二十七歲的副官那樣，所有的人們都說到他，說他是極有禮貌的年輕人，他很善跳舞，說法語，他心中輕視我的年輕，他顯然試圖諷刺這個。

雖然我尊敬他，在我和他相識的全部時間，上帝知道爲什麼，我看到他的眼便覺得難受而不自如。我後來注意，我看到三種人的眼就覺得不自如——那些遠比我壞的，那些遠比我好的，那些我不能和他們互相說到我們雙方所知道的事情的人。

杜不攷夫也許比我好，也許比我壞，但確實是他會常常說謊而不承認，並且我注意到了他這個弱點，但不用說，我不願向他說到這個。

「讓我們再打一次王牌，」佛洛佳說，像爸爸那樣顫動着肩膀，洗着牌。

「他多堅持啊！」杜不攷夫說，「我們以後再玩完吧。啊，只玩一次了——發牌吧。」

在他們玩好的時候，我注意了他們的手。佛洛佳有大而美的手，當他拿牌時拇指的部位，和其餘手指的彎曲是那麼像爸爸的手，我甚至有一個時候覺得佛洛佳是故意要像大人那樣做出手的姿勢；但看到他的臉，立刻使顯出除了玩牌他什麼也不想。反之，杜不攷夫的手是小而肥，向內彎曲，極其靈活，且有柔軟的手指；正是這樣的手，牠們戴指環，牠們屬于好做手工，愛有美物的人。

一定是佛洛佳輸了，因為那個看他的牌的人說到佛拉濟米爾·彼得羅維支（即佛洛佳——譯）的運氣非常不好，並且杜不攷夫掏出記事冊，在上面寫了什麼，把寫的遞給佛洛佳看，說：「對嗎？」

「對！」佛洛佳說，裝作不關心地看記事冊，「現在去吧。」

佛洛佳帶杜不攷夫同車，德米特銳帶我坐他的輕快車。

「他們玩的是什麼？」我問德米特銳。

「匹開特。愚笨的賭。總之，賭是愚笨的事。」

「他們賭得大嗎？」

「不大，但是不好的。」

「你不賭嗎？」

「不賭，我發誓過不賭；但杜不攷夫不能夠不贏人的錢。」

「要知道這在他那方面是不對的，」我說。「佛洛佳，一定玩得比他壞了。」

「當然，這是不好的；但那也沒有特別壞的地方。杜不攷夫歡喜玩，並且會玩

，但他仍然是很好的人。」

「但我一點也不以為爲……」我說。

「但是不能夠想到他有什麼壞處，因為他確實是很好的人。我很歡喜他，並且要永遠歡喜他，不管他的弱點。」

我因為什麼原故覺得正因為德米特銳太熱心袒護杜不攷夫，他已不再歡喜他不再尊敬他了，但由於執拗，並由於不讓任何人責他無恆而不承認這個。他是一個那種人，他們終生歡喜他們的朋友，與其說是因為他們覺得這些朋友永遠是可愛的，

毋寧說是因爲一旦歡喜了什麼人，即使是由於錯誤，他們便認爲不歡喜這個人是不光榮的。

杜不考夫和佛洛佳知道雅爾這里一切人的名字，從司閩到老闆都對他們表示巨大的尊敬。他們立刻領我們進了特別的房間，開來了杜不考夫按照法文菜單所點的一種奇異的饗宴。一瓶冰過的香檳酒已經預備好了，對於酒我試圖盡可能顯得漠不關心地看着，雖然杜不考夫習慣地說最奇怪的，似乎是真的事情，就中，他說到他祖母用毛瑟鎗殺死了三個襲擊她的強盜（聽到這話我臉紅了，垂下眼睛，對他掉轉了頭），雖然每次當我開始說什麼時，佛洛佳顯然地怕羞（這是完全不必要的，因為憑我所記憶的，我沒有說出特別可羞的話），這個饗宴却經過得很歡樂而愉快。在倒了香檳酒之後，大家都賀我，我和杜不考夫及德米特銳交叉手臂飲祝友誼，並吻了他們。因為我不知道這瓶香檳酒是誰的（我後來聽說這是大家的），我想用我不斷地在口袋中摸着的自己的錢款待朋友，我偷偷地拿出一張十盧布鈔票，把侍者叫到身邊，給了他錢，低聲向他說，請他再拿半瓶香檳酒來，但大家都聽見了，因為他們無言地看着我。佛洛佳那麼臉紅，開始那麼發抖，恐怖地看我和大家，我覺

得我做錯了事，但半瓶酒已經帶來了，我們很高興地飲了酒。我們仍然似乎是很愉快。杜不考夫不停地吹牛，佛洛佳也說了那麼可笑的笑話，並且說得那麼好，我從未料到他如此，我們笑了很久。他們——佛洛佳與杜不考夫——的笑話的性質乃是模仿並誇張一個共知的笑話：一個問，「你到過外國嗎？」另一個回答，「我沒去過，但我的哥哥奏提琴。」他們把這種無意義的笑話說得那麼好，他們把原來的笑話說成了：「我的哥哥也從來不奏提琴。」對於每個問題他們是這樣地互相回答，有時並無問題，他們也試圖把兩件最不調和的事聯在一起，用嚴肅的臉色說這無意義的話，——結果是很可笑。我開始明白這是什麼回事，也想說出可笑的話，但在我說話時，大家羞怯地看我不看我，於是我的笑話沒有說成。杜不考夫說：「胡說，老兄，外交家，」但我因為所飲的香檳與我同大人為友而覺得那麼愉快，他這話只微微刺痛了我。德米特銳雖然喝得和我們一樣多，却獨自繼續處在嚴厲莊重的心情中，這有點兒阻礙了大家的高興。

「聽着，諸位，」杜不考夫說，「飯後我們定要把外交家帶在手邊。我們要不要到姑母家去？在那里我們去處置他。」

「要曉得，聶黑流道夫不想去，」佛洛佳說。

「難堪的好人！你，難堪的好人！」杜不考夫對着他說：「和我們去，你會看到，姑母是頂好的人。」

「不但我不想去，並且我也不讓他同你們去，」德米特銳紅着臉回答。

「誰呀？外交家嗎？你要去嗎，外交家？看吧，我們剛說到姑母，他便臉色光輝了。」

「不是我不放他去，」德米特銳繼續說，從坐位上站立起來，開始在房中走動，不看着我，「但是我不勸他去，也不希望他去。他現在不是小孩子了，假若他要去，他可以沒有你們單獨去。但杜不考夫，你應該覺得這是可羞的；你自己做壞事，因此你想要別人也做同樣的事情。」

杜不考夫向佛洛佳陝眼，說：「我請你們大家到姑母那里去喝杯茶，有什麼壞處呢？呵，假如你不高興我們一道去，那末好吧；我同佛洛佳去，佛洛佳你去嗎？」

「眼，眼！」佛洛佳肯定地說，「我們到那里去，然後回到我那里，我們再玩匹開特。」

「你不想同我們去呢？」德米特銳走近我問。

「不去，」我回答，在沙發上移動着，讓出我身邊的地方給他，他坐下來了，

「我只是不想去，假如你不勸我去，我無論怎樣也不去。」我後來又添說：「不，我不是真說我不想和他們去；但我高興，我不去。」

「好極了，」他說，「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不要隨着別人的笛子跳舞，這最好了。」

這小爭吵不但沒有妨害我們的快樂，而且把牠加強了。德米特銳立即轉入我所愛的溫良的心情中。好行爲的感覺，如我後來一再所注意到的，對他有這樣的影響。他現在滿意他自己，因爲他隔開了我。他非常高興，又要了一瓶香檳（這是違反他的規條的），邀了一個不相識的人來到我們房間裏，給他酒喝，唱了，Gautera mus igitur（大學生行樂歌），要求大家隨着他唱，並提議乘車到索考爾尼基去玩，杜不攷夫說這是太情感用事了。

「讓我們今天快樂吧，」德米特銳笑着說：「爲了賀他進大學，我要第一次喝醉酒，讓我醉吧。」

這種高興對於德米特銳似乎是奇怪的。他好像一個教師，或者慈善的父親——他滿意自己的孩子們，自己高興，並想使孩子們快樂，又同時證明誠實地適當地快樂是可能的；但雖然如此，這意外的快樂却似乎傳染地影響了我和別人，尤其是因



爲我們每人幾乎喝了半瓶香檳。

在這種愉快的心情中我走進了大房間去吸杜不致夫給我的烟捲。

當我從位子上站起時，我注意到我的頭有點暈眩了，我的手和脚只在我密切注意時才保持着自然的姿勢。不然，我的脚便側着走，我的手便做出手勢。我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我的四肢上，命令我的手舉起來，扣起外套，抹理頭髮（這時我的肘舉得異常高），命令我的脚走到門那里去，牠們執行了，但走得似乎很堅定，或者太輕，特別是左脚總是落在腳尖上。有個聲音向我喊叫：『你到那里去？他們要拿蠟燭來了。』我猜想這聲音是佛洛佳的，並且想到我猜中了而覺得高興，但我只微笑着回答他，更向前走。

第十六章 爭吵

在大房間的小桌子上坐着一個矮小、肥胖、穿便服、有紅鬍髭的人在吃東西。一個沒有鬍髭的高大黑髮的人和他併排坐着，他們在說法語。他們的目光窘困了我，但我仍然決定了在他們面前的燃燒的蠟燭上吸着我的捲烟。我看着旁邊以免遇到他們的目光，我走到桌前，開始吸着我的捲烟。當捲烟吸着時，我不能約制了，看了看吃飯的人。他的灰眼睛注意地惡意地盯着我。我剛要轉身時，他的紅鬍髭飄動了，他用法語說：「閣下，我吃飯時，我不歡喜人吸烟。」

我低聲說出不可了解的話。

「是的，我不歡喜，」有鬍髭的人嚴厲地說，迅速地沒有鬍髭的人看了，「似乎要那人注意他將如何說服我，」我也不歡喜那些粗魯的到我面前吸烟的人，閣下，我也不歡喜他們。」

我立即覺得這人是在斥責我，但在最初的一會兒，我覺得在他面前是很有過失的。

「我沒有想到這個妨礙了你，」我說。

「呵，你沒有想你是粗人，但我想到了，」這人大聲說。

「你有什麼權利大叫，」我說，覺得他在侮辱我，我自己開始發怒了。

「是這個權利，就是我從來不許任何人忽視我，並且要永遠地教導像你這樣大膽的人。你姓什麼，閣下？你住在什麼地方？」

我很憤怒，我的嘴唇發抖，呼吸短促。但我仍然覺得自己有過失，當然是因為我喝了很多的香檳，我沒有向這個人說任何粗野的話，相反，我的嘴唇極謙卑地向他說了我的姓和地址。

「我的姓是攷爾匹攷夫，閣下，你以後要更加有禮貌些。你會得到我的信，」  
(*Vous aurez de mes nouvelles*) 他結束了，因為全部的談話是用法語說的。

我只說了：「很高興，」試圖盡可能使我的聲音更加堅決，我帶着已熄的捲煙走開，回到我們的房間。

沒有向哥哥也沒有向朋友說出我所發生的任何事情，尤其是因為他們在作熱烈的爭論，我獨自坐在角落上，思索着這奇怪的事件。「閣下，你是粗人 (*un mal eleve*)」這話還在我的耳朵裏響，它更加激怒我，我的醉意全沒有了。當我想到

我在這件事中的行爲時，我忽然生了可怕的思想，我的行爲像懦夫。『他有什麼權利攻擊我？爲什麼他不只向我說這妨礙他？當然是他錯了。當他向我說我是粗人時爲什麼我不向他說：「閣下，粗人就是准許自己粗魯的人」；或者爲什麼我不只向他大聲說：「住口！」那樣就好極了；爲什麼我不向他挑鬥？呵，這個我一點也沒有做，却像卑鄙的懦夫吞下了侮辱。』在我的耳朵裏不斷地惱怒地響着：「閣下，你是粗人！」我想，『不行，是不能聽牠如此的，』我堅決地站起來，想再到那個人那裏去，向他說出一點可怕的話，也許甚至用燭台打他的頭，假若適宜。我極快樂地想到這最後的意向，但也帶着恐怖重行走進大房間。僮倖，致爾匹致夫已經不在了，只有一個侍者在大房間裏收拾桌子。我想向侍者說出所發生的事，並向他說明我是一點也沒有罪的，但因爲什麼原故改變了意思，在最愁悶的心情中回到了我們的房間。

『我們的外交家發生了什麼事情？』杜不致夫說，『他此刻一定是在決定歐洲的命運了。』

『呵，讓我安靜吧，』我不樂地說，轉開了。然後我在房裏走着，開始想到杜不致夫完全一個好人。『爲什麼總是說笑話，叫我「外交家」——其中沒有一點好

意，他只想贏佛洛佳的錢，到什麼姑母那里去……他沒有一點令人愉快的地方。他所說的都是謊話，或是俗惡的話，他總是想取笑我。我似乎覺得他只是一個呆瓜，並且是壞人。」我在這種思索中過了五分鐘，因為什麼原故更加感覺到對於杜不攷夫的敵意。杜不攷夫不注意我了，這更使我憤怒。我甚至對佛洛佳和德米特銳發火，因為他們和他說話。

「諸位，知道嗎？——我們應該向這個外交家澆水了，」杜不攷夫忽然說，笑着看我，我覺得這笑容是嘲笑的甚至是背叛的，「他不好，呀！他不好！」

「我們也要向你澆水，你自己也不好，」我回答，惡意地笑着，忘記了我會向他表示要好。

這回答一定令杜不攷夫詫異了，但他漠不關心地離開我，繼續和佛洛佳及德米特銳談話。

我試行加入他們的談話，但我覺得完全不能作假，我又到了自己的角落裏，在那里一直就到離開。

當我們付了賬並開始穿大衣時，杜不攷夫向德米特銳說：

「呵，奧來斯特和匹拉德要到哪里去呢？大概是回家談論愛情了；我們的事體

是別的，我們要去拜訪親愛的姑母，——這比你們的酸友誼好。」

「你怎敢說話嘲笑我們？」我忽然地說，走得很靠近他，擺着手臂，「你怎敢嘲笑你所不懂的情感？我不許你如此。住口！」我大聲說，自己也沉默了，不知道要再說什麼，因為興奮而喘氣了。杜不攷夫起初詫異；後來想笑並把這當作笑話，但最後，令我大大驚訝，他駭怕，垂下眼睛了。

「我一點也不是嘲笑你們和你們的情感，我只是說，」他迴避地說。

「就是的！」我喊叫起來，但正在這時候我為自己羞並可憐杜不攷夫，他的發紅的窘迫的臉表現了真正的痛苦。

「你有了什麼事情？」佛洛佳和德米特銳一同說，「沒有人要冒犯你。」

「不然，他想侮辱我。」

「你弟弟是一個沒有辦法的人，」杜不攷夫正在走出房門時說，這樣他便不能聽到我所說的。

我也許會縱身追上他，向他說更多的粗話，但在這時候，那個看到我和攷爾匹攷夫的事件的侍者給了我大衣，我立即安靜下來了，只在德米特銳面前裝作很怒，以便我的倏然的安靜不顯得奇怪。第二天我和杜不攷夫在佛洛佳那里相見，沒有提

起這件事，但不甚親密，我們覺得彼此眼睛的交遇是更困難了。

和考爾匹考夫爭吵的記憶有許多年對我是異常生動而痛苦的，然而他在第二天，在以後，並沒有給我 *le sensationnel* (他的信)。在此後的五年之中，每當我想起未報復的侮辱，我便發抖而呼叫，但我滿意地想起在我和杜不考夫的事件中我是多麼勇敢來安慰自己。只是以後很久我才全然不同地看這件事，帶着可笑的樂意回想我和考爾匹考夫的爭吵，並懊悔我給「好人」杜不考夫的不該有的侮辱。

當我在當天晚上向德米特銳說了我與考爾匹考夫的事件時（我向他詳細地形容了他的外表），他非常驚異。

「他正是那個人！」他說，「你可以自己想像一下，這個考爾匹考夫是著名的惡棍，賭騙子，尤其是懦夫，他因為被人打耳光，不願決鬥，被同事們從團裏趕出來了。他從那里弄到了胆量？」他帶着善意的笑容看着我說，「他沒有說過比『粗人』更壞的話了。」

「是的，」我紅着臉回答。

「這不好，但是沒有大害！」德米特銳安慰我。

只是後來很久，當我安靜地思索這件事情時，我作了頗似真實的假定，就是，

考爾匹考夫在許多年後，覺得攻擊我是可能的，在沒有鬍鬚的黑漢子的面前向我報復他所受的批頰，正如同我立刻向無辜的杜不考夫報復他稱我「粗人」。



第二天醒來時，我的第一個思念是我和考爾匹考夫的事件；我又眼叫，在房間裏跑動，但沒有事做；此外，今天是我住在莫斯科的最後一天，應該按照爸爸的吩咐作訪問，他在一張紙上向我開列出來。

爸爸對於我們所記念的事與其說是道德與教育，毋寧說是社會關係。他的斷續迅速的筆蹟在紙上寫了：（一）訪伊凡·伊發諾維支公爵，務必；（二）訪伊文家，務必；（三）訪米哈益公爵；（四）如有時間，則訪聶黑流道發公爵夫人與發拉黑娜。當然也要訪監護人，校長，教授們了。

德米特銳勸我不要作後面的一些訪問，說不但是不必要，而且不適宜的；但其餘應該全在今天去作。其中最使我怕的是頭兩個訪問。就是在後邊注了「務必」的。伊凡·伊發諾維支是將軍，年老，富有，獨居；因此，我這個十六歲的大學生應和他有直接關係，這我預感到對於我不能夠是榮幸的。伊文家也富有，他們的父親是一個高官，他在祖母活着時只到我們家來過一次，在祖母死後，我注意到，最小

的伊文疏遠我們，似乎擺架子了。最大的我聽說已讀完法律課程，在彼得堡服務了；等二個，我曾經崇拜的塞爾基，也在彼得堡，是陸軍幼年學校裏高大肥胖的學生了。

我從小就不但不歡喜和自認高過我的人來往，而且這種關係對於我是難堪地痛苦的，因為我總是怕侮辱，並且要使我全部的精神緊張，以便向他們表示我的獨立。然而不執行爸爸的最後的吩咐，我應該執行前面的來贖罪。我在房間徘徊着，看着放在椅子上的衣服，佩劍，和帽子，正準備出門，這時老格拉卜帶了伊林來賀我。老格拉卜是歸化的日耳曼人，口甘得令人難受，好阿諛，時常醜陋。他到我們這裏來，大部分只是爲了求乞什麼東西，爸爸有時要他坐在書房裏，但從未要他和我們坐一起吃飯。他的卑遜與強求是那麼混合着一種外表的善良與他對我們家的熟習，以致大家似乎認爲他對我們全家的恩愛是他的大功績，但我因爲什麼原故不歡喜他，當他說話時，我總是爲他羞。

● 我很不滿意這些客人的來訪，也不試圖隱瞞自己的不滿。我是那麼慣於自上向下看伊林卡，他是那麼慣於認爲我們有權利做這個，以致我有幾分不高興他也是和我一樣的大學生。我覺得他因爲這種平等而在我面前有幾分羞，我冷淡地和他們問

好，不請他們坐，因為我恥於爲此，以爲他們不用我請便會坐下的，我吩咐僮車。伊林卡是仁慈的，很誠實的，極不愚笨的青年，但他是所謂感傷的少年；似乎沒有任何理由，他不斷地爲極端的心情所支配——爲了任何小事，時而哭，時而笑，時而怒；現在，似乎，他是在後種心情中。他什麼也沒有說，怨憤地看我和他父親，只在問他話時，才笑着順從的勉強的笑容，他已慣于在這笑容下隱藏他的情感，特別是他在我們面前不能不感覺到的爲他父親羞的情緒。

「呵，尼考拉·彼得羅維支，」老人向我說，在我穿衣服時跟着我在房裏走，恭敬地慢慢地在他的粗手指間轉動着祖母給他的銀鼻烟壺，「我剛剛聽兒子說你那麼優越地通過了考試，——要曉得，你的聰明是大家知道的——馬上就趕來賀你。要曉得，我常把你負在肩上，上帝看到，我愛你們全體有如親屬，我的伊林卡總是要來看你，他也對你習慣了。」

伊林卡這時無言地坐在窗前，似乎是看着我的三角帽，微微可聞地在鼻子裏忿怒地低語着。

「呵，我還要問你，尼考拉，彼得羅維支，」老人繼續說，「我的伊牛沙考得怎麼樣？他說，他將和你在一起，那末，你不要去開他，你照顧他，指示他。」

「呵呀，他考得好極了，」我回答，看了看伊林卡，他覺得我看他，便紅了臉，停止了動嘴唇。

「他今天可以在你這裏過一天嗎？」老人帶着那種羞怯的笑容說，似乎他很怕我，無論我走向何處，他總是和我隔得那麼近，而他全身所浸透的烟酒氣味沒有一秒鐘不讓我聞到。我覺得惱怒，因為他把我放在對他兒子的那種錯誤地位上，因為他使我的注意力不能放在那時對於我是極重要的事情上——穿衣服；尤其是，那種跟着我的烈酒氣味那麼擾亂我，以致我很冷淡地向他說，我不能夠和伊林卡在一起，因為我整天都不待在家。

「但是，爸爸，你想到姊姊那里去的呀，」伊林卡說，不看着我，「我也有事情。」

我覺得更煩惱更不安，爲了緩和我的拒絕，我連忙說，我不得不在家，因爲我要到伊瓦·伊發內支公爵家、攷爾娜考發公爵夫人家、伊文（就是那有那麼重要地位的人）家去，並且一定要在聶黑流道發公爵夫人家吃飯。我覺得，他們知道了我要到什麼重要的人家去，他們便不怨恨我了。當他們準備離去時，我邀了伊林卡下次到我這里來；但伊林卡只低語着什麼，勉強地笑着。顯然，他的脚不再到我這里

來了。

我在他們之後出去訪問。我早上就要求佛洛佳和我一同出去，免得我單獨一個  
人那麼不自如，他拒絕了，藉口是兩弟兄同坐一輛輕快車是太情感了。

因此我單獨出門了。第一個訪問，按照地址，是到西夫采維·佛拉紹克街的發拉亨家。我有三年未見索涅琦卡，我對她的愛情，不用說，早已早已過去了，但心中還有過去幼年愛情的生動而感人的記憶。在過去三年中我曾那麼強烈而明顯地想到她，以致我流淚並且覺得我又在戀愛，但這只經過了幾秒鐘，沒有立刻重行恢復。

我知道，索涅琦卡和母親在國外住過兩年，並且聽說她們從驛車裏跌了出來，索涅琦卡的臉被馬車的玻璃劃破，因此她的相貌似乎很醜了。我在途中生動地想到過去的索涅琦卡和我現在要遇到的她的樣子。由於她在國外兩年，我因而設想她是極高的有優美的身材，嚴肅，莊重，但異常動人。我的想像拒絕設想她的有傷疤痕相的臉；相反，在什麼地方聽說過一個熱情的愛人，對於他的戀愛對象忠實，不管那破相的瘋子，我試想我愛上了索涅琦卡，爲了有對她忠實的功德，而不管疤痕。總之，臨近發拉亨家時，我並不在戀愛，只是喚起了自己過去的愛情，我準備好了

戀愛並很希望這個；尤其是，看到我所有的在戀愛的朋友，我久已因為我是那麼落後而羞慚了。

發拉亨家是住在小而清潔的木房子裏，入口處有院子。聽到鈴子（這在莫斯科當時還是很少有的）的聲音，矮小的、衣服清潔的孩子把門向我打開了。他不能夠或者不願意向我說主人是否在家，讓我獨自留在黑暗的前廳，跑到更黑暗的走廊上去了。

我獨自在這黑暗的房間裏留了好久，房裏除了入口與走廊，還有一個關着的門，我有幾分詫異這房子的陰慘情形，又有幾分以爲屋主在國外的人家是應該如此的。過了大約五分鐘，通大廳的門由同一的孩子從外邊打開了，他領我進了清潔而不華麗的客室，索涅琦卡跟後走了進來。

她十七歲了。她身材很小，很瘦，有發黃而不健康的面色。臉上的疤痕一點也看不見，但美麗的凸出的眼睛和明亮善良愉快的笑容，還是我在幼年所知所愛的那樣。我絲毫沒有料到她是如此的，因此我不能立即向她吐露我在途中所準備的情感。她把手伸給我，按照英國習慣（這在當時是和門鈴同樣地稀少）誠懇地握我的手，讓我坐在沙發上她的身邊。

「呵，我多麼歡喜看見你喲，親愛的尼考拉，」她說，帶着那麼誠懇的快樂表情看着我的臉，以致我在「親愛的尼考拉」這話裏感到友誼的面非賞光的語調。令我驚異，她在國外旅行之後，比從前更簡單，更可愛，更顯出親戚的態度。我注意到有兩個疤痕在鼻子附近和眉毛上，但出奇美麗的眼睛與笑容，是和我的記憶完全相合，閃耀如舊。

「你變化多大呵！」她說，「完全成了大人了。呵，我呢——！你覺得是怎樣了？」

「呵，我會不認識你了，」我回答，然而同時我想我在所有的地方都會認識她。我又覺得自己是在那種無愛的快樂的心情中，如同五年前我和她在祖母的大廳裏跳「祖父舞」時所有的。

「爲什麼，我很醜了嗎？」她震動着小頭問。

「不是，一點也不是，你長高了一點，長大了一點，」我匆忙地回答，「但相反……甚至……」

「呵，都是一樣；你記得我們的跳舞，遊戲，聖·熱羅姆道姑夫人嗎？」（我不記得什麼道姑夫人；她顯然是忘神在幼年記憶的快樂中，把牠們弄混了。）「呵



，那是極好的時候，「她繼續說，同樣的笑容，甚至比我的記憶中的還好的笑容，和同樣的眼睛，在我面前閃耀着。在她說話的時候，我有時間考慮我在當時所處的地位，並且認定了我在當時就戀愛了。我剛剛認定了。一個，我的快樂無憂的心情立即消失了，一種烟霧遮蓋了我面前的一切——甚至她的眼睛與笑容，我因為什麼而覺得羞，我臉紅，失去了說話的能力。」

「現在時候不同了，」她繼續說，嘆了氣，稍微抬起眉毛，「一切都是更壞了，我們也更壞了，是不是，尼孜拉？」

我不能够回答，無言地看着她。

「那時的伊文家和考爾那考夫家的人現在到哪裡去了？你記得嗎？」她繼續說，有幾分好奇地看着我的發紅的驚惶的臉，「那時候是多麼好呵！」

我仍然不能夠回答。

老發拉黑爾（因女性字尾變音而如此——譯）夫人的進房使我暫時脫離了這困難的地位。我站起行禮，又有了說話的能力；但由於母親進房，索涅琦卡發生了奇怪的改變。她全部的愉快與親戚態度頓然消失了，甚至笑容也變得不同了，除了高大身材。她頓然成了我在想像中所期望的那種從國外回來的小姐。似乎這種改變沒

有任何理由，因為她母親笑得同樣地愉快，在一切動作中表現了老年人的所有的溫良。

發拉黑娜夫人坐在大安樂椅裏，向我指示了她旁邊的坐位。她向女兒用英語說了什麼，索涅琦卡立即走出，這更使我輕鬆了。發拉黑娜夫人問到我的家屬，我哥哥、我父親，然後向我說到她自己的悲哀——丈夫的喪失，最後覺得沒有什麼要和我說的，便無言地看着我，似乎是說：「假如你現在站起來，行了禮，走開，你就做得很好了，我親愛的，」但我發生了奇怪的事情。索涅琦卡帶着針箭回到房裏，坐在客廳的另一個角落裏，因此我感覺她的目光在我身上。在發拉黑娜夫人說到她丈夫的喪失時，我又想起了我是在戀愛，並以爲她母親也許猜到過這事，於是我又受到羞澀的侵襲，牠是那麼強烈，以致我覺得自己不能夠自然地動一隻手脚。我知道爲了站起並走開，我應該想到把我的腳放在哪里，頭要怎麼動，手要怎麼動，總之，我幾乎感覺到我昨天喝了半瓶香檳酒時那同樣的情形。我預感到我不能控制牠們，因此我不能站起，並且確實我不能夠站起。發拉黑娜夫人看到我的紅得像紅布的脸又完全不動的樣子，一定是驚訝了；但我決定了，在這種笨笨的姿勢中坐着，勝於冒險去笨拙地站起走開。因此我坐了很久，期望着一個意外的機會使我脫離這

個境况。這機會在一個醜青年身上出現了，他帶着家人的態度走進房來，恭敬地向我鞠躬，發拉黑娜夫人站起，道歉說她需要和她的 *Honni d'affirs* (管事的人) 談話，用躊躇的表情看我，似乎是說：假使你想永遠坐在这里，我不會趕你走的。我向自己作了異常的努力，站起來，但不能鞠躬，在母女的同情目光中走出去時，我碰了並不擋我道路的椅子，我碰了，因為我的全部注意力最要不碰到我腳下的地毯。然而在清潔的空氣中！我震動身體並且喊得那麼高：以致庫荷馬竟一再問我：「要什麼？」這個情緒消失了，我開始很和平地思索我對索涅琦卡的愛情，以及她和母親的關係，那我覺得是奇怪的。當我後來向父親說到我看出發拉黑娜夫人與女兒的關係不好時，他說：

「她用異常的吝嗇苦惱她的可憐的女兒，奇怪呵，」他帶着超過對於女親戚所能夠有的情感說，「她從前是多優美，可愛，異常的婦人呵！我不能明白為什麼她變得如此。你沒有在她那里看見什麼祕書吧？俄國太太有祕書，成什麼樣子呵！」他說，忿怒地離開我。

「看見了，」我回答。

「那末，至少，他本人還好看嗎？」

「不，一點也不好看。」

「不可了解，」爸爸說，忿怒地顫動肩膀，並咳嗽。

「我現在也在戀愛了，」我這麼想，當我坐的馬車向前行進的時候。

第二個訪問按照路線是到考爾那考夫家。他們住在阿爾巴特街上大房子的第一層。樓梯是異常好看、整潔、却不華麗。處處有壓着擦得輝煌明亮的銅柱的地氈，但沒有花，沒有鏡子。我從大廳的明亮的嵌木地板上走進客廳，大廳裏佈置得同樣莊嚴、冷靜而清潔；一切都光輝明亮，雖然不十分新，却似乎堅牢，但沒有一處可以看到畫圖、帷幔、或裝飾。有幾個女公爵在客廳裏。她們坐得那麼端正而清閑，立刻便可看出：她們家沒有客人時，她們不那麼坐着的。

「媽媽馬上就出來，」其中最長的向我說，坐得更靠近我。這個女公爵和我極自由地談了一刻鐘，並且談得那麼巧妙，沒有一秒鐘的停頓。但已經很明顯，她是在接待我，因此我不滿意她。在他事之中，她問我說到她的哥哥斯切班——她們叫他愛提恩——在兩年前進了軍官學校，現已升為軍官了。當她說到哥哥，尤其是當她說到他違反母親的意思進驃騎兵部隊時，她做出恐怖的面色，其餘無言地坐着的年幼女公爵們也做出恐怖的面色，其餘年幼女公爵們也照做當她說到我祖母的逝世

，她做出哀戚的面色；當她提起我打聖·熱羅姆以及我被送出時，她笑了，露出不好看的牙齒，其餘的女公爵們也笑了，露出不好看的牙齒。

公爵夫人進來了——仍舊是矮小乾瘦的婦人，有活動的眼睛，和你說話時，有旁看別人的習慣。她抓住我的手，把她的手舉到我的唇前讓我吻她，不然我就不會做了，因為我不認為這是必要的。

「我多麼高興看見你呵，」她帶着慣有的口才說，旁看女兒們。「啊，他多麼像他的媽媽呵！是不是，莉絲？」

莉絲說是的，然而我確實知道我沒有絲毫像我母親的地方。

「那末現在你已經長大了！我的愛提恩，你可記得他，你曉得他是你的再從弟兄……不是，不是再從，是什麼，莉絲？我的母親是發爾發拉·德米特銳葉芙娜，德米特銳·尼考拉益支的女兒，你的祖母是娜塔麗·尼考拉葉芙娜。」

「這是三從弟兄，媽媽，」最長女公爵說。

「啊，你總是弄混亂了，」母親忿怒地向女兒大聲說：「一點也不是三從弟兄，却是issnes de germains（從弟兄的子女）——你和我的愛提恩就是這個關係。他已經做了軍官，你知道嗎？但不好的是他太自由了。你們年輕人還應該受管束，就

是要這樣！……你不要因為我向你說實話便對我，對你的老表姑姑發火；我管愛提恩嚴格，我認為應該如此。」

「是的，我們就是這樣的親，」她繼續說：「伊凡·伊發內尼公爵是我的親表叔，是你母親的表叔。因此我和我的母親是表姊妹，不是，是再從，是的，對了。哦，你說：我親愛的，你到過伊凡公爵那里嗎？」

我說還沒有去，但今天要去。

「啊，怎麼能夠這樣！」她大聲說：「這是你應該做的第一個訪問。你要曉得，伊凡公爵對於你就同父親一樣。他沒有孩子。因此他的繼承人只有你和我的孩子們。你應該尊重他的年齡，社會地位，和一切。我知道，你們今日年輕人已經不認親戚不歡喜老人們了；但你聽我，你的老表姑姑的話吧，因為我歡喜你，歡喜你的媽媽也很、很歡喜並且尊重你的祖母。不，你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

我說了我一定要去，並且我覺得這個訪問已經夠久了，我便站起欲去，但她阻住了我。

「不，等一下吧。莉絲，你的父親呢？叫他到這里來；他是那麼高興看見你，」她轉向我說。

過了大約兩分鐘，米哈益洛公爵果真進來了。他是不高而肥胖的人，衣服極不乾淨，未刮鬚，臉上帶着一種滯鈍的表情，近乎越笨。他一點也不高興看見我，至少他沒有表示他高興。但顯然爲他所怕的公爵夫人向他說：

「佛爾皆馬爾（她一定是忘了我的名字）像不像他的媽媽？」並且用眼睛做出了那樣的暗號，而公爵想必是猜中了她所要求的事，走到我面前，帶着最無感情的、甚至不滿意的面色，把未刮的腮伸給我，我一定要吻。

「但你還沒有穿衣服，你該去了，」然後公爵夫人立開始用忿怒的語氣向他說（這顯然是她對待家裏人的習慣），「又要他們對你發火，又想他們反對你了。」  
「就走，就走，親愛的，」米哈益洛公爵說，走了出去。我鞠了躬，也走出去了。

我第一次聽說我們是伊凡·伊發內支公爵的繼承人，這消息令我覺得不愉快。



想到目前必要的訪問我覺得更不愉快。但在訪問公爵之前，按照路線，應該先看伊文家。他們住在特維也爾斯卡街的大而漂亮的房子裏。我走進了有執杖的司閘守衛的大門時不是沒有懼怕的。

我問他，「在家嗎？」

「你要看誰？將軍的兒子在家，」司閘向我說。

「將軍自己呢？」我勇敢地說。

「必須通報。要怎麼說呢？」司閘問並搖響鈴子。穿套腿長靴的聽差腳在樓梯上出現了。我自己不知道爲什麼那麼胆怯，向聽差說，要他不通報將軍，我要先去見將軍的兒子。我上樓時，在大樓梯上覺得我變得非常小（不是按照這字的比喻的意義而是實在的意義）。當我的馬車駛到大門口時，我曾感到同樣的情緒：我覺得馬車、馬、和車夫都變小了。當我進去看他時，將軍的兒子躺在沙發上睡覺，而前有一本打開的書。仍舊留在他家的教師福勞斯特跟在我後邊用活潑的步子走進房，

弄醒了他的學生。伊文看到我時並未表示特別的歡喜，我注意到，他同我說話時，他看着我的眉毛。他雖然很客氣，我却覺得，他是像公主那樣在接待我，他既不覺得對我有特別的愛好，也不需要我的友誼，因為他一定有他的別的朋友們。我設想這一切，主要地因為他看我的眉毛。總之，雖然我覺得承認這個是不愉快的，他對我的態度幾乎我對伊林卡的態度。我開始覺得發火，注意伊文的每個目光，當他和福勞斯特的眼睛交遇時，我認為那是問：「爲什麼他來看我們呢？」

和我談了一會，伊文說，他的父親和母親都在家，我是否願一道去見他們。

「我馬上就穿好衣服了，」他添說，走進另一個房間，雖然在他的房間裏他已經穿好了——新禮服與白背心。過了幾分鐘他穿了全扣了鈕子的制服走進來，我們一同下樓。我們所穿過的客廳是極大極高的，並且似乎裝飾得華麗，那里有大理石的、金的、裹了紗布的東西，和鏡子。伊維娜（女性字尾變音——譯者）夫人從另一道門和我們同時走進小客廳。她用很友誼的親戚的態度接待我，要我坐在她旁邊，同情地向我問到我全家。

我從前看見過伊維娜夫人大約兩次，現在注意着她，很歡喜她。她身材高大，瘦，很白，似乎總是憂愁而憔悴。她的笑容是悲哀然而極善良的，眼睛大，疲倦，

微斜，這給了更悲哀而動人的神色。她沒有彎腰坐着，却是全身鬆弛，她所有的動作都是低垂的。她說話無力，但她的聲音和r與l的發音不清是很可喜的。她沒有招待我。我的關於家屬的回答顯然給了她憂悒的興趣，似乎她聽我說話時，悲哀地想起了最好的時光。她的兒子出去了，她向我無言地看了大約兩分鐘，忽然哭了。我坐在她面前，怎樣也不能夠想出我該說什麼或做什麼。她不看我，繼續哭着。起初我可憐她，後來我想：「要不要安慰她，並應該怎麼做？」最後我惱怒了，因為她使我處在那麼不自如的地位上。「我會有這種可憐的樣子嗎？」我想，「或者她不是徒然這麼做，爲了要知道我在這種情形下要如何舉動嗎？」

「現在走開是不合式的，似乎我是逃避她的眼淚，」我繼續想着。我在椅子上轉過身，藉此至少向她提醒我的在場。

「啊，我多麼愚笨呵！」她看着我說，並想笑：「有許多日子，沒有任何理由就哭起來。」

她開始在沙發上身邊摸找手帕，忽然哭得更兇。

「啊，我的上帝！我總是哭，多麼可笑呵。我是那麼歡喜你的母親，我們是那麼要好，……並且……」

她找了手帕，蒙了臉，繼續哭着。我又處在爲難的地位上，並且繼續了好久。我覺得惱怒，更可憐她。她的眼淚似乎是真誠的，但我以爲，與其說她是哭我的母親，毋寧說她是哭她自己現在不好，而在過去的什麼時候情形是很好。假如不是年輕的伊文進來說老伊文在找她，我不知道這將如何結束。她站起正想走出去，這時伊文自己走進房來。他是矮小、結實、有濃黑眉毛的人，有全白的剪短的髮，極嚴厲而堅決的口部表情。

我站起向他鞠躬，但伊文——他的燕尾服上有三顆明星勳章——不僅不回答我的鞠躬，而且幾乎不看我，因此我忽然覺得我不是人，而是什麼不值得注意的物件，——椅子或窗子，或者即使是人，也是與椅子或窗子沒有分別的人。

「你還沒有寫信給伯爵夫人，我親愛的，」他帶着無情然而堅決的面色用法語向夫人說。

「再見，伊爾諾也夫先生，」伊維娜夫人向我說，忽然傲慢地向我點頭，並且像她兒子那樣看我的眉毛。我又向她和她的丈夫鞠躬，而我的鞠躬對於老伊文的影響好像是開窗子或關窗子那樣。然而大學生伊文却送我到門口，在路上他向我說，他要轉彼得堡大學，因爲他的父親在那裏有了官職（他向我提起一個很重要的官職

「眼，無論爸爸要怎樣，」坐上車時我向自己低語，「我的腳永遠不再到這里來了；那個淚人向我看着哭，好像我是什麼不幸的東西，那個豬伊文不鞠躬；我要教訓他……」我要教訓他什麼，我確實不知道，但這話却是適宜的。

後來我常常必須忍受父親的訓諭；他說，「培植」這個友誼是必要的，並且我不能夠要求像伊文這種有地位的人注意像我這樣的小孩子；但我却把我的性格維持很久。

第二十一章 伊凡·伊發內支公爵

「啊，這是尼基茲卡街上最後的訪問了，」我向庫倫馬說，於是我乘車馳往伊凡·伊發內支公爵家。

經過了幾次訪問的試驗，我大體上獲得自信，現在我帶着很安靜的心情臨近公爵家了，忽然我想起了考爾娜考發公爵夫人的話，說我是他的繼承人；此外，我在門口看見兩輛馬車，又感覺到先前的胆怯了。

我覺得，爲我開門的老司關，替我脫下大衣的聽差，我在客室裏看到的三個太太和兩個紳士，尤其是穿便服坐在沙發上的伊凡·伊發內支公爵自己——我覺得，大家看我有如繼承人，因此對我是有惡意的。公爵對我很親愛，吻了我，卽是，把軟而冷的嘴唇在我的腮上放了一下，問到我的事情、計劃，和我說笑話，問我是否還寫像在祖母命名日所寫的詩，要我當天到他那里去吃飯。但他對我愈是親愛，我愈覺得，他待我好，只是爲了不讓人注意到他是多麼不願意想到我是他的繼承人。由於他滿口是假牙齒，他有一種習慣，就是在說話之後把上唇伸向鼻子，並且發出

輕微的舐動聲，似乎要把這個上唇吸進他的鼻孔；當他現在做這個時，我覺得他是向我說：「小孩，小孩，沒有你我也知道你是繼承人，你是繼承人，」云云。

當我們是小孩的時候，我們稱伊凡·伊發內支爲祖父；但現在，做了繼承人，我的舌頭不向他轉動說出「祖父，」但說「大人，」如同在座的紳士之一所說的。我覺得這是卑鄙的，因此，在談話的全部時間裏，我試圖無論怎樣也不稱呼他。但最使我發窘的是一個年老的女公爵，她也是公爵的繼承人，住在他家裏。在全部吃飯時間，我和女公爵併排坐着，我以爲女公爵不同我說話，是因爲嫉妬我也是公爵的繼承人，和她一樣，我以爲公爵不注意桌子上我們這邊，是因爲我們——我和女公爵——是繼承人，他同樣地覺得討厭。

「是的，你不會相信，我覺得多麼不愉快，」當天晚上我向德米特銳說，打算向他誇張我對於想到我是繼承人的憎惡（我覺得這心情是很好的），「今天在公爵那里的整整兩小時我覺得多麼不愉快。他是極好的人，對我很親愛，」我說，想使我的朋友覺得我所說的一切不是因爲我覺得自己在公爵面前是卑鄙的，「但，」我繼續說，「他們會看我如同住在他家的、那個諂他的女公爵——這個念頭是可怕的。他是一個異常的老人，對所有的人極仁慈而慇懃的，但看他如何虐待這個女公

爵是痛苦的。那些可恨的金錢損害了一切的關係！」

「你知道，我想，最好是和公爵坦白地說明，」我說，「向他說，我尊重他，像一個普通人，但我不想到他的遺產，求他什麼也不要留給我，並且說，只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才去看他。」

當我說這話時，德米特銳沒有發笑，却相反，他沉默了一會，想了一下，向我說：

「你知道嗎？你是不對的。或者是你完全不應該推測別人會想到你有如想到你的什麼女公爵，或者是，假如你推測這個，就應該推測得更遠，就是，你知道他們會把你想作什麼，但這些思想離你是那麼遠，你輕視牠們，並且以牠們為基礎，你什麼也做不出來。你應該推測，他們推測你推測……但總之」，他添說，覺得他的理論混亂了，「最好是不推測這個。」

我的朋友是完全對；只是很久很久以後，我憑生活經驗而相信，想到許多似乎很高貴但應該永遠隱藏在人心中的事情是有害的，說到牠們是更加有害；並且相信高貴的話很少和高貴的行爲一致。憑這一點，我相信，說出一個好意向是不難的，要實行這個好意向却是困難的，甚至大部分是不可能的。但如何約制青年的高貴而



自滿的衝動的表白呢？只是後來很久我才想起牠們並惋惜他們，好像惋惜一朵花！我不能約制而採下一朵未開的花，後來看牠在地上萎去並被踐踏。

我剛才向我的朋友德米特銳說過金錢損害人的關係，第二天早晨，在我下鄉之前，我發現我把所有的錢都揮霍在畫圖與烟斗上，接受了他提議借給我的二十五盧布鈔票作路費，後來做他的債戶很久。

## 第二十二章 和我的知心談話

目前的談話是在赴庫恩采夫途中的輕快馬車上舉行的。德米特銳早晨勸我不要去訪問他的母親，飯後曾來找我，去消磨整個的晚上，甚至在他家所住的別墅裏去過夜。只在我們出城後，污穢的雜色的街道和鋪面路上難受的震耳的噪音換為廣大的野景和灰塵道路上車輪的輕轉聲，而春天的芬芳的空氣與曠野在各方面包圍着我，只是在這時候，我才從各種新的印象與自由意識中恢復過來，牠們在這兩天把我完全弄混亂了。德米特銳善交際而文雅，不擺頭整理頸巾，不神經質地眯眼，也不瞋眼；我很滿意我向他所表示的那些高貴情緒，認為因此他完全原諒了我和考爾匹考夫的可羞的事件，並且不因爲那事件而輕視我了。我們友善地談到許多通常彼此不說的知心話。德米特銳向我說到我還不認識的他的家庭，他的母親，姨母，妹妹，和佛洛佳與杜不考夫認爲是我朋友的情人而稱作「紅髮女郎」的人。他帶着一種冷淡而嚴肅的稱贊說到他的母親，似乎目的是在防止對於這個题目的任何反駁，他帶着喜樂然而也帶着一種垂愛說到他的姨母，關於他的妹妹他說的很少，似乎是羞

於和我說到她；但他却興奮地和我說到紅髮女郎——她的真姓名是琉寶芙·塞爾蓋芙娜，她是年老的處女，由于什麼家庭的關係住在聶黑流道夫家。

「是呀，她是異常的女子，」他說，害羞地臉紅，但更勇敢地看着我的眼睛，「她不是年輕的姑娘了，甚至快要老了，一點也不好看，但要知道，愛美麗——是多麼愚笨，多麼沒有意義呵！我不能明白這個，這是愚笨的（他說這話似乎是剛剛發現了新的異常的真理），但那樣的靈魂，那樣的心腸和節操……我相信在現在的世界你找不到類似的女子。」（我不知道德米特銳從誰得來這個習慣，說在現在世界上好的東西稀少了，但他愛重複這話，這話好像適合他。）

「我只是怕，」他安靜地繼續說，用他的議論完全抹殺了那些竟愚笨而至愛美麗的人們，「我怕你不能快快地了解她、認識她：她有禮貌，甚至是緘默的，不願意表露她的美麗的異常的特質。至于我的母親，你會看見，是極好的聰明的婦女，她認識琉寶芙·塞爾蓋芙娜已經幾年了，却不能夠也不想了解她。我甚至昨天……我要告訴你當你問我話時爲什麼我有氣。前天琉寶芙·塞爾蓋芙娜要我同她去看伊凡·雅考夫列維支，你當然聽到過伊凡·雅考夫列維支，他似乎是發瘋了，但確實是值得注意的人。我該告訴你，琉寶芙·塞爾蓋芙娜是極宗教的，十分了解伊凡·

雅考夫列維支。她常常去看他，和他談話，爲了窮人把她自己所掙的錢給他。她是異常的女子，你將看見。哦，我同她去看了伊凡·雅考夫列維支，我很感謝她讓我見了這個值得注意的人。但媽媽一點也不想了解這個，把這看作迷信。昨天我平生第一次和母親有了爭吵，是很激烈的，」他結束了，用頸子做了控掣的動作，似乎是想起了他在爭吵時所有的心情。

「哦，你覺得如何呢？就是，你如何，你何時設想所要發生的事……或者你和她說到未來的事以及你的愛情或友誼將如何結束嗎？」我問，想引他離開不愉快的回憶。

「你問我想不想娶她嗎？」他問我，又臉紅了，但勇敢地轉過頭來看我的臉。

「啊，真的，」我想，安靜着自己，「這沒有關係，我們是大人了，兩個朋友，坐在輕快馬車裏討論我們的未來的生活。甚至現在任何在旁聽見我們的人也覺得愉快。」

「爲什麼不呢？」在我的肯定回答之後，他繼續說，「要知道，我的目的，如同任何有思想的人的目的，是盡可能地快樂而良好；至于我和她，假若在我完全獨立時她希望如此，我和她在一起，將比和世界上第一美女在一起更快樂更好。」

在這種談話中我們沒有注意到我們快要到庫恩采夫了——也沒有注意到天上佈了雲，要下雨了。太陽在右方已經不高了，在庫恩采夫花園的老樹上，明亮的紅球的一半已被灰色的微微透明的雲所遮蓋；牠的另一半洒射出破碎的如火的光線，異常明耀地照亮了花園裏的老樹，牠們在青天的明亮光耀處不動地閃耀着綠色的稠密的樹頂。天那邊的閃耀與亮光尖銳地對照着橫在我們前面地平線的小池樹上的紫色沉重的雲。

稍微向右，在灌木與樹木的那邊可以看見各種顏色的別墅房頂，其中有的反射着明亮的陽光，又有的帶着另一邊天空的陰沉氣色。左邊下面有發藍的不動的池塘，環繞着灰綠色的白柳，牠們模糊地反映在池塘的暗色的似乎凸起的水面上。在池塘那邊的坡地上展開着休耕的黑田，橫截田面的淺綠的直線伸達遠方，通到鉛色的風雨的地平線。在輕快馬車韵律地走過的柔軟道路的兩邊，多汁的簇簇的燕麥強烈地發綠，有些地方已開始長莖了。空氣是完全平靜，有新鮮的氣味；樹木、葉子、燕麥的翠綠是不動的，並且是異常清潔而明亮。似乎是每個葉子，每個草在過牠的各別的、充分的、快樂的生活。在路旁我注意到一條黑色小徑蜿蜒在暗綠色、已超過四分之一高度的燕麥中，這條小徑因為什麼原故令我極生動地想起了鄉村，因為

這個，並由于某種奇怪的思想運繫，令我極生動地想起索涅琦卡，想起我愛她。

雖然有我對德米特銳的全部友誼和他的坦白所給予我的快樂，我不想再知道任何關於他對琉寶芙·塞爾蓋芙娜的情感與意向，却極想向他說到我对索涅琦卡的愛情，我覺得這是高級的愛情。但我因為什麼原故沒有決定向他直接說出我的豫想，——當我娶了索涅琦卡，住在鄉間時，那是多麼好，我將有小孩們，他們在地上爬，將叫我爸爸，當他和他的妻子，琉寶芙·塞爾蓋芙娜，穿旅行衣來看我時，我是多麼快樂……但代替這一切，我只指着落日，說「德米特銳，你看多麼美麗呵！」

德米特銳什麼也未向我說，顯然是不滿意我回答他的也許費了他的力量的自認時，把他的注意力引到他素常所冷淡的自然界上。自然界對他的影響和對我完全不同，牠影響他的不是美麗而是興趣，他用理性而不是用情感愛牠。

「我很快樂，」我然後向他說，沒有注意到他顯然用神在自己的思想上，對於我所能向他說的十分冷淡，「你曉得我向你說過一個小姐，我從小就愛她；我今天看見了她，」我熱情地繼續說，「現在我決定愛她了……」

我不管他臉上繼續的冷淡表情，向他說到我的愛情和關於將來結婚幸福的一切計畫。奇怪，我剛剛詳細地說了我的情感的力量，我立刻便覺得這個情感開始減退

了。

我們轉到通達別墅的樺樹道上時便遇了雨，但雨沒有把我們打濕。我知道下雨，只是因為有幾點落在我的鼻子和手上，有什麼東西在樺樹的粘潤的新葉上洒洒響，樺樹不動地垂着葉茂的枝子，似乎是帶着牠們充滿道路的強烈香氣所表現的快樂，接受那些清潔的透明的雨點。我們下了馬車，趕快地穿過花園跑到房子那裏。但正在門口我們遇到四個婦女——其中兩個帶着針黹；一個帶着書，一窩帶着小狗——她們快步地從另一邊走來。德米特銳立刻把我介紹給他的母親、妹妹、姨母、和琉寶芙·塞爾蓋芙娜。她們停了一秒鐘。但雨開始落得更猛更猛了。

「到走廊上吧，到那里你再把牠介紹一次，」那個我當作是德米特銳的母親的婦女說，於是我們和婦女們一同走上樓梯。

## 第二十三章 聶黑流連夫家

起初這個團體之中琉寶芙·塞爾蓋芙娜最使我注意，她手拿屠犬，在大家之後，穿着厚的編織的鞋上級梯，站了兩次，注意地看我，然後又立即吻她的小狗。她很不好看：紅髮，瘦，身材矮，有點兒偏側。使她的不好看的臉更不好看的是頭髮從旁邊分開的奇怪梳裝（這是禿頭的婦女們爲自己所設計的一種梳裝）。無論我如何試圖爲我的朋友設想，我不能在她身上找出一個美處。甚至她的褐色眼睛，雖然顯得善良，却太小，無光彩，確不好看；甚至她的手，特徵的部分，雖然不大不醜，却紅而粗。

當我跟她們走上露台時，除了德米特銳的妹妹發潤卡只用深灰色的大眼睛注意地看我，每個婦女都向我說了幾句話，然後她們又各人拿起自己的工作，發潤卡大聲地讀書，她把書放在膝頭上，手指夾在書裏。

瑪麗亞·伊發諾芙娜公爵夫人是高大、優美、年約四十的婦人。憑她的帽子下邊坦坦地露出的灰色髮辮看起來，可以把她看得更老一點，但憑她的新鮮的極細細



的幾乎沒有皺紋的臉，尤其是憑她的大眼睛的生動快樂的光芒看起來，她似乎更加年輕。她的眼睛是褐色的，睜得很大，嘴唇太薄，有幾分嚴厲，鼻子很端正但微微偏左，她的手大，幾乎像男子的手，有美麗的長指，沒有戴指環。她穿了深藍色高領的衣服，緊合着她的優美且還年輕的、顯然她所誇耀的身腰。她坐得極直，縫着一件衣服。當我走進走廊時，她拉了我的手，把我拉到她面前，似乎是要湊近地看我，她用和她的兒子相同的有點冷淡而睜大的目光看了我，說她從德米特銳的話上早已知道我，並且爲了和她們更加熟識，她邀我在她們這裡住一整天。

「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一點不要顧慮我們，正如同我們也不顧慮你，——散步，讀書，聽話，或者，你若覺得那更愉快，你就睡覺，——她添說。

索斐亞·伊發諾芙娜是老處女，是公爵夫人的妹妹，但她的樣子却顯得比她老。她有那種特別的太豐滿的體格，這是身材不高的、着胸衣的、豐滿的老處女們所有的。似乎她的全部健康帶着那樣的力量向上升，隨時有令她窒息之虞。她的短而胖的手臂不能夠在她的胸衣鑲頂的下邊相遇，她也不能夠看見她的胸衣的堅硬鑲頂的頂。

雖然馬麗亞·伊發諾芙娜公爵夫人是黑髮黑眼，而索斐亞·伊發諾芙娜是金髮

、有大而活潑同時又（這是極少有的）安靜的藍眼，在姊妹之間却有很大的家庭的相同處：同樣的表情，同樣的鼻子，同樣的嘴唇；只是索斐亞·伊發諾芙娜的鼻子和嘴唇稍肥，在笑的時候向右偏，而公爵夫人的却是向左偏。索斐亞·伊發諾芙娜，憑她的衣服與梳裝看來，顯然還要使自己年輕，假若她有灰髮辮，她便不讓露出來。她的目光和對我的態度起初我覺得是很傲慢的，並令我發窘；反之，對於公爵夫人，我覺得自己是十分自在。也許是這種肥胖以及令我驚異的她和葉卡切銳娜大女皇的畫像的幾分相似，在我目光中，增加了她的傲慢神情；但當她注視着我說「我們的朋友的朋友——是我們的朋友」時，我十分害羞。只在她說了這話、沉默着、深深嘆氣時，我才心安了，忽然改變了對她的態度。大概是由于肥滿，她有了這種習慣——在說了幾句話之後深深嘆氣，把嘴微微張開，輕輕轉動大藍眼睛。在這種習慣裏因為什麼原故顯出了那種可愛的好心腸，以致在這嘆氣之後，我失去了對她的恐懼，甚至很歡喜她。她的眼是極美的，聲音響亮而悅人，甚至體格的很肥圓，在我青年的那個時期，也覺得未失美麗。

琉寶芙·塞爾蓋芙娜，作為我的朋友的朋友（我以為），應該立刻向我說點很友誼的知己的話，她無言地看了我很久，似乎不能決定——她要向我說的是否太親

糊了；但她打破了這個沉默，只爲了問我是在什麼科系。然後她又注視我很久，顯然是猶疑——說抑是不說那知己的友誼的話，我注意到這猶疑，用面情求她向我說出一切，但她只說了；「據說，現在大學校裏很少的人學科學了，」就喚她的狗秀色卡。

琉寶芙·塞爾蓋芙娜整晚上說了那種大都是無關要點也不彼此有關的言語；但我是那麼相信德米特銳，他整晚上是那麼關心地時而看我，時而看她，他的表情對：「哦，怎樣？」——以致我，這是常有的，雖然在心中相信琉寶芙·塞爾蓋芙娜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却很不願意說出這個意思，即使是對我自己。

最後，這個團體中最後的人，發潤卡，是很胖的十六歲光景的女子。

她的好看的地方只是深灰色的大眼睛——牠們的表情兼有愉快、與安靜的注意，極似姨母的眼睛；——很大的棕色髮辮，與極細軟的美麗的手。

「我想，尼考拉先生，你從當中聽起要覺得無趣的，」索斐亞·伊發諾芙娜帶着好意的嘆息向我說，翻轉着她所縫的衣服的布。

這時候誦讀中止了，因爲德米特銳從房裏出去到什麼地方去了。

「或者，也許，你讀過『羅不羅伊』吧？」

這時，單是由于我穿了大學生制服，我認爲和我不甚相識的人在一起，對於每個甚至最簡單的問題，回答一定要很聰明而獨創，乃是我的責任，並且認爲簡短而明白的回答，如：是，否，無趣，有趣，和類似的話，是極大的羞恥。看了我的時髦的新褲子和衣服上的明亮的釦子，我回答說我未讀過「羅不羅伊，」但覺得聽着是很有趣，因爲我歡喜從當中起讀書，甚於從頭起。

「雙倍的有趣：羣測過去的和未來的，」我添說，自滿地笑着。

公爵夫人笑出似乎是不自然的笑聲（後來我注意到她沒有別種笑聲）。

「但這想必是對的，」她說，「哦，你要在這里留很久嗎，尼考拉？你不見怪我不稱你先生嗎？你什麼時候走呢？」

「我不知道，也許是明天，也許我們要留很久，」我因爲什麼原故而這麼回答，雖然我們明天一定要走了。

「我希望你留下來，爲你也爲我的德米特銳，」公爵夫人說，看着遠處什麼地方：「在你們的年紀，友誼是光榮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都看着我，等待着我要說的話，雖然發潤卡裝作看着姨母的工作；我覺得，他們在使我受一種考試，我必須盡可能顯得優越。

「是的，對於我，」我說，「德米特銳的友誼是有益的，但我却不能夠對他有益：德米特銳比我好一千倍。」（德米特銳不能夠聽到我所說的，不然我便怕他覺得我的話不誠懇了。）

公爵夫人又笑出那不自然的、但對她是自然的笑聲。

「哦，聽他說吧，」她說，「C'est vous qui êtes un petit monstre de perfection（你是一個完善的小怪物）。」

「monstre de perfection（完善的怪物）——這好極了，必須記住，」我想。「然而，如不說到你，他對於這事便是能手了，」她繼續說，放低聲音（這令我覺得特別愉快）並用眼睛指示琉寶芙·塞爾蓋芙娜：「他在可憐的姑母（他們這麼稱呼琉寶芙·塞爾蓋芙娜——我認識她和她的秀色卡有二十年了）——身上發現了我不懷疑的那種完善……發瑞雅，叫人送杯水給我，」她添說，又看遠處，似乎是在思索，讓我知道他們的家庭關係是太早了或是全不需要，「呵不，他還是走開好。他什麼也不做，你讀吧。我親愛的，你對直走出門，走十五步，停下來，大聲說：『彼得，給瑪麗亞·伊發諾芙娜一杯冰水，』」她向我說，又輕輕笑出不自然的笑聲。

「一定是她想說到我，」走出房時我想，「一定是她想說她注意到我是很、很聰明的青年。」我還不及走十五步，肥胖的喘氣的索斐亞·伊發諾芙娜雖然是很輕快的步子，却趕上了我。

「merci, mon cher (謝謝，我親愛的)，」她說：「我自己去吧，我去說。」

索斐亞·伊發諾芙娜，我後來知道，是一個那種稀有的中年婦女，她們是為家庭生活而生的，但命運却拒絕了她們這種幸福，由於這種拒絕，她們忽然決定把那保存長久及爲了孩子與丈夫而在心中生長並加強的愛情蓄積施諸幾個選定的人。這種愛情蓄積在這種老處女心中是那麽無盡，雖然有許多選定的人，却還有許多愛情，她們把這施諸四周所有的人，所有的好人與壞人，只要是她們在生活上所遇到的

人。

愛有三種：

(一) 美麗的愛，

(二) 捨己的愛，和

(三) 活動的愛。

我不是說年輕男子對於年輕女子的愛情，或相反；我怕這種柔情；我在生活上

是那麽不幸，我從來不會在這種愛情中看到一星兒真實，只是虛偽，在虛偽中肉慾

、婚姻關係、金錢、結合或解除的願望，那樣地攪亂了這個情感本身，以致不能了解任何東西。我是說對人的愛，牠按照精神力量的大小，集中在一個人、數個人、或傾注在許多人身上，是說對母親、對弟兄、對兒女、對同志、對朋友、對同胞的愛，對人的愛。

美麗的愛乃是對於這情感本身及其表現之美處的愛。對於這麼愛的人們，所愛的對象只是在牠引起那種愉快情緒的時候才可愛，他們享受這情緒的意識與表現。愛好美麗的愛的人很少罷念到互惠，那是一件對於情感的美麗與快樂沒有絲毫影響的事情。他們常常改變他們的對象，因為他們的主要目的只是要使愛的愉快情緒經常地被激起。爲了保持他們心中的這種愉快情緒，他們不斷地用最優美的言語、向對象本身以及向一切甚至和這愛毫無關係的人、說到他們的愛。在我們的國家，某一階級的、美麗地愛的人們，不僅向所有的人說到他們的愛，而且不變地用法語說到牠。說來可笑而奇怪，但我相信，過去會有過很多、現在還有很多某種團體的人，尤其是女子，他們對朋友、對丈夫、對兒女的愛，只要假如禁止他們用法語說到牠，便立即就會消失了。

第三種愛——捨己的愛——乃是對於——爲了所愛的對象而犧牲自己，却毫不



注意到這種犧牲對於所愛的對象是好的壞——那個程序的愛。「爲了向全世界、向他或她證明我的忠實，沒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我會沒有決心去做。」這就是這種愛的公式。這麼愛的人們從不相信互惠（因爲爲了不了解我的人而犧牲自己是更有價值），總是有病，這又加大犧牲的價值；他們大都是有恆的，因爲他們覺得失去了他們爲所愛的對象而有的犧牲的價值是痛苦的；他們總是準備爲了向他或她證明自己的忠實而死，但他們忽略了愛的日常、細小、不需要特別自我犧牲的證明。你是否吃得好，你是否睡得好，你是否愉快，你是否健康，他們覺得無足重輕；即使他們有力量辦到，他們也不做任何事情，爲你獲得這些安適；但他們只要有了機會，便冒鎗彈，投水，赴火，因爲愛而憔悴——他們總是準備做這個。此外，傾向於捨己的愛的人們總是爲自己的愛而驕傲，苛刻，嫉妒，懷疑，並且說來奇怪，願自己的對象有危險，以便拯救他們，願他們有不幸，以便安慰他們，甚至願他們有罪惡，以便矯正他們。

你單獨和你的妻子住在鄉間，她用捨己的愛情愛你。你健康，安寧，你有你所歡喜的事務，——你的有愛情的妻子是那麽軟弱，她既不能照管家事——家事交到僕人的手裏去了，又不能照管兒女——他們交到保姆的手裏去了，甚至不能做任何

她所歡喜的事情，因為她除了你，什麼也不愛。她似乎是有病，但她不願苦惱你，不願向你說到這個，她似乎是厭煩，但爲了你她願終生厭煩；你是那麼專心做自己的事（不管牠是什麼：打獵，讀書，農事，辦公），似乎這要把她弄死了，她看到這些事情要把你毀滅，——但她沉默着，忍受着。但有一天你病了，——你的有愛情的妻子忘記了自己的病，不管你請求她莫徒然苦惱自己，不離開地坐在你的床前，你每秒鐘感覺到她的同情的目光看你，似乎說：「哦，我說過，這沒有關係，我永遠不離開你。」早晨你覺得好一點，走進另一個房間。房間既無火，也未收拾；你唯一可吃的湯沒有吩咐準備；也沒有派人去取藥；但你的有愛情的妻子因爲守夜而憔悴，仍舊用那種同情的目光看你，蹣跚行走，低聲向僕人發出不習慣的不清楚的命令。你想讀書——你的有愛情的妻子嘆氣向你說，她知道你不聽她的話，要對她發怒，但她已經慣於此了，——你最好不讀書；你想在房中散步——你最好也不做這個；你想和來客談話——你最好不說話。晚上你又發熱了，你想睡去，但你的有愛情的妻子，瘦，白，時時嘆氣，在夜半的微明中坐在你對面的椅子上，用極輕的動作、極小的聲音引起你的惱怒與不耐煩的情緒。你有一個僕人，你和他在一起已有二十年，你已對他習慣，他高興地卓越地侍候你，因爲他白晝裏睡夠了並得到

服務的酬報，但她不讓使服侍你。她親自用軟弱的不習慣的手指做一切，當這些白手指茫然地試圖打開藥瓶、熄滅蠟燭、倒藥水、或者過慮地摸你時，你不能够不帶著抑鬱的忿怒注視牠們。假如你是不耐煩的暴躁的人並求她走出，你的憤怒的生病的丈夫便聽到她在門外如何順從地嘆氣，哭泣，向你的僕人低聲說些無意義的話。最後，假如你沒有死，你的有愛情的妻子，在你生病時二十個夜晚未睡覺（她不斷地向你提起這個），生病了，憔悴了，受痛苦，變得更加不能做任何事情，在你處在常態的情形中時，她只用溫和的無趣表現她的捨己的愛，這無趣不覺地傳給了你和四周一切的人。

第三種愛——活動的愛——乃是志在滿足所愛的人的一切需要、一切願望、任意、甚至罪惡。這種愛的人總是愛全部的生命，因為他的愛得愈久，他愈認識所愛的對象，他愈容易去愛，即是滿足所愛的對象的欲望。他們的愛很少由文字表現出來，即使表現出來，也不但不是捨己的、美麗的，而且是害羞的、尚促的，因為他們總是怕愛得不夠。這些人甚至愛所愛的人的罪惡，因為這些罪惡使他們能夠更滿是新的欲望。他們尋找互惠，樂意地欺騙自己，相信這個，假如有了他，他們便快樂；甚至在相反的情形中他們也仍舊同樣地愛，不但希望所愛的對象有幸，

而且用他們所有的一切道德的與物質的、大的與小的方法，不斷地試圖得到牠。

就是這種對於姨姪、對於姨姪女、對於姊妹、對於琉寶芙·塞爾蓋芙娜，甚至對於我（因為德米特銳愛我）的活動的愛閃耀在索斐亞·伊發諾芙娜的眼睛裏，每句話和動作裏。

只是後來很久我才充分看重索斐亞·伊發諾芙娜，但是在這時候，我心中也發生這個問題：德米特銳試圖了解愛情和普通的青年全然不同，他眼前總是有可愛的、愛人的索斐亞·伊發諾芙娜，為什麼他忽然熱烈地愛不可了解的琉寶芙·塞爾蓋芙娜，只承認他的姨母也有美德？顯然，「本國無預言家」這個格言是對的。二者之一：或者確實是每個人的壞處多於好處，或者是人易于感受壞處甚於好處。琉寶芙·塞爾蓋芙娜他認識不久，但姨母的愛他從出生時就體驗到了。

## 第二十五章 我相識了

當我回到走廊時，他們在那里並不如我所預料的在談我；但發潤卡已不在讀書，把書放在一邊，熱烈地在和德米特銳爭論，德米特銳來回地走着，用顫抖整理頸巾，並眯眼。爭論的對象似乎是伊凡·雅放夫列維支和迷信；但爭論是太激烈了，牠的含意不會不是更接近全家的東西。公爵夫人和琉寶芙·塞爾蓋芙娜沉默地坐着，聽着每一個字，顯然欲偶而參加討論，但約制着自己，讓別人爲自己說，一個是發潤卡，另一個是德米特銳。當我進房時，發潤卡帶着那種淡漠的表情看我，顯然是，爭論太吸引她的注意，我聽她說抑或不聽她說，在她都是一樣。公爵夫人的目光也有同樣的表情，她顯然是在發潤卡那邊。但德米特銳在我面前開始說得更激烈，而琉寶芙·塞爾蓋芙娜似乎很驚訝我進來，不特別對着任何人，說：「老年人說得對 *si jeunesse savait, si vieillesse pouvait*（但願青年解事，老年右爲）。」

但這個格言並未打斷爭論，只引起我想到琉寶芙·塞爾蓋芙娜和我朋友的話邊是不對的。雖然我因爲我看到細小的家庭爭執而覺得有幾分難爲情，然而看到這個

家庭因爲爭論而表現出來的真正關係，覺得我的在場並沒有妨礙他們說話，也是愉快的。

這是多麼常見的呵，你看了多年一個家庭處在同一的虛偽的禮貌外罩之下，而家庭人員的真正關係對你却是秘密的（我甚至注意到這個外罩若愈不可穿透因而愈美麗，則對你是秘密的真正的關係便愈粗劣）！但有一次，在這個家庭團體中完全意外地發生了某一個、有時似乎是無意義的問題，關於什麼花邊或是訪問或是丈夫的馬匹，——沒有任何顯著的理由，這爭論變得更激烈更激烈，在外罩之下已沒有考察問題的餘地，而忽然，令爭論者本人恐懼，令在場的人驚異，關係的一切真正的粗劣都暴露出來，而不再遮蓋任何東西的外罩閑閑地搖擺在爭論各方之間，只令你想起你被他欺騙了多麼久。你的頭猛撞在柱子上，尚不如輕輕觸動傷痛處那麼疼痛。而這種傷痛處幾乎每家都有。在聶黑流道夫家這種傷痛處乃是德米特銳對於寶芙·塞爾蓋芙娜的奇怪的愛情，牠在姊姊和母親心中引起了即使不是嫉妒心，也是受侮辱的家屬的情緒。因此關於伊凡·雅考夫列維支和迷信的爭論對於他們全體有那麼嚴重的意義。

「你總是試圖在別人所笑的、大家輕視的事情上看到，」發潤卡用她的響亮的

聲音說，請晰地說每個字母，「你就是在這種事情上試圖找出什麼非常好的東西。」

「第一，只有最輕浮的人能夠說到輕視像伊凡·雅考夫列維支這種非常的人，」德米特銳回答，癡癡地把頭朝他妹妹的相反的方向擺動，「第二，相反你試圖有意不看到你眼前的好東西。」

回到我們這里時，索斐亞·伊發諾芙娜幾次驚惶地時而看姨姪，時而看姪女，時而看我，有兩次張開嘴，深深嘆氣，似乎是心中說了什麼。

「發瑞雅，請你趕快念吧，」她說，把書遞給她，並親愛地摸她的手，「我一定知道她是否又找到了她。（似乎小說裏面並未說到誰找誰。）你呵，米洽，最好是把你的腮繫起來，我親愛的，不然天冷了，你的牙齒又要痛了，」她向姨姪說，不管他大概因為她打斷了他的理論的邏輯線索而投給她的不滿意的目光。誦讀又繼續了。

這個小爭執毫未打攪家庭的安靜和這個婦女小團體的理性的和諧。

這個小團體——牠的方向和性質顯然是瑪麗亞·伊發諾芙娜公爵夫人所定的——對於我有一種全新的動人的性質——某種合理性、以及簡單與優美。這個性質我

覺得是美現在物品——小鈴子、書的裝訂、安樂椅、桌子——的美麗、清潔、堅固上，在公爵夫人的挺直的、有胸衣襯托的姿勢上，在給人觀看的白髮辮上，在她第一次和我見面時簡單地叫我尼考拉與「他」這種態度上，在他們的事務上，在誦讀與縫衣服上，在婦女的手的異常白皙上。（她們的手上都有共同的家庭特質，就是手掌從外邊起是紅色，和手背的異常白皙有顯明的直線分開。）但尤其是這個性質表現在他們的態度上，他們三個人都優美地說俄語與法語，清楚地說出每個字母，帶着拘泥的精確說完每個字和句子。這一切，特別是在這個團體上他們簡單地嚴肅地對我、如待大人，他們向我說出他們的意見，也聽我說我的意見——對於這個我是那麼不甚習慣，雖然是有燦爛的釦子與藍袖口，我仍然怕他們忽然向我說：「你真以為大家是和你嚴肅地說話嗎？你去讀書吧，」——這一切使得我在這個團體中不感覺絲毫窘迫。我站起，從這地方換到那個地方，隨便地和大家說話，除了發潤卡，我覺得和她第一次見面就說話，因為什麼原故，是不禮貌的，不許可的。

在誦讀時，聽着她的悅耳的宏亮的聲音，時而看她，時而看花園的沙徑上形成圓的黑的雨跡，時而看菩提樹的葉子上仍舊有從我們所遇到的，蒼白的，透見青天的雲邊上繼續落下的稀疏雨點，時而又看她，時而看落日的最後的紫光照着被雨打



的，茂盛的老樺樹，又看發潤卡，——我想，她一點也不像我開始所感覺的那麼醜。

「可惜我已經戀愛了，」我想，「發潤卡不是索涅琦卡啊；我忽然成爲這個家庭的一員，忽然我有了母親，姨母，妻子，那是多麼好啊。」正在我想着這個時，我注意地看着誦讀的發潤卡，並且想我在用磁力催眠她，她應該看我。發潤卡從書上抬起頭，看我，遇見了我的眼睛，便轉了頭。

「但雨沒有停，」她說。

忽然我感覺了奇怪的情緒：我想起，我現在所發生的一切，正是我一度發生過的事情的重復：那時完全同樣地落着小雨，太陽落在樺樹後邊，我看她，她讀書，並且我催眠她，她看着，甚至我想起這從前曾經再度發生過。

「她果真是……「她」嗎？」我想。「那果真開始了嗎？」但我立即認定她不是「她」，而那還沒有開始。「第一，她不好看」，我想，「但她正是一個我用最平常的方式所認識的女子，但她將成爲異常的，我將在不尋常的地方遇到她；那時我將那麼歡喜這個家庭，只因爲我還什麼也沒有看見，」我思索着，「這種人是一定處處有的，我此生將遇見很多這樣的人。」

在吃茶的時候，誦讀終止了，婦女們彼此談到我所不知道的人和事情，我覺得，只是爲了：雖然有親愛的接待，却仍然要使我感覺我和她們在年紀上與社會地位上的差別。在我能夠參加的一般的談話中，爲了補償我先前的沉默，我試圖說出我的非凡的聰明與獨到，我認爲我的制服特別使我有做這個的義務。當談話涉及別墅時，我忽然說了伊凡·伊發內支在莫斯科附近有一個那樣的別墅，從倫敦從巴黎都有人來看；我說那裏有柵子，牠值三十八萬塊錢；說伊凡·伊發內支是我的很近的親戚，我今天在他家吃了飯，他邀我一定要到他的別墅裏去和他過一整夏，但我拒絕了，因爲我很知道這個，到那裏去過幾次，我說這一切的柵子和橋對於我是沒有趣味的，因爲我不能夠忍受奢華，特別是在鄉間，但我歡喜鄉間完全要像鄉間……說了這奇怪的複雜的謊話，我窘迫而臉紅了，因此大家一定注意到我說謊了。在這時候遞了一杯茶給我的發潤卡，在我說話時看着我的索裴亞·伊發諾美娜，兩人都把頭掉開對我，談到別的事情，她們的臉色，我後來常常看到是善良的人在很年輕

的人當他們面開始顯然說謊時所有的，牠的意義是：『我們知道他在說謊，爲什麼他要做這個，可憐的人！……』

我說伊凡·伊發內支有別墅，因爲我找不到更好的藉口說到我和伊凡·伊發內支公爵的親戚關係，說到我當天在他家吃了飯；但爲什麼我說到柵子值三十八萬，說到我常常到他那里去，而我却一次也未去過，並且不能夠到伊凡·伊發內支公爵那里去，聶黑流道夫家很知道，他只住莫斯科或那不勒斯，——爲什麼我說這話？我確實不能夠給自己回答。在幼年時期，在少年時期，在後來更大的年紀，我都沒有注意到自己有說謊的惡德；相反，我不久便太誠實太坦白了；但在這個青年初期，我常常有一種奇怪的願望——沒有任何顯著的理由，說出不可挽回的謊話。我特地說『不可挽回的』，因爲我在很容易被人抓住的事情上說謊。我覺得，要顯得自己是和本來面目完全不同的人這個虛榮的願望，連同生活上不可實現的，說謊而不能捉住的願望，是這個奇怪的癖好的主因。

茶後，因爲雨已停止，黃昏的天氣安靜而明朗，公爵夫人提議散步到下邊的花園裏去看她心愛的地方。遵守着自己的規條——要永遠是獨特的，認爲像我和公爵夫人這種聰明人應該超過庸俗的禮貌，我回答說我不能忍受無目的散步，即使我要

散步，我便完全單獨一個人去。我一點沒有想到這僅是粗魯；但我那時候覺得，正如同沒有任何東西比空洞的禮貌更可羞，也沒有任何東西比某種不客氣的坦白更可愛更獨特。雖然我很滿意我的回答；我仍舊和大家一同去散步。

公爵夫人心愛的地方是十分低，在花園的最僻靜處，在橫跨狹窄沼地的小橋上。境界是很有限的，但是很沉思的，優美的。我們是那麼慣于混淆藝術與自然界，以致在畫圖裏從未見過的那些自然現象常常對於我們似乎是不自然的，好像自然界是不自然的，相反，在圖畫中太常見的現象對於我們倒似乎是慣常的，有些太被思想與情感所浸透的，我們在自然界中所見的境界似乎是做作的。從公爵夫人心愛的地點所見的境界便是這一種。牠包括一個四邊長草的小池子，正在池子後邊有一個陡山，山上長着高大的老樹與灌木，牠們常常混雜着各樣顏色的枝葉，在山脚下有一株老樺樹斜對着池面，牠的大根有一部分是在池子的濕岸上，牠的頂靠在一株高大優美的柳樹上，牠的茂盛的枝柯懸垂在光滑的池面上，池子反映着這些下垂的枝柯與四周的青翠。

「多麼美麗呵！」公爵夫人說，擺着頭，不特別對着某一個人。

「是的，好極了，但我只覺得非常像裝飾畫，」我說，想表示我一切都有我自

己的意見。

公爵夫人似乎沒有聽到我的話，繼續欣賞着景色，向她的妹妹與琉寶芙·塞爾蓋芙娜指示牠所特別歡喜的細處：歪斜的懸垂的樹枝和牠的映影。索斐亞·伊發諾芙娜說這一切是極美的，她的姊姊常在這里耽幾個鐘頭，但顯然是她說這一切只爲了滿足公爵夫人。我注意到，具有活動的愛的本領的人，很少感受自然界的美。琉寶芙·塞爾蓋芙娜也嘆賞，在其他之外還問：「這個樅樹是用什麼支持的？牠將站得長久嗎？」並且不斷地看她的秀色卡，牠搖着毛毯蓋的尾巴，用彎曲的腿子在橋上來回跑着，牠帶着那麼匆忙的表情，好像牠平生第一次來到屋外。德米特銳和母親在作很邏輯的議論，說到視界被限制的景色無論怎樣不能夠是美麗的。發潤卡什麼也沒有說。當我旁顧她的時候，她倚在橋檻上，側面對我站着，看着前面。一定是有什麼東西很令她注意，甚至很感動她，因爲她顯然是凝神忘己，沒有想到自己，和別人看她。在她的大眼睛裏有那麼多集中的注意與安靜的明朗的思想，在她的姿勢中——雖然她的身材不高——有那麼多的無拘束，甚至莊嚴，以致我又似乎注意到關於她的記憶，我又問自己：「那沒有開始嗎？」我又回答自己說我已經愛上了索涅琦卡，而發潤卡只是一個小姐，我朋友的妹妹。但在那時候我歡喜

她，因此我感覺到不可抑制的願望——要她做出或說出什麼很不愉快的事情。

「你知道，德米特銳，」我向我的朋友說，更走近發潤卡，使她可以聽到我要說的：「我覺得，即便沒有蚊子，這地方也沒有任何好處，而現在，」我添說，打自己的額，果真打死一個蚊子，「這很不好。」

「似乎你不歡喜自然界嗎？」發潤卡問我，未轉頭。

「我覺得這是閒散的無益的事情，」我回答，很滿意我向她說了一些小不愉快的話，同時是獨到的諷。發潤卡帶着遺憾的表情把眉毛微微抬起片刻，又仍舊安靜地繼續直視着前面。

我開始對她覺得惱怒，但雖然如此，她所倚憑的油漆脫落的橋檻，斜傾的樺樹的垂枝在朦朧的池上的倒影似乎要與懸垂的枝柯聯合，沼地的氣味，額上打死的蚊子的感覺，她的注意的目光，和莊嚴的姿態，後來却常常十分意外地在我的想像中頓然出現。

當我們散步後回到屋裏時，發潤卡不想唱歌，如同她通常晚上所做的，而我是那麼自信，把這個責任放在自己身上，認為牠的原因是我在橋上向她所說的話。最黑流道夫家的人沒有吃夜飯，散得很早，而這天，因為德米特銳果如索斐亞·伊發諾芙娜所料的牙痛了，我們進他的房間比平常更早。我認爲我已執行了我的藍領子與釘子所要求我的一切，並且大家都很高興，我便處在極愉快的自滿的心情中；相反，德米特銳，由於爭論與牙痛，是沉默而憂悒的。他坐在桌前，取出本子——日記本和他每天晚上慣常地寫下他的未來與過去的事情筆記本，他不斷地眯眼，用手摸腮，在兩個本子上寫了很久。

「啊，讓我安靜吧，」他向女僕大聲說，她是被索斐亞·伊發諾芙娜派來問他的牙齒如何？他是否要用敷藥？然後他說了他們馬上就要替我預備床，他馬上就回來，便去看珠寶芙·寒爾蓋芙娜。

「多麼可惜啊，發潤卡不好看，而且大體上她不是索涅琦卡，」我獨自留在房

中幻想着：「出了大學，來到他們這里，向她求婚，那是多麼好啊。我要說：『女公爵，我已經不年輕了，不能夠熱烈地愛你，但我將永遠地愛你像我親愛的姊妹。』我要向她的母親說：『我早已尊敬你了，——還有你，索斐亞·伊發諾芙娜，請你相信，我也很，很尊敬。』——『你簡單坦白地說吧：你願做我的妻子嗎？』——『是的。』——於是她把手伸給我，我握住她的手，說：『我的愛情不在言語上，是在行為上。但是，——我想到，『假如德米特銳忽然愛上了琉寶琦卡——要曉得琉寶琦卡愛他了——並且想娶她，怎麼辦呢？那時候我們當中便有誰不能夠結婚了。』（註）這就好極了。這就是我那時候所要做的。我將立刻注意到這個，什麼也不說，我要走到德米特銳那里，說：『我親愛的，我們白白互相隱瞞了。你知道我對你妹妹的愛情只和我的生命一同完結；但我知道一切，你奪去了我的最大的希望，你使了我不幸；但是你知道尼考拉·伊爾晴也夫如何補償他終生的不幸嗎？——這里我的姊姊給你了，』我要琉寶琦卡的手遞給他。他要說：『不行，無論怎樣也不行！……』我便向他說，『茹濕流道夫公爵！你徒然想比尼考拉·伊爾晴也夫還寬大。世界上沒有人比他還寬大。』我便鞠躬走出了。德米特銳和琉寶琦卡帶淚跑

（註）丈夫的姊妹與妻子的兄弟結婚是非法的。——英譯本註



出來趕我，求我接受他們的犧牲。只要我是愛發邁卡，我便會同意而很，很幸福了。……」這些幻想是那麼愉快，我很想把牠們告訴我的朋友，但雖然我們是有互相開誠的誓約，我却因為什麼原故覺得沒有說這話的實際的可能性。

德米特銳從琉寶芙·塞爾蓋芙娜那里回來了，牙齒上點了她給他的藥水，他更覺得痛，因此更愁悶。我的床舖還沒有預備，德米特銳的僕人，一個男孩，來問他，我要睡在什麼地方。

「去見鬼！」德米特銳踏了腳大聲說。「發西卡！發西卡！發西卡！」男孩闖出門，他便大聲叫，每次的聲音是更高：「發西卡！把我的床舖在地上。」

「不，還是我睡在地上好，」我說。

「啊，無論舖在哪里，都是一樣，」德米特銳用同樣的忿怒的聲音說。「發西卡！你爲什麼不舖？」

但發西卡顯然不明白要求他的是什麼，站着不動。

「啊，你在幹什麼？舖床，舖床！發西卡！發西卡！」德米特銳叫起來，忽然大怒。

但發西卡不明白而且駭怕，仍然未動。

「你發誓要我死……要我瘋嗎？」

德米特銳從椅子上跳起來，跑到男孩的面前，用拳頭在發西卡的頭上出力打了幾下，發西卡直衝跑出去了。德米特銳站在門口回頭看我，他臉上方才所有的憤怒與殘忍的表情變成了那麼溫良，害羞、親愛、小孩般的表情，以致我可憐他，並且雖然我很想走開，卻不能夠做。他什麼也未向我說，但無言地在房裏走了很久，偶而帶着同樣的求恕的表情看我，然後他從桌子裏拿出一個本子，在裏面寫了什麼，脫了外衣，小心地摺起，走到掛了聖像的角落裏，把大而白的手橫在胸前，開始祈禱。他祈禱那麼長久，以致發西卡來得及帶來床墊，如我低聲向他所說的，在地上舖了床舖。我脫了衣服，躺在舖在地上的床上，但德米特銳却繼續在祈禱。看着德米特銳的微微彎曲的脊背，和他的當他跪拜時似乎順從地擺在我面前的脚跟，我比從前更愛德米特銳，並且總是想到：「要不要向他說出我關於我們的姊妹所幻想的呢？」完畢了祈禱，德米特銳在床上靠近我躺着，用手臂支着身子，沉默了很久，用親愛的害羞的目光看我。顯然這令他痛苦，但他們似乎是處罰自己。我笑了，看着他，他也笑了。

「爲什麼你不向我說，」他說，「我做得不對呢？你剛才想到這個嗎？」

「是的，」我回答，雖然我是想到別的事，我却覺得我確實是想到這個，「是的，這很不好，我沒有料到你如此，」我說，這時覺得特別滿意我對他親切。「呵，你的牙齒怎樣了？」我添說。

「過去了。呵，尼考林卡，我的朋友！」德米特銳說得那麼親愛，似乎淚水滴在他的明亮的眼睛裏，「我知道並且覺得我多麼壞，上帝知道，我多麼想要，並求他使我更好；但假如我有這種不幸的，可憎的性格，我要怎麼辦呢？我要怎麼辦呢？我試圖約制自己，糾正自己，但你曉得，這是不能夠忽然做到不能夠單獨做到的。必須有誰支持我，幫助我。琉寶芙·塞爾蓋芙娜了解我，在這方面幫助我很多。我憑我的筆記知道我在一年之間改正了很多呵，尼考林卡，我的靈魂！」在這一個人自認之後，他帶着特別的不習慣的溫柔，用更安靜的語調繼續說，「像她這樣的婦人的影響對於我意義是多麼大啊！我的上帝，當我自立時，和像她這樣的女子在一起，那是多麼好啊！和她在一起，我是完全不同的人。」

然後德米特銳開始向我說明他的婚姻，鄉居生活，繼續改善自己的等等計畫。

「我將住在鄉間，你到我這里來，也許你將和索涅琦卡結婚，」他說，「我們的小孩在一起玩。這一切似乎是可笑而愚笨，但也許會實現的。」

「我也這樣想，很可能的，」我說，笑着，並且這時想到假若我娶了他的妹妹，那就更好了。

「你知道我要向你說什麼嗎？」他沉默了片刻向我說：「你只以為你愛索涅琦考，但我看——這是無聊的事，你還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情感。」

我未回答，因為我幾乎同意他了。我們沉默了片刻。

「你一定注意到我今天又是脾氣不好，和發瑞雅爭得很不好。我後來覺得很不舒服，特別是因為是當你的面。雖然她不正確地想到許多事情，但她是卓絕的女子，很好的女子，你將更知道她。」

他從我所不歡喜的談話上轉到誇獎他的妹妹，這極使我高興，並使我臉紅，但我仍然沒有向他說到任何關於他妹妹的話，我們繼續談到別的。

我們這樣地談到鷄叫第二遍，當德米特銳去到自己床上，熄了蠟燭時，街上已見曙光了。

「我們現在睡覺吧，」他說。

「好，」我回答，「只有一句話……」

「喂。」

「活在世上是好嗎？」我說。

「活在世上是好的，」他用那樣的聲音回答，以致我在黑暗中似乎看到他的快樂親愛的眼睛的表情與兒童的笑容。

第二天我和佛洛佳乘驛車下鄉。在途中，我心裏回想莫斯科的各種回憶，我想起索涅琦卡·發拉黑娜，但這只是在晚上我們走了五站的時候。「然而奇怪，」我想，「我在戀愛並且完全忘記了這個；我必須想到她。」於是我開始想到她，像一個人，在旅途中想人那樣，不連貫，但生動，我並且想到，到了鄉下之後，我因為什麼原故認為必須有兩天在全家的人面前顯得憂愁而沉思，尤其是在卡清卡面前，我認為她是這種事情的能手，我曾向她暗示我的心情。但雖然我想在別人和自己面前裝假，雖然有意採用我注意到別人在戀愛時所有的表徵，我只在兩天之間，且不是繼續地，而是主要地在晚上，想起我是在戀愛，最後，我剛剛走上鄉村生活與事務的新軌道，便完全忘記了我對索涅琦卡的愛情。

我們在夜晚到達彼得羅夫斯考，我睡得那麼酣，我既未看見房子，也未看見樺樹道，也未看見家裏任何人，他們已經分散，早已睡覺了。駝背的老福卡，赤着腳，穿了妻子的墳絮的襖子，手拿蠟燭，替我們開了門。看到了我們，他歡喜得發抖

，吻了我們的肩膀，匆忙地收拾了他的氈子，開始穿衣服。走過門廊和樓梯時我還沒有完全清醒，但在前廳裏，門鎖、門門、彎曲的地板、箱子、滴了油脂的舊蠟台、剛剛燃點的燭而冷的臘燭芯的影子、永遠蒙着灰塵的未除下的複銜、窗外我記得長着桤樹，——這一切是那麽熟識，那麽充滿着回憶，那麽彼此和睦，似乎被一個思想聯在一起，我忽然感覺到這個可愛的舊屋子對我的親愛。我不覺地發生了一個問題：我和屋子，我們怎麼能夠這麼久彼此不見？——並且匆忙地各處跑着，看別的房间是否如舊。一切如舊，只是一切變小了，變低了，我似乎變高了、重了、粗了；但我雖然是如此，屋子却快樂地接受我在牠的懷抱中，每個地板、每個窗子、梯子的每級、每個聲音喚起我心中無數的想像、感覺、不復返的快樂的往事。我們走進我們的育兒室：一切幼年的恐怖又如舊地隱藏在角落與門口的黑暗處；我們走進客廳——如舊的安靜而溫柔的母親的愛散佈在室內一切物品上；我們走進大廳——噪雜的、無慮的、兒童的快樂似乎留在屋裏，只等待人去重行發現牠。福卡把我們領到起居室，他在這裏爲我們鋪了床，這裏的一切——鏡子、屏風、舊的木聖像、糊了白紙的牆的每一個不平處——一切說到痛苦、死亡、永不再有的東西。

我們躺下來了，福卡道了晚安，便去下了我們。

「你曉得媽媽是在這間房裏死的嗎？」佛洛佳說。

我沒有回答他，裝作睡着了，假若我要說什麼，我便要哭了。我第二天早上醒時，爸爸還沒有穿衣服，着軟靴與化妝服，牙齒裏咬着一支雪茄烟，坐在佛洛佳的床上，和他談笑。他帶着快樂的聳肩，從佛洛佳的床上跳起，走到我面前，用他的手拍我的脊背，把腮伸給我，貼上我的嘴唇。

「啊，好極了，謝謝你，外交家，」他帶着特有的調笑的慈愛說，用他的小而明亮的眼睛看我。「佛洛佳說，你考得好，好孩子，好極了。只要你不想做呆事，你也是我的好孩子。謝謝你，親愛的。現在我們要好好住在這裏，冬天也許我們要搬到彼得堡去；只是可惜，打獵結束了，不然我們讓你樂一下了；哦，你能夠用槍打獵嗎？佛爾皆馬爾？野物多極了，我或者什麼時候自己和你去。在冬天，上帝呵，我們要到彼得堡去，看人，結交；你們現在是我的大孩子了，我剛才向佛爾皆馬爾說過，你們現在正上路，我的任務已經完結了，你們可以自己走，假若願和我商議，就商議，我現在不是你們的爸爸，却是朋友，至少我想做你們的朋友、同伴、在我所能夠的地方，做顧問，沒有別的了。這按照你的哲學是怎麼樣的呢，考考？呵？是好是壞？呵？」



當然我說這好極了，並且確實覺得如此。這天爸爸有一種特別動人的愉快高興的表情，這種對我的、如同對平等的人、對同伴的、新關係，更使我愛他。

「呵，告訴我吧，你看過所有的親戚嗎？到過伊文家嗎？看見了老人嗎？他向你說了什麼？」他繼續地問我。「看了伊凡·伊發諾維支公爵嗎？」

我們沒有穿衣服，談得那麼久，太陽已經開始離開起居室的窗子了，雅攷夫（他完全還是那麼老，還是那麼在背後搖動手指，說「不過」）走進我們的房間，向爸爸說，小馬車已經預備好了。

「你要到哪裏去？」我問爸爸。

「呵，我倒忘記了」，爸爸說，帶着惱怒的顫動和咳嗽：「我應許了今天到葉皮發諾夫家去。你記得葉皮發諾發小姐——*la belle Flamande*（美麗的佛拉蒙德人）嗎？她常來看你的媽媽。他們是極好的人。」我覺得，爸爸難為情地聳了肩，走出房。

琉寶琦卡在我們談話時已經到門口來了幾次，問她可以不可以進來看看我們，但每次爸爸隔着門向她說，「斷斷不能，因為我們沒有穿衣服。」

「沒有關係！我看見過你穿化裝服的。」

「你不能够看到你的弟弟們不穿褲子，」他大聲向她說，「他們倆都要去向你敲門了，你滿意了嗎？去敲吧。就是他們穿這樣的便衣和你談話也是不禮貌的。」

「你們是多麼討厭呵！至少要趕快到客廳裏來喇，米米是那麼想看見你們！」  
 琉寶琦卡在門外說。

爸爸剛走，我便趕快穿了大學生制服，走進客廳；佛洛佳，相反，不着急，在樓上坐了很久，和雅考夫談了很久，說到什麼地方有鷓和山鷓。我已經說過，他不怕世界上的任何東西，像他怕——如他所說的——弟兄、父親、姊妹的柔情那樣，他避免任何情感表露，他趨於相反的極端——冷淡，這常常很得罪不知其故的人們。我在前廳裏碰見爸爸，他用迅速的小步子去上車。他穿了新的時髦的莫斯科的衣服，身上發出香氣。看見了我，他快樂地向我點頭，似乎是說：「看見嗎，好極了？」我又注意到我早上看見的他眼睛裏的快樂的表情。

客室仍舊是明亮高大的房間，有黃色英國大鋼琴，有開着的大窗子，從窗裏可以愉快地看見花園裏的綠樹與黃紅色的小路。和琉寶琦卡及米米吻了之後，我走到卡清卡的面前，我忽然想起，我已不應該和她接吻了，我便無言地紅着臉停下來。卡清卡，一點也不發窘，把她的小白手帕結我，賀我進了大學。當佛洛佳走進客廳

，看見卡清卡時，他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我們在一起長大，在全部的時間裏每天見面，現在，在第一次的分別之後，確實難以決定應該如何彼此相處。卡清卡比我們都更加臉紅；佛洛佳一點也不發窘，向她微微鞠躬後，走到琉寶琦卡的面前，和她也說了幾句，也不嚴肅，然後獨自到什麼地方散步去了。

第二十九章 我們和姑娘們之間的關係

佛洛佳對於姑娘們有那種奇怪的看法，他能夠注意到：她們是否吃得飽，睡得好，是否穿着合式，是否說法語有錯誤，他在生人面前會因為這個而害羞，——但他不承認我們能夠想到或者感覺到什麼人性的事情，更不承認我們能夠和她們談論什麼人性的事情，更不承認我們能夠和她們談論什麼。當她們問到他什麼嚴肅的問題時（然而她們却早已努力避免），假若她們問到他對於一本小说或對於他在大學裏的功課的意見，他們向她們做怪相，無言地走開，或者用不完全的法語回答，說：*com si tri jauli*（那是多麼漂亮呵）和類似的話，或者做出嚴肅的、故意裝呆的面色，說些沒有任何意義而與問題沒有關係的話，忽然作出無神的眼色，說出：小麵包、或去坐車、或白菜、或什麼類似的話。當我向他重複琉寶琦卡或卡清卡向我所說的話時，他總是向我說：

「喂，你還同她們討論嗎？不，我看到，你還是不好。」

那時候應該聽到他看到他，以便欣賞這句話中所表現的深刻而不變的輕視。佛

洛佳長大已經兩年了，不斷地愛他所遇見的一切美麗的婦人；雖然他每天看見卡清卡——她穿長衣服也已經有兩年了，並且一天一天漂亮起來——他從來沒有想到愛她的可能。無論這是由于無趣的幼年回憶——尺、洗澡布、任性的事——在記憶中還太新鮮，或是由于很年輕的人對於家中一切的憎惡，或是普通的人性的弱點；在旅途的初期遇到好的美麗的東西，越過牠，向自己說：「哎，我此生還要遇到許多這樣的人，——」但佛洛佳直到那時還不會把卡清卡當作婦人看。

這整個夏天佛洛佳似乎很苦悶；他的苦悶是由於輕視我們，這我已說過是他不試圖隱藏的。他臉上經常的表情說：「呸！多麼苦悶呵，沒有人一起談話！」往往是他早上帶槍去打獵，或者在自己房間裏，不穿衣服，讀書直到午飯時。假若爸爸不在家，他甚至把書帶來吃飯，繼續讀着，不和我們當中任何人說話，因此我們都覺得在他面前似乎是有罪的。晚上他也連腿躺在客室的沙發上，用手托着頭睡覺，或者帶着嚴肅的面孔說很無意義的話，有時是一點也不合式的話，米米因此發怒而且臉紅，我們却笑得要死；但除了同爸爸，有時同我，他從來不願嚴肅地同家裏的任何人談話。

我對於姑娘們的態度完全模仿了我的哥哥，不過我不像他那樣怕柔情，而我對

姑娘們的輕視也遠不像他那麼堅決而深刻。在這個夏天，我因為無聊幾次試圖和琉寶琦卡與卡清卡接近並談話，但每次我覺得她們是那麼缺少邏輯思想的能力，那樣地不知道最簡單尋常的東西，例如，什麼是金錢，大學裏讀什麼，什麼是戰爭，等等，並且對於這一切東西的說明是那麼漠不關心，以致這些試圖只更加肯定了我對於她們的不利的意見。

我記得有天晚上琉寶琦卡在鋼琴上第一百次重奏一個未彈熟的可厭的樂節；佛洛佳躺在客廳裏的沙發上打盹，有時，不特別對着任何人，低聲說出惡意的嘲諷：「她在打雷了……女音樂家……悲多芬（他特別嘲諷地說這名字）……好極了……再來一次……這就對了」云云。卡清卡和我留在茶桌前，我不記得，卡清卡如何把談話帶上了她心愛的題目——愛情。我是在作哲學思攷的心情中，開始高傲地認定愛情是從別人獲得自己所沒有的東西的願望，等等。但卡清卡回答我說，相反，假如一個姑娘想嫁富翁，這就不是愛情，並且照她的意思，財產是最無用的東西，而真正的愛情只是那能夠忍受離別的爱情（我明白這是她暗示她對杜不考夫的愛情）。佛洛佳一定聽到了我們的談話，他忽然用肘支起身子，疑問地喊叫：

「卡清卡！俄國人嗎？」

「總是廢話！」卡清卡語。

「放進胡椒瓶嗎？」佛洛佳繼續說。強調每個母音。我不能不認爲佛洛佳是十分對的。

在一般的、或多或少地發展在各人心中的智慧、感受性、藝術情緒等能力之外，還有一種特殊的、或多或少地發展在不同的社會團體特別是家庭中的能力，這我叫作了解力。這個能力的要點乃是傳統的尺度感與傳統而片面的對於事物的看法。同一團體或同一家庭中有這種能力的兩個人總是讓情感的表現達到同一點了，超過這一點，他們倆便都覺得是無意的話了；在同一時候，他們看到稱贊在何處完結而嘲諷在何處開始，熱情在何處完結而虛偽在何處開始——，這對於有別種理解力的人會許是全然不同的。對於有同一理解力的人，每件事物同樣地主要地顯出牠的可笑的、或美麗的、或汗穢的方面。爲了在同一團體或家庭中推進這種了解力，他們成立了自己的言語，自己的言語甚至文字的風格，來確定意義的細微差別，這是別人所不了解的。在我們家，在爸爸與我們弟兄之間這種了解力發展到最高的限度。杜不考夫也很適合我們的團體，並且「了解」，但德米特銳，雖然遠比他聰明，在這方面却滯鈍。但我沒有同任何人把這種能力發展到這麼精細的程度，像我同佛洛

佳這樣，我同他是在同一環境中長大的。爸爸早已落在我們的後邊，許多我們覺得像二乘二那麼明白的東西是他不了解的。例如，在我與佛洛佳之間，上帝不知道怎麼的，成立了以下各字的相關的意義：葡萄乾意思是要表示自己有了錢的虛榮心，毯果（還須把手指湊在一起，特別強調毯字）意思是新鮮、健康、優美、但不華麗的東西；複數名詞意思是對於這個事物的特別愛好，等等。但意義大都決定於面部表情，和談話的一般的意義，因此，我們當中的一個爲了表示新的意義的細微差別而發明了無論什麼樣的新字，另一個人在一次暗示之後，便完全同樣地了解了牠。姑娘們沒有我們的力量，這是我們的精神隔離與我們對她們輕視的主因。

也許她們自己有他們自己的力量，但這和我們的是那麼不相合，在我們已看到空洞言語的地方，她們却看到情感；我們的嘲諷對於她們是真話，等等。但那時候我不明白她們在這方面是無罪的，這種了解力的缺如不妨礙她們做美麗而聰明的姑娘，而我却輕視她們。此外，我一度想到坦白，並把這個思想的應用帶到極點，我便責備珠寶琦卡的安靜而信賴的性格中的隱匿與虛偽，她覺得一點也不需要掘發並考察自己的一切思想與情感。例如珠寶琦卡每天晚上向爸爸劃十字，她和卡清卡當我們去爲媽媽作祈禱時在教堂裏流淚，卡清卡在彈琴時嘆氣並轉動眼睛——這一



切我覺得是極虛偽的，並且我問自己，她們什麼時候學會了像大人那樣虛偽？爲什麼她們不覺得這是可羞的？

## 第三十章 我的事情

雖然如此，今夏由於我有了對於音樂的熱情，比往年更和我家的姑娘們接近了。春間一個鄰居、年輕人、到鄉下我們這里來拜訪，他剛進客廳，就看着鋼琴，不覺地把椅子移近了琴，一面和米米及卡清卡談話。說過了天氣與鄉村生活的快樂，他巧妙地把談話引上了樂器師、音樂、鋼琴，最後說明他能彈琴，他很快地彈了三個華姿舞曲，這時琉寶琦卡，米米、與卡清卡站在鋼琴邊看着他。這個年輕人此後從未到我們家來過，但我很歡喜他的彈奏，在鋼琴前的姿勢，頭髮的向後擺，尤其是用左手奏第八度音的姿勢，他迅速地把手指與拇指伸開在第八度音的面積上，然後遲遲地合攏，又迅速地伸開。這種優美的動作，不經心的姿態，頭髮的向後擺，以及我家婦女們對他的天才的注意，給了我彈鋼琴的念頭。由於這個念頭，並且相信我有音樂的天才與熱情，我着手學習了。在這方面我做的正好像無數的男子。特別是女子所做的，他們學習而無良師、沒有真正的職業、一點也不知道藝術能夠給與什麼，不知道如何從事以便牠能給與什麼。對於我，音樂，或者毋寧說彈鋼琴，

是用我的情緒迷惑姑娘們的方法。藉卡清卡的幫助，我學會了音符，並且馴服了我的肥手指——對於這個我那麼熱心地花了兩個月的功夫，甚至吃飯時在膝蓋上，睡覺時在枕頭上練習我的不馴的無名指，——我立即着手彈樂曲，當然是用心地（écume）彈，卡清卡也承認，但完全沒有拍子。

樂曲的選擇是有名的——華姿舞曲、急奏曲、浪漫曲、改曲、等等——都是可愛的作曲家的作品，任何有幾分健全興趣的人都會爲你在著名的舖子裏從成堆的美麗作品中選出一小束他們的作品，說「這是不應該彈的，因爲在樂譜上從來沒有任何作品是比這個更壞、更無趣味、更無意義了，」並且正因爲這個，你會在每個俄國小姐的鋼琴上看到這些作品。確實，我們有不幸的，總是被姑娘們弄壞的「悲哀奏鳴樂」和悲多芬的 C<sup>小</sup> 低調鳴奏樂，琉寶琦卡曾彈奏牠們紀念媽媽，還有她的莫斯科教師給她彈的別的好作品，但也有這個教師的作曲，最荒謬的進行曲與急奏曲，琉寶琦卡也彈牠們。我和卡清卡不歡喜嚴肅的作品，却愛好一切別的作品，「Fou（瘋人曲）」與「夜鶯」，這卡清卡彈得手指不能看得見，我也開始彈得很響亮很連貫。我自己採用了那個年輕人的手法，常常可惜沒有任何生人來看我彈。但不久我便覺得我不能彈李司特（一八一——一八八六匈牙利鋼琴家作曲家——譯）與卡

爾克不來納的作品，我看到趕上卡清卡的不可能。因此我自己設想古典的音樂是較爲容易，並且一部分是爲了獨特，我忽然認定了我歡喜學術的日耳曼的音樂，當琉寶琦卡彈「悲哀奏鳴樂」時，我顯得狂喜，然而老實說，這個奏鳴樂早已令我討厭到極點了，我開始自己彈悲多芬的曲子，並且說成「拜托芬。」我現在想起，在一切的混亂與虛偽之外，我仍然有類似天才的地方，因爲音樂常常感動我流淚，而我所歡喜的東西，我能夠不用樂譜在鋼琴上設法彈出來；所以假如那時有誰教導我把音樂看作目的，看作獨立的享樂，而不看作用彈奏的迅速與敏感迷惑姑娘們的方法，也許我果真成了適當的音樂家。

讀法國小說——佛洛佳隨身帶了很多——是這個夏天我的另一件事情。這時「小口徑砲」和各種「神祕」剛開始出現，我愛讀緒，杜馬，與保·德考克的小說。一切最不自然的人物與事件對於我是和真實同樣的生動，我不敢懷疑作者說謊，而且作者本人對於我是不存在的，活的真實的人物與事件從印刷的書本中自動地出現在我的面前。假如我沒有在任何地方遇見過和我所讀的人物相似的人，我也沒有一秒鐘懷疑過他們是會有的。

我在自己身上發現了一切被描寫的熱情，我和所有的人物、和每本小說中的英

雄與惡徒的相似，好像神經過敏的人讀醫書時自己身上發現了一切可能的疾病。我歡喜這些小說中狡滑的思想、熱烈的情感、魔術的事件，與全部的人物：好的完全好；壞的完全壞——正如同我在青年的初期所設想的。我也很歡喜這一切是法文的，我能夠記得高貴的英雄們所說的高尚的話，並在做高貴事件的時候複述出來。藉這些小說的幫助，假如我什麼時候再遇見考爾匹考夫，我能替他想出多少法文字句呵，當我最後遇見她並向她表白愛情時，我也能替她想出多少呵！我準備了向他們說那樣的話，他們聽到我說，便意志消滅了。根據這些小說，我心中甚至粗成了我欲達到的道德美質的新概念。第一，我希望在我的一切事件與行為中我是 noble，（我說 noble，不說高貴的，因為這個法文字有別的意思，日耳曼人用 noble 這字時便懂得，不把牠和 ehrl ch（可敬的）相混），其次，要是熱情的，最後，要盡可能是 comm il fayt（合式的）這個傾向我以前即有。我甚至試圖外表與習慣像有這些美質中任何一種的英雄們。我記得，在這個夏天我所談的數百本小說之一種，有一個濃眉的極熱情的英雄，我是那麼想和他的外表相似（在精神上我覺得自己和他完全一樣），以致我在鏡子裏照自己的眉毛時，我想把牠們微剃了一點，使牠們長得更濃，但是有一天我開始剃時，我發現我在一個地方剃多了，——應該使牠們均

勻，而結果是，令我自己恐怖，我在鏡子裏看到自己是沒有眉毛的，因此是很不好看的。然而我希望不久我便長出像熱情的人那樣的濃眉：我覺得妄慰了，只是焦慮着家裏人看見我沒有眉毛時我要怎樣說。我弄到了佛洛佳的火藥，用牠擦了眉毛，燒掉了。雖然火藥未爆炸，我却很像一個燒焦了面孔的人，沒有任何知道我的狡猾，並且當我是忘記了熱情的人，我的眉毛確實長得更濃了。

在這敘述中我幾次提到相當於這個法文標題的概念，現在我覺得必須用一整章來說這個概念，這在我的生活中是教育與社會注給我的最有害的虛偽的概念之一。

人類可以分爲許多種類——富的與貧的，好的與壞的，軍人與文人，聰明與愚笨的，等等，等等；但每人確實有他自己心愛的主要的分類，他不自覺地把每個新人都放在這個分類之下。

在我現在所寫的那個時期，我對於人們的心愛的主要的人與分類是 *Comme il faut* (不合式的) 人與 *Comme il faut pas* (不合式的) 人。第二類的人又分爲本來的人與普通的人。我曾敬 *Comme il faut* 的人，認爲值得和我有平等的關係；對於第二類的人——我裝作輕視他們，但實際上我恨他們，對他們懷着一種個人的侮辱情緒；第三類的人對於我是不存在的，——我完全輕視他們。我的 *Comme il faut* 的第一主要的條件是說極好的法語，特別是在發音上。法語發音惡劣的人立刻引起

我的憎惡情緒。「你並不能夠，却爲什麼要說得像我們一樣？」我在心裏用惡毒的嘲諷問他。Comme il faut的第二個條件是清潔整齊的長指甲；第三是知道鞠躬，跳舞，談話；第四，很重要的，是對於一切漠不關心，不斷地表示一種優美而輕視的厭倦。此外，我還有一般的表徵，憑這個，我不和人說，便決定他屬於何類。這些表徵之中，在收拾房間、蓋印、筆跡、馬車之外，主要的是腳。靴子和褲子的關係在我的目光中立即決定人的地位。沒有跟的方頭的靴子，褲腳狹窄沒有皮帶——這是普通人，圓尖頭的有跟的靴子，褲腳窄狹的有皮帶的合腿的褲子，或者是有皮帶的寬褲腳在靴頭上如同遮蓋的褲子——這是，Mauvais genre（壞品格）的人，等等。

奇怪的是我確實不能夠成爲Comme il faut，而這個概念却那麼吸引我。也許是牠深入我心，正是爲了要費我很大的努力，以便獲得這個Comme il faut。想起我爲了無個特質而浪費了很多無價的，生命上最好的，十六歲的時間是可怕的。對於我所模仿的所有的人——佛洛佳，杜不考夫，和我的大部分的朋友，這似乎很容易達到的。我羨慕地看他們，暗下努力於法語，不看我對着鞠躬的人而鞠躬的技術，談話，跳舞，造成我對於一切的漠不關心與厭倦，指甲，爲了指甲我會用剪子傷



破自己——但我仍然覺得，要達到目標，還需要很大的努力。房間，寫字台，馬車，這一切我怎樣也不能佈置得那樣，以便是Comme il faut，雖然我不管我對於實際工作的憎惡而努力注意牠們。別人的一切似乎沒有任何努力也情形極好，好像那不能夠是別樣的。記得有一次，在對於指甲的費神而徒然的努力之後，我問了指甲異常好的杜不考夫，他的指甲是否早已如此，他如何做到這個地步。杜不考夫回答我說：「從我所能夠記得的時候，我從來沒有做任何事情使得牠們如此，我不明白一個合禮的人的指甲怎麼會是別樣的」。這個回答大大地苦惱了我。我那時候還不知道，Comme il faut的主要條件之一是隱瞞達成Comme il faut的努力，omme il faut對於我不僅是重要的美德，美麗的特質，我欲達到的完善，而且是生活的必要條件，沒有牠即不能夠有幸福，光榮，世界上沒有任何好東西。名藝術家，學問家，人類的恩人，假如他不是Comme il faut的，我便不尊重他。Comme il faut的人是在他們之上，不能和他們相比；他讓他們去畫圖畫，作樂曲，寫書，做善事——他甚至因此稱贊他們，為什麼不稱贊任何人的好處呢——但他不能夠和他們站一個水平線上，他是Comme il faut的，而他們不是的——。我甚至覺得，假如我們的弟兄，母親或父親是不Comme il faut的，我便要說這是不幸，但在我和他們

之間不能夠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但既非黃金的時間的損失——時間是用於不斷的注意到遵守一切對我是困難的，Comme il faut 的條件，牠們排斥任何嚴肅的熱情——也非對於十分之九的人類的憎恨與輕視，也非不注意一切美麗的，在 Comme il faut 的範圍之外所完成的東西，這一切都不是這個概念所給我的主要的害處。主要的害處是在相信 Comme il faut 是社會上的獨立的地位，一個人在他是 Comme il faut 時，即不需要試圖做官吏，車匠，兵士，學者；相信，達到這個地位之後，他便是已經完成了他的使命，甚至是高過大部分的人。

在青年的某一階段，在許多錯誤與嗜好之後，每個人通常感覺到必須積極參考社會生活，選擇一種工作，獻身於此；但 Comme il faut 的人却很少發生這樣的事。我會知道並且還知道許多許多年老，驕傲，自信，判斷敏銳的人，假如那一個世界裏問他們：「你是什麼人？你在世上做了什麼事？」對於這個問題，他們只能夠回答說：「Je fus un homme tres Comin il faut (我曾是一個很Comme il faut 的人)」

這個命運等待着。

雖然在我的頭腦裏發生觀念的混亂，在這個夏天我却是年輕，無邪，自由，因而幾乎是幸福的。

我常常早起。（我睡在露天裏，在露台上，朝旭的明亮的斜輝常常弄醒我。）我趕快穿上衣服，在腋下帶一條布巾和一本法國小說，到離家半里外樺陰下的河裏洗澡。在那里我躺在樹陰下的草上讀書，有時讓眼睛離開書，看着在樹陰下發藍色的，被晨風吹皺的河面，看河彼岸的黃色燕麥田，看着明亮紅色的早晨的光芒漸低漸低渲染着樺樹的白幹，樺樹一株在一株後邊隱藏着，從我這里一直伸展到密林的遠處，在內心享受着正是大自然在我四周所呼吸着的那種新鮮而年輕的生命力之意識。當天空有早晨的灰雲而我在澡後感覺寒涼時，我常常不顧道路在田野與樹林中散步，快樂地讓我的腳在新鮮的露水中濕透靴子。這時候我生動地幻想着最近所讀的小說中的英雄們，設想自己時而是司令官，時而是大臣，時而是異常的大力士，時而是熱情的人，我帶着幾分驚恐不斷地環顧四周，希望在隙地上或樹那邊的什麼

地方忽然遇見她。當我在這種散步中遇到在工作的農夫農婦時，雖然普通的人對於我是不存在的，我總是感覺到不自覺的強烈的不安，試圖不讓他們看見我。在天氣已熱而婦女們還未來吃早茶時，我常常到果園或花園裏去吃已成熟的菜蔬與果子。這事情是我的最大的快樂之一。我常走進蘋果園中，走進高大茂盛稠密的蔗莓深處。頭上是明亮的炎熱的天空，四周是糾纏着雜草的蔗莓樹的淡綠色有刺的枝葉。深綠色的蕁麻帶着綺麗的開花的頂優美地向上伸着，寬葉的牛蒡帶着不自然地藍色的，有刺的花朵雜亂的長得高過蔗莓，高過我的頭，並且有些地方，甚至連同蕁麻齊到老蘋果樹的下垂的淡綠色的枝子，在枝子上邊，對抗着炎日，光澤如象牙的圓的更大的蘋果正在成熟中。下邊一叢小的，幾乎乾枯的，無葉的，彎曲的蔗莓向太陽伸着，綠色如針的草和小牛蒡從去年的爲露水沾濕的葉子下邊長出來，在永久的樹蔭下黏潤地發綠，似乎不知道太陽明亮地照在蘋果樹葉子上。

在這個密林中永遠是潮濕的，發出強烈的經常的陰暗氣味，蜘蛛網氣味，落在密爛的地面上已發黑的蘋果氣味，蔗莓氣味，有時還有樹虫的氣味，這種虫你會無意地連莓子吃下肚，趕快再吃一顆莓子除味。再向前走，你便驚駭總是棲在這種避靜處的麻雀，聽到牠們的匆忙的唧唧聲，牠們的急飛的小翼碰觸樹枝聲，你聽到在

一個地方的大蜂的嗡嗡聲和路上什麼地方圍了傻子阿肯姆的腳步聲，和他的永遠的咕嚕聲。你自己想：「不！他不能，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人能在這裏找到我……」用雙手在右邊和左邊從白色圓錐形小莖上摘取多汁的莓子，快樂地一個一個地吃着。腿上甚至在膝蓋之上都透濕了，頭腦裏有些可怕的胡說（你心中連續重複一千次：「二十二十地……七個七個地……」），手脚都透濕，褲子上滿是蕁麻碎片，穿進密林的太陽的直射光已開始炙晒頭顱，早已不想吃飯了，却仍然坐在密林中，四顧，注聽，沉思，機構地採摘並吃下最好的莓子。

我通常在十點鐘後走進客廳，大都是在早茶後婦女們坐下做事的時候。第一個窗子上有放下晒太陽未漂白的麻布窗簾，從牠的細孔裏明亮的太陽射入那麼明耀的火熱的圈子在一切牠所碰到的東西上，使眼睛看了牠們便覺得難受，在窗前擺了一個綉花架子，在牠的白麻布上蒼蠅靜靜地爬着。米米坐在架子旁邊，不斷地忿怒地擺着頭，並從這個地方移動到那個地方避免日光，日光忽然從什麼地方穿過來，把火熱的光線照在她的臉上或手上，時而這裏，時而那里。從有窗框影子的其他三個窗子裏映了完整明亮的四邊形；在客廳的未染色的地板上，在四邊形之一上，米爾卡按照舊習慣躺臥着，牠堅起耳朵，看着在明亮的四邊形上爬動的蒼蠅。卡清卡坐

在沙發上，或編織，或讀書，不煩地揮動着她的白的，在亮光中似乎是透明的小手，或者皺着眉搖頭，驅逐一個碰在她的稠密金髮中掙扎着的蒼蠅。琉寶琦卡或者把手放在背後，在房中來回走動，等候大家到花園裏去，或者在鋼琴上彈奏我早已熟習每個音符的曲子。我坐在什麼地方，聽着音樂或誦讀，等候着輪到我自己到鋼琴前去。飯後我有時惠然陪姑娘們去騎馬（我認爲去散步和我的年齡與社會地位是不相宜的）。我們的騎馬是很愉快的，我在騎馬時領他們去到不常去的地方和山谷裏。我們有時也遇到冒險的事，在這時候我顯出自己是勇敢的人姑娘們稱贊我的騎馬術與勇敢，認爲是她們的保護人。晚上，假如沒有客人，在我們於陰涼的露台上吃過茶之後在同爸爸在農場上散步之後，我躺在我的地方，在躺椅上，聽着卡清卡或琉寶琦卡的音樂，我讀書並同時幻想如舊。有時，當琉寶琦卡彈着什麼老調子，我獨自在客室裏，不覺地放下書本，看着打開的露台門外高大樺樹的茂盛的垂懸的枝子，夜影已開始落在樹上，看着澄清的天空，天空上，你注意地觀看，會忽然出現似乎是灰塵的黃色的點子並重行消滅，我聽着大廳裏的音樂聲，門的開關聲，婦女的聲音，和回村的牛羣聲，我忽然生動地想起娜塔麗亞·薩維施娜，媽媽，卡爾勒·伊發內支，並且我有片刻覺得悲哀。並且我的心靈在那時候是那麼充滿了生

命與希望，這些回憶只用羽翼觸了我，又飛遠了。

晚飯後，有時和誰在花園作了夜晚散步之後——我怕獨自走過黑暗的小徑——我獨自去睡在露台上，雖然有百萬的蚊子咬我，我却感覺極大的快樂。在圓月時，我常常整夜坐在我的床墊上，環顧光與影，注聽靜與聲，幻想各種事物，主要地是詩的色慾的幸福，我那時覺得這是人生的最高級的幸福，我哀傷着我直到那時只有機會想像這個。有時，剛剛大家散去，客廳的燈光移到樓上的房間，從那里開始傳來婦女的聲音與窗子開關的聲音，我即走到露台上在那里徘徊，熱切地聽着入睡的家庭的一切聲音。在我所幻想的即使是不完全的幸福尚有極小的，無根據的希望時，我總不能夠安靜地爲自己建立想像的幸福。

聽到每個赤脚走路聲，咳嗽，嘆息，窗子的觸動，衣服的繚繚，我便從床上跳起來，偷偷地注聽並窺看，並且沒有顯然的理由便興奮起來。但後來樓上窗子裏的燈火熄滅了，腳步聲與話聲變爲鼾聲，更夫開始敲木板，花園裏在窗內照出的紅色光線消滅時立即變得更暗又更亮，餐室里最後的火光移進了前廳，射出一條光線在有露的花園裏，我從窗子里看見福卡的彎曲的身體，他穿了襪子，手拿蠟燭，去上自己的床。我常常感覺到這種巨大的興奮的快樂：在房屋的陰影中從潮濕的草上偷

偷走過，走到前廳的窗下，屏住氣息，聽着男孩的鼾聲，與以爲沒有人聽到他的福卡的呻吟和他的久久地背誦禱文的老邁的聲音。最後他的最後的燭光熄滅了，窗子猛然關閉了，我完全單獨了，我畏怯地環顧四周，看看是否有白衣女子在花床邊或我的床邊，——我快步地跑到露台上。然後我使躺到自己的床上，臉對花園，盡可能地蒙住自己防禦蚊子與蝙蝠，看着花園，聽着夜晚的聲音，幻想愛情與幸福。

然後一切對於我有了別樣的意義：老樺樹的樣子，一方面茂盛的枝子在光下閃耀着，另一方面黑影子朦朧地遮蓋着灌木與道路，安靜的，華麗的，韻律地像聲音那樣增強的池光，露台前花上露水反射的月光，露台也把優美的影子映在灰色花床上，池子那邊鶉鳥的聲音，大路上傳來的人聲，兩株老樺樹的低微而幾乎聽不見的互相擦磨聲，我的在被褥下的耳朵上的蚊子嗡嗡聲，碰到乾枯葉子上的樹枝的蘋果落地聲，有時靠近露台階級，而綠色脊背在月光下神祕地發亮的蛙的跳躍聲，——這一切對於我有了奇怪的意義——太大的美麗與一種未完成的幸福。現在她出來了，她有長黑的髮辮，高起的胸脯，永遠悲哀而美麗，有袒露的手臂與色情的擁抱。她愛我，爲了她片刻的愛情我犧牲全部的生命。但月亮在天空升得漸高漸高，更亮更亮，池子的韻律地像音樂那樣增強的華麗的光是更加明晰了，陰影，變得更黑，



面光亮變得更透明，我看着並聽着這一切，有什麼東西向我說，她有光與熱情的擁抱，她遠非全部的幸福，對她的愛遠非全部的善；我看高懸的團圓的月亮愈久，我覺得真正的美與善是愈高，愈純潔，愈接近他，接近一切美與善的源流，於是一種未滿足的，然而興奮的快樂之淚湧進了我的眼睛。

而我仍然是單獨的，我仍然覺得，神祕的偉大的自然，把月亮的明亮的圈子向着牠自己吸引，那圈子似乎是在淡藍天空上崇高的不確定的地方同時又無處不在，並且似乎充滿着全部無窮的空間，而我，無價值的可憐虫，已經被一切瑣細的卑劣的人類的熱情所汗漬，但有無窮的強大的想像力與愛力，——在這些時候，我覺得，自然，月亮，我，似乎是同一體。

## 第三十三章 隣居

在我們到家的第一天，爸爸稱我們的隣居葉皮發諾夫家是極好的人，我覺得很驚異，而他去訪問他家，我覺得更驚異。我們和葉皮發諾夫家因爲一塊土地早已發生訴訟。我是小姝時，一再聽到爸爸爲這個訴訟而發怒，罵葉皮發諾夫家，找來各樣的人，爲了，照我的見解，保護自己對抗他們，我還聽到雅考夫稱他們爲我們的仇敵與「黑人」，「我記得媽媽要求甚至在她的屋子裏以及當她的面莫提起這家人。」

根據這些事實，我在幼年時就爲自己作成一個那麼堅定而明白的概念，就是葉皮發諾夫家是我們的仇敵，他們準備刺死或勒死不僅爸爸，並且他的兒子——假如他被他們抓住；他們照字面意義是黑人；我看到，在媽媽逝世那年，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葉皮發諾發 *la belle Flamade*，侍候媽媽，我難以相信她是黑人家裏的人，仍舊對於這家懷着最低視的態度。雖然這個夏天我們常常和他們見面，我仍舊是對這全家人懷着異常的成見。實際上，葉皮發諾夫家的人就是這些。這個家

庭包括一個五十歲的寡母，仍然新鮮快活的婦人，一個美麗的女兒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和一個口吃的兒子彼得。發西利也維支，退伍的未婚的中尉，極爲嚴肅的人。

安娜·德米特銳葉芙娜·葉皮發諾發在丈夫死前和他分居了二十年，她有時住在彼得堡，那里她有親戚，但大部分時間她住在自己的鄉村梅堤施琦，離我們三里。附近人們關於她的生活說了那麼可怕的話，以致麥薩莉娜（羅馬時代著名殘酷亂行的皇妃——譯）和她比較時成了一個天真的孩子。因此媽媽要求在她的屋子裏連葉皮發諾發的名字也莫提起；但一點也不嘲諷地說，我們不能夠相信十分之一的那最醜惡的謠言——鄉村鄰居的謠言。當我認識安娜·德米特銳葉芙娜時，雖然她家裏有一個農奴出身的書記米秋沙，他總是頭髮擦油捲曲，穿切爾基斯式的衣服，在吃飯時站在安娜·德米特銳葉芙娜的椅子後邊，她常常他面用法語要客人欣賞他的聰麗的眼睛和嘴，沒有任何類似謠言繼續所說的事情。確實，似乎是在十年前，從安娜·德米特銳葉芙娜要她的孝順的兒子彼得離開軍役回家時，她完全改變了她的生活方式。安娜·德米特銳葉芙娜的田產不多，一共不過一百多個農奴，在她的快樂生活時代的花費是很多的，所以在十年前，不用說，抵押的和再抵押的田產都過期

了，不可避免地須用拍賣方式而出售。在這極困難的情形中，她認為，保護人，田產目錄，裁判官的來到，以及類似的不愉快的事件，與其說是由於利息未付，毋寧說是因為她是婦女，她便寫了信到團裏給兒子，懇他來從這種境況中拯救他的母親。雖然彼得·發西利也維支的服役是那麼好，他希望立刻就可以自立，他却拋棄了一切，辭了職，來到鄉間，作一個孝順的兒子，認為他的第一個責任是安慰他母親的高年（他在信中向她十分誠懇地寫到這個）。

彼得·發西利也維支雖然有不漂亮的面孔，笨拙，口吃，却是有堅決的規律與異常實際思想的人，他設法藉小額貸款，周轉，請求，訂約而維持了他的田產。做了地主，彼得·發西利也維支穿上父親的保存在貯藏室的皮襖，取消了馬車與馬，教客人不來梅堤施琦，他挖了溝渠，增加了耕地，減少了農人的田地，用自己的農奴砍伐了樹木，有利地出售了木材，改善了家務。彼得·發西利也維支向自己發誓並且遵守誓言，不到他還清了一切債務時不在他父親的皮襖與她為自己縫的帆布大衣之外穿別的衣服，他不在農人的馬所駕的奇車之外乘別種車子，他試圖把這種克慾的生活方式，在他對母親的屈從的尊敬（他認為這是他的責任）所許可的範圍內，傳布給全家。在客廳裏，他口吃地在他母親面前阿諛，執行她一切的願望，假

如僕人們不做他母親所吩咐的事，他便責罵他們，在他自己的書房和辦公室裏，他嚴格地譴責僕人們沒有他的命令便把鴨子送到桌上，或是奉安娜·德米特銳葉芙娜的命令派人去鄰家探病，或是農奴的女孩們不到菜園去除草却被差到樹林裏去摘莓子。

過了四年光景，債務全部償還了，彼得·發西利也維支去到莫斯科，穿了新衣服乘了半蓬車回來。但雖然有家境的繁盛情況，他仍然保持着他的克慾的習性，似乎他在家人和外人面前陰鬱地驕傲這個，常常口吃地說「真想看見我的人，便會高興看見我穿毛皮襖，吃我的菜湯和麥粥。」他添說，「我自己也吃這個。」在他的每個字和每個動作中都表現着根據這種意識而有的驕傲，就是他爲母親而犧牲了自己，贖回了田產，並輕視別人沒有做任何類似的事情。

母親和女兒是完全不同的性格，在好多方面兩人也有差別。母親是一個那種最愉快的，在社會上永遠是好心腸而高興的婦人。一切可愛的快樂的東西真正使她高興。甚至——這種只是最好心腸的老年人才有的性格——看到快樂的年輕人而高興的性格，在她達到了最高的程度。她的女兒，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相反，是嚴肅的性格，或者，可以說有那種特別淡漠而不經心的，無故地高傲的性格，這是

未婚的美女通常所有的。當她要快樂時，他的快樂顯得有些奇怪，既不是她笑自己，又不是笑和他說話的人，也不是笑全世界，這是她一定不願做的。我常常詫異，並問自己，當她說這類的話：「是的，我是非常好看，當然，人人愛我，」等等時，她是想表示什麼意思。安娜·德米特銳葉芙娜永遠是活動的；歡喜佈置房室與花園，歡喜花，金絲雀，和美麗的小物件。她的房間與花園不大不華麗，但一切是佈置得那麼正確而清潔，一切具有美麗的華姿舞與波卡舞所表現的那種一般的輕快喜悅的性質，客人們在稱贊時所常說的「小玩具」——這名辭極為適合她的花園與房室。安娜·德米特銳葉芙娜自己也是「小玩具」——小，瘦，面色鮮明，有美麗的小手，永遠快樂，永遠衣服合式。只是她的小手上微微腫起的顯得深藍色的血脈破壞了這一般的性質。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相反，幾乎從來什麼也不做，不僅不歡喜注意什麼小事情或花朵，而且甚至很少注意她自己，在客人來時，總是跑開穿衣服。但穿了衣服回到房間時，他顯得異常美麗，除了很美麗的人們所共有的冷淡而單調的眼睛表情與笑容。她的嚴格地端正的臉和優美的身材，似乎，總是在向你說：「請看吧，你可以看我。」

但雖然是有母親的活潑性格與女兒淡漠而不經心的外表，却有什麼東西向你說

，前者在從前在現在，除了美麗的愉快的東西，從不愛過任何東西，而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是一個那種性格的人，他們假如一旦去愛，則將爲了她們所愛的犧牲全部的生命。

## 第三十四章 父親 婚事

爸爸在第二次和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葉皮發諾發結婚時，是四十八歲。爸爸春間獨自和姑娘們來到鄉下，我想他是在那種興奮快樂而善交際的心情中，那是大贏之後而罷手的賭徒們通常所有的。他覺得他還有許多未享用的幸福，假若他不欲再把牠用在賭牌上，他可以把牠用在人生的一般成就上。此外，那是春天，他有意外的金錢，他是完全單獨而無聊的。他和雅攷夫談到事務，想起他和葉皮發諾夫家不盡的訴訟與他久未見到的美人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我想，他向雅攷夫說到：「你知道，雅攷夫·哈爾拉姆培支，我們不用爲這個訟事勞神了，我想簡簡單單讓他們有這個該咒的田地吧，阿？你覺得怎樣呢？……」

我設想雅攷夫對於這個問題如何在背後否定地捏手指，又如何證明，「不過我們的案子是對的，彼得·亞力山大羅維支。」

但爸爸吩咐了備車，穿上時髦的藍色的皮襖，梳了廢餘的頭髮，把手帕上洒了香水，在最快樂的心情中去訪問鄰居，引起這心情的是他的這個信念，就是他的行



爲像紳士，尤其是，他希望看到美貌女子。

我只知道爸爸在他的第一次訪問中沒有找到彼得。發西利也維支，他在田上，爸爸獨自和婦女們過了大約兩小時。我設想他如何大獻殷勤，迷惑她們，輕踏軟柔的靴子，低語，送甜蜜的秋波。我還設想快活的老婦人如何忽然溫柔地愛他，以及她的冷淡的美麗的女兒如何高興着。

當女僕喘着氣跑去報告彼得·發西利也維支說老伊爾晴也夫自己來到時，我設想，他如何忿怒地回答說：「呵，他來了有什麼關係呢？」以及因此他如何盡可能遲緩地走回家，也許還回到書房裏，故意穿上最汗穢的大衣，並派人去向廚子說，假如女主人吩咐添菜，他千萬不得添任何食物。

我後來常常看見爸爸和葉皮發諾發在一起，因此我能夠生動地設想這個初次的會面。我設想如何雖然爸爸向他提議和解訟事，彼得·發西利也維支却是沉悶而忿怒的，因爲他爲了母親而犧牲了自己的事業，而爸爸却未做任何類似的事情，我設想如何沒有任何東西令他驚異，如何爸爸似乎沒有注意到這種沈悶，却嬉戲而快樂，對待他有如對待奇異的滑稽者，這是彼得·發西利也維支所偶而憤慨的，却是他偶而違反自己的願望不能夠不屈服的。爸爸，具有把一切當作玩笑的性向，因爲某

種厚故稱彼得·發西利也維支爲上校，雖然葉皮發諾夫有一次當我面比平常更口吃並且惱怒地臉紅，說他不是「上——上——上——上校」却是「中——中——中——中尉」，五分鐘後爸爸又叫他上校了。

琉寶琦卡向我說，在我們還未到鄉下時，他們每天和葉皮發諾夫家的人見面，並且是極快樂。爸爸具有把一切佈置得獨特，好笑，而同時又簡單，優美的本領，計劃了時而打獵，時而捕魚，時而篝火，葉皮發諾夫家的人都在場。假如沒有這個不堪忍受的彼得·發西利也維支，便更加快樂了，他愠怒，口吃，破壞一切，琉寶琦卡這麼說。

自從我們到了以後，葉皮發諾夫家的人只到我們家來過兩次，有一次我們全體去看他們。在彼得日，在爸爸的命名日，他們和一羣客人來到我們家，以後我們和葉皮發諾夫家的關係因爲什麼原故完全中止了，只有爸爸一個人繼續去看他們。

在我看見爸爸和杜涅琦卡——她媽媽這麼叫她——在一起的短時間裏，我尚及注意到這些事情。爸爸總是在那種快樂的心情中，如同在我們到家那一天令我們所驚異的樣子。他是那麼愉快，年輕，充滿了生命與幸福，這種幸福散佈在四周所有的人身上，不覺地傳給了他們同樣的心情。當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在房間裏時

，他一步也不離開她，不斷地向她說出那樣的甜言蜜語，以致我爲他害羞，他或者無言地看着她，熱情地自滿地聳動肩膀，咳嗽，有時笑着，甚至和她低聲說話；但他好像是帶着玩笑的樣子做這一切，這是在最嚴肅的事件中的特色。

阿芙道洽·發西利也芙娜似乎從爸爸學會了快樂的表情，這表情在那時幾乎不斷地閃耀在她的大藍眼睛裏，只除了在她忽然覺得那麼羞怯的時候，我知道這種情緒，看到她便覺得可憐而痛苦。在那種時候，她顯然怕每一個目光與動作，他以爲，大家都在看她，只想到她，發現她的一切是不合式的。她驚惶地看所有的人，紅暈在她的臉上不斷地出沒，她開始大聲地勇敢地說話，大都是無意義的話，她感覺到這個，感覺到大家連同爸爸在聽她說話，她更加臉紅了。但在這種時候，爸爸沒有注意到她的無意的話，他仍舊咳嗽着，帶着快樂的喜悅，熱情地看她。我注意到這種羞怯表情，雖然常常沒有任何理由被她表現出來，有時是緊隨在別人當爸爸面提到某某年輕美麗的婦女之後。常常從沉思轉入我已說過的她那種奇怪而笨拙的愉快，重複爸爸的愛說的話和言語風度，和別人繼續着從爸爸開始的談話，——這一切，假如當事人不是我的父親而我年紀再大一點，便會向我說明了爸爸和她的關係，但我在那時候什麼也不懷疑，甚至在爸爸當我面收到彼得·發西利也維支的信，

很爲惱亂，直到八月底夫再去葉皮發諾夫家的時候。

八月底爸爸又去訪問鄰居了，在我和佛洛佳要去莫斯科的前一天，向我們說明，他要娶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葉皮發諾發。

在這個正式宣佈的前一天，家裏所有人都知道了，並且各別地批評這件事。米米整天不出房；流淚。卡清卡坐着陪她，只在吃飯時，臉上帶着顯然從她母親那里模仿的受侮辱的表情走出來，琉寶琦卡，相反，是很愉快的，在吃飯時說她知道一件美好的祕密，但她不向任何人說。

「你的祕密裏沒有任何美好的地方，」佛洛佳向她說，並不感覺到她的滿意。「假如你能夠嚴肅地想到什麼，你便明白，這是相反的，很壞的。」

琉寶琦卡驚惶地注意地看他，無言了。

飯後佛洛佳想拉我的手臂，但也許是怕這個好像情感用事，只觸了我的脾肘，向大廳點頭。

「你知道，琉寶琦卡是說什麼祕密嗎？」確信了只有我們時，他向我說。

我很少和佛洛佳在一起單獨地說到什麼嚴肅的事情，所以，發生這種情形時，我們感覺到一種互相的不定，並且如佛洛佳所說，眼睛跳動眩暈；但現在，爲回答

我眼睛裏的窘迫表情，他注意地嚴肅地繼續看我的眼睛，他的表情似乎說：「這里用不着慌亂，總之我們是弟兄，應該彼此商量重要的家事。」我了解他，他繼續說：

「爸爸要娶葉皮發諾發，你知道嗎？」

我點頭，因為我已經聽到這個。

「要曉得這是很不好的，」佛洛佳繼續說。

「爲什麼？」

「爲什麼？」他惱怒地回答：「有那種結巴舅舅上校和這門親戚是很愉快的。雖然她現在似乎是仁慈的良好的，但是誰知道她將成爲什麼樣的呢。假定對於我們沒有關係，但琉寶琦卡一定不久便要入交際場了。有這樣的繼母是不很愉快的，她甚至法語也說不好，她能夠給她什麼樣的態度呢。她是賣魚婦，沒有別的了；我們假定，她是仁慈的，但仍然不是賣魚婦，」佛洛佳結束，顯然很滿意「賣魚婦」這個稱呼。

聽佛洛佳那麼安靜地批評爸爸的選擇，我雖然覺得奇怪，却認爲他是對的。

「爸爸爲什麼要結婚呢？」我問。

「這是奇怪的事情，上帝知道；我只知道彼得·發西利也維支勸他要求他不娶她，爸爸不想娶她了，但後來他發生了幻想，一種騎士精神；——奇怪的事情。我只是現在才開始了解父親，」佛洛佳繼續說（他叫他父親，不叫爸爸，刺痛了我）：「他是極好的人，仁慈，聰明，但是那麼浮淺，輕率——這奇怪呵！他不能夠冷靜看見婦女。你知道，沒有一個婦女是他認識而不愛的。你知道米米也是的。」

「你說什麼？」

「我向你說，不久之前我知道了，當米米年輕時，他愛過她，寫詩給她，他們當中有了點事情。米米痛苦到現在。」

洛佳笑起來。

「不可能的！」我驚訝地說。

「但主要的，」佛洛佳又繼續嚴肅地說，並忽然開始用法語說，「我們所有的親戚將多麼滿意這件婚事呵！她一定會有小孩的。」

佛洛佳的健全的意見與先見是那麼感動了我，以致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這時琉寶琦卡到我們這里來了。

「你們知道嗎？」她帶着快樂的面色問。

「是的，」佛洛佳說，「只是我詫異，琉寶琦卡：你已經不是吃乳的嬰兒，你會高與爸爸娶一個廢物！」

琉寶琦卡頓然顯出嚴肅的面色，沉思着。

「佛洛佳！爲什麼廢物？你怎麼敢這麼說阿芙道洽·發西利葉美娜？假如爸爸要娶她，那麼，她當然不是廢物了。」

「是的，不是廢物，我這麼說罷了，但仍然……」

「用不着說『但仍然』，」琉寶琦卡激烈地插言，「我沒有說過你愛的小姐是廢物，你怎能這樣地說爸爸和美好的婦女？雖然你是我的哥哥，但你不要同我說這話你不該說。」

「但爲什麼不能夠批評……」

「不能夠批評，」琉寶琦卡又打斷她，「不能夠批評像我們的這樣的父親。米米可以批評，但不是你，哥哥。」

「不，你還什麼說不懂，」爸爸輕蔑地說，「你要明白！一個什麼葉皮發諾發——杜涅琦卡——代替你的死了的媽媽，這好嗎？」

琉寶琦卡沉默了片刻，忽然淚湧入眼內。



「我知道你驕傲，但沒有想到你是這麼險惡，」她說後使離開我們。

「放進白麵包裏，」佛洛佳說，作出嚴肅而又可笑的面色和無神彩的目光。「現在，你同她們討論吧，」他繼續說，似乎責備自己竟忘記了自己而惠然與珠寶琦卡談話。

第二天氣候不好，當我進客廳時，爸爸和婦女們都沒有來吃早茶。夜間下了寒冷的秋雨，天上飛馳着夜間流盡雨水的殘雲，早已升高的，好像明亮的圓盤的太陽朦朧地照穿雲塊。有風，潮濕，寒冷。通花園的門開着，在露台的濕得發黑的地面上夜雨的積水快乾了。開着的門扣在鐵鈎上被風吹動，道路潮濕而泥濘；老樺樹帶着白色的光枝子，灌木，草，蕁麻，紅酸栗樹，葉子的白色面向外的接骨木，都在一個地方擺動着，似乎想離根而起；從菩提樹的路徑上飛出黃圓葉，旋轉着，互相追逐着，並且含着水，落在潮濕的道路上，落在草地的潮濕的暗綠色的再生草上。我的思想，從佛洛佳對這事的觀點上，放慮着父親的婚事。姊姊的，我們的，父親自己的將來顯不出任何好的地方，這個思想令我憤慨，就是，一個外邊的生人，尤其是，一個年輕的婦女，沒有任何權利，忽然在許多方面佔有別人的地位——誰的呢？——一個普通的女子佔有亡母的地位！我覺得悲哀，我覺得父親是更加要負責

任。這時候我聽到他和佛洛佳在餐室談話的聲音。我不想這時候看見父親，走出了門；但琉寶琦卡來找我，說爸爸在問我。

他站在客廳裏，手支在鋼琴上，不耐煩地同時嚴肅地朝我看着。他的臉上已經沒有了我在這全部時期所注意到的那種年輕，幸福的表情。他悲哀。佛洛佳手拿着烟斗在房中走動。我走近父親，向他問安。

「哦，我的親愛的，」他堅決地說，抬起頭，他用着那種特別的迅速的語調，那是用來說很不愉快的但批評已過晚的事物的，「我想，你們知道，我要娶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了。」他沉默了片刻。「我從來不想在你們的母親之後娶人，但……」他停了一下，「但……但顯然是命運。杜涅琦卡是仁慈可愛的姑娘，已經不很年輕了；我希望你們會歡喜她，孩子們，她已經從心裏愛你們了，她好。——現在你們，」他說，轉向我和佛洛佳，似乎是忙着要說，以免我們打斷他，「你們該要走了，我要在這里留到新年，我要到莫斯科去的，」他又猶豫了，「帶我的妻子和琉寶琦卡一道。」看到父親似乎害羞和對我們有罪的樣子，我覺得痛苦，我更靠近他，但佛洛佳繼續吸烟，垂着頭，在房裏徘徊着。

「哦，我的親愛的，這就是你們的老子想得到的事情，」爸爸結束了，臉發紅

，咳着，把手伸給我和佛洛佳。當他說這話時，他的眼睛裏有淚，他向這時在房間另一頭的佛洛佳伸出的手，我看到，微微發抖。這個手發抖的樣子令我覺得痛苦，我有了奇怪的思想，牠更感動我，這思想就是，爸爸在一八一二年服務過，是知名的勇敢軍官。我握住了他的大而有肌肉的手，吻了牠。他緊緊地握了我的手，忽然欲泣吞聲，用雙手抱住琉寶琦卡的黑頭，開始吻她的眼。佛洛佳裝作落了烟斗，彎下腰，偷偷地用拳頭拭眼，試圖不爲人看見，走出了房間。

婚禮要在兩周後舉行；但我們的講課已經開始了，我和佛洛佳在九月初去莫斯科。聶黑流道夫家也從鄉間回來了。德米特銳（分別時，我曾和她約定了彼此通信，不用說，我們一次也未寫過）立刻來看我們；我們決定了，他第二天帶我到大學去聽第一個講演。

是明亮的有太陽的日子。

我剛進了講堂之後，我便覺得我的個性在這年輕快樂的人羣中消失了，這人羣在明亮的陽光裏從大窗子裏流進來，在各個門前與各個走廊上喧囂地動蕩着。

知道自己是這廣大團體的一員——這感覺是愉快的。但在所有的這些人當中，很少是我認識的，但我和他們的認識也只限於點頭與「你好，伊爾晴也夫！」這話。我四周的人互相握手，推擠，各方面散佈着友善的話、笑聲、笑話。我處處感覺到聯合這個青年團體的交情，並且悲哀地感覺到這個交情似乎丟棄了我。但這只是頃刻的印象。由于這個以及這個所發生的惱怒，我立刻發覺這是很好的，我不屬於

這整個的團體，我必須有我自己的團體，合式的人們的團體，我於是坐在第三條凳子上，B伯爵、Z男爵、R公爵、伊文和這類人中其他的人坐在這裏，其中我認識伊文與B伯爵。但這些紳士們看着我，使我覺得自己也不完全屬於他們的團體。我開始注意我四周所發生的事情。塞妙諾夫，有白色的亂髮和白牙齒，穿着未扣的外衣，坐在我附近，撐着肘，咬羽毛筆管。考第一名的中學生坐在第一條凳子上，頸子上仍然打着黑領巾，玩弄着綢背心上銀鍍鑰匙。仍然進了大學的伊攷寧坐在高凳子上，他的綉邊的藍褲子遮着整個的靴子，他大笑，叫着說他是在巴爾那斯山上。伊林卡，令我驚異，不僅冷淡地而且甚至輕視地向我鞠躬，似乎是要提醒我；在這里我們都是平等的，他坐在我前面，把他的瘦腿特別任意地放在凳子上（爲我打算，我覺得如此），和別的學生在談話，偶而看我。在我旁邊，伊文的團體在說法語。我覺得這些紳士們是異常愚蠢，我從他們的談話中所聽到的每個字，我覺得不僅是無意義的，而且是不正確的，簡直不是法語（ce n'est pas français，我在心裏向自己說），塞妙諾夫、伊林卡、和別人的姿勢、言語、舉止，我覺得，是不高貴、不正確、不 comme il faut的。

我不屬於任何團體，覺得自己是孤獨的，不善交際，我憤慨了。我前面凳子上

的一個學生在咬指甲，指甲都有紅色的逆鱗，這令我感覺到那樣的厭惡，我甚至離開他坐遠了。我記得，在這第一天，我心裏是很悲哀的。

當教授進來時，大家動了一下便靜默了。我記得我對教授也發展了我的嘲笑的想法，並且令我驚感的是教授用導言開始他的講演，按照我的意思，這是毫無意義的。我希望這講演從頭到尾是那麼聰明，要不能從中抽出一個字，也不能向裏面添加一個字。對於這個失望了，我立刻在我帶來的精裝筆記本上「第一講」標題之下畫了十八個側面像，湊成一個花環，只偶而在紙上移動着手，使教授（我相信他很有趣）以為我是在記錄。在這個講演中我決定了記錄每個教授所說的一切是不需要的，甚至是愚蠢的，我遵守了這個規條直到學程的終結。

在以後的講演中，我不再感覺到那麼強烈的孤獨，我認識了許多人，握手，談話，但在我 and 同學之間真正的親密仍然因為什麼原故而沒有，我仍然常常心中感覺悲哀並且裝假。和伊文與貴族們（大家這麼稱呼他們）的團體，我不能親睦，因為，我現在記得，我對他們生疏而粗魯，只在他們向我鞠躬時，我才向他們鞠躬，似乎他們很少需要和我相識。對於大部分的人，這是由于全然不同的原因。我剛剛覺得有同學開始對我發生好感，我便立刻讓他知道我在伊凡·伊發內支家吃過飯，我

自己有馬車。我說這一切只是爲了從最有利的方面表現自己，爲了同學因此更歡喜我，但相反，幾乎每次由于我說出我和伊凡·伊發內支公爵的親戚關係及馬車，令我驚異，這同學忽然變爲對我驕傲而冷淡了。

我們當中有一個公費生，奧撒羅夫，是溫和、很能幹而熱心的青年，他總是把手伸出像一塊木板，不變手指，也不用手作任何動作，因此愛玩笑的同學們有時也同樣把手伸給他，並且稱這個是「像小木板式」的伸手。我幾乎總是和他併坐，常常交談。奧撒羅夫因爲他對教授們的自由的意見而特別令我歡喜。他很明白地精確地指出每個教授的教學優點與缺點，甚至揶揄他們，從他的小嘴裏低聲說出的話令我覺得特別奇怪而驚人。雖然如此，他却用細小的筆蹟、沒有例外地、小心地記錄一切的講演。我已經和他親密了，決定了和他在一起預備功課，當我去坐在他旁邊我自己的位子上時，他的灰色小近視眼已經開始滿意地看着我了。但我有一次在談話中覺得必須向他說明，我的母親臨終時曾要求父親不把我們送進公費學校，並且我開始相信，一切公費生也許是很有學問，但在我看來，他們完全是不對的，*nesont pas des gens comme il faut*（他們不是合式的人），我口吃地說，並且覺得因爲什麼原故而臉紅。奧撒羅夫什麼也未向我說，但在以後的講演中他不先同我問

好了，不把他的「小木板」伸給我，不交談，當我坐下時，他把頭側着彎向記錄本有一個手指遠，做出似乎在看牠們的樣子。我詫異奧嫩羅夫的無故的冷淡，但我認為 *pour un jeune homme de bon maison*（對於好家的青年）向公費生奧嫩羅夫討好是不合式的，我沒有睬他，不過，我承認，他的冷淡令我悲傷。有一次我在他先到，因為這個講演是有衆望的教授的，不是常來聽講的學生們也來了，所有的位子都被佔了，我坐在奧嫩羅夫的地位上，把筆記本放在書桌上，我出去了。回到講堂時，我看到我的筆記本被移動到後面的凳子上去了，奧嫩羅夫坐在我的地方。我向他說，我放了我的筆記本在這裡。

「我不知道，」他回答，忽然臉紅，不看着我。

「我告訴你，我放了筆記本在這裡，」我說，故意開始發火，想用我的勇敢嚇他。「大家看見的，」我添說，環顧別的學生們，但雖然許多人好奇地看我，却没有人回答。

「這裏的位子不是買定的，誰先來誰坐，」奧嫩羅夫說，忿怒地在位子上動着身體，用憤怒的目光向我看了一下。

「這表示你是粗人，」我說。



似乎奧撒羅夫低語了什麼，甚至似乎他說：「你却是愚蠢的小孩，」但我確實沒有聽到。但即使我聽到了，又有什麼用處呢？像Manants（鄉下人們）吵架，還有別的嗎？（我很歡喜這個字Manants 這是我對於許多混亂關係的回答與解決。）也許我還要說點什麼，但這時門猛閉了，穿藍燕尾服的教授鞠了躬，匆忙地上了講台。

然而在放試之前，當我需要筆記時，奧撒羅夫還記得他的諾言，給了我他的筆記，並邀我在一起預備功課。

## 第三十七章 心事

這個冬天諸般心事很佔據了我的精神。我戀愛過三次。有一次我熱烈地愛了一個很胖的婦女，她在佛來塔格騎馬學校裏騎馬，因此在每星期二星期五她騎馬的日子，我便到騎馬學校去看她，但每次都怕她看見我，因此我總是站得離她那麼遠，並且那更快地跑開她要走過的地方，當她向我這方面看的時候，我那麼不經心地轉過去，以致我連她的臉也沒有好好地看見過，直到現在還不知道她是否果真好看。

杜不攷夫和這個婦女相識，有一天看到我站在騎馬學校裏一個聽差和他所拿的皮襖後邊，他由德米特銳知道了我的熱情，提議把我介紹給這個女丈夫，這提議那樣地驚駭了我，以致我火速地跑出騎馬學校，單是想到他向她說到了我，便不再敢到騎馬學校去了，甚至是聽差們那里也不敢去，我怕遇見她。

當我戀愛不相識的婦女特別是已婚的婦女時，我感覺到的羞澀比我在索涅琦卡面前所感覺到的要強一千倍。世界上我最怕的東西是找的對象知道我的愛情甚至我的存在。我覺得，假如她知道了我對她所懷的情感，則這對於她便是那樣的一種侮

辱，她永遠不會原諒我的。確實，假如這個女丈夫詳細地知道了，我在聽差身後看她時，如何設想了要拐她、把她帶下鄉，以及如何同她住在那里，並和她做什麼，也許，她會正當地很憤慨的。但我不能清楚地想到，她認識我時，不能夠立即知道我對她的一切思想，並且因此僅是和她相識並無一點可羞的地方。

第二次是我在姊姊那里看見過她時我愛上了索涅琦卡。我對她的第二次戀愛早已過去了，但我第三次愛她，是由于琉寶琦卡給了我索涅琦卡抄寫的詩冊，其中列爾芒托夫的「鬼魔」有許多憂悶多情的地方畫了紅墨水的橫線並且放了花朵。想起了上年佛洛佳如何吻了自己的情人的錢袋，我試圖做同樣的行爲，確實，有一天晚上當我在自己房間裏開始幻想時，我看着花，把牠放到唇上，感覺到一種愉快的流淚的情緒，於是我又戀愛了，或者在幾天之內我裝作如此。

最後，第三次，那個冬天，我愛上了佛洛佳所愛的一個小姐，她常到我們家來。我現在記得，這個小姐簡直沒有一點美處，特別是我通常所歡喜的那種美處。她是一個莫斯科著名的聰明而有學問的婦女的女兒，小，瘦，有長的棕色英國式髮髮，和透明的側面。大家都說這個小姐比她的母親還聰明還有學問；但我怎樣也不能判斷這一點，因為我想到她的聰明與學問便感覺到一種卑劣的恐怖，我只同她談過

一次，並且帶着不可說明的驚慌。佛洛佳在表現自己的喜樂時從來不因為有人在場而拘束，他的喜樂那麼有力地自己傳給了我，以致我熱情地愛上了這個小姐。我覺得，「兩弟兄愛一個女子」這消息佛洛佳將覺得是不愉快，我沒有向他說到我的愛情。相反，在這種情感中最使我滿意的乃是這個思想，就是，我們的愛情是那麼純潔，雖然愛情的對象是同一的嬌艷的人，我們却還是相愛的，並且準備在必要的時候互相犧牲自己。然而關於犧牲的準備，佛洛佳似乎和我完全意見不同，因為他是那樣熱情地愛着，若是別人說一個真正的外交家要娶她，他會打他的嘴巴，向他挑鬥的。我却很樂意犧牲我的情感，也許是因為這不費我的大力量，因為我和這個小姐只有一次虛偽地談到古典音樂的價值，而我的愛情，雖然我試圖保持牠，却在下一週終止了。

我進大學時，曾想模仿哥哥，專心于社交的快樂，但社交的快樂在這個冬天令我完全失望了。佛洛佳常常跳舞，爸爸也常帶年輕的夫人赴跳舞會；我呢，大概是他們認為或者還太年輕，或者不宜于這種快樂，沒有一個人介紹我到有跳舞會的人家去。雖然有對德米特說坦白的許諾，我沒有向任何人、也沒有向他說到我多麼想到跳舞會裏去，以及我是多麼痛苦而惱怒，因為他們忘記了我，並且顯然把我看作某種哲學家，因此我裝做哲學家。

但這個冬天放爾娜考發公爵夫人舉行了跳舞會。她親自來邀請我們全體，連我在內，我要第一次赴跳舞會了。佛洛佳在赴會之前來到我的房間裏，想看我衣服穿得如何。他的這個行為令我驚異而迷惑。我覺得，要衣裝美好的願望是極可羞的，應該隱藏這個願望；相反，他認為這個願望是那麼自然而必要，他完全坦白地說他怕我自蒙恥辱。他要我一定穿上漆皮靴，當我想裁羔皮手套時，他覺得恐懼了，用一種特別的樣子替我掛了錶，帶我到鐵匠橋街的理髮店去。他們替我捲了鬚髮。佛

洛佳走開，遠遠地看我。

「哦，現在好了，只是果然不能夠把這些捲髮弄平嗎？」他向理髮師說。

但是無論查理先生怎麼用黏結的香膏塗我的頭髮，當我戴上帽子時，牠們仍然翹起來，我覺得大體上我的有捲髮的容貌是比先前還更難看。我的唯一的救濟就是裝作不注意。只有這樣我的外貌才是像樣的。

佛洛佳似乎也是這個意見，因為他要我取消髮髻，當我做了之後仍然不好看時，他便不再看我了，並且在到放爾娜考發家一路上是沉默而愁悶的。

我勇敢地 and 佛洛佳一道走進放爾娜考發家；但當公爵夫人邀我跳舞時，我，雖然來此的唯一目的是跳舞很多次，却因為什麼原故，說，我不跳舞，我羞怯了，單獨留在不相識的人當中，陷於通常不可克制的不斷增加的拘束中。我無定地整晚站在一個地方。

在跳華姿舞時，女公爵之一走到我面前，帶着全家所有的莊重的和氣，問我為什麼不跳舞。我記得，對這個問題我羞怯了，但同時，我完全不自覺地，我的臉上展開了自滿的笑容，我開始用最豪誇的法語帶着許多插句說了那樣無意義的話，這我現在，甚至在十年後，想起來也難為情。大概是音樂感動了我，激動了我的神經

，並且，我以爲，壓下了我言語中不十分可解的部分。我說到最上層社會，男女的空談，最後，我那樣地胡說了，以致在話裏一個字的當中停下來，這話是怎樣也不能說完的。

甚至生來即善交際的女公爵也發窘了，並且責備地看着我。我笑了。在這緊要關頭，佛洛佳和杜不攸夫一同到我們這裏來了，佛洛佳注意到我談話很起勁，一定是想知道我在談話中如何償補了我不跳舞。看見了我的笑臉和女公爵的驚恐的神情，聽見了我結束談話的可怕的胡說，他臉紅走開了。女公爵站起來，離開了我。到仍然笑着，但我由于意識到自己的愚笨而那麼痛苦，我準備藏到地下去；並且我覺得，不問什麼代價，必須移動一下，並說點什麼，以便設法改變我的地位。我走到杜不攸夫面前，問他是否和她跳了很多華姿舞。我似乎是要藉此顯得是嬉戲的愉快的，但實際上我是在求這個杜不攸夫的援助，他就是我在雅爾酒店吃飯時被我叫了「住口！」的。杜不考夫裝作沒有聽見我的話，轉身到另外一邊去了。我走到佛洛佳面前，試圖在聲音裏也帶着玩笑的語調，費力地說：「怎麼，佛洛佳疲倦了嗎？」但佛洛佳却那樣地看着我，好像是想說：「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你不那麼和我說，」無言地離開了我，顯然怕我還要跟上他。

「上帝呀，我的哥哥丟棄我了！」我想。

但因為什麼原故我沒有力氣走開。我愁悶地站在一個地方，直到夜會完畢；只是在這時——大家分散時擁擠到前廳，而聽差替我穿大衣碰了帽邊使帽子翹起——我才含淚痛苦地笑着，不特別對着任何人，說，「comme c'est gracieux（這是多

麼優美喲）。」



雖然在德米特銳的影響之下，我尙未從事通常的大學生的所謂酒宴的娛樂，在這個冬天我却有一次參與了這種娛樂我從中得到並不十分愉快的感覺。這就是經過的情形。

年初，有一次在講課時，Z男爵，高大美髮的青年，在端正的臉上帶着極嚴肅的表情，邀請我們全體赴他的學友夜會。我們全體，意思是我們這一班的或多或少是 *Comme il faut* 的全體同學，其中當然沒有格拉卜，沒有塞妙諾夫，沒有奧嫩羅夫，也沒有那些劣等的人。佛洛佳知道我要赴一年級生的酒宴，輕蔑地笑着；但我對這個我尙完全不知道的消息中期待着異常的巨大的樂趣，並且準時地，在八點鐘，到了Z男爵家。

Z男爵，着未扣的禮服與白背心，在一所小屋子的明亮大廳與客室裏接待客人，他的父母住在這裏，他們讓他用這些接待室舉行祝宴的晚會。在走廊上可以看見好奇的女僕們的衣服與領，有一次一個婦女的衣服在驗室裏閃過，我把她當作男爵

夫人本人。客人有二十光景，都是學生，只除了和伊文一同來的福羅斯特先生，及一個紅色的高大的佈置酒宴的普通人，他被介紹給大家，是男爵的親戚，是皆爾卜特大學從前的學生。太明亮的燈光和接待室的異常正式的佈置，起初是那麼冷冷地影響了整個的青年團體，以致大家都戴着繃邊，除了幾個大胆的人和皆爾卜特大學，他已解開了背心，似乎同時是在每個房間裏，在每個房間的每個角落裏，似乎他的宏亮、可悅、不停的次中音充滿了整個的房。但是同學們大都沉默着或者謙恭地談到教授們、學科、考試、大體上嚴肅而無趣的題目。沒有例外地大家看着餐室的門，雖然試圖隱藏這個，表情却似乎在說：「阿，該是開始的時候了。」我也覺得該是開始的時候了，帶着不耐煩的喜悅等待着開始。

在聽差送給客人們的茶之後，皆爾卜特學生用俄語問福羅斯特：

「你會做五味酒嗎，福羅斯特？」

「Oh! (呵是的)。」福羅斯特回答，顫動着腿膝，但皆爾卜特學生又用俄語向他說：

「那末，你辦這件事吧，」(他們是皆爾卜特大學的同學，彼此很親密)——於是福羅斯特用他的彎曲的肌肉的腿踏着大步子，開始來回地走着，從客廳到餐室

，從餐室到客廳，不久桌上就出現了一個大湯皿，牠裏面有一個十斤重的糖堆放在三把交叉的學生佩劍上。Z男爵這時不停地走到客廳裏看着湯皿的所有的客人面前，帶着不變的嚴肅的面色向所有的人幾乎說同樣的話：「諸位，讓我們大家照學生的樣子輪流地喝酒，飲祝友誼，不然，在我們的這一班裏我們一點友誼也沒有了。解開衣服吧，或者完全脫掉，像他這樣。」確實，皆爾卜特學生已脫了禮服，把襯衣的白袖子捲到白肘的上邊，堅決地撐開雙腿，已經在燒湯皿裏的甜酒了。

「諸位，把燈都熄掉吧，」忽然皆爾卜特學生那麼命令地大聲地叫，好像只有我們大家都叫時才能叫得那樣。我們都無言地看着湯皿和皆爾卜特學生的白襯衫，都覺得嚴肅的時候到臨了。

「Loschen diese Lichter aus, Frost! (把燈都熄掉吧，福羅斯特！)」皆爾卜特學生又用日耳曼語喊叫，大概是太興奮了。福羅斯特和我們都着手熄燈。房裏黑暗了，只有白袖子和扶着劍上糖堆的手被藍色的火燄照亮了。皆爾卜特學生的宏亮的次中音已不是單獨的了，因為房間的每個角落裏都有話聲與笑聲了。許多人脫了禮服（特別是那些有漂亮的全新襯衫的人），我也同樣地做了，並且明白，這個開始了。雖然還沒有任何愉快的事情，我却堅決地相信，當我們都喝了一杯所預備的

酒，那便好極了。

酒好了。皆爾卜特學生斟了五味酒在杯子裏，把桌上滴得很濕，他叫：「現在，諸位，請吧。」當我們每人拿起了一個斟滿的黏手的杯子，皆爾卜特學生和福羅斯特開始唱日耳曼歌；歌裏常常重複「啾嘿！」的呼叫，我們都不和諧地跟他們唱，開始碰杯，喊叫着什麼，稱贊五味酒，彼此交挽着手臂，或不交挽，喝着甘甜而強烈的酒。現在沒有什麼可期待了，宴酒達到最酣點了。我喝了一滿杯五味酒，他們又爲我倒了一杯，我的顫顫跳動了，火燄顯得赤紅了，我四周的人都在叫在笑，但仍然不僅似乎不快樂，而且我甚至相信，我和大家都覺得無聊，我和大家只是因爲什麼原故而認爲必須裝作是很愉快的。大概只有皆爾卜特學生不裝假，他變得更加更紅而無處不在了，把大家的空杯子注滿，更加更加滴落在桌子上，桌子全變得甘甜而黏手了。我不記得事情是如何前後連接的，但記得我那天晚上非常歡喜皆爾卜特學生與福羅斯特，用心學了日耳曼歌，吻了他們倆的甜嘴唇；我還記得，這天晚上我恨皆爾卜特學生，想用椅子摔他，但約制了自己；我記得，在我曾在雅爾酒店吃飯那天所經驗的那種四肢不服從的感覺而外，這天晚上，我的頭是那麼痛而旋轉，我非常怕當時就死掉；我還記得，我們因爲什麼原故都坐在地上，搖着手，摸

仿划槳的動作，唱了『願伏爾加河媽媽而下』，並且我那時認爲這完全是不應該做的；我還記得，我躺在地板上，腿交連着腿，像催剛人那樣地爭鬥着，扭偏了誰的頸子；並且想，假如他不是喝醉了酒，這是不會發生的；我還記得，我們吃了夜飯，喝了點別的東西，我常走出去在院子裏清醒我自己，我的頭冷靜了，在離開時，我注意到，天色非常暗，馬車的踏級變成歪斜而光滑了，並且不能夠抓住庫倚馬了，因爲他變得軟弱而且擺動着像爛布；但我記得，主要的，在這夜會的全部時間裏，我不斷地覺得，我裝作似乎我很高興，似乎我歡喜喝很多的酒，似乎我不覺得是酒醉，我是做得很愚蠢的，我還不斷地覺得，別人同樣地裝假，也是做得很愚蠢的。我覺得，每個人各別地是不愉快的，像我這樣，但他以爲只有他感覺到這種心情，每個人認爲自己必須裝作快樂，爲了不妨害大家的快樂；此外，說來奇怪，我認爲我有裝假的義務，只是因爲在湯皿裏倒了三瓶十盧布的香檳和十瓶四盧布的甜酒，一共是七十盧布，還有夜飯。我是那樣地相信這個，以致第二天在講課時我是極爲驚訝，就是，赴乙男爵的夜會的同學們，不懂不羞于想起他們在那里所做事情，而且還那樣地說到夜會，使得到的學生們也聽得見。他們說到那是極好的宴酒，說到皆爾卜特學生是這種事情的能手，以及在那里二十人喝了四十瓶甜酒，許多

。人像死在桌子下面。我不能明白爲什麼他們不僅說到這個，而且關於自己的事說謊

這個冬天我常常看見不僅德米特銳，他常來看我們，還有他全家，我開始和他們親密了。

聶黑流道夫家母親、姨母、女兒每天晚上在家，公爵夫人歡喜青年、和如她所說的那種能夠沒有玩牌與跳舞而度過整晚的男人、晚上去看她。但也許那種男人稀少，因為我幾乎每天晚上去，很少在她家遇見客人。我習慣了這家的人，和他們的各種性格，對於他們彼此的關係得了明白的概念，習慣了房間與傢俱，沒有客人時，覺得自己是十分自由的，但除了我獨自和發潤卡在一起的時候。我總是覺得，她不是很美麗的姑娘，却很想我愛她。但這個窘迫也開始要度過了。她顯出那麼自然的樣子，和我說話、和哥哥說話、或和琉寶芙·塞爾蓋芙娜說話，她覺得都是一樣的，我也學得了這個習慣——把她看作一個普通人，對於這個人，和他相處而有快樂不會表現出任何可羞與危險的地方。在和她相處的全部時間裏，我覺得她時而很快，時而不太醜，但關於她我從來不會有一次問過自己：我是否愛她。我曾有時直

接地和她說話，但我常常在她面前藉我對疏寶芙·塞爾蓋芙娜或者對德米特銳的發言而和她說話，這後種方法特別令我滿意。我很歡喜在她面前說話，聽她唱歌，以及通常知道她是在同一房間裏；但關於我和發潤卡的關係將來如何的思想，關於假如他愛我的姊姊我即爲朋友犧牲的幻想，很少來到我的心裏了。即使我有這種思想與幻想，我覺得自己滿意現在，不覺地試圖趕走關於未來的思想。

但雖然有這種親近，我仍然認爲對聶黑流道夫全家特別是對發潤卡隱藏我的真正情緒與意向乃是我的不可變的責任，我試圖顯得自己是和我實際的面目完全不同的青年，甚至是實際上不會有的那樣的人。在有什麼東西似乎令我很滿意時，我試圖顯得熱情，我狂喜，我驚嘆，我做熱情的姿勢，同時我試圖對於我所見的或者別人向我說的任何非常的事件顯得漠不關心；我試圖顯得是殘忍的嘲諷者，沒有任何神經的東西，同時又是精細的觀察者；我試圖顯得在自己的一切行爲中是邏輯的，在生活上精密準確的，同時又輕視一切物質的東西。我能夠勇敢地說，我在實際上是遠爲好過，我試圖要自己顯得是的那種怪人；但我雖裝作那個樣子，聶黑流道夫家的人却歡喜我，並且，令我高興，他們似乎不相信我的裝假。只有疏寶芙·塞爾蓋芙娜似乎認爲我是最大的自私者、無神論者、嘲諷者，不歡喜我，常常和我爭



論，發怒，用她的繼續的不連貫的話驚動我。但德米特銳仍然是和她處在那種奇怪的、超過友誼的關係中，說沒有任何人了解他，說她對他做了極多的好事。他和她的友誼依然繼續苦惱着全家。

有一次，發潤卡和我談到這個爲我們大家所不了解的關係；這樣地說明牠：

「德米特銳是自私的。他太驕傲，雖然有他的全部的聰明，他却很歡喜稱贊與驚賞，歡喜永遠是第一，但姨母在心緒天真時便當面驚賞他，沒有足夠的手段去對他隱藏這種驚賞，結果是她阿諛他，那不是虛偽地，却是誠懇地。」

我記得這個議論，後來當我分析牠時，我不能不認爲發潤卡是很聰明的，因此我高興地提高了我對她的態度。由於我發現她的智慧與其他道德的美質而有的這種提高，雖然是我高興地做的，却有一種嚴格的節制，我從來沒有達到狂喜的地步，那是這種提高的極點。例如，從不厭倦說到姨姪女的索斐亞·伊發諾芙娜向我說，四年前尚是小孩的發潤卡未得允許便把自己一切衣服和鞋子散給了農家的孩子們，因此事後必須把牠們收回，這時我不立即認爲這件事值得提高我對她的態度，却在心中笑她對於物品有那種不實際的看法。

當黑流道夫家有客人時，有時在別人之外尚有佛洛佳與杜不考夫時，我便自

滿地，並帶着我有自家人的力量這沉着的感覺，退避到幕後，不談話，只聽別人說。別人所說的一切我覺得是那麼不可相信地愚蠢，我內心裏詫異着，像公爵夫人那麼聰明的邏輯的婦人和她的邏輯的全家，如何能夠聽那些無意義的話並回答牠們。假如我那時候想到比較別人所說的與我自己單獨時所說的，我一定是一點也不詫異了。假如我相信我們家裏的人、阿芙道治·發西利葉芙娜、疏寶琦卡、與卡清卡是和所有的人一樣，一點也不亞於別人，假如我想起杜不考夫、卡清卡、及阿芙道治·發西利葉芙娜愉快地笑着，整晚上談話；如何杜不考夫在吹求什麼時，幾乎每次動情地背誦詩句：「Au banquet de la vie, infortune convive……」（在生命的酒宴上，不幸的客人……）或者「魔鬼」裏的摘錄，以及他們通常多麼高興地一連幾個小時說無聊的話，我便更加不詫異了。

當然，有客人時，發潤卡不如我們單獨時那麼注意我，那時既沒有誦讀，也沒有我很歡喜聽的音樂。和客人說話時，她便對我失去了她的主要的美處——安詳的理性與簡單。我記得，她和我哥哥關於戲院與天氣的談話如何奇怪地感動我。我知道佛洛佳逃避並輕視庸俗甚于一切，發潤卡也總是笑虛偽而有趣的關於天氣的談話，等等，——爲什麼他們倆在一起時，不斷地說到最難堪的瑣事，並且似乎互相覺

得害羞呢？每次在這種談話之後我暗下對發潤卡發火，在第二天取笑客人，但覺得更加歡喜獨自在聶黑流道夫家。

無論如何，我開始更加歡喜和德米特銳在他母親的客廳裏，至於和他單獨在一起。

## 第四十一章 和聶黑流遺夫的友誼

正在這時候我和德米特銳的友誼繫於一髮了。我太早就開始批評他，不會不發覺他的缺點；而在青年的初期，我們只是熱情地相愛，因此只愛完全的人。但不久熱情的雲霧便開始漸漸消失，或是理性的明亮光線不覺地開始穿過牠，而我們在實際的情況中看我們的熱情的對象，有優點與缺點，單是缺點出乎意外地明白而誇張地拋入我們的眼中；對新事物的愛好，對別人的完全並非不可能的希望，這兩個情緒鼓勵我們不僅要冷淡而且要憎惡從前的熱情的對象，我們不惜拋棄他而急於尋找新的完全。假如我對於德米特銳沒有發生同樣的事情，我只得益於他的固執、拘泥、理性多於情感的親愛，我覺得有負這種親愛是太可恥了。此外，我們的奇怪的坦白規條把我們連在一起。分開時，我們太怕把一切互相信告的、自己覺得可羞的、道德的祕密留在彼此的掌握之中。此外我們的坦白規條，我們覺得顯然地早已沒有被遵守，並且常常拘束我們，造成我們之間奇怪的關係。

這個冬天，幾乎每次我到德米特銳那里時，都看到他的大學同學別駱別道夫，

他和他在一起讀書。別騷別道夫是矮小、麻面的瘦人，有細小的、雀斑的手，稠密未梳的紅髮，總是襤褸、汗穢、無教養，甚至讀書很壞。德米特銳和他的關係，正如和琉寶美·塞爾蓋芙娜的，是我所不了解的。他能夠在所有的同學中選擇他而和他親近的唯一理由可能只是在全學校中沒有一個學生在外貌上比別騷別道夫還醜。但也許正因此德米特銳覺得違反大家而對他表示友誼是愉快的。在他和這個學生的全部關係中表現着這個驕傲的感覺：「這里，我說，無論你是誰，對於我是一樣的，我覺得都是一樣的，我歡喜他，意思就是他好。」

我詫異，他不斷地強迫自己而不覺得難受，而不幸的別騷別道夫忍受了自己的難處的地位。我很不歡喜這種友誼。

有天晚上我去到德米特銳那里，以便和他一同在他母親的客室裏消磨一晚，談話，聽發潤卡唱歌或誦讀；但別騷別道夫坐在樓上。德米特銳用尖銳的聲音回答我，說他不能下樓，因為，我看到，他那里有客人。

「那里有什麼樂事嗎？」他添說：「還是我們坐在這里談話好一點。」

雖然我一點也不想同別騷別道夫坐兩小時，我却不能決意獨自到客廳裏去，我心中惱怒着朋友的古怪，坐在搖椅上，開始無言地搖着。我很惱怒德米特銳和別騷

別道夫，因為他使我不能下樓；我等着別騷別道夫是否快要走，無言地聽他們說話。「很愉快的客人！同他坐吧！」我想，這時聽差的帶來了茶，德米特銳必須邀別騷別道夫五次端茶，因為害羞的客人第一第二次時認為應該拒絕，並說：「你自己唱吧。」德米特銳顯然勉強着自己和客人談話，他徒然地幾次引我加入。我悶悶地沉默着。

「用不着做出那樣的面色，不讓任何人敢懷疑我是覺得無聊，」我心裏向德米特銳說，無言地韻律地在椅子上搖着。我帶着幾分滿意，在心中漸漸煽大了對朋友的憎惡情緒。「這里有一個呆子，」我想到他，「他可以和可愛的家庭度過夜晚，却不，他同這個獸坐着，但現在時間過去了，要到客廳去會許太遲了，」我從椅子邊的後面看我的朋友。他的手，姿勢，頸子，特別是腦後和膝蓋，我覺得似乎是那麼可憎而討厭，我會在那時高興地向他做出什麼，甚至大不愉快的事情。

最後，別騷別道夫站起了，但德米特銳不能夠立即放走那麼可憎的朋友：他邀他留宿，幸而別騷別道夫沒有同意，走了。

送走他之後，德米特銳回來了，微微地自滿地笑着，擦着手，——大概是因為他仍然維持了他的性格，因為他終於脫離了可厭的人，——開始在房裏徘徊，偶而

看我。我覺得他更可憎。『他如何敢徘徊並且笑着呢？』我想。

『爲什麼你發火了？』他忽然地問，停在我面前。

『我一點也不發怒，』我回答，正如別人在類似情形中總是這麼回答，『我只惱怒你對我，對別騷別道夫、對你自己裝假。』

『多麼無聊的話呵！我從來不對任何人裝假。』

『我沒有忘記我們的坦白規條，我坦白地向你說。我相信，』我說，『你和我一樣地不能忍受這個別騷別道夫，因爲他越笨，上帝知道他是什麼，但你高興對他顯得重要。』

『不！第一，別騷別道夫是極好的人……』

『但我說，是；我甚至要向你說，你對琉寶芙·塞爾蓋芙娜的友誼也是建立在這上面，就是她把你當作上帝。』

『我向你說，不是的。』

『但我說，是的，因爲我是憑自己知道，』我帶着約制的惱怒之熱力說，並想用我的坦白說服他：『我向你說過，再向你說，我總覺得我歡喜那些向我說愉快話的人，我好好的研究，看到，真正的親愛是沒有的。』

「不，」德米特銳繼續說，用頸子的忿怒的動作整頓頸巾，「當我愛時，稱贊與責備都不能變更我的情感。」

「不是真的；我向你承認過，當爸爸叫我廢物時，我恨了他一些時候，巴望他死，你也同樣地……」

「爲你自己說吧。那很可惜，假如你是那種……」

「相反，」我大叫，從椅子上跳起來，帶着不顧一切的勇敢看他的眼睛，「你說的不對；你不是向我說到我哥哥嗎，——我不要提醒你這個，因爲那會是不榮譽的，——你沒有向我說過……但我要向你說我現在是多麼了解你……」

我試圖刺痛他超過他刺痛我，開始向他證明，他不愛任何人，向他說出一切我覺得我有權利對他責備的地方。我很滿意我向他說了一切，完全忘記了這種說話的唯一可能的目的——要他承認我所指責的缺點——是不能夠在他興奮的時候到達的。在他可以承認時的平靜的狀態中，我從未向他說過這個。

當德米特銳忽然無言，離開我走到另一房間時，這個爭論已成爲爭吵了。我幾乎要跟隨他走，繼續說着，但他不回答我。我知道發怒是在他的惡習表中，他現在是克制自己。我咒罵他的全部的表。



這就是我們的規條指導我們的話：互相告訴我們所感覺到的一切，永不向第三人說到彼此的任何事情。在坦白的迷熱中，我們有時甚至作出最無恥的自認，令我們羞恥地，把假定與幻想當作願望與情感，例如我剛才向他所說的；而這些自認不僅沒有加緊那連合我們的交情，而且使情感本身乾枯，使我們分離；現在他的自尊心不許他作最無益的自認，我們在爭執的熱烈中利用了我們從前互相給與的武器，這令我們覺得非常痛苦。

## 第四十二章 繼母

雖然爸爸只想在新年後帶夫人來莫斯科，他却任秋間，十月，在還能夠帶狗子作極好的郊遊的時候，來到了。爸爸說，他改變了計劃，因為他的案子要在大理院受審；但米米說，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在鄉間是那麼無聊，那麼常常到莫斯科，那麼裝假有病，以致爸爸決定了滿足她的願望。

「因為她從來不會愛他，只向大家耳朵裏囁囁說出她的愛情，她想嫁富人，」米米添說，沉思地嘆息，似乎是說：「有些人，假如他能賞識他們，不會對他做出這個的。」

「有些人」對於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是不公平的；她對爸爸的愛情，熱烈，忠實，自我犧牲的愛情，可以在每個字，每個目光，每個動作中看出來。但這種愛情，以及離開所崇拜的丈夫這個願望，一點也不妨礙她，希望從安涅特夫人那里獲得異常的頭巾，有別緻的藍駝鳥毛的帽子，和威尼斯藍天鵝絨的長袍，這要巧妙地露出她的直到現在除了丈夫與女僕尚未給任何人看過的，優美的白胸脯與手臂。卡清卡當然是在母親的一邊，在我們和繼母之間自她來到時就立即建立了一種奇怪

的玩笑的關係。她剛下馬車，佛洛佳便做出嚴肅的面色與精神的目光，踏響着腳行禮，搖擺着身體，走到她面前吻手，好像介紹人那樣地說：

「我有榮幸在親愛的媽媽來到時賀她，吻她的手。」

「呵，親愛的兒子！」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說，笑着美麗的單調的的笑容。

「不要忘記了第二個兒子，」我說，也走上前吻她的手，不覺地試圖仿效佛洛佳的面情與聲音。

假如我們和繼母都相信互相的親愛，則這個表情會表示了我們輕視表現情感的表徵；假如我們已經彼此有惡感，則牠會表示了嘲諷或輕視裝假，或想對在場的父親隱藏我們真實的關係以及許多別的情緒與思想；但在目前的情形中，這個很合乎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的精神的表情，沒有表示任何東西，只隱藏了任何關係的缺如。我後來常常注意到，在別的人家，當家庭的人員感覺到他們的真實關係不很好時，也有這種玩笑的虛偽的關係；這種關係不覺地建立在我們與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之間。我們幾乎從未脫離過這種關係，我們總是對她虛偽地恭敬，說法語，踏響腳行禮，稱她親愛的媽媽，她總是同樣玩笑地，帶着美麗單調的笑容

，回答這個。只有彎腿的，說話天真的，好笑的珠寶琦卡歡喜繼母，極單純地有時笨拙地試圖使她和全家接近；因此，珠寶琦卡是世界上唯一的，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在她對爸爸的熱烈之外）施予一點兒情感的人。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甚至向她表現一種狂喜的驚訝，和很使我驚異的胆怯的恭敬。

起初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常常稱自己為繼母，歡喜暗示，如何兒女們和家裏人總是錯誤地不公平地看待繼母，以及因此繼母的地位是多困難。但她，預見到這種地位的一切不愉快處，却不做任何事情，以便逃避這個地位：撫愛這個，餽贈那個，避免不平的話，這是會許是她覺得很容易的，因為她生性不苛刻，且很仁慈。但她不做這個，而且相反，她預見到這種地位的一切不愉快處，却在不受攻擊時準備防禦，以為全家都想用一切方法對她做出不愉快的事和不敬的事，她在一切之中看到陰謀，認為無言地忍受對她是最有價值的，並且當然，由於她的不活潑，她不獲得情感，却獲得了惡感。此外，她還缺少那種我會說過的在我們家庭中發展到最高限度的了解力，而且她的習慣是和我們家庭中根深蒂固的習慣那麼相衝突，單這一點使得她蒙到不利。在我們的有秩序而整潔的家庭中她總覺得好像剛剛來到的，起得睡得時而早時而遲，時而出來時而不出來吃飯，時而吃時而不吃夜飯。在沒

有客人時，她幾乎總是衣服穿了一半便走動，不差於讓我們甚至僕人們看見她穿白裙子，按着肩巾，光着手臂。起初這種簡單令我歡喜，但後來很快地，正因為這種簡單，我失去了對她的最後的敬意。我們覺得更奇怪的就是，在有客人時和沒有客人時，她是全然不同的兩個婦人：一個，在客人面前，是年輕，健康，冷淡的美女，衣服華麗，不愚笨也不聰明，但愉快；另一個，沒有客人時，是不再年輕的，憔悴的，憂愁的婦人，雖然有熱情，却懶散而厭倦。常常，當她笑着，因為冬天的寒冷而臉紅着，因為知道自己美麗而快樂着，訪問歸來時，當她脫了帽子，走來照鏡子，或者，響動着華麗的低領的舞服，在僕人面前害羞着同時驕傲着，走進馬車，或者在家時，當我們舉行小規模的夜會，她穿高領的綢衣服，纖細的領子上有精美的花邊，向各方面笑着單調然而美麗的笑容時，我看着她，我想，那些迷惑於她的人，假如看見她是如同我所見到的那樣——她夜晚在家裏，在十二點鐘之後，等待着丈夫從俱樂部歸來，穿一件外套，頭髮不梳，好像影子那樣在光線微弱的房間裏走着，——他們會說些什麼。她時而走到鋼琴前，緊張地皺着眉，彈着她所知道的唯一的華姿舞曲，時而拿一本小说，從從當中讀幾行，又丟開，時而不喚起僕人，自己走進餐廳，在那里拿一個胡瓜和冷燻肉，站在餐廳的窗前吃着，時而又疲倦

，愁悶，無目的地從這個房走進那個房。但了解力的缺如最使我們和她疏遠，這主要她表現於當別人向她說到她所不了解的事物時她的特有的，謙虛的注意神情上。我們不能責備她：當別人向她說到對她是無甚興趣的事物時（除了她自己和她的丈夫，沒有任何東西令她感到興趣），她有不自覺的僅用嘴唇微笑與點頭的習慣，但這種常常重複的笑容與點頭是不可忍受地可憎。她的愉快，似乎是嘲笑自己，你，和全世界，也是拙劣的，不傳達任何人的，她的敏感是虛偽的。尤其是她不斷地向每個人說到她對爸爸的爱情而不覺得羞。雖然她一點也不說謊，說到她的全部生命包括在她對丈夫的爱情中，雖然她用全部的生命證明這個，但按照我們的意見這種無拘束的不斷的關於自己爱情的複述是可憎的，並且當她在生人的面前說到這個時，我們比當她說法語有錯誤時，更爲她羞恥。

她愛自己的丈夫甚於世界上的一切，丈夫也愛她，尤其是當她看到她不只令她一個人覺得滿意時。她的生活的唯一目的是獲得丈夫的爱情，但她似乎故意做一切會許令他覺得不愉快的事情，這一切的目的是向他證明她的爱情的全部力量與自我犧牲的準備。

她愛裝飾，爸爸歡喜看見她是社會上的美女，引起稱贊與驚嘆；她爲爸爸犧牲

了對於裝飾的愛好，漸漸習慣了在家裏穿着灰外套。爸爸，總認為自由與平等是家庭關係中不可少的條件，希望他的愛女珠寶琦卡和仁慈的年輕的妻子坦白而友愛地相處；但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犧牲了她自己，認為必須對家裏的真正女主角——她這麼稱呼珠寶琦卡——表示不適宜的，痛苦地忤拂爸爸的尊敬。這個冬天他賭了很多，最後輸了很多，和尋常一樣，不願意把賭博和家庭生活混雜在一起，把賭博的事情隱瞞了全家。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犧牲了自己，並有時在生病時，甚至到冬末懷孕時，認為穿外套，不梳頭髮，即使是在早晨四五點鐘，搖擺着去迎接爸爸，是她的責任；爸爸這時候是在第八次的罰款之後，從俱樂部裏回來，輸了錢，羞恥而疲倦。她精神渙散地問他，他是否賭運好，並且帶着謙卑的注意，笑着，搖着頭，聽他說到他在俱樂部所做的事情，以及他第一百次求她決不要等候他。但雖然輸贏——按照他的賭博，爸爸的全部財產都決定於此——一點也不使她發生興趣，她却是每天夜裏爸爸從俱樂部回來時第一個迎接他的人。然而在她的自我犧牲的熱情之外，還有隱秘的嫉妒激動她去迎接，這種嫉妒使她受到極大的痛苦。世界上沒有人能夠使他相信爸爸是從俱樂部裏面來遲，不是從情人那裏。她試圖在爸爸的臉上看出他的愛情的祕密；什麼也沒有看到時，便帶着幾分悲哀的快樂而嘆息，

並專心攷察自己的幸福。

由於這些以及許多的不斷的犧牲，在這個冬季的後幾個月中，——這時他輸了很多，因此往往心緒不好，——在爸爸和妻子的態度上已開始看到內心仇恨的情緒，那種對於愛情對象的約制的憎惡，這憎惡表現於不覺地渴望對於這個對象做出一切可能的細小的道德上的不愉快的事。



冬天不覺地過去了，又開始化雪了，大學裏已經釘起了放試目錄，這時我忽然想起我要放試十八門功課，我聽過牠們的講演却沒有注聽，沒有作記錄，沒有準備任何一門。奇怪，如何這麼明顯的問題：「如何應放？」我沒有一次想到過。但這整個冬天，我是處在那種烟霧中，牠是從我爲了我是大人並且我是*Comme il faut*而有的歡喜中產生的，以致當我想到如何應放時，我比較自己和我的同學們，我想：他們將應放，但他們大都連*Comme il faut*也不是，所以，我有超過他們的優點，我一定要及格。我去聽講演，只是因爲我是那麼習慣了，因爲爸爸把我從家裏送出。此外我有很多朋友，我在大學常常是愉快的。我歡喜講堂裏那種喧嘩，談話，笑聲，我歡喜在講演時，坐在後邊的凳子上，在教授的平平的聲音中，幻想着什麼並觀察同學們，我歡喜且知道我會因此受責備，在教授之後，胆怯地打開門，走進課堂，我歡喜在各班學生哈笑着擁擠在走廊上時參加惡戲。這一切，是很愉快的。

當大家開始更規律地聽講演，物理學教授教完了課程，告了別要到了放試再見時，學生們開始集合筆記簿，成羣地準備功課，我也想我必須準備自己了。我和奧撒羅夫繼續行禮，但我已說過，是在最冷淡的關係上，他不僅提議讓我用他的筆記本，而且還邀我和他和別的學生們一同用這些筆記本作準備。我感謝了他，並且同意了，希望用這個聲譽消除從前我和他的誤會，但只要要求大家一定要每次在我家裏聚集，因為我有好房間。

他們回答我說，他們要輪流地在靠近的地方時而在這家時而在那家準備功課。第一次是在蘇亨那裏聚會。那是在特魯不諾樹蔭大道的大屋裏隔牆後邊的一個小房間。在第一個約定的日子，我起遲了，我到時，他們已經在讀書了。小房間裏全是烟草氣，不是好烟草的，而是蘇亨所吸的劣烟草的。桌上有一瓶麥酒，酒杯，麵包，鹽，和羊骨頭。

蘇亨沒有站起，激了我喝麥酒，脫外衣。

「我想，你不習慣這種飲食吧，」他添說。

他們都穿髒的花紗布襯衫和襯胸。我試圖不表示我對他們的輕視，我脫下外衣，照同學的樣子躺在沙發上。蘇亨在講着，時而參看筆記，別人用問題阻止他，他

解釋簡要，聰明而精確。我開始聽，有許多地方不懂，因為我不知道上文，我發了問題。

「哎，老兄，假如你不懂這個，你不用聽了，」蘇亨說，「我要把筆記給你，你明天看一遍，不然，何必向你說明呢。」

我因為自己的不知道而覺得羞慚，同時覺得蘇亨的話是公平的，我停止了聽講，而從事於觀察這些新同學。按照把人們分為 *Comme il faut* 與不 *Comme il faut* 的分類，他們顯然屬於第二類，並因此引起了不僅我的輕視感覺，還有一種人身的憎惡，我對他們感覺到這個，因為他們不是 *Comme il faut* 的，他們似乎不僅認為我是和他們平等的，而且甚至好意地庇護我。引起我這個感覺的，他們的腿，咬了指甲的髒手，奧撒羅夫小手指上的一個長指甲，他們淡紅色的襯衫，襯胸，他們親愛互相所說的詈罵，髒房間，蘇亨用手指捺着一個鼻孔不斷地輕輕嗅鼻子的習慣，特別是他們應用並強調某些字的說話方法。例如他們用「蠢才」代替「呆子」，用「照字意」代替「精確」，「光華」代替「美麗」，等等，我覺得這是書本氣的，可憎地無禮的。但最引起我的 *Comme il faut* 的憎惡的，是他們說某些俄國字特別是外國時的發音，例如（譯文略）。

但雖然有這種在那時我覺得是不可克制地可憎的外表，我也感覺到這些人的一些好地方，羨慕那種結合他們的愉快友誼，感覺到傾向他們，並願和他們接近，儘管這對於我是多麼困難。

我已經知道溫良誠實的奧撒羅夫；現在伶俐的，異常聰明的蘇亨極令我滿意，他顯然是這個團體中的第一人。他是矮小結實的黑皮膚的人，有相當肥胖的，總是明亮的，但極聰明，活潑，獨立的臉。他的不高的但突出在深凹的黑眼睛上的額，粗硬的短髮，和似乎從未剃過的稠密的鬚鬚，特別給與他這種表情。他似乎不想到自己（這是人們特別令我滿意的地方）但顯然他的聰明從來不曾停止工作過。他的臉是一幅那種善表情的臉，這些臉在你目光中變得完全不同。我看到在晚上很遲時蘇亨臉上發生了這個。他的臉上忽然出現了新的皺紋，眼睛凹得更深，笑容不同了，整個的臉變得那樣，我好容易才認識他。

當讀書完畢時，蘇亨，別的學生們，和我，爲了證明要做到同伴的願望，各飲了一杯酒，酒瓶裏幾乎毫無存餘了。蘇亨問，誰有二角五分的錢，好派一個侍候他的老婦人再去買酒。我提議拿出我的錢，但蘇亨似乎沒有聽到我說，轉向奧撒羅夫，奧撒羅夫拿出飾珠的錢袋，給了他所要的錢。

「你，當心，不要開始喝酒，」奧嫩羅夫說，他自己一點酒也不喝。

「不用怕，」蘇亨回答，吮嚙羊肉的髓（我記得，我那時想到：他吃了許多骨髓，所以聰明）。「不用怕」，蘇亨繼續說，微笑着；他的笑容是那樣的，我們不覺地便要注意牠，並且爲了這笑容而覺得該感謝他，即使我開始喝酒，那也不是不幸的事，我們現在看吧，老兄，誰把誰打敗，是他打敗我，或是我打敗他。已經準備好了，老兄，」他誇張地說，輕拍着額頭，「但願塞妙諾夫不要落第，他似乎喝酒很兇。」

確實，就是那個白髮的塞妙諾夫，他在第一次攷試時因爲他外表不如我會令我那麼歡喜，他以第二名通過了入學攷試，在上課的第一個月他規律地來聽講，在復習之前他已開始喝酒，在學程結尾時，他在大學裏完全不見了。

「他到哪裏去了？」有誰問。

「我早已看不見他了，」蘇亨繼續說，「我最後和他在一起搗毀了里薩崩。那是豪壯的惡戲。後來，聽說，發生了什麼事情……多麼好的頭腦呵！這個人有多大火氣呵！多麼聰明呵！假如他失敗，多可惜呵。但他一定要失敗，他不是那種能帶着衝動的性格久坐在大學裏的人。」

又談了一會，大家開始分散了，約定了次日還在聯亨家聚會，因為他的住處和所有的別人家是最近的。當大家走到院中時，我覺得有點慚愧，大家都步趨，只有我坐車，我害羞着，提議用車送奧撒羅夫。蘇亨和我們一定走出，向奧撒羅夫借了一個盧布，到什麼地方整夜作客去了，途中奧撒羅夫向我說了許多關於蘇亨的性格與生活方式的話，我到家後，好久不能睡着，想到我認識的這些新的人。我好久不能睡覺，在兩種心情之間游移着，一方面尊重他們，他們的知識，簡單，誠實，青春與勇敢的詩情，令我傾向這個，另一方面厭惡他們的不合宜的外表。我雖有願望，這時候卻確實不能夠和他們親近。我的了解力是全然不同的。無限的精細差別組成我的生活的全部美麗與意義，這是他們完全不了解的，反之亦然。但不能接近的主要原因我的二十盧布一尺布的上衣，馬車，和葛布襯衫。這個原因對於我是特別重要：我覺得，我不覺地用富裕的表徵得罪他們。我覺得我在他們面前是有罪的，我時而卑屈自己，時而憤慨我的不該有的卑屈，並轉於自信，我無論怎樣也不能和他們發生平等的，誠懇的關係。蘇亨性格上粗野惡德的方面，在那時對於我，是那樣的被我所預感的他的有力的勇敢的詩情壓倒了，牠一點也不令我覺得不愉快。大約有兩週，幾乎我每天晚上到蘇亨那里去讀書。我讀的很少，因為我已說過

，我落在同學們之後，沒有力量單獨讀書以便趕上他們，我只裝作我聽並了解他們所說的。我覺得同學們猜到了我的裝假，我常常注意到他們去開了他們所了解的地方，從不問我。

我一天一天漸漸地更原諒這個團體的無規儀，傾向他們的生活狀況，在其中發覺許多詩趣。只是我對德米特銳所發的，不和他們到任何地方去飲酒的誓言，使我不想參與他們的娛樂。

· 有一次我想向他們誇耀我的文學，特別是法國文學的知識，把談話引到這個題目上。結果是，使我驚異，雖然他們用俄語的發音說出外國的書名，他們却讀的遠比我多，知道並且欣賞英國的甚至西班牙的作家，以及勒·薩日（法國小說家戲劇家，一六六八——一七四七年。——），我還不曾聽到過他們。普世庚與舒考夫斯基對於他們是文學（而不像對於我是我在幼年誦讀（學習的黃色封面的書）。他們一律地輕視杜馬，緒，費法勒，他們，特別是蘇亨，批評文學遠比我好而明白，這個我不能不承認。在音樂知識上，我也沒有一點勝過他們的地方。我覺得更大的驚異，奧撒羅夫奏提琴，另一個和我們在一起讀書的學生奏低音提琴與鋼琴，兩人均在大學管弦樂隊演奏過，精通音樂，並欣賞優美的。總之，除了法語發音，他們在

我想誇耀的一切上都知道比我多，一點也不驕傲這些。在我的地位上我可以誇耀我的教養，但我沒有這個，不如佛洛佳；——那末，我有什麼優長可以輕視他們呢？我和伊凡·伊發內支公爵的相識嗎？法語發音？馬車馬？葛布襯衫嗎？指甲嗎？這到底是否都是無意義的東西呢？——牠們，因為我感覺到羨慕我所見的同學友誼與善意的青年的愉悅，開始模糊地偶而來到我的腦中。他們都是親密的。他們的言語的簡單達到了粗野的程度，但在這個粗野的外表之下可以不斷地看到他們懼怕有一點兒侮辱彼此的地方。下流，獠，他們所親愛地使用的這些話，只使我震恐，給我的工作內心嘲笑的理由，但這些話不觸怒他們，也不妨礙他們彼此之間有最誠懇友愛的立場。在他們彼此之間的言語態度上，他們是那麼小心而精細，只有很窮很年輕的人才如此。尤其是，我在蘇亨的性格和他在里薩崩的冒險事件中感覺到一種寬宏放縱的東西。我覺得這些宴酒應該是和我在乙男爵家所參加的有燃燒的甜酒與香檳酒的那種虛偽完全不同的東西。



我不知道蘇亨屬於什麼階級，但知道他進過S·中學，沒有一點財產，且似乎不是貴族。這時候他十八歲，雖然在外貌上顯得較大。他非常聰明，特別是，敏捷地研究產生這些結論的定理。他知道他聰明，驕傲這個，由於這種驕傲他對所有的人都是同等地簡單而善意的。大概是他在生活上有很多的經驗。他的熱烈的易感受的性格早已使他經驗過愛情，友誼，商業，金錢。沒有一件東西，在他經驗了之後，——雖然是在微小的程度上，雖然是在最低的社會階層上，——他不輕視，他不冷漠與不注意去看待，這是因為他太容易就獲得了一切。似乎他用那樣的熱力去做一切新的事情，只是爲了達到目的之後輕視他所獲得的東西，他的能幹的性格，總是使他達到目的，並獲得輕視的權利。在科學方面情形是相同的：他很少讀書，不寫筆記，把算學學得極好，當他說他要難倒教授時，他不是吹牛。他覺得在他所讀的東西裏有許多無意義的地方，但，他帶着他的性格中所特有的不自覺而實際的

欺詐，立即使自己順從了教授所要求的，所有的教授都歡喜他。他在他對於當局的關係上是坦白的，但當局也尊重他。他不僅不尊重不歡喜科學，而且甚至輕視那些嚴肅地研究他那那容易獲得的東西的人。各種科學，如他所了解的，佔不了他的才能的十分之一；在他的學生地位上的生活沒有給他任何他能夠專心從事的東西，而如他所說的，他的熱烈的活動的性格需要生活，於是他從事於他的能力所能辦到的那種飲酒，他熱烈地並帶着「盡自己的能力」去消滅自己的願望耽於飲酒。現在，在考試之前，奧撒羅夫的話證實了。他有兩個星期不見了，所以近來我們在另一個學生家準備功課。但在第一場考試時，他蒼白而疲憊，帶着顫抖的手，在大廳裏出現了，並且很光輝地升入第二年級。

在這個學期的開始，放蕩團體中有八個人，蘇亨是首領。伊考寧與塞妙諾夫起初也在內，但前者離開了團體，他不能忍受他們在年初所從事的狂亂的放蕩，第二個離開了，因為他覺得這還不夠。起初我們全級的人都帶着幾分恐怖看他們，並互相談到他們的功績。

這些功績中的主要人物是蘇亨，和學期結束時，塞妙諾夫。後來大家甚至也帶着幾分恐怖看塞妙諾夫，當他來聽講演時——這是很少有的，講堂裏便發生了激動

正在考試之前，塞妙諾夫用最熱力的獨特的方式結束了他的縱酒生活，由於我和蘇亨相識，我是這事的目擊者。這就是事情發生的經過。有一天晚上，我們剛剛聚集在蘇亨那里，而奧檉羅夫低頭看着筆記本，在燭台上的蠟燭之外，他在身邊放了一支蠟燭在瓶裏，用他的纖細之聲音開始讀他的記錄詳細的物理學筆記，便有女主人走進房來向蘇亨說，有人送信來給他。

蘇亨出去了，不久便垂着頭，帶着沉思的面色回來了，他手裏拿着打開的在灰色包紙上所寫的字條和兩張十盧布鈔票。

「諸位！非常的事情！」他說，抬起頭，莊重而嚴肅地看我。

「啊，收到了借款嗎？」奧檉羅夫說，翻着自己的筆記本。

「呵，向下讀吧，」有誰在說。

「不行，諸位！我不再讀了，」蘇亨用同樣的聲音繼續說，「我向你們說，不可解的事情！塞妙諾夫派兵送給我二十盧布，這是在什麼時候借到的，他寫着，假如我想看他，便到兵營裏去。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呢？」他添說，看着我們大家。

我們都沉默着。

「我馬上就去看他，」蘇亨繼續說，「誰想去，就去。」

大家立即穿了衣服，準備去看塞妙諾夫。

「這不會是不合宜吧，」奧撒羅夫用纖細的聲音說，「我們都去看他，好像看珍奇的東西。」

我完全同意奧撒羅夫的話，特別是關於我，我和塞妙諾夫幾乎是不相識的，但我是那麼願意知道自己參與共同同學的事件，並且那麼想看見塞妙諾夫本人，對於他的話，我什麼也沒有說。

「廢話！」蘇亨說，「我們都去和同學告別，無論他是在什麼地方，這有什麼不合宜呢。廢話！誰要去我們就去。」

我們僱了馬車，要兵士和我們一同坐車，我們去了。——值班的下士不願讓我們到兵營裏去，但蘇亨設法勸他，而那個送信的兵帶我們進了大的，幾乎是黑暗的，被幾盞燈微弱地照亮的房間裏，房內兩邊的板床上坐着或臥着穿灰大衣的剃額的新兵。進了營房之後，一種特別的難受的氣味與幾百個人的鼾聲令我驚異，跟隨着我們的領導人和用堅決的步子在板床之間走在大家之前的蘇亨，我驚惶地看到每個

新兵的地位，並且把每個人當作留在我記憶中的，有長而亂的幾乎是白的頭髮，蒼白的嘴唇，憂鬱而明亮的眼睛的塞妙諾夫的有肌肉的形像。在營房的最後角落裏，在注了黑油的，裏面燃燒的燈蕊冒着煙發光的最後陶壺旁，蘇亨加快了脚步，忽然停止了。

「你好，塞妙諾夫，」他向一個有和別人同樣的剃過額頭的新兵說，這個兵穿了寬大的兵士襯衣，披着灰大衣，連腳坐在板床上，和另一個新兵談着，吃着什麼。這就是他，有剃得極短的白髮，剃刮的藍額，和永遠憂鬱的，有熱力的面情。我怕我的目光觸怒他，因此回轉了身。奧撒羅夫似乎與我有同感，站在大家的後邊；但是塞妙諾夫的聲音，當他用慣常的斷續的言語和蘇亨及別人寒暄時，完全令我們安心了，我們連忙走上前——我和奧撒羅夫伸出各人的手，但塞妙諾夫更在我們之前伸出他的黑而大的手，似乎是藉此免除我們要向他致敬的不愉快的感覺。他和尋常一樣冷淡地安然地說話。

「你好，蘇亨。謝謝你來了。呵，諸位，請坐。你去吧，庫爾家施卡，」他轉向他一同談話並吃東西的另一個新兵說。「我們以後再談吧。請坐吧。什麼？令你驚訝嗎？蘇亨？呵！」

「你沒有任何東西令我驚訝，」蘇亨回答，坐在板床上他旁邊，微微帶着醫生坐在病人床上時的表情，「假如你現在就是這樣來考試，就會令我驚訝了。但是你說，你走失到哪里去了，如何是這樣的？」

「走失到哪里去了嗎？」他用低沉而有力的聲音回答，「走失到飯館酒店裏去了，總之，在酒館裏。但諸位請坐吧；這里地方很多。你把腿縮一點吧，」他露出一下他的白牙齒，命令地向一個新兵說，這新兵躺在板床上他的左邊，把頭枕在手，帶着怠惰的好奇心看着我們。「我放蕩。做醜惡的事。也有好事，」他繼續說，在說每個斷續的字句時改變着有熱力的面部的表情。「和商人的事件你知道；惡徒死了。他們想趕我。有了錢——全都花了。但這算不了什麼。有了無數的醜惡的債務。沒有辦法還債。這就是一切。」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思想，」蘇亨說。

「是這樣的：有一次在雅羅斯拉夫里吃酒，你知道，那是在斯托任卡，我和一個商人喝酒。他是新兵站的官商。我說，給我一千盧布——我就去。於是我去了。」

「但要知道，你是貴族，」蘇亨說。

「廢話！基銳勒·伊發諾夫欺騙所有的人。」

「基銳勒·伊發諾夫是誰？」

「就是買我的人」（這時他特別地，奇怪地，滑稽地，嘲笑地閃動眼睛，似乎是笑）。「他們得到了大理院的許可。我還是喝酒，還了債，我便去了。這就是一切。當然，他們不能打我。還有五個盧布。也許戰爭……」

然後他開始向蘇亨說他的奇怪的不可了解的冒險事件，不斷地改變着有熱力的面部的表情，並憂鬱地閃動眼睛。

當我們不能在營房再留時，我們開始和他告別了。他把手伸給我們所有的人，緊牢地握手，沒有站起來送我們，說：「諸位什麼時候請再來，聽說，要到下個月才趕我們」，他又似乎在笑。但蘇亨走了幾步又回去了。我想看他們的告別，我也停下來，看到蘇亨從荷包裏掏出了錢給他，塞妙諾夫推他的手。然後我看到他們相吻，聽到蘇亨又走近我們，很大聲地說：「再見，頭目！一定的，我學程不完，你便要做軍官了。」從來不笑的塞妙諾夫用響亮的不可有的令我極感痛苦的笑聲哈哈笑着回答他。我們走出來了。

在回家時，我們都步行着，一路上蘇亨無言，不斷地輕輕嗅鼻子，用手指擦着

時而這邊時而那邊的鼻孔。到家時，他立即離開了我們，並且從那天起他開始飲酒直到考試前。



終於第一個考試，微積分考試，來了，但我仍然在一種奇怪的烟霧裏，不能給自己明白的回答，有什麼等待着，晚上，在和蘇亨及別的同學們相處之後，我常常想到必須改變我的信念中的一些東西，那裏面有些東西不是應有的，是不好的，但早晨，太陽出來朝，我又變爲Coyenne il faut了，很滿意這個，不願意自己有任何改變。

在這種心情中我去受第一個考試。

我坐在公爵男爵伯爵們坐着的那一邊的凳子上，開始和他們用法語談話，（說來奇怪）我沒有想到我馬上就要回答我完全不知道的一門學科的問題。我冷淡地看着那些來應考的人，甚至讓自己嘲笑幾個人。

「哦，格拉卜，」當他從桌前回來時，我向伊林卡說，「覺得恐怖嗎？」

「我們看你怎樣吧，」伊林卡說，他自從進大學後便完全反抗我的勢力，和他說話時他不笑，並且對我有惡意。

我對伊林卡的回答輕視地笑着，雖然他所表現的懷疑令我驚惶了一下。但是烟霧又掩沒了這個情緒，我仍然是那麼精神渙散而淡漠，甚至我允許了在考試（似乎對於我這是最無意義的事情）之後，立即同乙男爵到馬切爾恩去小吃。當我和伊考寧一同被喊叫時，我整理了制服的褶子，極冷靜地走到考試桌前。

微微的恐懼的冷顫，只在那個年輕的在入學試驗時考過我的教授對直地看我的面部時，才穿過我的脊背，我摸了寫着問題的信紙。伊考寧，雖然帶着全身的擺動，如同他在以前的考試中所做的，抽了問題條子，却回答了什麼，雖然是很不好；我却做了他在以前的考試中所做的事情，我做得很壞甚至更壞，因為我拿了一個問題，對這第二個問題我什麼也未回答。教授憐憫地看我的臉，用低而堅決的聲音說：

「你不能升到二年級，伊爾晴也夫先生。你還是不來考的好。我們要把這一科淘汰一下。你也是不來考的好，伊考寧先生，」他添說。

伊考寧要求准許重考，如求施捨，但教授回答他說，他在兩天之內來不及做完他在一年之內未做的事，他無論怎樣也不得升級。伊考寧又可憐地卑屈地請求，但教授又拒絕了。

「可以走了，先生們」，他用同樣的低而堅決的聲音說。

只在這時我才決定離開桌子，我還覺得羞恥，因為我似乎藉我的沉默的在場而參加了伊考寧的卑屈的要求。我不記得，我如何經過學生們面前穿過大廳，對他們的問題回答了什麼，如何走到門廊，回到家裏。我受了侮辱與輕視，我真是不幸。

我有三天未出房，不見人，如在幼年，哭得很兇，希望在眼淚中得慰藉。我找了手鎗，假如我是很願意，我可以用牠自殺。我想到：伊林卡·格拉卜遇見我時，會當面輕視我，並且他做這個是公平的；奧撒羅夫會因我的不幸面歡喜，並向大家說到這個；考爾匹考夫在雅爾侮辱我，是完全對的；我和考爾娜考發女公爵的愚笨的談話不會有別的效果，等等，等等。生活上一切不快的和有傷自尊心的時刻在我腦中連貫地閃過，我試圖把我的不幸歸罪於人，我想是有誰故意做了這一切，設想了對於我自己的全部陰謀，埋怨教授們，同學們，佛洛佳，德米特銳，埋怨爸爸送我進大學，埋怨天意讓我受到這種恥辱。最後，我感覺到在知道我的一切人的目光中我是完全沒落了，我求爸爸送我去當驃騎兵，或去高加索。爸爸不滿意我，但看到我的非常的苦惱，便安慰我，說，這雖然不好，假如我轉入別的學科，事情却還

可以補救。佛洛佳也不看到我的不幸中有任何可怕的东西，說，在別的科裏，我至少不會在新同學面前覺得羞慚。

我們的婦女們全不懂得，而且不想或者不能懂得，考試是什麼，不升級是什麼，她們可憐我，只爲了看到我的苦惱。

德米特銳每天來看我，總是極溫柔而和順；但正因此我覺得他對我冷淡了。當他上樓來看我，無言地靠近我坐着，微微帶着醫生坐在病人的床前時的神情，我總是覺得痛苦而不快。索斐亞·伊發諾芙娜和發潤卡託他帶來我從前所需要的書，並希望我去看她們；但正在這種關懷中，我看到對於已墮落得太低下的人的一種驕傲而我覺得是侮辱的垂愛。過了三天，我稍微心安了，但直到下鄉之前，我沒有離開過家裏，總是想着自己的苦惱，閑散地從這間房走到那間房，試圖逃避全家的人。

我想了又想，最後，有一次晚上很遲的時候，我獨自坐在樓下，聽阿芙道洽·發西利葉芙娜的華姿舞曲，忽然跳起來，跑上樓，拿出寫了「生活規條」的本子，打開了，我感覺到一剎那的懺悔與道德的激動。我哭了，但不復是失望之淚。恢復了精神，我決定重寫生活規條，堅決地相信我要永遠不再做任何不好的事，不徒然地浪費片刻時間，並且永遠不改變我的規條。

這個道德的激動是否維持長久，牠包括着什麼，牠對我的道德的發展放下了什麼新的基礎，我將在青年的更快樂的下半期中敘述。(註)

一八五五——一八五七。

(註)托爾斯泰擬寫「成長的四時期」，分爲幼年，少年，青年，成年，Detstvo, Otroc

hestvo, Yunnoste, Molodost. 但第四部終未出。——譯者

只求沒有忧愁和苦悶  
不求什麼家

不